

封神演义

明 许仲琳 编著

朝(二)



三十一世传殷紂
素乱朝纲绝伦纪
秽污宫闱宠妲己
鹿台聚斂万姓苦
崇信奸回弃朝政
郊社不修宗庙废
昵比罪人乃罔畏
商家脉络如新弦
杀妻诛子信谗言
至盆炮烙忠贞冤
孕如剗剔朝步玗
屏逐师保情何扁
奇技淫巧尽心研
沉酣肆虐如颠鸞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中国古典名著

封神演义

(二)

(明) 许仲琳 编著

目 录

第二十六回	妲己设计害比干	(227)
第二十七回	太师回兵陈十策	(236)
第二十八回	子牙兵伐崇侯虎	(246)
第二十九回	斩侯虎文王托孤	(254)
第三十回	周纪激反武成王	(262)
第三十一回	闻太师驱兵追袭	(271)
第三十二回	黄天化潼关会父	(279)
第三十三回	黄飞虎汜水大战	(286)
第三十四回	飞虎归周见子牙	(295)
第三十五回	晁田兵探西岐事	(304)
第三十六回	张桂芳奉诏西征	(312)
第三十七回	姜子牙一上昆仑	(321)
第三十八回	四圣西岐会子牙	(330)
第三十九回	姜子牙冰冻岐山	(340)
第四十回	四天王遇丙灵公	(350)
第四十一回	闻太师兵伐西岐	(363)
第四十二回	黄花山收邓辛张陶	(372)
第四十三回	闻太师西岐大战	(381)
第四十四回	子牙魂游昆仑山	(390)
第四十五回	燃灯议破十绝阵	(402)
第四十六回	广成子破金光阵	(412)
第四十七回	公明辅佐闻太师	(422)
第四十八回	陆压献计射公明	(432)

第四十九回	武王失陷红沙阵	(442)
第五十回	三姑计摆黄河阵	(452)

第二十六回 妲己设计害比干

诗曰：

朔风一夜碎琼瑶，丞相乘机进锦貂。

只望回心除恶孽，孰知触忌作君妖。

剖心已定千秋案，宠妒难羞万载谣。

可惜成汤贤圣业，化为流水逐春潮！

且说比干将狐狸皮硝熟，造成一件袍袄，只候严冬进袍。此是九月。瞬息光阴，一如捻指，不觉时近仲冬。纣王同妲己宴乐于鹿台之上。那日只见：彤云密布，凜冽朔风。乱舞梨花，乾坤银砌；纷纷瑞雪，遍满朝歌。怎见得好雪：

空中银珠乱洒，半天柳絮交加。行人拂袖舞梨花，满树千枝银压。公子围炉酌酒，仙翁扫雪烹茶，夜来朔风透窗纱，也不知是雪是梅花。飕飕冷气侵人，片片六花盖地。瓦楞鸳鸯轻拂粉，炉焚兰麝可添锦。云迷四野催妆晚，暖客红炉玉影偏。此雪似梨花，似杨花，似梅花，似琼花：似梨花白；似杨花细；似梅花无香；似琼花珍贵。此雪有声，有色，有气，有味：有声者如蚕食叶；有气者冷浸心骨；有色者比美玉无瑕；有味者能识来年禾稼。团团如滚珠，碎剪如玉屑，一片似凤耳，两片似鹅毛，三片攒三，四片攒四，五片似梅花，六片如六萼。此雪下到稠密处，只见江河一道青。此雪有富，有贵，有贫，有贱：富贵者红炉添寿炭，暖阁饮羊羔；

贫贱者厨中无米，灶下无柴。非是老天传敕旨，分明降下杀人刀。

凛凛寒威雾气禁，国家祥瑞落纷纭。须臾四野难分辨，顷刻千山尽是云。银世界，玉乾坤，空中隐跃自为群。此雪落到三更后，尽道丰年已十分。

纣王与妲己正饮宴赏雪，当驾官启奏：“比干候旨。”王曰：“宣比干上台。”比干行礼毕。王曰：“六花杂出，舞雪纷纭，皇叔不在府第酌酒爽寒，有何奏章，冒雪至此？”比干奏曰：“鹿台高接霄汉，风雪严冬，臣忧陛下龙体生寒，特献袍袄，与陛下御冷驱寒，少尽臣微悃。”王曰：“皇叔年高，当留自用；今进与孤，足征忠爱！”命“取来。”比干下台，将朱盘高捧，面是大红，里是毛色。比干亲手抖开，与纣王穿上。帝大悦：“朕为天子，富有四海，实缺此袍御寒。今皇叔之功，世莫大焉！”纣王传旨：“赐酒共乐鹿台。”话说妲己在绣帘内，观见都是她子孙的皮，不觉一时间刀剌肺腑，火燎肝肠，此苦可对谁言！暗骂：“比干老贼！吾子孙就享了当今酒席，与老贼何干？你明明欺我，把皮毛惑吾之心。我不把你这老贼剌出你的心来，也不算中宫之后！”泪如雨下。不表妲己深恨比干。且说纣王与比干把盏。比干辞酒，谢恩下台。纣王着袍进内，妲己接住。王曰：“鹿台寒冷，比干进袍，甚称朕怀。”妲己奏曰：“妾有愚言，不识陛下可容纳否？陛下乃龙体，怎披此狐狸皮毛？不当稳便，甚为褻尊。”王曰：“御妻之言是也。”遂脱将下来贮库。此乃是妲己见物伤情，其心不忍，故为此语。因自沉思曰：“昔日欲造鹿台，为报琵琶妹子之仇，岂知惹出这场是非，连子孙俱剿灭殆尽……”心中甚是痛恨，一心要害比干，无计可施。

话说时光易度，一日，妲己在鹿台陪宴，陡生一计，将面上妖容彻去，比平常娇媚不过十分中一二。大抵往日如牡丹初绽，芍药迎风，梨花带雨，海棠醉日，艳冶非常。纣王正饮酒间，谛视良久，见妲己容貌大不相同，不住盼睐。妲己曰：“陛下频顾贱妾残妆何也？”纣王笑而不言。妲己强之。纣王曰：“朕看爱卿容貌，真如娇花美玉，令人把玩，不忍释手。”妲己曰：“妾有何容色，不过蒙圣恩宠爱，故如此耳。妾有一结识义妹姓胡，名曰喜媚，如今在紫霄宫出家。妾之颜色，百不及一。”纣王原是为酒色的，听得如此容貌，其心不觉欣悦，乃笑而问曰：“爱卿既有令妹，可能令朕一见否？”妲己曰：“喜媚乃是闺女，自幼出家，拜师学道，上洞府名山紫霄宫内修行，一刻焉能得至？”王曰：“托爱卿福庇，如何委曲，使朕一见，亦不负卿所举。”妲己曰：“当时同妾在冀州时，同房针线，喜媚出家，与妾作别，妾洒泪泣曰：‘今别妹妹，永不能相见矣！’喜媚曰：‘但拜师之后，若得五行之术，我送信香与你。姐姐欲要相见，焚此信香，吾当即至。’后来去了一年，果送信香一块。未及二月，蒙圣恩取上朝歌，侍陛下左右，一向忘却。方才陛下不言，妾亦不敢奏闻。”纣王大喜曰：“爱卿何不速取信香焚之？”妲己曰：“尚早。喜媚乃是仙家，非同凡俗。待明日，月下陈设茶果，妾身沐浴焚香相迎，方可。”王曰：“卿言甚是，不可褻渎。”纣王与妲己宴乐安寝。却说妲己至三更时分，现出原形，竟到轩辕坟中。只见雉鸡精接着，泣诉曰：“姐姐！因为你一席酒，断送了你的子孙尽灭，将皮都剥了去，你可知道？”妲己亦悲泣道：“妹妹！因我子孙受此沉冤，无处申报，寻思一计，须……如此如此，可将老贼取心，方遂吾愿。今仗妹妹扶持，彼此各相护卫。我想你独自守此巢穴，也是

寂寥，何不乘此机会，享皇宫血食，朝暮如常，何不为美。”雉鸡精深谢妲己曰：“既蒙姐姐抬举，敢不如命，明日即来。”妲己计较已定，依旧隐形回宫入窍，与纣王共寝。天明起来，正是纣王欢愉，专候今晚喜媚降临，恨不得把金乌赶下西山，去捧出东边玉兔来。至晚，纣王见华月初升，一天如洗，作诗曰：

金运蟬光出海东，清幽宇宙彻长空。

玉盘悬在碧天上，展放光辉散彩虹。

话说纣王与妲己在台上玩月，催逼妲己焚香。妲己曰：“妾虽焚香拜请，倘或喜媚来时，陛下当回避一时。恐凡俗不便，触彼回去，急切难来。待妾以言告过，再请陛下相见。”纣王曰：“但凭爱卿吩咐，一一如命。”妲己方净手焚香，做成圈套。将近一鼓时分，听半空风响，阴云密布，黑雾迷空，把一轮明月遮掩。一霎时，天昏地暗，寒气侵人。纣王惊疑，忙问妲己曰：“好风！一会儿翻转了天地。”妲己曰：“想必喜媚踏风云而来。”言未毕，只听空中有珮之声，隐隐有人声坠落。妲己忙催纣王进里面，曰：“喜媚来矣。俟妾讲过，好请相见”纣王只得进内殿，隔帘偷瞧。只见风声停息，月光之中，见一道姑穿大红八卦衣，丝绦麻履。况此月色复明，光彩皎洁，且是灯烛辉煌，常言“灯月之下看佳人，比白日更胜十倍”，只见此女肌如瑞雪，脸似朝霞，海棠丰韵，樱桃小口，香脸桃腮，光莹娇媚，色色动人。妲己向前曰：“妹妹来矣！”喜媚曰：“姐姐，贫道稽首了。”二人同至殿内，行礼坐下。茶罢，妲己曰：“昔日妹妹曾言，‘但欲相会，只焚信香即至。’今果不失前言。得会尊容，妾之幸甚。”道姑曰：“贫道适闻信香一至，恐违前约，故此即速前来，幸恕唐突。”彼此逊谢。且说纣王再观喜媚之姿，复睹妲己之色，天地悬隔。纣王暗

想：“但得喜媚同侍衾枕，便不做天子又有何妨。”心上甚是难过。只见妲己问喜媚曰：“妹妹是斋，是荤？”喜媚答曰：“是斋。”妲己传旨：“排上素斋来。”二人传杯叙话。灯光之下，故作妖娆。纣王看喜媚，真如蕊宫仙子，月窟嫦娥。把纣王只弄的魂游漾漾三千里，魄绕山河十万重，恨不能共语相陪，一口吞她下肚，抓耳挠腮，坐立不宁，不知如何是好。纣王急得不耐烦，只是乱咳嗽。妲己已会其意，眼角传情，看着喜媚曰：“妹妹，妾有一言奉读，不知妹妹可容纳否？”喜媚曰：“姐姐有何事吩咐？贫道领教。”妲己曰：“前者妾在天子面前，赞扬妹妹大德，天子喜不自胜，久欲一睹仙颜；今蒙不弃，慨赐降临，实出万幸。乞贤妹念天子渴想之怀，俯同一会，得领福慧，感戴不胜！今不敢唐突晋谒，托妾先容。不知妹妹意下如何？”喜媚曰：“妾系女流，况且出家，生俗不便相会；二来男女不雅，且男女授受不亲，岂可同筵晤对，而不分内外之礼。”妲己曰：“不然。妹妹既系出家，原是‘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岂得以世俗男女分别而论。况天子系命于天，即天之子，总控万民，富有四海，率土皆臣，即神仙亦当让位。况我与你幼虽结拜，义实同胞，即以姐妹之情，就见天子，亦是亲道，这也无妨。”喜媚曰：“姐姐吩咐，请天子相见。”纣王闻“请”字，也等不得，就走出来了。纣王见道姑一躬，喜媚打一稽首相还。喜媚曰：“请天子坐。”纣王便旁坐在侧。二妖反上下坐了。灯光下，见喜媚两次三番启朱唇，一点樱桃，吐的是美孜孜一团和气；转秋波，双湾活水，送的是娇滴滴万种风情，把个纣王弄得心猿难按，意马驰缰，只急得一身香汗。妲己情知纣王欲火正炽，左右难捱，故意起身更衣。妲己上前曰：“陛下在此相陪，妾更衣就来。”纣王复转下坐，朝上觑面传杯。

纣王灯下以眼角传情，那道姑面红微笑。纣王斟酒，双手奉于道姑；道姑接酒，吐袅娜声音答曰：“敢劳陛下！”纣王乘机将喜媚手腕一捻，道姑不语，把纣王魂灵儿都飞在九霄。纣王见是如此，便问曰：“朕同仙姑台前玩月，何如？”喜媚曰：“领教。”纣王复携喜媚手出台玩月，喜媚不辞，纣王心动，便搭住香肩，月下偎倚，情意甚密。纣王中心甚美，乃以言挑之曰：“仙姑何不弃此修行，而与令姐同住宫院，抛此清凉，且享富贵，朝夕欢娱，四时欢庆，岂不快乐！人生几何，乃自苦如此。仙姑意下如何？”喜媚只是不语。纣王见喜媚不甚推托，乃以手抹着喜媚胸膛，软绵绵，温润润，嫩嫩的腹皮，喜媚半推半就。纣王见她如此，双手抱搂，偏殿交欢，云雨几度，方才歇手。正起身整衣，忽见妲己出来，一眼看见喜媚乌云散乱，气喘吁吁，妲己曰：“妹妹为何这等模样？”纣王曰：“实不相瞒，方才与喜媚姻缘相凑。天降赤绳，你妹妹同侍朕左右，朝暮欢娱，共享无穷之福。此亦是爱卿荐拔喜媚之功，朕心嘉悦，不敢有忘。”即传旨重新排宴，三人共饮，至五更方共寝鹿台之上。有诗为证，诗曰：

国破妖氛现，家亡纣主昏。

不听君子谏，专纳佞臣言。

先爱狐狸女，又宠雉鸡精。

比干逢此怪，目下死无存。

话说纣王暗纳喜媚，外官不知。天子不理国事，荒淫内阙，外延隔绝，真是君门万里。武成王虽执掌大帅之权，提调朝歌四十八万人马，镇守都城，虽然丹心为国，其如不能面君谏言，彼此隔绝，无可奈何，只行长叹而已。一日，见报说，东伯侯姜文焕分兵攻打野马岭，要取陈塘关，黄总兵令鲁雄领兵十万守把去

乞。不表。

且说纣王自得喜媚，朝朝云雨，夜夜酣歌，哪里把社稷为重。那日，二妖正在台上用早膳，忽见妲己大叫一声，跌倒在地；把纣王惊骇汗出，吓的面如土色。见妲己口中喷出血水来，闭目不言，面皮俱紫。纣王曰：“御妻自随朕数年，未有此疾。今日如何得这等凶症？”喜媚故意点头叹曰：“姐姐旧疾发了！”帝问：“媚美人为何知御妻有此旧疾？”喜媚奏曰：“昔在冀州时，彼此俱是闺女。姐姐常有心痛之疾，一发即死。冀州有一医士，姓张，名元，他用药最妙，有玲珑心一片煎汤吃下，此疾即愈。”纣王曰：“传旨宣冀州医士张元。”喜媚奏曰：“陛下之言差矣！朝歌到冀州有多少路！一去一来，至少月余。耽误日期，焉能救得？除非朝歌之地，若有玲珑心，取他一片，登时可救；如无，须臾即死。”纣王曰：“玲珑心谁人知道？”喜媚曰：“妾身曾拜师，善能推算。”纣王大喜，命喜媚速算。这妖精故意掐指，算来算去，奏曰：“朝中只有一大臣，官居显爵，位极人臣，只怕此人舍不得，不肯救拔娘娘。”纣王曰：“是谁？快说！”喜媚曰：“惟丞相比干乃是玲珑七窍之心。”纣王曰：“比干乃是皇叔，一宗嫡派，难道不肯借一片玲珑心为御妻起沉痾之疾？速发御札，宣比干！”差官飞往相府。

比干闲居无事，正为国家颠倒，朝政失宜，心中筹划。忽堂候官敲云板，传御札，立宣见驾。比干接札，礼毕，曰：“天使先回，午门会齐。”比干自思：“朝中无事，御札为何甚速？”话未了，又报：“御札又至！”比干又接过。不一时，连到五次御札。比干疑惑：“有甚紧急，连发五札？”正沉思间，又报：“御札又至！”持札者乃奉御官陈青。比干接毕，问青曰：“何事要紧，用

札六次？”青曰：“丞相在上：方今国势渐衰，鹿台又新纳道姑，名曰胡喜媚。今日早膳，娘娘偶然心疼疾发，看看气绝。胡喜媚陈说，要得玲珑心一片，煎羹汤，吃下即愈。皇上言：‘玲珑心如何晓得？’胡喜媚会算，算丞相是玲珑心。因此发札六道，要借老千岁的心一片，急救娘娘，故此紧急。”比干听说，惊得心胆俱落，自思：“事已如此。”乃曰：“陈青，你在午门等候，我即至也。”比干进内，见夫人孟氏曰：“夫人，你好生看顾孩儿微子德！我死之后，你母子好生守我家训，不可造次。朝中並無一人矣！”言罢泪如雨下。夫人大惊，问曰：“大王何故出此不吉之言？”比干曰：“昏君听信妲己有疾，欲取吾心作羹汤，岂有生还之理！”夫人垂泪曰：“官居相位，又无欺诳，上不犯法于天子，下不贪酷于军民，大王忠诚节孝，素表着于人耳目，有何罪恶，岂至犯取心惨刑。”有子在旁泣曰：“父王勿忧。方才孩儿想起，昔日姜子牙与父王看气色，曾说不利，留一简帖，现在书房，说：‘至危急两难之际，进退无路，方可看简，亦可解救。’”比干方悟曰：“呀！几乎一时忘了！”忙开书房门，见砚台下压着一帖，取出观之，上书明白。比干曰：“速取火来！”取水一碗，将子牙符烧在水里，比干饮于腹中。忙穿朝服上马，往午门来。不表。

且说六札宣比干，陈青池了内事，惊得一城军民官宰，尽知取比干心作羹汤。话说武成王黄元帅同诸大臣俱在午门，只见比干乘马，飞至午门下马。百官忙问其故。比干曰：“据陈青说……取心一节，吾总不知。”百官随比干至大殿。比干径往鹿台下候旨。纣王立候，听得比干至，命：“宣上台来。”比干行礼毕。王曰：“御妻偶发沉痾心痛之疾，惟玲珑心可愈。皇叔有玲珑心，乞借一片作汤，治疾若愈，此功莫大焉。”比干曰：“心是何物？”纣

王曰：“乃皇叔腹内之心。”比干怒奏曰：“心者一身之主，隐于肺内，坐六叶两耳之中，百恶无侵，一侵即死。心正，手足正；心不正，则手足不正。心乃万物之灵苗，四象变化之根本。吾心有伤，岂有生路！老臣虽死不惜，只是社稷丘墟，贤能尽绝。今昏君听新纳妖妇之言，赐吾摘心之祸；只怕比干在，江山在；比干存，社稷存！”纣王曰：“皇叔之言差矣！总只借心一片，无伤于事，何必多言？”比干厉声大叫曰：“昏君！你是酒色昏迷，糊涂狗彘！心去一片，吾即死矣！比干不犯剜心之罪，如何无辜遭此非殃！”纣王怒曰：“君叫臣死，不死不忠。台上毁君，有亏臣节！如不从朕命，武士，拿下去，取了心来！”比干大骂：“妲己贱人！我死冥下，见先帝无愧矣！”喝：“左右，取剑来与我！”奉御将剑递与比干。比干接剑在手，望太庙大拜八拜，泣曰：“成汤先王，岂知殷受断送成汤二十八世天下！非臣之不忠耳！”遂解带现躯，将剑往脐中刺入，将腹剖开，其血不流。比干将手入腹内，摘心而出，望下一掷，掩袍不语，面似淡金，径下台去了。且说诸大臣在殿前打听比干之事。众臣纷纷，议论朝廷失政，只听的殿后有脚迹之声。黄元帅往后一观，见比干出来，心中大喜。飞虎曰：“老殿下，事体如何？”比干不语。百官迎上前来，比干低首速行，面如金纸，径过九龙桥去，出午门。常随见比干出朝，将马伺候。比干上马，往北门去了。不知凶吉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太师回兵陈十策

诗曰：

天运循环有替隆，任他胜算总无功。

方才少进和平策，又道提兵欲破戎。

数定岂容人力转，期逢自与鬼神同。

从来逆孽终归尽，纵有回天手亦穷。

话说黄元帅见比干如此不言，径出午门，命黄明、周纪：“随看老殿下往何处去。”二将领命去讫。且说比干马走如飞，只闻的风响之声。约走五七里之遥，只听的路旁有一妇人手提筐篮，叫卖无心菜。比干忽听得，勒马问曰：“怎么是无心菜？”妇人曰：“民妇卖的是无心菜。”比干曰：“人若是无心，如何？”妇人曰：“人若无心，即死。”比干大叫一声，撞下马来，一腔热血溅尘埃。有诗为证：

御札飞来实可伤，妲己设计害忠良。

比干倚仗昆仑术，卜兆焉知在路旁。

话说卖菜妇人见比干落马，不知何故，慌的躲了。黄明、周纪二骑马，赶出北门，看见比干死于马下，一地鲜血，溅染衣袍，仰面朝天，瞑目无语。二将不知所以然。当时子牙留下简帖，上书符印，将符烧灰入水，服于腹中，护其五脏，故能乘马出北门耳。见卖无心菜的，比干问其因由，妇人言“人无心即死”，若是回道“人无心还活”，比干亦可不死。比干取心，下台，上马，

血不出者，乃子牙符水玄妙之功。话说黄明、周纪飞马赶出北门，见如此行径，回至九间殿来，回黄元帅说“见比干……如此而死”，说了一遍。微子等百官无不伤情。内有一下大夫厉声大叫：“昏君无事擅杀叔父，纪纲绝灭！吾自见驾！”此官乃是夏招，自往鹿台，不听宣召，径上台来。纣王将比干心立等做羹汤，又被夏招上台见驾。纣王出见夏招，见招竖目扬眉，圆睁两眼，面君不拜。纣王曰：“夏招，无旨有何事见朕？”招曰：“特来弑君！”纣王笑曰：“自古以来，哪有臣弑君之理！”招曰：“昏君！你也知道无弑君之理！世上哪有无故侄杀叔父之情！比干乃昏君之嫡叔，帝乙之弟，今听妖妇妲己之谋，取比干心作羹，诚为弑叔父！臣弑昏君，以尽成汤之法！”招把鹿台上挂的飞云剑掣在手，望纣王劈面杀来。纣王乃文武全才，岂惧此一个儒生，将身一闪让过，夏招扑个空。纣王大怒，命：“武士拿下！”武士领旨，方来擒拿。夏招大叫曰：“不必来！昏君杀叔父，招宜弑君，此事之当然。”众人向前。夏招一跳，撞下鹿台。可怜粉骨碎身，死于非命！有诗赞曰：

夏招怒发气当嗔，只为君王行不仁。

不惜残躯拚直谏，可怜血肉已成尘！

忠心自合留千古，赤胆应知重万钧。

今日虽投台下死，芳名常共日华新。

不说夏招死于鹿台之下，且说各文武听得夏招尽节鹿台之下，又去北门外收比干之尸。世子微子德披麻执杖，拜谢百官。内有武成王黄飞虎、微子、箕子，伤悼不已；将比干用棺椁停在北门外，搭起芦棚，扬纸幡安定魂魄。

忽听探马报：“闻太师奏凯回朝。”百官齐上马，迎接十里。

至辕门，军政司报太师：“百官迎接辕门。”太师传令：“百官暂回，午门相会。”众官速至午门等候。闻太师乘墨麒麟往北门而进，忽见纸幡飘荡，便问左右：“是何人灵柩？”左右等曰：“是亚相比干之柩。”太师惊讶。进城，又见鹿台高耸，光景嵯峨。到了午门，见百官道旁相迎。太师下骑，笑脸答曰：“列位老大人，仲远征北海，离别多年，景物城中尽多变了。”武成王曰：“太师在北，可闻天下离乱，朝政荒芜，诸侯四叛？”太师曰：“年年见报，月月通知，只心悬两地，北海难平。托赖天地之恩，主上威福，方灭北海妖孽。吾恨胁无双翼，飞至都城面君为快。”众官随至九间大殿。太师见龙书案何以生尘，寂静凄凉，又见殿东边黄澄澄大圆柱子。太师问执殿官：“黄澄澄大柱子，为何放在殿上？”执殿官跪而答曰：“此大柱子，所置新刑，名曰炮烙。”太师又问：“何为炮烙？”只见武成王向前言曰：“太师，此刑乃铜造成的，有三层火门。凡有谏官阻事，尽忠无私，赤心为国的，言天子之过，说天子不仁，正天子不义，便将此物用炭烧红，用铁索将人两手抱住铜柱，左右裹将过去，四肢烙为灰烬，殿前臭不可闻。为造此刑：忠良隐遁，贤者退位，能者去国，忠者死节。”闻太师听得此言，心中大怒，三目交辉，只急得当中那只神目睁开，白光现尺余远近。命执殿官：“鸣钟鼓请驾！”百官大悦。

话说纣王自取比干心作汤，疗妲己之疾，一时痊愈，正在台上温存。当驾官启奏曰：“九间殿鸣钟鼓，乃闻太师还朝，请驾登殿。”纣王闻得此说，默然不语，遂传旨：“排銮舆临轩。”车御、保驾等官，扈拥天子登九间大殿。百官朝贺，闻太师进礼，山呼毕。纣王秉圭谕曰：“太师远征北海，登涉艰苦，鞍马劳心，运筹无暇，欣然奏捷，其功不小。”太师拜伏于地曰：“仰仗天威，

感陛下洪福，灭怪除妖，斩逆剿贼。征伐十五年，臣捐躯报国，不敢有负先王。臣在外闻得内庭浊乱，各路诸侯反叛，使臣心悬两地，恨不得插翅面君。今睹天颜，其情可实？”纣王曰：“姜桓楚谋逆弑朕，鄂崇禹纵恶为叛，俱已伏诛；但其子肆虐，不尊国法，乱离各地，使关隘扰攘，甚是不法，良可痛恨！”太师奏曰：“姜桓楚篡位，鄂崇禹纵恶，谁可以为证？”纣王无辞以对。太师近前复奏曰：“臣征在外，苦战多年；陛下仁政不修，荒淫酒色，诛谏杀忠，致使诸侯反乱。臣且启陛下：殿东放着黄澄澄的是甚东西？”纣王曰：“谏臣恶口忤君，沽忠买直，故设此刑，名曰炮烙。”太师又启：“臣进都城，见高耸青霄是甚所在？”纣王曰：“朕至暑天，苦无憩地，造此行乐，亦观高望远，不致耳目蔽塞耳。名曰鹿台。”太师听罢，心中甚是不平，乃大言曰：“今四海荒荒，诸侯齐叛，皆陛下有负于诸侯，故有离叛之患。今陛下仁政不施，恩泽不降，忠谏不纳，近奸色而远贤良，恋歌饮而不分昼夜，广施土木，民连累而反，军绝粮而散。文武军民，乃君王四肢。四肢顺，其身康健；四肢不顺，其身缺残。君以礼待臣，臣以忠事君。想先王在日，四夷拱手，八方宾服，享太平乐业之丰，受巩固皇基之福。今陛下登临大宝，残虐万姓，诸侯离叛，民乱军怨。北海刀兵，使臣一片苦心，殄灭妖党。今陛下不修德政，一意荒淫，数年以来，不知朝纲大变，国体全无，使臣日劳边疆，正如辛勤立燕巢于朽木耳。惟陛下思之！臣今回朝，自有治国之策，容臣再陈。陛下暂请回宫。”纣王无言可对，只得进宫阙去了。

且说闻太师立于殿上曰：“众位先生，大夫，不必回府第，俱同老夫到府内共议。吾自有处。”百官跟随，同至太师府，到银

安殿上，各依次坐下。太师就问：“列位大夫，诸先生，老揆在外多年，远征北地，不得在朝，但我闻仲感先王托孤之重，不敢有负遗言。但当今颠倒宪章，有不道之事。各以公论，不可架捏。我自有平定之说。”内有一大夫孙容，欠身言曰：“太师在上：朝廷听谗远贤，沉湎酒色，弑忠阻谏，殄灭彝伦，怠荒国政，事绩多端。恐众官齐言，有紊太师清听。不若众位静坐，只是武成王黄老大人从头至尾讲与老太师听。一来老太师便于听闻，百官不致搀越。不识太师竟下如何？”闻太师听罢，“孙大夫之言甚善。黄老大人，老夫洗耳，愿闻其详。”黄飞虎欠身曰：“既从尊命，未将不得不细细实陈：天子自从纳了苏护之女，朝中日渐荒乱。将元配姜娘娘剜目烙手，杀子绝伦。诳诸侯入朝歌，戮醢大臣，妄斩司天监太史杜元铣。听妲己之狐媚，造炮烙之刑，坏上大夫梅伯。囚姬昌于羑里七年。摘星楼内设蚕盆，宫娥惨死。造酒池、肉林，内侍遭殃。造鹿台广兴土木之工，致上大夫赵启坠楼而死。肆用崇侯虎监工，贿赂通行，三丁抽二，独丁赴役，有钱者买閒在家，累死百姓，填于台下。上大夫杨任谏阻鹿台之工，将杨任剜去二目，至今尸骸无踪。前者鹿台上有四五十狐狸化作仙人赴宴，被比干看破，妲己怀恨。今不明不白，内庭私纳一女，不知来历。昨日听信妲己，诈言心疼，要玲珑心作汤疗疾，勒逼比干剖心，死于非命，灵柩现停北门。国家将兴，祯祥自现；国家将亡，妖孽频出。谗佞信如胶漆，忠良视如寇仇，惨虐异常，荒淫无忌。即不才等屡具谏章，视如故纸，甚至上下阻隔。正无可奈何之时，适太师奏凯还国，社稷幸甚！万民幸甚！”黄飞虎这一遍言语，从头至尾，细细说完，就把闻太师急得厉声大叫曰：“有这等反常之事！只因北海刀兵，致天子紊乱纲常。我负先王，

有误国事，实老夫之罪也！众大夫、先生请回。我三日后上殿，自有条陈。”太师送众官出府，唤徐急雨，令封了府门，一应公文不许投递。至第四日面君，方许开门应接事体。徐急雨得令，即闭府门。有诗为证，诗曰：

太师兵回奏凯还，岂知国内事多奸。

君王失政乾坤乱，海宇分崩国政艰。

十道条陈安社稷，九重金阙削奸顽。

山河旺气该如此，总用心机只等闲。

话说闻太师三日内造成条陈十道，第四日入朝面君。文武官员已知闻太师有本上殿。那日早朝，聚两班文武，百官朝毕。纣王曰：“有奏章出班，无事朝散。”左班中闻太师进礼称臣曰：“臣有疏。”将本铺展御案。纣王览表：

具疏太师臣闻仲上言。奏为国政大变，有伤风化，宠淫近佞，逆治惨刑，大干天变，隐忧莫测事：臣闻尧受命以天下为己忧，而未常以位为乐也。故诛逐乱臣，务求贤圣，是以得舜、禹、稷、契及咎繇，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义，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乃‘王者必世而后仁’之谓也。尧在位七十载，乃逊位以禅虞舜。尧崩，天下不归尧子丹朱而归舜。舜知不可避，乃即天子之位，以禹为相，因尧之辅佐，继其统业，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所作韶乐，尽美尽善。今陛下继承大位，当行仁义，普施恩泽，惜爱军民，礼文敬武，顺天和地，则社稷奠安，生民乐业。岂意陛下近淫酒，亲奸佞，亡恩爱，将皇后炮手剜睛，杀子嗣，自剪其后。此皆无道之君所行，自取灭亡之祸。臣愿陛下痛改前非，行仁兴义，远小人，近

君子；庶几社稷奠安，万民钦服，天心效顺，国祚灵长，风和雨顺，天下享承平之福矣。臣带罪冒犯天颜，条陈开列于后：

第一件：拆鹿台，安民不乱；

第二件：废炮烙，使谏官尽忠；

第三件：填蜃盆，宫患自安；

第四件：去酒池、肉林，掩诸侯谤议；

第五件：贬妲己，别立正宫，使内庭无蛊惑之虞；

第六件：勘佞臣，速斩费仲、尤浑而快人心，使不肖者自远；

第七件：开仓廩，赈民饥馑；

第八件：遣使命招安于东南；

第九件：访遗贤于山泽，释天下疑似者之心；

第十件：纳忠谏，大开言路，使天下无壅塞之蔽。

闻太师立于龙书案旁，磨墨润毫，将笔递与纣王：“请陛下批准施行。”纣王看十款之中，头一件便是拆鹿台。纣王曰：“鹿台之工，费无限钱粮，成工不毁。今一旦拆去，实是可惜。此等再议。二件，‘炮烙’，准行。三件，‘蜃盆’，准行。五件，‘贬苏后’，今妲己德性幽娴，并无失德，如何便加谪贬？也再议。六件，中大夫费、尤二人，素有功而无罪，何为谗佞，岂得便加诛戮！除此三件，以下准行。”太师奏曰：“鹿台功大，劳民伤财，万民深怨，拆之所以消天下百姓之隐恨。皇后谏陛下造此惨刑，神怒鬼怨，屈魂无申，乞速贬苏后，则神喜鬼舒，屈魂瞑目，所以消在天之幽怨。勘斩费仲、尤浑，则朝纲清静，国内无谗，圣心无惑乱之虞，则朝政不期清而自清矣。愿陛下速赐施行，幸无迟疑不决，以误国事，则臣不胜幸甚！”纣王没奈何，立语曰：

“太师所奏，朕准七件；此三件候议妥再行。”闻太师曰：“陛下莫谓三事小节而不足为，此三事关系治乱之源，陛下不可不察，毋得草草放过。”君臣立辩，只见中大夫费仲还不识时务，出班上殿见驾。闻太师认不得费仲，问曰：“这员官是谁？”仲曰：“卑职费仲是也。”太师道：“先生就是费仲，先生上殿有什么话讲？”仲曰：“太师虽位极人臣，不按国体：持笔逼君批行奏疏，非礼也；本参皇后，非臣也；令杀无辜之臣，非法也。太师灭君恃己，以下凌上，肆行殿庭，大失人臣之礼，可谓大不敬！”太师听说，当中神目睁开，长髯直竖，大声曰：“费仲巧言惑主，气杀我也！”将手一拳，把费仲打下丹墀，面门青肿。只见尤浑怒上心来，上殿言曰：“太师当殿殴打大臣，非打费仲，即打陛下矣！”太师曰：“汝是何官？”尤浑曰：“吾乃是尤浑。”太师笑曰：“原来是你！两个贼臣表里弄权，互相回护！”趋向前，只一掌打去，把那奸臣翻觔斗跌下丹墀有丈余远近。唤左右：“将费、尤二人拿出午门斩了！”当朝武士最恼此二人，听得太师发怒，将二人推出午门。闻太师怒冲牛斗，纣王默默无言，口里不言，心中暗道：“费、尤二人不知起倒，自讨其辱。”闻太师复奏请纣王发行刑旨。纣王怎肯杀费、尤二人。纣王曰：“太师奏疏，俱说得是。此三件事，朕俱总行，待朕再商议而行。费、尤二臣，虽是冒犯参卿，其罪无证，且发下法司勘问，情真罪当，彼亦无怨。”闻太师见纣王再三委曲，反有兢业颜色，自思：“吾虽为国直谏尽忠，使君惧臣，吾先得欺君之罪矣。”太师跪而奏曰：“臣但愿四方绥服，百姓奠安，诸侯宾服，臣之愿足矣，敢有他望哉！”纣王传旨：“将费、尤发下法司勘问。七道条陈限即举行，三条再议妥施行。”纣王回宫。百官各散。

天下兴，好事行；天下亡，祸胎降。太师方上条陈，事已好将来了，不防东海反了平灵王。飞报进朝歌来，先至武成王府。黄元帅见报，叹曰：“兵戈四起，八方不宁，如今又反了平灵王，何时定息！”黄元帅把报差官送到闻太师府里去。太师在府正坐，堂候官报：“黄元帅差官见老爷。”太师命：“令来。”差官将报呈上。太师看罢，打发来人，随即往黄元帅府里来。黄元帅迎接到殿上行礼，分宾主坐下。闻太师道：“元帅，今反了东海平灵王，老夫来与将军共议：还是老夫去，还是元帅去？”黄元帅答曰：“末将去也可，老太师去也可，但凭太师主见。”太师想一想，道曰：“黄将军，你还随朝。老夫领二十万人马前往东海，剿平反叛，归国再商政事。”二人共议停当。

次日早朝，闻太师朝贺毕，太师上表出师。纣王览表，惊问曰：“平灵王又反，如之奈何？”闻太师奏曰：“臣之丹心，忧国忧民，不得不去。今留黄飞虎守国；臣往东海，削平反叛。愿陛下早晚以社稷为重，条陈三件，待臣回再议。”纣王闻奏大悦，巴不得闻太师去了，不在面前搅扰，心中甚是清净。忙传谕：“发黄旄、白钺，即与闻太师饯行起兵。”纣王驾出朝歌东门，太师接见。纣王命斟酒赐与太师，闻仲接酒在手，转身递与黄飞虎，太师曰：“此酒黄将军先饮。”飞虎欠身曰：“太师远征，圣上所赐，黄飞虎怎敢先饮？”太师曰：“将军接此酒，老夫有一言相告。”黄飞虎依言，接酒在手。闻太师曰：“朝纲无人，全赖将军。当今若有甚不平之事，礼当直谏，不可钳口结舌，非人臣爱君之心。”太师回身见纣王曰：“臣此去无别事忧心，愿陛下听忠告之言，以社稷为重，毋变乱旧章，有乖君道。臣此一去，多则一载，

少则半载，不久便归。”太师用罢酒，一声炮响，起兵径往东海去了。眼前一段蹊跷事，惹得刀兵滚滚来。不知胜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子牙兵伐崇侯虎

诗曰：

崇虎贪残气更臬，剥民膏髓自肥饶。

逢君欲作千年调，买窟惟知百计要。

奉命督工人力尽，乘机起衅帝图消。

子牙有道征无道，国败人亡事事凋。

话说纣王同文武欣然回至大殿，众官侍立。天子传旨：“释放费仲、尤浑。”彼时有微子出班奏曰：“费、尤二人，乃太师所参，系狱听勘者。今太师出兵未远，即时释放，似亦不可。”纣王曰：“费、尤二人原无罪，系太师条陈屈陷，朕岂不明？皇伯不必以成议而陷忠良也。”微子不言下殿。不一时，赦出二人，官还原职，随朝保驾。纣王心甚欢悦。又见闻太师远征，放心恣乐，一无忌惮。时当三春天气，景物韶华，御园牡丹盛开。传旨：“同百官往御花园赏牡丹，以继君臣同乐，效虞廷赓歌喜起之盛事。”百官领旨，随驾进园。正是：天上四时春作首，人间最富帝王家。怎见得御花园的好处，但见：

仿佛蓬莱仙境，依希天上仙圃：诸般花木结成攒，叠石琳琅妆就景。桃红李白芬芳，绿柳青萝摇拽。金门外几株君子竹，玉户下两行大夫松。紫巍巍锦堂画栋，碧沉沉彩阁雕檐。蹴球场斜通桂院，秋千架远离花篷。牡丹亭嫔妃来往，芍药院彩女闲游。金桥流绿水，海棠醉轻风。磨砖砌就萧墙，

白石铺成路径。紫街两道，现出二龙戏珠；阑干左右，雕成朝阳丹凤。翡翠亭万道金光，御书阁十层瑞彩。祥云映日，显帝王之荣华；瑞气迎眸，见皇家之极贵。凤尾竹百鸟来朝，龙爪花五云相罩。千红万紫映楼台，走兽飞禽鸣内院。八哥说话，纣王喜笑欲狂；鹦鹉高歌，天子欢容鼓掌。碧池内金鱼跃水，粉墙内鹤鹿同春。芭蕉影动逞风威，逼射香为百花主。珊瑚树高高下下，神仙洞曲曲弯弯。玩月台层层叠叠，惜花径绕绕迢迢。水阁下鸥鸣和畅，凉亭上琴韵清幽。夜合花开，深院奇香不散；木兰花放，满园清味难消。名花万色，丹青难画难描；楼阁重重，妙手能工焉仿。御园中果然异景，皇宫内真是繁华。花间翻蝶翅，禁院隐蜂衙。亭檐飞紫燕，池阁听鸣蛙。春鸟啼百舌，反哺是慈乌。正是：御园如锦绣，何用说仙家。蓝靛染成千块玉，碧纱笼罩万堆霞。

诗曰：

瑞气腾腾锁太华，祥光霭霭照云霞。

龙楼凤阁侵霄汉，玉户金门映翠纱。

四时不绝稀奇景，八节常开罕见花。

几番雨过春风至，香满城中百万家。

话说百官随驾进御园牡丹亭，摆开九龙设席筵宴，文武依次序坐下，论尊卑行礼。纣王在御书阁陪苏妲己、胡喜媚共饮。且说武成王对微子、箕子曰：“‘筵无好筵，会无好会’。方今士马纵横，刀兵四起，有甚心情宴赏牡丹。但不知天子能改过从善，或边停烽息，殄逆除馑，尚可望共乐唐虞，享太平之福。若是迷而不返，恐此日无多，忧日转长也。”微子、箕子闻言，点首嗟叹。众官饮至日当正午，百官往御书阁来谢酒。当驾官启奏：

“百官谢恩。”纣王曰：“春光景媚，花柳芳妍，正宜乐饮，何故谢恩？传旨，待朕陪宴。”百官听见天子下楼亲陪，不敢告退，只得恭候。但见纣王亲至，牡丹亭上首添一席，同众臣共饮欢笑，乐声齐奏，君臣换盏轮杯，不觉天晚，帝命掌上画烛。笙歌嘹亮，真是欢乐倍常。将近二鼓时分，不说君臣会酒。且说御书阁妲己、胡喜媚带酒酣睡龙榻之上。近三更时候，妲己原形现出来寻人吃，一阵怪风大作。怎见得：

摧花倒树异寻常，灭烛无情尽绝光。穿户透帘侵病骨，妖氛怪气此中藏。

风过了一阵，播土扬尘，把牡丹亭都晃动。众官正惊疑间，只听得侍酒官齐叫：“妖精来了！”黄飞虎酒已半酣，听说有妖精，慌忙起身出席，果见一物在寒露之中而来。但见：

眼似金灯体态殊，尾长爪利短身躯。扑来恍似登山虎，转面浑如捕物狐。妖孽惯侵人气魄，怪魔常噬血头颅。凝眸仔细观形象，却是中山一老狐！

话说黄飞虎带酒出席，见此妖精扑来，手中无一物可挡，把手挽住牡丹亭栏杆，攀折了一根，望那狐狸一下打去。那妖精闪过，又扑将来。黄飞虎叫左右：“快取北海进来的金眼神鹰！”左右忙忙的将红笼开了放出。那神鹰飞起，二目如灯，专降狐狸。此鹰往下一罩，爪似钢钩，把狐狸抓了一下。那狐狸叫了一声，径往太湖石下攒去了。纣王眼见此事，即唤左右取锹锄望下挖。左右挖下二三尺，见无限的人骨骷髅成堆，纣王着实骇然。纣王因想：“谏官本上，常言‘妖氛贯于宫中，灾星变于天下’，此事果然是实。”心下甚是不悦。百官起身，谢恩出朝，各归府第。

且说妲己酒后，原形出现，不意被神鹰抓了面门，伤破皮肤，

惊醒回来，悔之无及。纣王至御书阁同妲己共寝，睡至天明。纣王忽见妲己面上带伤，急问曰：“御妻脸上为何有伤？”妲己在枕边回曰：“夜来陛下陪百官饮宴，妾往园中稍游，从海棠花下过，忽被海棠枝干吊将下来，把妾身抓了面上，故此带伤。”纣王曰：“今后不可往御园游乐，原来此地真有妖氛。朕与百官饮至三更，果见一狐狸前来扑人。时有武成王黄飞虎攀折栏杆去打它，尚然不退，后放出外国进来金眼神鹰。那鹰惯降狐狸，一爪抓去，那妖带伤走了，鹰爪尚有血毛。”纣王对妲己说，但不知同着狐狸共寝。且说妲己暗恨黄飞虎：“我不曾惹你，你今来害我，则怕你路逢窄道难回避！”有诗为证，诗曰：

纣王忻然赏牡丹，君臣欢饮鼓三攒。

狐狸影现人多怕，怪兽威施气更欢。

金眼神鹰真可羨，绶尾邪魔已带残。

私仇断送贞洁妇，才得忠良逐钓竿。

话说妲己深恨黄飞虎放鹰害她，只等他路逢狭道。武成王哪里知道？

话分两处。且言西岐姜子牙在朝，一日闻边报，言纣王荒淫酒色，宠任奸佞，又反了东海平灵王，闻太师前去征剿。又见报，崇侯虎蛊惑圣聪，广兴土木，陷害大臣，荼毒万姓，潜通费、尤，内外交结，把持朝政，朋比为奸，肆行不道，钳制谏官。子牙看到切情之处，怒发冲冠：“此贼若不先除，恐为后患！”子牙次日早朝。文王问曰：“丞相昨阅边报，朝歌可有什么异事？”子牙出班启曰：“臣昨见边报，纣王剜比干之心，作羹汤疗妲己之疾；崇侯虎紊乱朝政，横恣大臣，簧惑天子，无所不为，害万民而不敢言，行杀戮而不敢怨，恶孽多端，使朝歌生民日不聊生，贪酷无

厌。臣愚不敢请，似这等大恶，假虎张威，毒痛四海，助桀为虐，使居天子左右，将来不知如何结局。今百姓如在水火之中，大王以仁义广施，若依臣愚意，先伐此乱臣贼子，剪其乱政者，则天子左右见无谗佞之人，庶几天子有悔过迁善之机，则主公亦不枉天子假以节钺之意。”文王曰：“卿言虽是，奈孤与崇侯虎一样爵位，岂有擅自征伐之理？”子牙曰：“天下利病，许诸人直言无隐。况主公受天子白旄黄钺，得专征伐，原为禁暴除奸；似这等权奸蛊国，内外成党，残虐生民，以白作黑，屠戮忠贤，为国家大恶。大王今发仁慈之心，救民于水火。倘天子改恶从善，而效法尧、舜之主，大王此功，万年不朽矣。”文王闻子牙之言，劝纣王为尧、舜，其心甚悦，便曰：“丞相行师，谁为主将去伐崇侯虎？”子牙曰：“臣愿与大王代劳，以效犬马。”文王恐子牙杀伐太重，自思：“我去还有酌量。”文王曰：“孤同丞相一往，恐有别端，可以共议。”子牙曰：“大王大驾亲征，天下响应。”文王发出白旄、黄钺，起人马十万，择吉日祭宝纛幡，以南宫适为先行，辛甲为副将，随行有四贤、八俊。文王与子牙放炮起兵。一路上父老相迎，鸡犬不惊。民闻伐崇，人人大悦，个个欢欣。好人马！怎见得：

幡分五色，杀气迷空。明晃晃剑戟枪刀，光灿灿叉锤斧棒。三军跳跃，犹如猛虎下高山；战马长嘶，一似蛟龙离海岛。巡营小校似欢狼，了哨儿郎雄赳赳。先行引道，逢山开路踏桥梁；元帅中军，杀斩存留施号令。团团牌手护军粮，硬弩狂弓射阵脚。此一去：除奸削党安天下，才离磻溪第一功。

话说子牙人马过府、州、县、镇，人人乐业，鸡犬不惊，一

路上多少父老迎迓。一日，探马来报中军：“兵至崇城。”子牙传令安营，竖了旗门，结成大寨。子牙升帐，众将参谒。不题。

且说探马报进崇城。此时崇侯不在崇城，正在朝歌随朝。城内是侯虎之子崇应彪，闻报大怒，忙升殿点聚将鼓。众将上银安殿，参谒已毕。应彪曰：“姬昌暴横，不守本分，前岁逃关，圣上几番欲点兵征伐，彼不思悔过，反兴此无名之师，深属可恨！况且我与你各守疆土，秋毫无犯，今自来送死，我岂肯轻恕！”传令：“点人马出城。”遂令大将黄元济、陈继贞、梅德、金成：“这一番定擒反叛，解上朝歌，以尽大法。”

却说子牙次日升帐，先令南宫适崇城见首阵。南宫适得令，领本部人马出营，排成阵势，出马厉声叫曰：“逆贼崇侯虎早至军前受死！”言未毕，听城中炮响，门开处，只见一枝人马杀将出来。为头一将乃飞虎大将黄元济是也。南宫适曰：“黄元济，你不必来，唤出崇侯虎来领罪，杀了逆贼，泄神人之忿，万事俱休。”元济大怒，骤马摇刀，飞来直取。南宫适举刀相迎。两马盘旋，双刀并举，一场大战。怎见得：

二将坐鞍鞞，征云透九霄；这一个急取壶中箭，那一个忙拔紫金标。这将刀欲诛军将，那将刀直取英豪。这一个平生胆壮安天下，那一个气概轩昂压俊髦。

话说南宫适大战黄元济，未及三十回合，元济非南宫适敌手，力不能支。南宫适是西岐名将，元济怎能胜得他。元济欲要败走，又被南宫适一口刀裹住了，跳不出圈子去，早被南将军一刀挥于马下。军兵枭了首级，掌得胜鼓回营；进辕门来见子牙，将斩的黄元济首级报功。子牙大喜。且说崇城败残军马回报崇应彪，说：“黄元济已被南宫适斩于马下，将首级在辕门号令。”应

彪听罢，拍案大呼曰：“好姬昌逆贼！今为反臣，又杀朝廷命官，你罪如泰山，若不斩此贼与黄元济报仇，誓不回军！”传令：“明日将大队人马出城，与姬昌决一雌雄！”一宿已过，次早旭日东升，大炮三声，开城门，大势人马杀奔周营，坐名只要姬昌、姜尚至辕门答话。探马报入中军曰：“崇应彪口出不逊之言，请丞相军令定夺。”子牙请文王亲自临阵，会兵于崇城。文王乘骑，四贤保驾，八俊随军。周营内炮响，麾动旗幡。崇应彪见对阵旗门开处，忽见一人，道扮乘马而来；两边排列众将，一对对雁翅分开。崇应彪定睛观看，但见有《西江月》为证：

鱼尾金冠鹤氅，丝绦双结乾坤。雌雄宝剑手中擎，八卦仙衣可衬。元始玉虚门下，包含地理天文，银须白发气精神，却似神仙临阵。

子牙马至阵前言曰：“崇城守将可来见我。”只听得那阵上一骑飞来。怎见得崇应彪妆束：

盘头冠，飞凤结；大红袍，猩猩血。黄金铠甲套连环，护心宝镜悬明月。腰束羊脂白玉厢，九吞八扎真奇绝。金妆铜马鞍旁，虎尾钢鞭悬竹节。袋内弓弯三尺五，囊中箭插宾州铁。坐下走阵冲营马，丈八蛇矛神鬼怯。父在当朝一宠臣，子镇崇城真英杰。

崇应彪一马当前，见子牙问曰：“汝乃何等人物，敢犯吾疆界？”子牙曰：“吾乃文王驾下丞相姜子牙是也。汝父子造恶如渊海，积毒似山岳，贪民财物如饿虎，伤人酷惨似豺狼，惑天子无忠耿之心，坏忠良有摧残之意。普天之下，虽三尺之童，恨不能生啖你父子之肉！今日文王起仁义之师，除残暴于崇地，绝恶党以畅人神，不负天子加以节钺，得专征伐之意。”应彪闻得此言，

大喝姜尚曰：“你不过磻溪一无用老朽，敢出大言！”顾左右曰：“谁为吾擒此逆贼？”言还未了，只见一将出马对阵。文王马上大呼曰：“崇应彪少得行猷，孤来也！”应彪又见文王马至，气冲满怀，手指文王大骂：“姬昌！你不思得罪朝廷，立仁行义，反来侵吾疆界！”文王曰：“你父子罪恶贯盈，不必我言；只是你早早下马，解送西岐，立坛告天，除汝父子猷恶，不必连累崇城良民。”应彪大喝：“谁为我擒此反贼？”一将应声而出，乃陈继贞。这壁厢辛甲纵马摇斧，大叫：“陈继贞慢来！休得冲吾阵脚！”两马相交，枪斧并举，战在一处。二将拨马抡兵，杀有二十回合。应彪见陈继贞战辛甲不下，随命金成、梅德助阵。子牙见对阵有助，子牙令毛公遂、周公旦、召公奭、吕公望、辛免、南宫适六将齐出，冲杀一阵。应彪见大势人马催动，自拔马杀进重围，只杀的惨惨征云，纷纷愁雾，喊声不绝，鼓角齐鸣。混战多时，早有吕公望一枪刺梅德于马下；辛免斧劈金成。崇兵大败进城，子牙传令鸣金，众将掌得胜鼓回营。不表。话说应彪兵败将亡，进城将西门紧闭，在殿上与众将商议退兵之策。众将见西岐士马英雄，势不可当，并无一筹可展，半策可施。且说子牙得胜回营，欲传令攻城。文王曰：“崇家父子作恶，与众百姓无干；今丞相欲要攻城，恐城破玉石俱焚，可怜无辜遭枉。况孤此来，不过救民，岂有反加之以不仁哉。切为不可！”子牙见文王以仁义为重，不敢抗违，自思：“主公德同尧、舜，一时如何取得崇城！只得暗修一书，使南宫适往曹州见崇黑虎，庶几崇城可得。”令南宫适接书，径往曹州来。子牙按兵不动，只等回书。不知崇侯虎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斩侯虎文王托孤

诗曰：

崇虎无谋枉自尤，欺君盗国岂常留。

辕门斩首空嗟日，挈子悬头莫怨愁。

周室龙兴应在武，纣家虎败却从彪。

孰知不负文王托，八百年来戊午收。

话说南宫适离了周营，径往曹州。一路上晓行夜住，也非一日。来到曹州馆驿安歇，次日至黑虎府里下书。黑虎正坐，家将禀：“千岁，有西岐差南宫适来下书。”黑虎听得是西岐差官，即降阶迎接，笑容满面，让至殿内，行礼，分宾主坐下。崇黑虎欠身言曰：“将军今到敝驿，有何见谕？”南宫适曰：“吾主公文王，丞相姜子牙，拜上大王，特遣末将有书上达。”南宫适取书递与黑虎，黑虎拆书观看：

岐周丞相姜尚顿首百叩，致书于大君侯崇将军麾下：盖闻人臣事君，务引其君于当道，必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使百姓乐业，天下安阜；未有身为大臣逢君之恶，蛊惑天子，残虐万民，假天子之命令，敲骨剥髓，尽民之力肥润私家，陷君不义，忍心丧节，如令兄者。真可谓积恶如山，究凶若虎，人神共怒，天下恨不食其肉而寝其皮，为诸侯之所弃。今尚主公得专征伐，奉诏以讨不道。但思君侯素称仁贤，岂得概以一族而加之以不义哉。尚不忍坐视，特遣裨将呈书上

达。君侯能擒叛逆，解送周营，以谢天下，庶几洗一身之清白，见贤愚之有分。不然，天下之口哢哢，恐昆仑火焰，玉石无分，尚深为君侯惜矣！君侯倘不以愚言为非，乞速赐一语，则尚幸甚，万民幸甚！临楮不胜跂望之至！尚再拜。

崇黑虎看了书，复连看三五遍，自思点头：“我观子牙之言，甚是有理。我宁可得罪于祖宗，怎肯得罪于天下，为万世人民切齿。纵有孝子、慈孙，不能盖其愆尤。宁至冥下请罪于父母，尚可留崇氏一脉，不致绝灭宗枝也。”南宫适见黑虎自言自语，暗暗点头，又不敢问。只见黑虎曰：“南将军，我末将谨领丞相教诲，不必修回书，将军先回，多多拜上大王、丞相，总无他说，只是把家兄解送辕门请罪便了。”遂设席待南宫适，尽饮而散。次日，南宫适作辞去了。

话说崇黑虎吩咐副将高定、沈冈，点三千飞虎兵，即日往崇城来。又命子崇应鸾守曹州。黑虎行兵在路无词。一日行至崇城，有探马报与崇应彪。应彪领众将出城，迎接黑虎。应彪马上欠背打躬，口称“王叔”曰：“侄男申胄在身，不能全礼。”黑虎曰：“贤侄，吾闻姬昌伐崇，特来相助。”崇应彪感谢不尽，遂並马进城，入府上殿。行礼毕，崇黑虎问其来伐原故，应彪答曰：“不知何故，攻打崇城。前日与西伯会兵，小侄失军损将。今得王叔相辅，乃崇门之幸也。”遂设宴款待一宿。次日，黑虎点三千飞虎兵出城，至周营索战。南宫适已回过子牙，子牙正坐，忽报崇黑虎请战。子牙令南宫适出阵。南宫适结束来至阵前，见黑虎怎生妆束：

九云冠，真威武；黄金甲，霞光吐。大红袍上现团龙，勒甲绒绳攒九股。豹花囊内插狼牙，龙角弓弯四尺五。坐下

火眼金睛兽，鞍上横拖两柄斧。曹州威镇列诸侯，封神南岳崇黑虎。

黑虎面如锅底，海下一部落腮红髯，两道黄眉，金睛双暴，来至军前，厉声大叫曰：“无故恃强犯界，任尔猖狂，非王者之师。”南宫适曰：“崇黑虎，不道汝兄恶贯天下，陷害忠良，残虐善类，古云：‘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道罢，举刀直取。黑虎手中斧急架相还。兽马相交，斧刀并起，战有二十回合，马上黑虎暗对南宫适曰：“末将只见这一阵，只等把吾兄解到行营，再来相见。将军坐下阵去罢。”南宫适曰：“领君侯命。”遂掩一刀，拨马就走，大叫：“崇黑虎，吾不及你了，休来赶我！”黑虎亦不赶，掌鼓回营。话说崇应彪在城上敌楼观战，见南宫适败走，黑虎不赶，忙下城迎着黑虎曰：“叔父今日会兵，为何不放神鹰拿南宫适？”黑虎曰：“贤侄，你年幼不知事体。你不闻姜子牙乃昆仑山上之客，我用此术，他必能识破，不为可惜；且胜了他再来区处。”二人同至府前下马，上殿坐下，共议退兵之策。黑虎道：“你修一表，差官往朝歌见天子；我修书请你父亲来，设计破敌，庶几文王可擒，大事可定。”应彪从命修本，差官并书一齐起行。且说使命官一路无辞，过了黄河，至孟津，往朝歌来。那一日，进城先来见崇侯虎。两边启：“千岁！家将孙荣到了。”崇侯虎命：“令来。”孙荣叩头。侯虎曰：“你来有甚话说？”荣将黑虎书呈上。侯虎拆书：

弟黑虎百拜王兄麾下：盖闻天下诸侯，彼此皆兄弟之国。孰意西伯姬昌不道，听姜尚之谋，无端架捏，言王兄恶大过深，起猖獗之师，入无名之谤，伐崇城甚急。应彪出敌，又损兵折将。弟闻此事，星夜进兵，连敌二阵，未见胜负。

因差官上达王兄，启奏纣王，发兵剿叛除奸，肃清西土。如今事在燃眉，不可羁滞。弟侯兵临，共破西党，崇门幸甚。弟黑虎再拜上陈。

侯虎看罢，拍案大骂姬昌曰：“老贼！你逃官欺主，罪当诛戮。圣上几番欲要伐你，我在其中，尚有许多委曲。今不思你知感，反致欺侮。若不杀老贼，势不回兵！”遂穿朝服进内殿，朝见纣王。王宣侯虎至，行礼毕。纣王曰：“卿有何奏章？”侯虎奏曰：“逆恶姬昌，不守本土，偶生异端，领兵伐臣，谈扬过恶，望陛下为臣作主。”纣王曰：“昌素有大罪，逃官负孤，焉敢凌虐大臣，殊为可恨！卿先回故地，朕再议点将提兵，协同剿捕逆恶。”侯虎领旨先回。且说崇侯虎领人马三千，离了朝歌，一路而来。有诗为证，诗曰：

三千人马疾如风，侯虎威严自姓崇。

积恶如山神鬼怒，诱君土木土民穷。

一家嫡弟施谋略，拿解行营请建功。

善恶到头终有报，衣襟血染已成空。

且说崇侯虎人马不一日到了崇城。报马来报黑虎，黑虎暗令高定：“你领二十名刀斧手，埋伏于城门里，听吾腰下剑声响处，与我把大爷拿下，解送周营，辕门会齐。”又令沈冈：“我等出城迎大千岁去，你把大千岁家眷拿到周营，辕门等候。”吩咐已定，方同崇应彪出城迎接，行三里之外。只见侯虎人马已到。有探马报入行营曰：“二大王同殿下辕门接见。”崇侯虎马出辕门，笑容言曰：“贤弟此来，愚兄不胜欣慰！”又见应彪，三人同行。方进城门，黑虎将腰下剑拔出鞘，一声响，只见两边家将一拥上前，将侯虎父子二人拿下，绑缚其臂。侯虎喊叫曰：“好兄弟！反将

长兄拿下者，何也？”黑虎曰：“长兄，你位极人臣，不修仁德，惑乱朝廷，屠杀万姓，重贿酷刑，监造鹿台，恶贯天下。四方诸侯欲同心剿其崇姓；文王书至，为我崇氏分辨贤愚。我敢有负朝廷，宁将长兄拿解周营定罪。我不过只得罪与祖宗犹可，我岂肯得罪于天下，自取灭门之祸。故将兄送解周营，再无他说。”侯虎长叹一声，再不言语。黑虎遂将侯虎父子送解周营。至辕门，侯虎又见元配李氏同女站立。侯虎父子见了，大哭曰：“岂知亲弟陷兄，一门尽绝！”黑虎至辕门下骑。探事马报进中军。子牙传令：“请。”黑虎至帐行礼。子牙迎上帐曰：“贤侯大德，恶党剿除，君侯乃天下奇丈夫也！”黑虎躬身谢曰：“感丞相之恩，手札降临，照明肝胆，领命遵依，故将不仁之兄拿献辕门，听候军令。”子牙传令：“请文王上帐。”彼时文王至。黑虎进礼，口称“大王”。文王曰：“呀！原来崇二贤侯，为何至此？”黑虎曰：“不才家兄逆天违命，造恶多端，广行不仁，残虐良善；小弟今将不仁家兄，解至辕门，请令施行。”文王听罢，其心不悦，沉思：“是你一胞兄弟，反陷家庭，亦是不义。”子牙在旁言曰：“崇侯不仁，黑虎奉诏讨逆，不避骨肉，真忠贤君子，慷慨丈夫！古语云：‘善者福，恶者祸。’天下恨侯虎恨不得生啖其肉，三尺之童，闻而切齿；今共知黑虎之贤名，人人悦而心欢。故曰，好歹贤愚，不以一例而论也。”子牙传令：“将崇侯虎父子推来！”众士卒将崇侯虎父子簇拥推至中军，双膝跪下。正中文王，左边子牙，右边黑虎。子牙曰：“崇侯虎恶贯满盈，今日自犯天诛，有何理说？”文王在旁，有意不忍加诛。子牙下令：“速斩首回报！”不一时，推将出去，宝纛幡一展，侯虎父子二人首级斩了，来献中军。文王自不曾见人之首级，猛见献上来，吓得魂不附体，忙

将袍袖掩面曰：“骇杀孤家！”子牙传令：“将首级号令辕门！”有诗为证，诗曰：

独霸朝歌恃己强，惑君贪酷害忠良。

谁知恶孽终须报，枭首辕门是自亡。

话说斩了崇家父子，还有崇侯虎元配李氏并其女儿，黑虎请子牙发落。子牙曰：“令兄积恶，与元配无干；况且女生外姓，何恶之有。君侯将令嫂与令侄女分为别院，衣食之类，君侯应之，无使缺乏，是在君侯。今曹州可令将把守，坐镇崇城，便是一国，万无一失矣。”崇黑虎遂释其嫂，依子牙之说，请文王进城，查府库，清户口。文王曰：“贤侯兄既死，即贤侯之掌握，何必孤行。姬昌就此告归。”黑虎再三款留不住，子牙回兵。诗曰：

自出磻溪为丞相，酬恩除暴伐崇城。

一封书到擒侯虎，方显飞熊素着名。

话说文王、子牙辞了黑虎，回兵往西岐来。文王自见斩了崇侯虎的首级，文王神魂不定，身心不安，郁郁不乐。一路上茶饭懒餐，睡卧不宁，合眼朦胧，又见崇侯虎立于面前，惊疑失神。那一日兵至西岐，众文武迎接文王入宫。彼时路上有疾，用医调治，服药不愈。按下不表。

话说崇黑虎献兄周营，文王将崇侯虎父子枭首示戮，崇城已属黑虎；北边地方，俱不服朝歌。其时有报到朝歌城。文书房微子看本，看到崇侯虎被文王所诛，崇城尽属黑虎所占，微子喜而且忧：喜者，喜侯虎罪不容诛，死当其罪；忧者，忧黑虎独占崇城，终非良善；姬昌擅专征伐，必欲剪商。“此事重大，不得不奏。”遂抱本来奏纣王。纣王看本，怒曰：“崇侯屡建大功，一旦被叛臣诛戮，情殊痛恨！”传旨：“命点兵将，先伐西岐，拿曹侯

崇黑虎等，以正不臣之罪。”旁有中大夫李仁进礼称“臣”，奏曰：“崇侯虎虽有大功于陛下，实荼毒于万民，结大恶于诸侯，人人切齿，个个伤心。今被西伯殄灭，天下无不讴歌。况大小臣工无不言陛下宠信谗佞；今为诸侯又生异端，此言恰中诸侯之口。愿陛下将此事徐徐图之。如若急行，文武以陛下宠嬖幸，以诸侯为轻。侯虎虽死，如疥癣一般，天下东南，诚为重务。愿陛下裁之！”纣王听罢，沉吟良久，方息其念。按下纣王不表。

且说文王病势日日沉重，有加无减，看看危笃。文武问安，非止一日。文王传旨：“宣丞相进宫。”子牙入内殿，至龙榻前，跪而奏曰：“老臣姜尚奉旨入内殿，问候大王，贵体安否？”文王曰：“孤今召卿入内，并无别论。孤居西北，坐镇兑方，统二百镇诸侯元首，感蒙圣恩不浅。方今虽则乱离，况且还有君臣名分，未至乖离。孤伐侯虎，虽斩逆而归，外舒而心实怯非。乱臣贼子，虽人人可诛，今明君在上，不解天子而自行诛戮，是自专也。况孤与侯虎一般爵位，自行专擅，大罪也。自杀侯虎之后，孤每夜闻悲泣之声，合目则立于榻前。吾思不能久立于阳世矣。今日请卿入内，孤有一言，切不可负：倘吾死之后，纵君恶贯盈，切不可听诸侯之唆，以臣伐君。丞相若违背孤言，冥中不好相见。”道罢，泪流满面。子牙跪而启曰：“臣荷蒙恩宠，身居相位，敢不受命。若负君言，即系不忠。”君臣正论间，忽殿下姬发进宫问安。文王见姬发至，便喜曰：“我儿此来，正遂孤愿。”姬发行礼毕，文王曰：“我死之后，吾儿年幼，恐妄听他人之言，肆行征伐。纵天子不德，亦不得造次妄为，以成臣弑君之名。你过来，拜子牙为亚父，早晚听训指教。今听丞相，即听孤也。可请丞相坐而拜之。”姬发请子牙转上，即拜为亚父。子牙叩头榻前，泣

曰：“臣受大王重恩，虽肝脑涂地，碎骨捐躯，不足以酬国恩之万一！大王切莫以臣为虑，当宜保重龙体，不日自愈矣。”文王谓子发曰：“商虽无道，吾乃臣子，必当恪守其职，毋得僭越，遗讥后世。睦爱弟兄，悯恤万民，吾死亦不为恨。”又曰：“见善不怠，行义勿疑，去非勿处，此三者乃修身之道，治国安民之大略也。”姬发再拜受命。文王曰：“孤蒙纣王不世之恩，臣再不能睹天颜直谏，再不能演八卦爻里化民也！”言罢遂薨，亡年九十六岁，后谥为周文王。时商纣王二十年仲冬。

免美文王德，巍然甲众侯。际遇昏君时，小心翼翼求。

商都三道谏，羑里七年囚。卦发先天秘，《易传》起后周。

飞熊来入梦，丹凤出鸣州。仁风光后稷，德业继公刘。

终守仁臣节，不逞伐商谋。万古岐山下，难为西伯俦。

话说西伯文王薨，于白虎殿停丧，百官共议嗣位。太公望率群臣奉姬发嗣西伯之位，后谥为武王。武王葬父既毕，尊子牙为尚父，其余百官各加一级。君臣协心，继志述事，尽遵先王之政。四方附庸之国，皆行朝贡西土。二百镇诸侯，皆率王化。

且说汜水关总兵官韩荣见得边报，文王已死，姜尚立世子姬发为武王。荣大惊，忙修本，差官往朝歌奏事。使命一日进城，将本下于文书房。时有上大夫姚中见本，与殿下微子共议：姬发自立为武王，其志不小，意在谋叛，此事不可不奏。微子曰：“姚先生，天下诸侯见当今如此荒淫，进奸退忠，各有无君之心。今姬发自立为武王，不日而有鼎沸山河、扰乱乾坤之时。今就将本面君，昏君决不以此为患，总是无益。”姚中曰：“老殿下，言虽如此，各尽臣节。”姚中抱本往摘星楼候旨。不知凶吉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周纪激反武成王

诗曰：

君戏臣妻自不良，纲常污蔑枉成王。

只知苏后妖言惑，不信黄妃直谏匡。

烈妇清贞成个是，昏君愚昧落场殃。

今朝逼反擎天柱，稳助周家世世昌。

话说姚中上摘星楼见驾毕，纣王曰：“卿有何奏章？”姚中曰：“西伯姬昌已死，姬发自立为武王，颁行四方，诸侯归心者甚多，将来为祸不小。臣因见边报，甚是恐惧。陛下当速兴师问罪，以正国法；若怠缓不行，则其中观望者皆效尤耳。”纣王曰：“料姬发一黄口稚子，有何能为之事？”姚中奏曰：“发虽年幼，姜尚多谋，南宫适、散宜生之辈，谋勇俱全，不可不预为防。”纣王曰：“卿之言虽有理，料姜尚不过一术士，有何作为！”遂不听。姚中知纣王意在不行，遂下殿叹曰：“灭商者必姬发矣！”这且不表。

时光迅速，不觉又是年终。次年乃纣王二十一年，正月元旦之辰，百官朝贺毕，圣驾回宫。大凡元旦日，各王位并大臣的夫人俱入内朝贺正宫苏皇后。各亲王夫人朝贺毕，出朝。祸因此起。

且说武成王黄飞虎的元配夫人贾氏，入宫朝贺，二则西宫黄妃是黄飞虎的妹子，一年姑嫂会此一次，必须款洽半日，故贾夫人先往正宫来。宫人报：“启娘娘：贾夫人候旨。”妲己问曰：“哪个贾夫人？”宫人：“启娘娘：黄飞虎元配贾夫人。”妲己暗暗

点头：“黄飞虎，你恃强助放神鹰，抓坏我面门，今日你一般妻子贾氏也入吾圈套！”传旨：“宣。”贾氏入宫行礼，朝贺毕，娘娘赐坐，夫人谢恩。妲己曰：“夫人青春几何？”贾氏：“启娘娘：臣妾虚度‘四九’。”妲己曰：“夫人长我八岁，还是我姐姐。我苏氏与你结为姊妹，如何？”贾氏奏曰：“娘娘乃万乘之尊，臣妾乃一介之妇，岂有彩凤配山鸡之理？”妲己曰：“夫人太谦！我虽椒房之贵，不过苏侯之女；你位居武成王夫人，况且又是国戚，何卑之有。”传旨：“排宴。”款待贾氏。妲己居上，贾氏居下，传杯共饮。酒不过三、五巡，宫宦启娘娘：“驾到！”贾氏着忙，奏曰：“娘娘将妾身置于何地？”妲己曰：“姐姐，不妨，可往后宫避之。”贾氏果进后宫。妲己接驾至殿上。纣王见有筵席，问曰：“卿与何人饮酒？”妲己奏曰：“妾身陪武成王夫人贾氏饮酒。”纣王曰：“贤哉妲己！”传旨：“换席。”纣王与妲己把盏。妲己曰：“陛下可曾见贾氏之容貌乎？”纣王曰：“卿言差矣。君不见臣妻，礼也。”妲己曰：“君故不可见臣妻，今贾氏乃陛下国戚，武成王妹子现在西宫，既为内戚，见亦何妨。外边小民，姑夫、舅母共饮，乃常事耳。陛下暂请出宫，别殿少憩。待妾诓贾氏上摘星楼，那时驾临，使贾氏不能回避。贾氏果然天姿国色，万分妖娆。”纣王大喜，退于偏殿。且说妲己来请贾氏，贾氏谢恩告出。妲己曰：“一年一会，今与姐姐往摘星楼看景一会，何如？”贾氏不敢违命，只得相随往摘星楼来。诗曰：

妲己设计陷忠贞，贾氏楼前命自湮。

名节已全清白信，简编凛烈有谁伦。

妲己携贾氏上得楼来，行至九曲栏杆，望一下看，只见蛭盆内蛇蝎狰狞，骷髅白骨，堆堆垛垛，着实难看；酒池中悲风凛凛，

肉林下寒气侵侵。贾氏对妲己曰：“启娘娘：此楼下设此池沼、坑穴，为何？”妲己曰：“宫中大弊难除，故设此刑，名曰蚕盆。宫人有犯者，剥衣缚身，送下此坑，喂此蛇蝎。”贾氏听罢，魂不附体。妲己传旨：“摆上酒来！”贾氏告辞：“决不敢领娘娘盛意！”妲己曰：“我晓的你还要往西宫去；略饮数杯，也是上楼一番。”贾氏只得依从。且不说贾氏在楼。且说西宫黄妃差官打听，贾夫人入宫朝贺，姑嫂骨肉只此一年一会。黄妃倚宫门而候。差官回覆曰：“贾夫人随苏娘娘上摘星楼去了。”黄妃大惊：“妲己乃妒忌之妇，嫂嫂为何随此贱人？”忙差官往楼下打听。

话说妲己、贾氏正饮酒时，宫人来报：“驾到！”贾氏着忙。妲己曰：“姐姐莫慌，请立于栏杆外边；等驾见毕，姐姐下楼，何必着忙。”果然贾氏立在栏杆外边。纣王上楼，妲己礼毕。纣王坐下，故问曰：“栏杆外立者何人？”妲己曰：“武成王夫人贾氏。”贾氏出笏见礼。妲己曰：“赐卿平身。”贾氏立在一旁，纣王偷睛观看贾氏姿色，果然生成端正，长就娇容。昏君传旨：“赐坐。”贾氏奏曰：“陛下、国母，乃天下之主，臣妾焉敢坐。臣妾该万死！”妲己曰：“姐姐坐下何妨。”纣王曰：“御妻为何称贾氏为姐姐？”妲己曰：“贾夫人与妾一拜姊妹，故称姐姐，乃是皇姨，便坐下何妨。”贾氏自思：“今日入了苏妲己圈套……”贾氏俯伏奏曰：“臣妾进宫朝贺，乃是恭上，陛下亦合礼下。自古道：‘君不见臣妻，礼也。’愿陛下赐臣妾下楼，感圣恩于无极矣！”纣王曰：“皇姨谦而不坐，朕立奉一杯，如何？”贾氏面红赤紫，怒发冲霄，自思：“我的丈夫何等之人！我怎肯今日受辱！”贾氏料今日不能全生。纣王执一杯酒，笑容可掬来奉贾氏。贾氏已无退处，用手抓杯，望纣王劈面打来，大骂：“昏君！我丈夫与你挣江山，立

奇功三十余场，不思酬功；今日信苏妲己之言，欺辱臣妻。昏君！你与妲己贱人不知死于何地！”纣王大怒，命左右：“拿了！”贾氏大喝曰：“谁敢拿我！”转身一步，走近栏杆前，大叫曰：“黄将军！妾身与你全其名节！只可怜我三个孩儿，无人看管！……”这夫人将身一跳，撞下楼台，粉骨碎身。有诗为证，诗曰：

朝贺中宫起祸殃，夫人贞洁坠楼亡。

纣王失政忘君道，烈妇存诚敢自凉。

西伯漫言招国瑞，殷商又道失金汤。

三三两两兵戈动，八百诸侯起战场。

话说纣王见贾氏坠楼而死，好懊恼，平地风波，悔之不及。

且说黄妃的差官打听信息，忙报西宫：“启娘娘：其祸不浅！”黄妃曰：“有什么祸事？”差官报道：“贾夫人坠了摘星楼，不知何故。”黄妃大哭曰：“妲己泼贱！与吾兄有隙，今将吾嫂嫂陷害无辜……”黄妃步行往摘星楼下，径上楼，指定纣王骂曰：“昏君！你成汤社稷亏谁！我兄与你东拒海寇，南战蛮夷。掌兵权，一点丹心；助国家，未敢安枕。我父黄滚镇守界牌关，训练士卒，日夕劳苦。一门忠烈，报国忧民。今元旦，遵守朝廷国礼，进宫朝贺，乃敬上守法之臣。任信泼贱，诬彼上楼。昏君！你爱色不分纲常，绝灭彝伦！你有辱先王，污名简册！”黄妃把纣王骂得默默无言。又见妲己侧坐，黄妃指妲己骂曰：“贱人！你淫乱深宫，蛊惑天子。我嫂嫂被你陷身坠楼，痛伤骨髓！”赶上前，一把抓住妲己。黄妃原有气力，乃将门之女，把妲己拖翻在地，捺在尘埃，手起拳落，打了二三十下。妲己虽然是妖怪，见纣王坐在上面，有本事也不敢用出，只叫：“陛下救命！”纣王看着黄妃打妲己，心有偏向，上前劝解。纣王曰：“不管妲己事。你嫂嫂

触朕自愧，故投楼下，与妲己无干。”黄妃急攘之间，不暇检点，回手一拳，误打着纣王脸上，“好昏君！你还来替贱人遮掩！打死了妲己，与嫂嫂偿命！”纣王大怒：“这贱人反将朕打一拳！”一把抓住黄妃后鬓，一把抓住宫衣拎起来，纣王力大，望摘星楼下一摔，——可怜：香消玉碎佳人绝，粉骨残躯血染衣！纣王摔了黄妃下楼，独坐无言，心下甚是懊恼，只是不好埋怨妲己。

且说贾氏侍儿随夫人往宫朝贺，只在九间殿等候，到下晚也不见出来。只见一内侍问曰：“你们是哪里的侍儿？”答曰：“我们是武成王府里的；随夫人朝宫，在此伺候。”内侍曰：“你夫人坠了摘星楼；黄娘娘为你夫人辨明，反被天子摔下楼，跌得粉骨碎身。你们快去罢！”侍儿听说，急急回王府来。武成王在内殿同弟黄飞彪、飞豹，黄明、周纪、龙环、吴谦、黄天禄、天爵、天祥三子，元旦良辰欢饮。只见侍儿慌张来报：“千岁爷：祸事不小！”飞虎曰：“有什么事，报得这等凶？”侍儿跪禀曰：“夫人进宫，不知何故，坠了摘星楼；黄娘娘被纣王摔下楼来跌死了！”黄天禄十四岁，天爵十二岁，天祥七岁，听得母亲坠楼而亡，放声大哭。有诗为证，诗曰：

忽闻凶报满门惊，子哭儿啼泪若倾。

烈妇有恩虽莫负，忠君无愧更当诚。

左观四友俱怀忿，右睹三男苦痛心。

回首不堪重悒悒，伤心只有夜猿鸣。

话说飞虎听得此信，无语沉吟；又见三子哭得酸楚。黄明曰：“兄长不必踌躇。纣王失政，大变人伦。嫂嫂进宫，想必昏君看见嫂嫂姿色，君欺臣妻，此事也是有的。嫂嫂乃是女中丈夫，兄长何等豪杰，嫂嫂守贞洁，为夫名节，为子纲常，故此坠楼而死。

黄娘娘见嫂嫂惨死，必定向昏君辩明。纣王溺爱偏向，把娘娘摔下楼。此事再无他议，长兄不必迟疑。‘君不正，臣投外国。’想吾辈南征北讨，马不离鞍，东战西攻，人不脱甲，若是这等看起来，愧见天下英雄，有何颜立于人世！君既负臣，臣安能长仕其国。吾等反也！”四人各上马，持利刃，出门而走。飞虎见四人反了，自思：“难道为一妇人，竟负国恩之理。将此反声扬出，难洗清白……”黄飞虎急出府，大叫曰：“四弟速回！就反也要商议往何地方？投于何主？打点车辆，装载行囊，同出朝歌。为何四人独自前去！”四将听罢，回马，至府下马，进了内殿。黄飞虎持剑在手，大喝曰：“黄明等！你这四贼，不思报本，反陷害我合门之祸，我家妻子死于摘星楼，与你何干！你等口称‘反’字，黄氏一门七世忠良，享国恩二百余年，难道为一女人造反。你借此乘机要反朝歌而图掳掠，你不思金带垂腰，官居神武，尽忠报国，而终成狼子野心，不绝绿林本色耳！”骂的四人默默无语。黄明笑曰：“长兄，你骂得有理，又不是我们的事，恼他怎的！”四人在旁，抬一桌酒吃，四人大笑不止。黄飞虎心下如火燎一般，又见三子哭声不绝，听得四人抚掌欢欣，黄飞虎问曰：“你们哪些儿欢喜？”黄明曰：“兄长家下有事挠心，小弟们心上无事。今元旦吉辰，吃酒作乐，与你何干？”飞虎气不过，恼曰：“你见我有事，反大笑，这是怎么说？”周纪曰：“不瞒兄说，笑的是你。”飞虎道：“有什么事与你笑？我官居王位，禄极人臣，列朝班身居首领，披蟒腰玉，有何事与你笑？”周纪曰：“兄长，你只知官居首领，显耀爵禄，身北蟒袍。知者说仗你平生胸襟，位至尊大；不知者，只说你倚嫂嫂姿色，和悦君王，得其富贵。”周纪道罢，黄飞虎大叫一声：“气杀我也！”传家将：“收拾行囊，

打点反出朝歌！”黄飞彪见兄反了，点一千名家将，将车辆四百，把细软、金银珠宝装载停当。飞虎同三子、二弟、四友，临行曰：“我们如今投哪方去？”黄明曰：“兄长岂不闻‘贤臣择主而仕’，西岐武王，三分天下，周土已得二分，共享安康之福，岂不为美。”周纪暗思：“方才飞虎反，是我说将计反了；他若还看破，只怕不反。不若使他个绝后计，再也来不得……”周纪曰：“此往西岐，出五关，借兵来朝歌城，为嫂嫂、娘娘报仇，此还是迟着。依小弟愚见，今日就在午门会纣王一战，以见雌雄。你意下如何？”黄飞虎心下昏乱，随口答应曰：“也是。”大抵天道该是如此。飞虎金装盔甲，上了五色神牛。飞彪、飞豹同三侄，龙环、吴谦并家将，保车辆出西门。黄明、周纪同武成王至午门。天色已明。周纪大叫：“传与纣王，早早出来，讲个明白。如迟，杀进宫阙，悔之晚矣！”纣王自贾氏身亡，黄妃已绝，自己悔之不及，正在龙德殿懊恼，无可对人言说。直到天明，当驾官启奏：“黄飞虎反了，现在午门请战。”纣王大怒，借此出气，“好匹夫！焉敢如此欺侮朕躬！”传旨：“取披！”九吞八扎，点护驾御林军，上逍遥马，提斩将刀，出午门，怎见得：

冲天盔，龙蟠凤舞；金锁甲，叩就连环。九龙袍，金光晃目；护心镜，前后牢拴。红挺带攒成八宝，鞍鞅北竹节钢鞭。逍遥马追风逐日，斩将刀定国安邦。只因天道该如此，至使君臣会战场。

黄飞虎虽反，今日面君，尚有愧色。周纪见飞虎愧色，在马上大呼：“纣王失政，君欺臣妻，大肆狂悖！”纵马使斧，来取纣王。纣王大怒，手中刀急架相还。黄明走马来攻。黄飞虎口里虽不言，心中大恼曰：“也不等我分清理浊，他二人便动手杀将起

来!”飞虎只得催开神牛，一龙三虎杀在午门。怎见得，有诗为证：

虎斗龙争在午门，纣王无道败彝伦。

眼前贤士归明主，目下黎民叛远村。

三略有人空执法，五关无路可留阍。

忠孝至今传万载，独夫遗臭枉称尊。

君臣四骑，杀三十回合。纣王刀法展开，其势真如虎狼。三员大将使开枪斧，纣王抵敌不住，刀尖难举，马往后坐，将刀一掩，败进午门。黄明要赶，飞虎曰：“不可。”三骑遂出西门，来赶家将，一同行走，过孟津。不表。

且说纣王败至大殿坐下，懊悔不及。都城百姓官员已知武成王反了，家家闭户，路少人行。又闻天子大战黄飞虎，百官忙入朝，见纣王问安，曰：“黄飞虎因何事造反？”天子怎肯认错，乃曰：“贾氏进宫朝贺，触忤皇后，自己坠楼而死。黄妃倚仗伊兄，恃强殴辱正宫，推跌下楼，亦是误伤。不知黄飞虎自己因何造反，杀入午门，深属不道！诸臣为朕作速议处！”百官听纣王言说，皆默默无语，莫敢先立意见。正沉思间，探事马报进午门曰：“闻太师征东海奏凯回兵。”百官大喜，齐辞朝上马，出郭迎接。只见人马远远行至，中军官报入营中曰：“启太师：百官辕门迎接。”闻太师曰：“众官请回，午门相会。”众官进城至朝门，见闻太师骑墨麒麟来至，众官躬身。太师曰：“列位请了！”众官同进朝，见天子，行礼毕起身，不见武成王，太师心下疑惑，奏曰：“武成王为何不来随朝？”王曰：“黄飞虎反了。”太师惊问：“为何事反？”纣王曰：“元旦贾氏进宫，朝贺中宫，触犯苏后，自知罪戾，负愧坠楼而死，此是自取。西宫黄妃听知贾氏已死，忿怒上楼，

毁打苏后，辱朕不堪；是朕怒起相攘，误跌下楼，非朕有意。不知黄飞虎辄敢率众杀入午门，与朕对敌，幸而未遭毒手，今已拥众反出西门。朕正在此沉思，适太师奏捷，乞与朕擒来，以正国法！”太师听罢，厉声言曰：“此一件事，据老臣愚见，还是陛下有负于臣子！黄飞虎素有忠君爱国之心，今贾氏进宫朝贺，此臣下之礼，岂有无故而死！况摘星楼乃陛下所居，与中宫相间，贾氏因何上此楼，其中必有主使、引诱之人，故陷陛下于不义。陛下不自详察，而有辱此贞洁之妇。黄娘娘见嫂死无辜，必定上楼直谏，陛下亦不能容受，溺爱偏向，又将黄娘娘摔跌下楼。致贾氏忿怨死，黄娘娘遭冤，实君有负臣子，与臣下何干。况语云：‘君不正则臣投外国。’今黄飞虎以报国赤衷，功在社稷，不能荣子封妻，享久长富贵，反致骨肉无辜惨死，情实伤心。乞陛下可赦黄飞虎一概大罪，待臣追赶飞虎回来，社稷可保，家国太平。”百官在旁，齐言：“太师处之甚明，无不钦服。望陛下速降敕旨，大事定矣！”闻太师又曰：“此是天子负臣，故当赦宥。若果飞虎有负君之处，只怕老臣一时之见，还有礼当说者，即行商议，不可有误国事。”班中闪一员官，乃下大夫徐荣出见。闻太师曰：“大夫有何议论？”荣曰：“太师所言，虽是天子负臣，黄飞虎也有忤君之罪。”太师曰：“大夫何以见得？”荣曰：“君欺臣妻，天子负臣；不顾恩爱，摔死黄娘娘，也是天子失政。黄飞虎岂得率众杀入午门，声言天子之罪，与天子在午门大战，臣节全无，故武成王也有不是。”闻太师听说，乃对诸大臣曰：“今诸臣朦胧，只谈天子之过，不言飞虎之逆。”乃传令吉立、余庆：“快发飞檄传临潼关、佳梦关、青龙关三路总兵，不可走了反叛；待老臣赶去拿来，以正大法！”不知凶吉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闻太师驱兵追袭

诗曰：

忠良去国运将灰，水旱频仍万姓灾。

贤圣太师旋斗柄，奸谗妖孽丧盐梅。

三关漫道能留辔，四径纷纭唱草莱。

空把追兵迷白日，彼苍定数莫相猜。

话说闻太师驱兵追赶，出西门，一路上旗幡招展，锣鼓齐鸣，喊声大作。不表。

且说黄家父子、兄弟过了孟津，渡了黄河，行至浞池县。县中镇守主将张奎。黄飞虎知张奎厉害，不敢穿城而走，从城外过了浞池，径往临潼关来。家将徐徐行至白莺林，只听得后面喊声大作，滚滚尘起。飞虎回头一看，却是闻太师的旗号，随后赶来。飞虎俯鞍叹曰：“闻太师兵来，如何抵敌！吾等束手待毙而已。”飞虎见三子天祥年方七岁，坐在马上，飞虎暗暗嗟叹：“此子幼稚无知，你得何罪，也逢此难。”家将来报：“启千岁：左边有一枝人马到了。”飞彪看时，乃青龙关张桂芳人马。又报：“佳梦关魔家四将从右边来了。”又见正中间临潼关总兵官张凤兵来。黄飞虎见四面人马俱来，自思不能逃脱，长吁一声，气冲霄汉。

且说青峰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因神仙犯了杀戒，玉虚宫止讲，待子牙封过神方上昆仑，因此闲游五岳。一日往临潼关过，被武成王怨气掣开真人足下祥光。真人拨开云彩，往下一观，

“原来是武成王有难，贫道不行护救，谁为拔济！”真人命黄巾力士：“将吾混元幡遮下，把黄家父子移到僻静山中去；待贫道退了朝歌人马，打发他出关。”黄巾力士领法旨，用混元幡一罩，将黄家父子尽移往深山去了，踪迹全无。且说闻太师大兵赶至中途，前哨报：“青龙关总兵官张桂芳听令。”太师传将令：“来。”桂芳行至军前，欠身躬候。太师问曰：“黄飞虎反出朝歌，此必由关隘，你可曾见否？”桂芳答曰：“末将不曾见。”太师曰：“速回，谨防关隘，不得迟误。”桂芳得令，去讫。又报：“佳梦关魔家四将听令。”太师命：“令来。”四天王步行至军前，口称：“太师，甲冑在身，不能全礼。”太师道：“黄飞虎曾往佳梦关来否？”四将答曰：“不曾见。”太师传令：“速回佳梦关守甕，协同捉贼。”四将得令，去讫。又报：“临潼关首将张凤听令。”太师命：“令来。”至骑前行礼。太师曰：“老将军，叛贼黄飞虎曾往关上来否？”张凤欠身答曰：“不曾见。”闻太师令回兵，用心防守。张凤得令，去讫。且说太师坐在骑上暗思：“俱道飞虎既出西门，过孟津，为何不见？三处人马撞来，俱言不曾见。异哉！异哉！也罢，待吾将人马驻扎在此，看他往哪里来？”且说清虚道德真君在空中看闻太师驻兵不动，真君曰：“若不把闻仲兵退回去，黄飞虎怎的出得五关？”真人遂将葫芦盖去了，倒出神砂一捏，望东南上一洒。法用先天一气，炉中炼就玄功。少时间，闻太师军政官来报：“启太师：武成王领家将倒杀往朝歌去了。”太师闻报，传令：“回兵。”慌忙赶杀，径奔渰池，一路上果见前边一伙人，簇拥飞走。太师催动三军，赶过了孟津。按下不表。

且说真君在云里命黄巾力士把混元幡移出大道，黄家父子兄弟在马上如醉方醒，如梦方觉，个个马上揉眉擦眼，定睛看时，

四路人马去得影迹无踪。黄明叹曰：“吉人自有天相。”飞虎忙问众弟兄：“方才人马俱不知往哪里去了，乘此时速行，过临潼关方好。”众将听令，速速策马前行。来至临潼关，见一枝人马扎住团营，阻住去路。黄飞虎令车辆暂停，正要上前打听，只听得炮声响处，呐喊摇旗。飞虎坐在五色神牛上，只见总兵张凤全妆甲冑，八扎九吞。怎见得：

凤翅盔，黄金重；柳叶甲红袍控。束腰八宝紫金厢，绒绳双叩梅花镜。打将钢鞭如豹尾，百炼锤起寒云迸。斩将刀举似秋霜，马走临崖当取胜。大红幡上树威名，坐镇临潼将张凤。

话说张凤听报，黄飞虎领众已至关前。张凤上马，来至军前，大呼曰：“黄飞虎出来答话！”武成王乘神牛至营前，欠身，口称：“老叔，小侄乃是难臣，不能全礼。”张凤曰：“黄飞虎，你的父与我一拜之交，你乃纣王之股肱，况是国戚，为何造反，辱没宗祖。今汝父任总帅大权，汝居王位，岂为一妇人而负君德。今日反叛，如鼠投陷阱，无有升腾，即老拙闻知，亦惭愧无地，真是可惜！听我老拙之言，早下坐骑受缚，解送朝歌，百司有本，当殿与你分个清浊，辨其罪戾；庶几纣王姑念国戚，将往日功劳，赎今日之罪，保全一家生命。如迷而不悟，悔之晚矣！”黄飞虎告曰：“老叔在上：小侄为人，老叔尽知。纣王荒淫酒色，听奸退贤，颠倒朝政，人民思乱久矣。况君欺臣妻，逆礼悖伦，杀妻灭义。我兵平东海，立大功二百余场。定天下，安社稷，沥胆披肝；治诸侯，练士卒，神劳形瘁，有所不恤。天下太平，不念功臣，反行不道，而欲使臣下倾心难矣。望老叔开天地之心，发慈悲之德，放小侄出关，投其明主。久后结草衔环，补报不迟。不

识尊叔意下何如？”张凤大怒：“好逆贼！敢出此污蔑之言，欺吾老迈！”手起一刀砍来。黄飞虎将手中枪架住，“老叔息怒。我与老叔皆是一样臣子，倘老叔被屈，必定也投他处，总是一般。从来有言：‘君不正，臣投外国。’礼之当然。老叔何苦认真，不行方便。”张凤大喝曰：“好反贼！焉敢巧舌！”又一刀劈来。飞虎大怒，纵骑挺枪。牛马相交，刀枪并举。战三十回合，张凤力怯，拨马便走，飞虎逞势赶来。张凤闻脑后铃响，料飞虎赶来，鸟翅环北下刀，揭开战袍，取百炼锤，将紫绒绳理得停当，发手打来。怎见得好锤：

圆的好，冰盘大，碗口小。神见愁，鬼见怕；伤人心，碎人脑；断筋骨，真稀少。顺手轻持百炼锤，暗带随身人不晓。大将逢着命难逃，着重人亡并马倒。

话说张凤回马一锤打来，黄飞虎见锤将近，用宝剑往上一掠，将绳截为两断，收了张凤百炼锤。张凤败进帅府，黄飞虎也不追赶，命家将将车辆围绕营中，就草茵而坐，与众弟兄商议出关之策。

且说张凤败进关，坐在殿上，自思：“黄飞虎勇贯三军，吾老迈安能取胜。倘然走了，吾又得罪于天子。”叫：“萧银在哪里？”萧银上殿，见张凤曰：“末将听令。”张凤曰：“黄飞虎力敌万夫，又收我百炼锤，似不可以力敌。你可黄昏时候，传长箭手三千，至二更时分，领至大营，听梆子响，一齐发箭，射死反贼；将首级献上朝歌请功，方保无虞。”萧银领令出府，乃自忖曰：“黄将军昔在都城，我在他麾下，荷蒙提携，奖荐升用将职，未曾以不肖相看，今点临潼副将，我岂敢忘恩，忍令恩主一门反遭横祸，我心安忍！”萧银遂改妆束，暗出行营，黑地潜行，来至黄飞虎

营前问曰：“可有人么？”巡营军曰：“你是何人？”萧银答曰：“我原是老爷门下萧银，特来报机密重情。”巡营军急进营报知。飞虎命：“速令进见。”萧银黑地参见，下拜曰：“末将乃旧门下萧银，蒙老爷点发临潼关；今日张凤密令末将二更时，带领攒箭手，射死老爷满门，将首级献上朝歌请功。末将自思，岂肯欺心，有伤天道！故此改妆，先来报知。”飞虎听毕，大惊曰：“多感将军盛德！不然黄门老少死于非命矣。实系再生之恩，何时能报。为今之计，事属燃眉，将军何以救我？”萧银曰：“大王速上马，领车辆杀出临潼关，末将开关等候。事不宜迟，恐机泄有误。”飞虎等急忙上骑，各持兵器，喊声杀来，势如虎猛。时方初更，未及二鼓，士卒皆未有备。萧银开了栓锁，黄家众将一拥杀出关门去了。且说张凤正坐厅上，忽报：“黄家众将闯关杀出去了！”张凤厉声叫苦曰：“是我错用了人！萧银乃黄飞虎旧将，今日串同黄飞虎斩关落锁而去，情殊可恨！”张凤急上马提刀来赶飞虎，不防萧银乘马隐在关旁，听得马铃响处，料是张凤来赶，不期果然。张凤走马方出关门，萧银一戟刺张凤于马下。有诗为证，诗曰：

凛凛英才汉，堂堂忠义隆。

只因飞虎反，听令发千弓。

知恩行大义，落锁放雕笼。

戟刺张凤死，辅佐出临潼。

话说萧银杀了张凤，走马来赶，大叫：“黄老爷慢行！末将萧银已刺死了张凤，大王前途保重！末将如今将临潼关扎板下了，命兵卒将土壅塞，恐有追兵赶来，再去了土板，可以羁滞时候。及至来时，大王去之已远。此一别又不知何日再睹尊颜！”飞虎称谢曰：“今日之恩，不知甚日能报！”彼此各分路而别。后来

萧银要会在“十绝阵”内。此是后话。不表。

且说黄飞虎离了临潼，八十余里，行至潼关。潼关守将陈桐有探马报到：“黄飞虎同家将至关，扎住了行营。”陈桐笑曰：“黄飞虎，你指望成汤王位坐守千年，一般也有今日！”传令：“将人马排开，鹿角阻住咽喉。”陈桐全身披挂，结束整齐，打点擒拿飞虎。且说黄飞虎扎住行营，问：“守关主将何人？”周纪曰：“乃是陈桐。”黄飞虎半晌不言，长吁曰：“昔陈桐在我麾下，有事犯吾军令，该枭首级，众将告免，后来准立功代罪；今调任在此，与吾有隙，必报昔日之恨。如何处治？……”正沉思间，只听外边呐喊之声甚急。飞虎上了神牛，提枪至营前。只见陈桐耀武扬威，用戟指曰：“黄将军请了！你昔享王爵，今日为何私自出关？吾奉太师将令，久候多时。乞早早下马，解返朝歌，免生他说。”飞虎曰：“陈将军差矣！盈虚消息，乃世间长情。昔日你在吾麾下，我并无他心，待如手足；后来犯罪，是你自取，吾亦听众人而免你之罪，立功自赎，我亦不为无恩。今当面辱吾，莫非欲报昔日之恨耶？快放马来，你三合赢得我，便下马受缚。”言罢，摇枪直取。陈桐将画戟相迎。二骑相交，双兵共举，一场大战。则杀的——赞曰：

四下阴云惨惨，八方杀气腾腾。长枪闪得亮如银，画戟幡摇摆动。枪挑前心两胁，戟刺眼角眉丛。咬牙切齿面皮红，地府天关摇动。

话说二将拨马，往来冲突，二十回合。陈桐非飞虎敌手，料不能胜，掩一戟拨马就走。飞虎怒气骀空，大喝一声：“决拿此贼以泄吾恨！”往前赶来。陈桐闻脑后鸾铃响处，料是飞虎赶来，北下画戟，取火龙标掌在手中。此标乃异人秘授，出手烟生，百

发百中。一标打来，飞虎叫声：“不好！”躲不及，一标从胁下打来。可怜：万丈神光从此灭，将军撞下战驹来。诗曰：

标发飞烟焰，光华似异珍。

逢将穿心过，中马倒埃尘。

安邦无价宝，治国正乾坤。

今日伤飞虎，万死落沉沦。

黄飞虎被火龙标打下五色神牛。黄明、周纪见主将落骑，催马向前，大喝曰：“勿伤吾主，待吾来也！”两骑马、两柄斧飞来直取，陈桐将画戟急架相还。飞彪将飞虎救回时，已是死了。二将战陈桐，恨不得将陈桐碎尸万段。陈桐掩一戟就走，二将为飞虎报仇，催马赶来。陈桐又发标打来，把周纪一标，将颈子打通，落马。陈桐勒回马欲取首级，早被黄明马到，力战陈桐。陈桐见已胜二人，便回军掌鼓进营去了。

且说飞彪把飞虎尸骸救回，三子见父死大哭，黄明将周纪也停在荒郊草地，众家将无不伤感。众将见死了二人，心下无谋，前无所往，退无所归，羊触藩篱，进退两难，正在慌乱之间。不表。

话说青峰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正在碧云床运元神，忽心下一惊，道人袖里捏指一算，早知黄飞虎有厄，道人忙命白云童儿：“请你师兄来。”白云童子即时请出一位道童，生的身高九尺，面似羊脂，眼光暴露，虎形豹走；头挽抓髻，腰束麻绦，脚登草履，至云榻前下拜，口称：“师父，唤弟子哪壁使用？”真君曰：“你父亲有难，你可下山走一遭。”黄天化答曰：“师父，弟子父亲是谁？”真君曰：“你父乃武成王黄飞虎是也；今在潼关，被火龙标打死。着你下山，一则救父，二则你子父相逢，久后仕周，

共扶王业。”天化听罢曰：“弟子因何到此？”真君曰：“那一年，我往昆仑山来，脚踏祥云，被你顶上杀气入云霄，阻我云路。我看时，你才三岁。见你相貌清奇，后有大贵，故此带你上山，今已十三载了。你父亲今日有难，该我救他。我故教你前去。”真君先把花篮儿与天化拿了，又将一口剑付与，吩咐：“速去救父。”天化方欲问故，真君曰：“若会陈桐，须得……如此如此，方可保你父出潼关。不许你同往西岐，可速回来，终有日相会。”天化领师父严命，叩头下山。出了紫阳洞，捏了一撮土，望空中一撒，借土遁往潼关来，迅速如风。父子相逢，潼关大战。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黄天化潼关会父

诗曰：

五道玄功妙莫量，随风化气涉沧茫。

须臾历遍阎浮世，顷刻遨游泰岳邙。

救父岂辞劳顿苦，诛讎不怕勇心狼。

潼关父子相逢日，尽是岐周美栋梁。

话说黄天化藉土遁，倏尔来至潼关，落下埃尘，时方五更。只见一簇人马围绕，一盏灯高挑空中，又听得悲悲切切哭泣之声。天化走至一簇人前，黑影内有人问曰：“你何人，来此探听军情？”天化答曰：“贫道乃青峰山紫阳洞炼气士是也，知你大王有难，特来相救。快去通报。”家将闻言，报知二爷。飞彪急出营门，灯下观看，见一道童，着实齐整。怎见得，《西江月》为证：

顶上抓髻灿烂，道袍大袖迎风，丝绦叩结按离龙，足下麻鞋珍重。花篮内藏玄妙，背悬宝剑锋凶，潼关父子得相逢，方显麒麟有种。

话说黄飞彪出来迎请道童，一见举止色相，恍如飞虎，飞彪忙请里面相见。那道童进得营中，与众将见毕，飞彪问曰：“道者此来，若救得家兄，实乃再生父母！”道童曰：“黄大王在哪里？”飞彪引道童来看。走至后营，见飞虎卧在毡毯上，以面朝天，形如白纸，闭目无言。黄天化看见脸黄，暗暗叹曰：“父亲，你名

在何方？利在何处？身居王位，一品当朝，为甚来由，这等狼狈！”天化见还有一个睡在旁边，天化问曰：“那一位是谁？”飞彪曰：“是吾结义兄弟，也被陈桐飞标打死的。”天化命：“涧下取水来。”不一时，水到。天化在花篮中取出仙药，用水研开，把剑撬开上下牙关，灌入口内，送入中黄，走三关，透四肢，须臾转八万四千毛窍；又用药搽在伤眼上。有一个时辰，只见黄飞虎大叫一声：“疼杀吾也！”睁开双目，只见一个道童坐在草茵之上。飞虎曰：“莫非冥中相会？如何有此仙童？”飞彪曰：“若非道者，长兄不能回生。”飞虎听罢，遂起身拜谢曰：“飞虎何幸，今得道长怜悯，垂救回生！”黄天化垂泪，跪在地上曰：“父亲，吾非别人，是你三岁在后花园不见的黄天化。”飞虎与众人听罢，惊讶曰：“原来是天化孩儿前来救我！不觉又是十有三年。”飞虎问天化曰：“我儿，你在哪座名山学道？”天化泣而言曰：“孩儿在青峰山紫阳洞；吾师是清虚道德真君，见孩儿有出家之分，把我带上高山，不觉十有三载。今见三个兄弟，又见二位叔叔，周纪也救得返本还原，一家相聚。”天化前后一看，却不见母亲贾氏。天化原是圣神，性如烈火，一时面发通红，向前对飞虎曰：“父亲，你好狠心！”把牙一咬。飞虎曰：“我儿，今日相逢，何故突发此言？”天化曰：“父亲既反朝歌，兄弟却都带来，独不见吾母亲，何也？她是女流，倘被朝廷拿问，露面抛头，武成王体面何在？”飞虎闻说，顿足泪流，哭曰：“我儿言之痛心！父亲我为何事而反？为你母亲元旦朝贺苏后，因君欺臣妻，你母亲誓守贞洁，辱君自坠摘星楼而死。你姑娘为你母亲直谏，被纣王摔下楼来，跌得粉骨碎身，俱死非命。今苦不胜言。”天化听罢，大叫一声，气死在地。慌坏众人，急救苏醒时，天化满眼垂泪，哭得如醉如痴，大叫曰：

“父亲！孩儿也不去青峰山上学道，且杀到朝歌，为母亲报仇！”咬牙切齿正哭，忽报：“陈桐在外请战。”飞虎听报，面如土色。天化见父慌张，忙止泪答曰：“父亲出去，有孩儿在此，不妨。”飞虎只得上了五色神牛，金装铠甲，出得营来，叫曰：“陈桐，还吾夜来一标之仇！”陈桐见飞虎宛然无恙，心下大疑，又不敢问，只得大叫曰：“反臣慢来！”飞虎曰：“匹夫！你将标打我，岂知天不绝吾！”纵牛摇枪，直取陈桐，陈桐将戟急架相还。二骑相交，大战十五回合。陈桐拨马便走，飞虎不赶。天化叫曰：“父亲，赶这匹夫，有儿在此，何惧之有！”飞虎只得赶将下来。陈桐见飞虎追赶，发标打来。天化暗将花篮对着火龙标，那标尽投花篮内收将去了。陈桐见收了火龙标，大怒，勒回马复来战飞虎。后一人大叫曰：“陈桐匹夫！我来了！”陈桐见一道童助战，“呀！原来是你收我神标，破吾道术，怎肯干休！”纵马摇戟，来挑天化。天化忙将背上宝剑执在手中，照陈桐只一指。只见剑尖上一道星光，有盏口大小，飞至陈桐面上，陈桐首级已落于马下。有诗单道宝剑好处，诗曰：

非铜非铁亦非金，乃是乾元百炼精。

变化无形随妙用，要知能杀亦能生。

话说天化此剑，乃清虚道德真君镇山之宝，名曰“莫耶宝剑”，光华闪出，人头即落。故陈桐逢此剑自绝。陈桐已死，黄明、周纪众将呐一声喊，斩栓落锁，杀散军兵，出了潼关。黄天化辞父归山，拜曰：“父亲同兄弟慢行，前途保重！”飞虎曰：“我儿，你为何不与我同行？”天化曰：“师命不敢有违。”必欲回山。飞虎不忍别子，叹曰：“相逢何太迟，别离须恁早！此一别何时再会？”天化曰：“不久往西岐相会。”父子兄弟洒泪而别。

不说天化回山，且说黄家父子离了潼关八十余里，行至穿云关不远。穿云关守将乃陈桐的兄陈梧守把。败军先已报知，陈梧听得飞虎杀了兄弟，急得三尸神暴躁，七窍内生烟，欲点鼓聚将发兵，为弟报仇。内班中一人言曰：“主将不可造次。黄飞虎乃勇贯三军，周纪等乃熊罴之将；寡不敌众，弱不拒强，二爷勇猛，况已枉死。以愚意观之，当以智擒。若要力战，恐不能取胜，尚有不测。”陈梧听偏将贺申之言，乃曰：“贺将军言虽有理，计将安出？”贺申曰：“须得……如此如此。不用张弓只箭，可绝黄氏一门也。”陈梧大喜，依计而行。传令：“如黄飞虎到关，须当速报。”不一时，有探事马报到：“黄家人马来了。”陈梧传令：“掌金鼓，众将上马，迎接武成王黄爷。”只见飞虎在坐骑上，见陈梧领众将，身不披甲，手不执戈迎来，马上欠身，口称：“大王。”飞虎亦欠背言曰：“难臣黄飞虎，罪犯朝廷，被厄出关，今蒙将军以客礼相待，感德如山！昨又为令弟所阻，故有杀伤。将军若念飞虎受屈，此一去倘有得地，决不敢有忘大恩也。”陈梧在马上答曰：“陈梧知大王数世忠良，赤心报国，今乃是君负于臣，何罪之有。吾弟陈桐，不知分量，抗拒行车，不识天时，礼当诛戮。未将今设有一饭，请大王暂停鸾舆，少纳未将虔意，则陈梧不胜幸甚。”黄明马上叹曰：“一母之子，有愚贤之分；一树之果，有酸甜之别。似这等观之，陈将军胜其弟多矣！”黄家众将听得黄明之言，一齐下马。陈梧亦下马，“请黄大王入帅府。”众人相让，至殿行礼，依次序坐。陈梧传令：“摆上饭来。”飞虎谢曰：“难臣蒙将军盛赐，何以克当！此恩此德，不知何日能报万一耳。”众将用罢饭，飞虎起身，谢陈梧曰：“将军若发好生恻隐之心，敢烦开关，以度蚁命。他日衔环，决不有负。”陈梧带笑，欠身而

言曰：“末将知大王必往西岐，以投明主；他日若有会期，再图报效。今具有鲁酒一杯，莫负末将芹敬。大王勿疑，并无他意。”黄飞虎曰：“将军雅受，念吾俱是武臣，被屈脱难，贤明自是见亮。既陈将军设有盛爱，总不敢辞。”陈梧忙传令：“摆设酒席，奏乐。”宾客交欢，不觉日已沉西。黄飞虎出席告辞：“承蒙雅赐，恩同泰山。难臣若有寸进，决不忘今日之德。”陈梧曰：“大王放心。末将知大王一路行来，未安枕席，鞍马困倦，天色已晚，草榻一宵，明日早行，料无他意。”飞虎自思：“虽是好意，但此处非可宿之地。”又见黄明道：“长兄，陈将军既有高情，明日去也无妨。”黄飞虎只得勉强应承。陈梧大喜。梧曰：“末将当得再陪几杯。恐大王连日困劳，不敢加劝。大王且请暂歇，末将告退，明早再为劝簋。”飞虎深谢，送陈梧出府，命家将把车辆推进府廊下，堆垛起来。家将掌上画烛，众人安歇去讫。都是一路上辛苦，跋涉勤劳，一个个酣睡如雷，各有鼻息之声。黄飞虎坐在殿上，思前想后，兜底上心，长吁一声，叹曰：“天！我黄氏一门，七世商臣，岂知今日如此而做叛亡之客！我一点忠心，惟天可表！只是昏君欺灭臣妻，殊为痛恨！摔死吾妹，切骨伤心！老天呵！若是武王肯容纳我等借兵，定伐无道！”飞虎把牙一咬，作诗一首，诗曰：

七世忠良成画饼，谁知今日入西岐。

五关有路真颠厄，三战无君岂浪思。

飞鸟失林家已破，依人得意念先疑。

老天若遂平生志，洗却从前百事奇。

话说黄飞虎作诗方毕，听得谯楼一鼓，独坐无聊，不觉又是二更催来。飞虎思想：“王府华丽，玩设画堂，锦堆绣阁，何等

富贵，岂知今日置身无地。”又听三更鼓打，飞虎曰：“我今日怎的睡不着！”心下一躁，急了一身香汗。忽听丹墀下一阵风响，怎见得好风，诗曰：

无形无影冷然惊，灭烛穿帘太没情。

送出白云飞去杳，剪残黄叶落来轻。

催骤雨去助舟行，起人愁思恨难平。

猛添无限伤心泪，滴向阶前作雨声。

话说飞虎坐在殿上，三更时候，只听得一阵风响，从丹墀下直旋到殿里来。飞虎见了，毛骨耸然，惊得冷汗一身。那旋风开处，见一只手伸出来，把烛光灭了。听的有声叫曰：“黄将军，妾身并非妖魔，乃是你元配妻贾氏相随至此。你眼前大灾到了！目下烈焰来侵，快叫叔叔起来！将军好生看我三个无娘的孩儿。速起来！我去矣！”飞虎猛然惊觉，那灯光依旧复明。飞虎拍案大叫：“快起来！快起来！”只见黄明、周纪等正在浓睡之间，听得喊声，慌忙爬起，问道：“长兄为何大叫？”飞虎把灭灯听贾氏之言说了一遍。飞彪曰：“宁可信有，不可信无。”黄明走至大门前开门时，其门倒锁。黄明说：“不好了！”龙环、吴谦用斧劈开，只见府前堆积柴薪，浑似柴篷塞挤。慌坏周纪，急唤众家将，将车辆推出。众将上马，方才出得府来，只见陈梧领众将持火把，蜂拥而至，却来迟了些儿。大抵天意，岂是人为。探马报与陈梧曰：“黄家众将出了府门，车辆在外。”陈梧大怒，叫众将曰：“来迟了，快纵马向前！”黄飞虎曰：“陈梧，你昨日高情成为流水，我与你何怨何仇，行此不仁？”陈梧知计已破，大骂曰：“反贼！实指望斩草除根，绝你黄氏一脉，孰知你狡猾之徒，终多苟且。虽然如此，谅你也难出地网天罗！”纵马摇枪，来取黄明。黄

明手中斧对面交还。夜里交兵，两家混战。黄飞虎催开五色神牛，举枪也来战陈梧。陈梧招架刀斧，抵挡枪戟。黄飞虎战不数合，大怒，吼一声，穿心过，把陈梧挑于马下。众将只杀得关内人叫苦，惊天动地，鬼哭神愁。彼时斩栓落锁，杀出穿云关。天色已明，打点往界牌关来。黄明在马上曰：“再也不须杀了。前关乃是太老爷镇守的，乃是自家人。”忙催车辆紧行，有八十余里，看看行至离关不远。

却说界牌关黄滚乃是黄飞虎父亲，镇守此关，闻报长子飞虎反了朝歌，一路上杀了守关总兵，黄滚心下懊恼。探事军报来：“太老爷同二爷、三爷来了。”黄滚急传令：“把人马发三千，布成阵势；将囚车十辆，把这反贼总拿解朝歌！”不知黄家众将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黄飞虎汜水大战

诗曰：

百难千灾苦不禁，奸臣贼子枉痴心。

漫夸幻术能多获，不道邪谋可易侵。

余化图功成画饼，韩荣封拜有差参。

总然天意安排定，说道封神泪满襟。

话说黄滚布开人马，等候儿子来。只见黄明、周纪远远望见一枝人马摆开。黄明对黄飞虎曰：“老爷布开人马，又见陷车，这光景不是好消息。”龙环道：“且见了老爷，看他怎说，再做处治。”数骑向前。飞虎在鞍辔欠身，口称：“父亲，不孝儿飞虎不能全礼。”黄滚曰：“你何人？”飞虎答曰：“我是父亲长子黄飞虎，为何反问？”黄滚大喝一声：“我家受天子七世恩荣，为商汤之股肱，忠孝贤良者有，叛逆奸佞者无。况我黄门无犯法之男，无再嫁之女。你今为一妇人，而背君亲之大恩，弃七代之簪纓，绝腰间之宝玉，失人伦之大体，忘国家之遗荫，背主求荣，无端造反，杀朝廷命官，闯天子关隘，乘机抢掠，百姓遭殃，辱祖宗于九泉，愧父颜于人世，忠不能于天子，孝不尽于父前。畜生！你空为王位，累父餐刀！你生有愧于天下，死有辱于先人！你再有何颜见我！”飞虎被父亲一篇言语说得默默无言。黄滚又曰：“畜生！你可做忠臣、孝子不做忠臣、孝子？”飞虎曰：“父亲此言怎么说？”滚曰：“你要做忠臣、孝子，早早下骑，为父的把你解往朝歌，使我黄滚解子有功，天子必不害我；我得生全，你死还是商臣，为

父还有肖子。畜生！你忠孝还得两全。你不做忠臣、孝子，既已反了朝歌，目中已无天子，自是不忠；你再使开长枪，把我刺于马下，料你必投西土，任你纵横，使我眼不见，耳不闻，我也甘心，你可乐意。庶几不遗我末年披枷带索，死于藁街，使人指曰：“此某人之父，因子造反而致某于此也！”飞虎听罢，在神牛上大叫曰：“老爷不必罪我，与老爷解往朝歌去罢！”方欲下骑，旁有黄明在马上大呼曰：“长兄不可下骑！纣王无道，乃失政之君，不以吾等尽忠辅国为念，古语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国君既以不正，乱伦反常，臣又何心听其驱使！我等出五关，费了多少艰难，十死一生；今听老将军一篇言语，就死于马下无益。可怜惨死，深冤不能表白于天下！”飞虎听的此言有理，在牛上低首不语。黄滚大骂黄明：“你们这伙逆贼！吾子料无反心，是你们这样无父无君、不仁不义、少三纲、绝五常的匹夫唆使，故做出这等事来。在我面前，况且教吾子不要下骑，这不是你等撮弄他！气杀老夫！”纵马抡刀来取黄明。黄明急用斧架开刀曰：“老将军，你听我讲。黄飞虎等是你的儿子，黄天禄等是你的孙子；我等不是你的子孙，怎把囚车来拿我等？老将军，你差了念头！自古虎毒不食儿，如今朝廷失政，大变伦常，各处荒乱，刀兵四起，天降不祥，祸乱已现。今老将军媳妇被君欺辱，亲女被君摔死，沉冤无申；不思为一家骨肉报仇，反解儿子往朝歌受戮。语云：‘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慈，子必参商。’”黄滚大怒，“反贼，巧言舌辨，气杀我！”把刀往黄明劈来。黄明架刀，大叫：“黄老儿！你‘天晴不肯走，只待雨淋头’！你做一世大帅，不识时务，只管把刀来劈我，独不想吾手中斧无眉少目，万一有伤，把老将军一生英名置于乌有。小侄怎敢！”黄滚大怒，纵马舞刀，

飞来直取。周纪曰：“老将军，今日得罪也罢，忍不住了。”黄明、周纪、龙环、吴谦四将，把黄滚围裹垓心，斧戟交加，奔腾战马。黄飞虎在旁，见四将把父亲围住，面上甚有怒色，沉思曰：“这匹夫可恶！我在此，尚把老爷欺侮。”只见黄明大叫曰：“长兄，我等将老爷围住，你们不快快出关，还要等请？”飞豹、飞彪、天禄、天爵，一齐连家将车辆，冲出关去。黄滚见儿子撞出关去，气膻肝腑，跌下马来，随欲拔剑自刎。黄明下马，一把抱住，口称：“老爷何必如此？”黄滚醒回，睁目大骂：“无知强盗！你把我逆子放走了，还要在此支吾！”黄明曰：“末将一言难尽，真是有屈无申。我受你的儿子气，已是无限了。他要反商，我几番苦劝，动不动只要杀我四人。我等没奈何，共议只到界牌关，见了黄将军，设法拿解朝歌，洗我四人一身之怨。末将以目送情，老将军只管说闲话不睬。末将犹恐泄了机会，反为不美。”黄滚曰：“据你怎么讲？”黄明曰：“老将军快上马，出关赶飞虎，只说：‘黄明劝我，‘虎毒不食儿’，你们都回来，我同你往西岐去投见武王。何如？’”黄滚笑曰：“这畜生好言语，反来诱我！”黄明曰：“终不然当真去？此是哄他进关。老将军在府内设饭酒与他吃，我四人打点绳索挠钩，老将军击钟为号，吾等一齐上手，把你三子、三孙俱拿入陷车，解往朝歌。只望老将军天恩，保我等四条金带，感德不浅！”黄滚听罢，叹曰：“黄将军，你原来是个好人。”黄滚忙上马，赶出关来，大呼曰：“我儿！黄明劝我，着实有理。我也自思，不若同你往西岐去罢。”飞虎自忖：“父亲为何有此言语？”飞豹曰：“这是黄明的圈套。我等速回，听其指挥，以便行事。”遂进关入府，拜见父亲。黄滚曰：“一路鞍马，快收拾酒饭，你们吃了，同往西岐去便了。”且说两边忙排酒食上来，黄滚相

陪，饮了四五杯酒，见黄明站在旁边，黄滚把金钟击了数下，黄明听见，只当不知。且说龙环来对黄明说：“如今怎样了？”黄明曰：“你二人将老将军资蓄打点上车，收拾干净。你一把火烧起粮草堆来，我们一齐上马。老将军必定问我，我自有话回他。”二人去讫。黄滚见黄明听钟响不见动手，叫到案旁来，问曰：“方才钟响，你怎的不下手？”黄明曰：“老将军，刀斧手不齐，怎么动得手？倘或知觉走了，反为不美。”且说龙环、吴谦二将，把黄老将军家私都打点上车，就放一把火烧将起来。两边来报：“粮草堆火起！”众人齐上马出关。黄滚叫苦：“我中了这伙强盗的计了！”黄明曰：“老将军，实对你讲：纣王无道，武王乃仁明圣德之君。我们此去借兵报仇。你去就去，你不去便是催督不完，烧了仓廩，已绝粮草，到了朝歌，难逃一死。总不如一同归武王，此为上策。”黄滚沉吟长吁曰：“臣非纵子不忠，奈众口难调。老臣七世忠良，今为叛亡之士。”望朝歌大拜八拜，将五十六两帅印在银安殿，老将军点兵三千，共家将人等，合有四千余人，救灭火光，离了高关。有诗为证，诗曰：

设计施谋出界牌，黄明周纪显奇才。

谁知汜水关难过，怎脱天罗地网灾。

余化通玄多奥妙，法施异宝捉将来。

不是哪吒相接应，焉得君臣破鹿台。

话说黄滚同众人并马而行。黄滚曰：“黄明，我见你为吾子，不是为他，是害了我一门忠义。界牌关外便是西岐，那个不妨；只此八十里至汜水关，守关者乃韩荣，麾下一将余化，此人乃左道，人称他‘七首将军’，此人道法通玄，旗开拱手，马到成功，坐下火眼金睛兽，用方天戟，我们一到，料是个个被擒，决难脱

逃。我若解你往朝歌，尚留我老身一命；今日一同至此，真是荆山失火，玉石俱焚。此正天数难逃，吾命所该。”又见七岁孙儿在马上啼哭，又添惨切，不觉失声道曰：“我等遭此缘继，你得何罪于天地，也逢此诛身之厄！”黄滚一路上不绝口叹息，不觉行至汜水关，安下人马，扎了辕门。

却说韩荣探马报到：“黄滚同武成王反出界牌，兵至关前紮营。”韩荣听罢，低首自思：“黄老将军，你官居总帅；位极人臣，为何纵子反商，不谙事体，其实可笑。”命左右：“擂鼓聚将听用。”诸军参谒毕。韩荣曰：“黄滚纵子造反，兵至此地，必须商议，仔细酌量。”众将领令。那韩荣调人马阻塞咽喉。按下不表。

且说黄滚坐在帐里，看着两边子孙，点首曰：“今日齐整整，两边侍立；到明日不知先少谁人？”众人听着，各有不忿之意。

且说次日余化领令，布开人马，军前搦战。营门官报入。黄滚问：“你们谁去走走？”只见黄飞虎曰：“孩儿前去。”上了五色神牛，提枪在手，催骑向前。见一将生的古怪形容，怎见得，诗曰：

脸似搽金须发红，一双怪眼度金瞳。

虎皮袍衬连环铠，玉束宝带现玲珑。

秘授玄功无比赛，人称“七首”似飞熊。

翠蓝幡上书名字，余化先行手到功。

话说余化一骑向前，此人自不曾会武成王，见来将仪容异相，五柳长髯，飘扬脑后，丹凤眼，卧蚕眉，提金鍔提芦枪，坐五色神牛。余化问曰：“来者何人？”武成王答曰：“吾乃武成王黄飞虎是也。今纣王失政，弃纣归周。汝乃何人？”余化答曰：

“未将未会大王尊颜。大王乃成汤社稷之臣，若论满朝富贵，尽出黄门。何事不足，而作反叛之人？”飞虎曰：“将军之言虽是，各有衷曲，一言难尽。即以君臣之道而论，古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普天下尽知纣王无道，羞于为臣。今又乱伦败德，污蔑纪纲，残贼仁义，不恤士民，天下诸侯，皆知有岐周矣。三分天下，周土已得二分，可见天命有归，岂是人力。吾今只借此关一往，望将军容纳。不才感德无涯。”余化叹曰：“大王此言差矣！未将各守关隘，以尽臣职。大王不反，未将自当远迎。大王今系叛亡，未将与大王成为敌国，岂有放大王出关之理！大王难道此理也不知？我劝大王请速下战骑，俟未将关主解往朝歌，请旨定夺。百司自有本章保奏，念大王平日之功，以赦叛亡之罪或未可知。若想善出此关，大王乃缘木求鱼，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也。”飞虎曰：“五关已出有四，岂在汝这汜水关！敢出言无状，放马来与你见个雌雄。”飞虎举枪，直取余化，余化摇画戟相迎。二兽相交，枪戟并举，一场大战。

二将阵前势无比，立见输赢定生死。

狻猊摆尾斗麒麟，却似苍龙搅海水。

长枪荡荡蟒翻身，摆动金钱豹子尾。

将军恶战不寻常，不至败亡心不止。

话说武成王展放钢枪，使得性发，似一条银蟒裹住余化，只杀的他马仰人翻。余化掩一戟就走，飞虎赶来。追至两肘之地，余化挂下画戟，揭起战袍，囊中取出一幡，名曰：“戮魂幡”。此物是蓬莱岛一气仙人传授，乃左道旁门之物。往空中一举，数道黑气，把飞虎罩住，平空拎得去了，往辕门摔下。众士卒将武成王拿了，余化掌得胜鼓回府。旗门小校飞报守将韩荣曰：“余将

军今日已擒反臣黄飞虎听令。”韩荣传令：“推来！”众士卒将飞虎推至檐前，飞虎立而不跪。荣曰：“朝廷何事亏你，一旦造反？”飞虎笑曰：“似足下坐守关隘，自谓贵职，不过狐假虎威，借天子之威福以弹压此一方耳。岂知朝政得失，祸乱之由，君臣乖违之故？我今既被你所获，无非一死而已，何必多言！”韩荣曰：“吾既守此关隘，擒拿叛逆，不过尽吾职守，吾亦不与你辩。且送下囹圄监候，俟余党尽获起解。”

且说黄滚在营中闻报说飞虎被擒，黄滚叹曰：“畜生！你不听为父之言，可惜这场功劳，落在韩荣手里！”一宿已过，次日来报：“余化请战。”黄滚问：“何人出去？”黄明、周纪曰：“末将愿往。”二将上马，拎斧出营，大呼曰：“余化匹夫！擒吾长兄，此恨怎消！”纵马舞斧来取，余化画戟急架相还。三骑相交，戟斧并举，一场大战。诗曰：

三将昂昂杀气高，征云霭霭透青霄。

英雄勇跃多威武，俊杰胸襟胆量豪。

逆理莫思封拜福，顺时应自得金鳌。

从来理数皆如此，莫用心机空自劳。

说话三将交锋，未及三十回合，余化拨马便走，二将赶来。余化依旧将戮魂幡举起如前，把二将拿去见韩荣。韩荣吩咐：“发下监禁。”不表。

且言探马报入中营：“启元帅：二将被擒。”黄滚低首不言。又报：“余化请战。”黄滚又问：“谁出马？”黄飞彪、飞豹曰：“孩儿愿为长兄报仇。”二将上马，拎枪出营，骂曰：“余化匹夫！以妖法擒吾弟兄三人！”拨马来取。三将又战二十回合，余化拨马败走。飞豹二将亦赶下来，余化也如前法，又把二将拿去见韩

荣，也是送下圈套监候。黄滚闻二将又被擒去，心下十分懊恼。次日又报：“余化请战。”黄滚问曰：“谁再去退战？”帐下龙环、吴谦曰：“终不然畏彼妖法便罢？吾二人愿往。”二将上马，拎戟出营，见余化，气冲斗牛，厉声大叫：“匹夫！将左道之术，擒吾长兄，与贼势不两立！”三马交还，战二十回合，余化依旧败走。二将赶来，亦被余化拿去见韩荣，依旧发下圈套。余化连四阵捉七员将官，韩荣设酒与余化贺功。不表。

话说黄滚在中军，见两边诸将被擒，又见三个孙儿站立在旁，心下十分不忍，点头泪落：“我儿！你年不过十三四岁，为何也遭此厄？”又报：“余化请战。”只见次孙黄天禄欠身曰：“小孙愿为父、叔报仇。”黄滚吩咐曰：“是必小心！”黄天禄上马，提枪出营，见余化曰：“匹夫赶尽杀绝，但不知你可有造化受其功禄！”纵马摇枪直取，余化急架忙迎。二马相交，枪戟并举。黄天禄年纪虽幼，原是将门之子，传授精妙，枪法如神，不分起倒，一勇而进。正是“初生之犊猛于虎”。后人看至此，有枪赞曰：

乾坤真个少，盖世果然稀。老君炉里炼，曾敲十万八千槌。磨塌泰山昆仑顶，战乾黄河九曲溪。上阵不黏尘世界，回来一阵血腥飞。

话说黄天禄使开枪如翻江怪兽，势不可当。天禄见战不下余化，在马上卖一个名解，唤做“丹凤入昆仑”，一枪正刺中余化左腿。余化负痛，落荒便走。天禄不知好歹，赶下阵来。余化虽败，此术尚存，依旧举幡如前，把黄天禄拿去见韩荣，也发下圈套监候。黄飞虎屡见将他黄门人拿来，心上甚是懊恼。忽见次子天禄又拿到，飞虎不觉泪流满面。可怜！正是父子关心，骨肉情切。且不说他父子悲咽，有话难言。再表黄滚闻报次孙被擒，心

中甚是凄惋。想一想，无策可施，“……如今只存公、孙三人，料难出他地网天罗。往前不得出关，去后一无退步。……”黄滚把案一拍，“罢！罢！罢！”忙传令，命家将等，共三千人马，“你们把车辆上金珠细软之物献与韩荣，买条生路，放你们出关。我公、孙料不能俱生。”众家将跪而告曰：“老爷且省愁烦，‘吉人自有天相’，何必如此？”黄滚曰：“余化乃左道妖人，皆系幻术，我何能抵挡？若被他擒获，反把我平昔英名一旦化为乌有。”又见二孙在旁啼泣，黄滚亦泣曰：“我儿，你也不知可有造化，替你哀告韩荣，亦不知他可肯饶你二人。”黄滚把头上盔除下，摘去腰间玉带，解甲宽袍，腰悬玉玦，领着二孙，径往韩荣帅府前来。众官见是黄元帅亲自如此，俱不敢言语。黄滚至府前，对门官曰：“烦你通报韩总兵，只说黄滚求见。”军政官报与韩荣，韩荣曰：“你来也无用了。”忙令军卒分排两旁，众将分开左右，韩荣出仪门，至大门口，只见黄滚缟素跪下，后跪黄天爵、天祥。不知凶吉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飞虎归周见子牙

诗曰：

左道旁门乱似麻，只因昏主起波查。

贪淫不避彝伦序，乱政谁知国事差。

将相自应归圣主，韩荣何故阻行车。

中途得遇灵珠子，砖打伤残枉怨嗟。

话说黄滚膝行军门请罪，见韩荣，口称：“犯官黄滚特来叩见总兵。”韩荣忙答礼曰：“老将军，此事皆系国家重务，亦非末将敢于自专。今老将军如此，有何见谕？”黄滚曰：“黄门犯法，理当正罪，原无可辞；但有一事，情在可矜之列，望总兵法外施仁，开此一线生路，则愚父子虽死九泉，感德无涯矣。”韩荣曰：“何事分付？末将愿闻。”黄滚曰：“子累父死，滚不敢怨。奈黄门七世忠良，未尝有替臣节，今不幸遭此劫运，使我子孙一概屠戮，情实可悯。不得已，肘膝求见总兵，可怜念无知稚子，罪在可宥，乞总兵放此七岁孙儿出关，存黄门一脉。但不知将军意下何如？”韩荣曰：“老将军差矣！荣居此地，自有官守，岂得循私而忘君哉！譬如老将军权居元首，职压百僚，满门富贵，尽受国恩，不思报本，纵子反商，罪在不赦，髻齿无留。一门犯法，毫不容私。解进朝歌，朝廷自有公论，清白毕竟有分。那时名正言顺，谁敢不服？今老将军欲我将黄天祥放出关隘，吾便与反叛通同，欺侮朝廷，法纪何在！吾与老将军皆不可免，这个决不敢从

命。”黄滚曰：“总兵在上：黄氏犯法，一门良眷颇多，料一婴儿有何妨碍，纵然释放，能成何事？这个情分也做得过。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将军何苦执一而不开一线之方便也。想我黄门功积如山，一旦如此，古云：‘当权若不行方便，如入宝山空手回。’人生岂能保得百年常无事。况我一家俱系含冤负屈，又非大奸不道，安心叛逆者；望将军怜念，舍而逐之，生当衔环，死当结草，决不敢有负将军之大德矣。”韩荣曰：“老将军，你要天祥出关，末将除非也附从叛亡之人，随你往西岐，这件事才做得。”黄滚三番四次，见韩荣执法不允，黄滚大怒，对二孙曰：“吾居元帅之位，反去下气求人！既总兵不肯容情，吾公孙愿投陷阱，何惧之有！”遂往韩荣帅府，自投囹圄，来至监中。黄飞虎忽见父亲同二子齐到，放声大哭：“岂料今日如老爷之言，使不萧子为万世大逆之人也！”黄滚曰：“事已到此，悔之无益。当初原教你饶我一命，你不肯饶，我又何必怨尤！”不说黄滚父子在囹圄悲泣，且表韩荣既得了黄家父子功勋，又收拾黄家货财珍宝等项，众官设酒，与总兵贺功。大吹大擂，乐奏笙簧，众官欢饮。韩荣正饮酒中间，乃商议解官点谁。余化曰：“元帅要解黄家父子，末将自去，方保无虞。”韩荣大喜，“必须先行一往，吾心方安。”当晚酒散。次日，点人马三千，把黄姓犯官共计十一员，解往朝歌。众官置酒与余化饯别。饮罢酒，一声炮响，起兵往前进发。行八十里至界牌关，黄滚在陷车中，看见帅府厅堂依旧，谁知今作犯官，睹物伤情，不由泪落。关内军民一齐来看，无不叹息流泪。

不说黄家父子在路，且言乾元山金光洞有太乙真人闲坐碧游床，正运元神，忽心血来潮。看官，但凡神仙，烦恼、嗔痴、爱欲三事永忘，其心如石，再不动摇。心血来潮者，心中忽动耳。

真人袖里一招，早知此事，“呀！黄家父子有厄，贫道理当救之。”唤金霞童儿：“请你师兄来。”童儿至桃园，见哪吒使枪。童子曰：“师父有请。”哪吒收枪，来至碧游床下，倒身下拜，“弟子哪吒在，不知师父唤弟子有何使用？”真人曰：“黄飞虎父子有难，你下山救他一番；送出汜水关，你可速回，不得有误。久后你与他俱是一殿之臣。”哪吒原是好动的，心中大悦，慌忙收拾，打点下山；脚登风火二轮，提火尖枪，离了乾元山，往穿云关来。好快！怎生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脚踏风轮起在空，乾元道术妙无穷。

周游天下如风响，忽见穿云眼角中。

话说哪吒踏风火二轮，霎时到穿云关落下，来在一山岗上。看一会，不见动静，站立多时，只见那壁厢一枝人马，旗幡招展，剑戟森严而来。哪吒想：“平白地怎就杀将起来？必定寻他一个不是处方可动手。”哪吒一时想起，作个歌儿来，歌曰：

“吾当生长不记年，只怕尊师不怕天。昨日老君从此过，也须送我一金砖。”

哪吒歌罢，脚登风火二轮，立于咽喉之径。有探事马飞报与余化：“启老爷：有一人脚立车上，作歌。”余化传令扎了营，催动火眼金睛兽，出营观看。见哪吒立于风火轮上。怎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异宝灵珠落在尘，陈塘关内脱真神。

九湾河下诛李艮，怒发抽了小龙筋。

宝德门前赦光服，二上乾元现化身。

三追李靖方认父，秘授火尖枪一根。

顶上揪巾光灿烂，水合袍束虎龙纹。

金砖到处无遮挡，乾坤圈配混天绦。

西岐屡战成功绩，立保周朝八百春。

东进五关为前部，枪展旗开迥绝伦。

莲花化身无坏体，八臂哪吒到处闻。

话说余化问曰：“登风火轮者乃是何人？”哪吒答曰：“吾久居此地，如有过往之人，不论官员皇帝，都要留些买路钱。你如今往哪里去？乞速送上买路钱，让你好赶路。”余化大笑曰：“吾乃汜水关总兵韩荣前部将军余化，今解反臣黄飞虎等官员往朝歌请功。你好大胆，敢挠路径，作甚歌儿！可速退去，饶你性命。”哪吒曰：“你原来是捉将有功的，今往此处过：也罢，只送我十块金砖，放你过去。”余化大怒，催开火眼金睛兽，摇方天画戟飞来直取，哪吒手中枪急架相还。二将交加，一场大战，往来冲突。一个七孤星，英雄猛虎；一个是莲花化身的，抖擞神威。哪吒乃仙传妙法，比众大不相同，把余化杀的力尽筋舒，掩一戟，扬长败走。哪吒曰：“吾来了！”往前正赶，余化回头，见哪吒赶来，下方天画戟，取出戮魂幡来，如前来拿哪吒。哪吒一见，笑曰：“此物是戮魂幡，只何足为奇！”哪吒见数道黑气奔来，哪吒只用手一招，便自接住，往豹皮囊中一塞，大叫曰：“有多少？一搭儿放将来罢！”余化见破了宝物，拨回走兽，来战哪吒。哪吒想：“奉师命下山，来救黄家父子，恐余化泄了机，杀了黄家父子，反为不美。”左手提枪，挡架方天戟，右手取金砖一块，丢起空中，喝声：“疾！”只见五彩瑞临天地暗，乾元山上宝生光。那砖落将下来，把余化顶盔上打了一砖，打的俯伏鞍鞍，窍中喷血，倒拖画戟败走。哪吒赶了一程，自思：“吾奉师命，来援黄家父子，若贪追袭，可不误了大事。”遂登转双轮，发一块金砖，

打得众兵星飞云散，瓦解冰消，各顾性命奔走。哪吒只见陷车中垢面蓬头，厉声大呼曰：“谁是黄将军？”飞虎曰：“登轮者是谁？”哪吒答曰：“吾乃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门下，姓李，双名哪吒。知将军今有小厄，命吾下山相援。”武成王大喜。哪吒将金砖磕开陷车，将众将放出。飞虎倒身拜谢。哪吒曰：“列位将军慢行。我如今先与你把汜水关取了，等将军们出关。”众人称谢：“多感盛德，立救残喘，尚容叩谢。”各人将短器械执在手中，切齿咬牙，怒冲牛戛，随后而行。

且说余化败回汜水关来。火眼金睛兽两头见日走千里，穿云关至汜水一百六十里。韩荣在府内，正与众将官饮酒作贺，欢心悦意，谈讲黄家事体。忽报：“先行官余化等令。”韩荣大惊：“去而复反，其中事有可疑。”忙令：“进见。”正是：“入门休问荣枯事，观见容颜便得知。”忙问曰：“将军为何回来，面容失色，似觉带伤？”余化请罪曰：“人马行至穿云关将近，有一人不通姓名，脚登风火二轮，作歌截路。未将会面，要我十块金砖，方肯放行。未将不忿，与他大战一场。那人枪法精奇，未将只得回骑，欲用宝物拿他。方才举宝时，那人用手接去。未将不服，勒回骑与他交兵，见他手动处，不知取何物，只见黄光闪灼，被他把未将颈项打坏，故此败回。”韩荣慌问曰：“黄家父子怎样了？”余化答曰：“不知。”韩荣顿足曰：“一场辛苦，走了反臣，天子知道，吾罪怎脱！”众将曰：“料黄飞虎前不能出关，退不能往朝歌，总兵速遣人马，把守关隘，以防众反叛透露。”正议间，探事官来报：“有一人脚登车轮，提枪威武，称名要‘七首将军’。”余化在旁答曰：“就是此人。”韩荣大怒，传诸将上马，“等吾擒之！”众将得令，俱上马出帅府，三军蜂拥而来。哪吒登转车轮，大呼

曰：“余化早来见我，说一个明白！”韩荣一马当先，问曰：“来者何人？”哪吒见韩荣戴束发冠，金锁甲，大红袍，玉束带，点钢枪，银合马，答曰：“吾非别人，乃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门下，姓李，名哪吒；奉师命下山，特救黄家父子。方才正遇余化，未曾打死，吾特来擒之。”韩荣曰：“截抢朝廷犯官，还来在此猖獗，甚是可恶！”哪吒曰：“成汤气数该尽，西岐圣主已生。黄家乃西岐栋梁，正应上天垂象；尔等又何违背天命，而造此不测之祸哉。”韩荣大怒，纵马摇枪来取，哪吒登轮转枪相还。轮马相交，未及数合，左右一齐围绕上来。怎见得好一场大战：

咚咚鼓响，杂彩旗摇。三军齐呐喊，众将俱枪刀。哪吒铜枪生烈焰；韩荣马上逞英豪。众将精神雄似虎；哪吒像狮子把头摇。众将如狻猊摆尾；哪吒似搅海金鳌。火尖枪犹如怪蟒；众将兵杀气滔滔。哪吒斩关落锁施威武；韩荣阻挡英雄气概高。天下兵戈从此起，汜水关前头一遭。

话说哪吒火尖枪是金光洞里传授，使法不同，出手如银龙探爪，收枪似走电飞虹，枪挑众将，纷纷落马。众将抵不住，各自逃生。韩荣舍命力敌。正酣战之间，后有黄明、周纪、龙环、吴谦、飞彪、飞豹一齐杀来，大叫曰：“这去必定拿韩荣报仇！”且说余化没奈何，奋勇催金睛兽，使画杆戟，杀出府来。两家混战。哪吒见黄家众将杀来，用手取金砖丢在空中，打将下来，正中守将韩荣，打了护心镜，纷纷粉碎，落荒便走。余化大叫：“李哪吒勿伤吾主将！”纵兽摇戟来取，哪吒未及三四合，用枪架住画戟，豹皮囊内忙取乾坤圈打来，正中余化臂膊，打得筋断骨折，几乎坠兽，往东北上败走。哪吒取汜水关。黄明等六将，只杀得关内三军乱窜，任意剿除。次日，黄滚同飞虎等齐至，倒把韩荣

府内之物一总装在车辆上。载出汜水关，乃西岐地界。哪吒送至金鸡岭作别，黄滚与飞虎众将感谢曰：“蒙公子垂救愚生，实出望外。不知何日再睹尊颜，稍效犬马，以尽血诚。”哪吒曰：“将军前途保重，我贫道不日也往西岐。后会有期，何必过誉。”众人分别。哪吒回乾元山去了。不题。

话说武成王同原旧三千人马并家将，还在一路上晓往夜住，过了些高山凸凹蹊岖路，险水巖崖深茂林。有诗为证，诗曰：

别却朝歌归圣主，五关成败力难支。

子牙从此刀兵动，准备四九伐西岐。

话说黄家众将过了首阳山、桃花岭，度了燕山，非止一日，到了西岐山，只七十里便是西岐城。武成王兵至岐山，安了营寨，禀过黄滚曰：“父亲在上：孩儿先往西岐，去见姜丞相。如肯纳我等，就好进城；如不纳我等，再作道理。”黄滚曰：“我儿言之甚善。”黄飞虎缟素将巾，上骑行七十里至西岐。看西岐景致：山川秀丽，风土淳厚，大不相同。只见行人让路，礼别尊卑，人物繁盛，地利险阻。飞虎叹曰：“西岐称为圣人，今果然民安物阜，的确舜日尧天，夸之不尽。”进了城，问：“姜丞相府在哪里？”民人答曰：“小金桥头便是。”黄飞虎行至小金桥，到了相府，对堂候官曰：“藉重你禀丞相一声，说朝歌黄飞虎求见。”堂候官击云板，请丞相升殿。子牙出银安殿，堂候官将手本呈上。子牙看罢，“朝歌黄飞虎乃武成王也。今日至此，有什么事？”忙传：“请见。”子牙官服，迎至仪门拱候。黄飞虎至滴水檐前下拜，子牙顶礼相还，口称：“大王驾临，姜尚不曾远接，有失迎迓，望乞勿罪。”飞虎曰：“末将黄飞虎乃是难臣，今弃商归周，如失林飞鸟，聊藉一枝。倘蒙见纳，黄飞虎感恩不浅！”子牙忙扶起，分宾主序

坐。飞虎曰：“未将乃商之叛臣，怎敢列坐丞相之旁？”子牙曰：“大王言之太重！尚虽忝列相位，昔曾在大王治下，今日何故太谦？”飞虎方才告坐。子牙躬身请问曰：“大王何事弃商？”武成王曰：“纣王荒淫，权臣当道，不纳忠良，专近小人，贪色不分昼夜，不以社稷为重，残杀忠良，全无忌惮，施土木陷害万民。今元旦，未将元配朝贺中宫，妲己设计，诬陷未将元配，以致坠楼而死。未将妹子在西宫，得知此情，上摘星楼明正其非，纣王偏向，又将吾妹采宫衣，揪后鬓，摔下摘星楼，跌为齑粉。未将自揣：‘君不正，臣投外国。’此亦礼之当然。故此反了朝歌，杀出五关，特来相投，愿效犬马。若肯纳吾父子，乃丞相莫大之恩。”子牙大喜，“大王既肯相投，竭力扶持社稷，武王不胜幸甚！岂有不容纳之理？”传出去：“请大王公馆少憩；尚随即入内庭见驾。”飞虎辞往公馆。不表。且言子牙乘马进朝，武王在显庆殿闲坐。当驾官启奏：“丞相候旨。”武王宣子牙进见，礼毕。王曰：“相父有何事见孤？”子牙奏曰：“大王万千之喜！今成汤武成王黄飞虎弃纣来投大王，此西土兴旺之兆也。”武王曰：“黄飞虎可是朝歌国戚？”子牙曰：“正是。昔先王曾说夸官得受大恩，今既来归，礼当请见。”传旨：“请。”不一时，使命回旨：“黄飞虎候旨。”武王命：“宣。”至殿前，飞虎倒身下拜，“成汤难臣黄飞虎愿大王千岁！”武王答礼曰：“久慕将军，德行天下，义重四方，施恩积德，人人瞻仰，真良心君子。何期相会，实三生之幸！”飞虎伏地奏曰：“荷蒙大王提拔，飞虎一门出陷阱之中，离网罗之内，敢不效駉骀之力，以报大王！”武王问子牙曰：“昔黄将军在商，官居何位？”子牙奏曰：“官拜镇国武成王。”武王曰：“孤西岐只改一字罢，便封开国武成王。”黄飞虎谢恩。武王设宴，君

臣共饮，席前把纣王失政细细说了一遍。武王曰：“君虽不正，臣礼宜恭，各尽其道而已。”武成谕子牙：“选吉日动工，与飞虎造王府。”子牙领旨。君臣席散。次日，黄飞虎上殿，谢恩毕，复奏曰：“臣父黄滚，同弟飞彪、飞豹，子黄天禄、天爵、天祥，义弟黄明、周纪、龙环、吴谦，家将一千名，人马三千，未敢擅入都城，今驻扎西岐山，请旨定夺。”武王曰：“既是有老将军，传旨速入都城，各各官居旧职。”西岐自得黄飞虎，遍地干戈起，纷纷士马兴。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晁田兵探西岐事

诗曰：

黄家出寨若飞鸢，盼至西岐拟到天。

兵过五关人寂寂，将来几次血涓涓。

子牙妙算安周室，闻仲无谋改纣愆。

纵有雄师皆离德，晁田空自涉风烟。

话说闻太师自从追赶黄飞虎至临潼关，被道德真君一捏神砂退了闻太师兵回。太师乃碧游宫金灵圣母门下，五行大道，倒海移山，闻风知胜败，嗅土定军情，怎么一捏神砂，便自不知？大抵天数已归周主，闻太师这一会阴阳交错，一时失计。闻太师看着兵回，自己迷了。到得朝歌，百官听候回旨，俱来见太师，问其追袭缘故，太师把追袭说了一遍，众官无言。闻太师沉吟半晌，自思：“纵黄飞虎逃去，左有青龙关张桂芳所阻；右有魔家四将可拦，中有五关，料他插翅也不能飞去。”忽听得报：“临潼关萧银开栓锁，杀张凤，放了黄飞虎出关。”太师不语。又报：“黄飞虎潼关杀陈桐。”又报：“穿云关杀了陈梧。”又报：“界牌关黄滚纵子投西岐。”又报：“汜水关韩荣有告急文书。”闻太师看过，大怒曰：“吾掌朝歌先君托孤之重，不料当今失政，刀兵四起，先反东南二路；岂知祸生萧墙，元旦灾来，反了股肱重臣，追之不及，中途中计而归，此乃天命。如今成败未知，兴亡怎定，吾不敢负先帝托孤之恩，尽人臣之节，以死报先帝可也。”命左

右：“擂聚将鼓响。”一时，众官俱至参谒。太师问：“列位将军，今黄飞虎反叛，已归姬发，必生祸乱。今不若先起兵，明正其罪，方是讨伐不臣。尔等意下如何？”内有总兵官鲁雄出而言曰：“末将启太师：东伯侯姜文焕年年不息兵戈，使游魂关姜桓楚劳心费力；南伯侯鄂顺，月月三山关，苦坏生灵，邓九公睡不安枕。黄飞虎今虽反出五关，太师可点大将镇守，严备关防，料姬发纵起兵来，中有五关之阻，左右有青龙、佳梦二关，飞虎纵有本事，亦不能有为，又何劳太师怒激。方今二处干戈未息，又何必生此一方兵戈，自寻多事。况如今库藏空虚，钱粮不足，还当酌量。古云：‘大将者，必战守通明，方是安天下之道。’”太师曰：“老将军之言虽是，犹恐西土不守本分，倘生祸乱，吾安得而无准备。况西岐南宫适勇贯三军，散宜生谋谟百出，又有姜尚乃道德之士，不可不防。一着空虚百着空，临渴掘井，悔之何及！”鲁雄曰：“太师若是犹豫未决，可差一二将，出五关打听西岐消息：如动，则动；如止，则止。”太师曰：“将军之言是也。”遂问左右：“谁为我往西岐走一遭？”内有一将应声曰：“末将愿往。”来者乃佑圣上将晁田，见太师欠背打躬曰：“末将此去，一则探虚实，二则观西岐进退巢穴，‘入目便知兴废事，三寸舌动可安邦。’”有诗为证：

愿探西岐虚实情，提兵三万出都城。

子牙妙策权施展，管取将军谒圣明。

话说闻太师见晁田欲往，大悦。点人马三万，即日辞朝，出朝歌。一路上只见：

轰天炮响，震地锣鸣。轰天炮响，汪洋大海起春雷；震地锣鸣，万仞山前飞霹雳。人如猛虎离山，马似蛟龙出水。

旗幡摆动，浑如五色祥云；剑戟辉煌，却似三冬瑞雪。迷空杀气罩乾坤，遍地征云笼宇宙。征夫勇猛要争先，虎将鞍鞞持利刃。银盔荡荡白云飞，铠甲鲜明光灿烂。滚滚人行如泄水，滔滔马走似狻猊。

话说晁田、晁雷人马出朝歌，渡黄河，出五关，晓行夜住，非止一日。哨探马报：“人马至西岐。”晁田传令：“安营。”点炮静营，三军呐喊，兵扎西门。

且说子牙在相府闲坐，忽听有喊声震地，子牙传出府来：“为何有喊杀之声？”不时有报马至府前：“启老爷：朝歌人马驻扎西门，不知何事。”子牙默思：“成汤何事起兵来侵？”传令：“擂鼓聚将。”一时，众将上殿参谒。子牙曰：“成汤人马来侵，不知何故？”众将曰：“不知。”

且说晁田安营，与弟共议：“今奉太师命，来探西岐虚实，原来也无准备。今日往西岐见阵，如何？”晁雷曰：“长兄言之有理。”晁雷上马提刀，往城下请战。子牙正议，探马报称：“有将搦战。”子牙问曰：“谁去问虚实走一遭？”言未毕，大将南宫适应声出曰：“末将愿往。”子牙许之。南宫适领一枝人马出城，排开阵势，立马旗门，看时，乃是晁雷。南宫适曰：“晁将军慢来！今天子无故以兵加西土，却是为何？”晁雷答曰：“吾奉天子敕命，闻太师军令，问不道姬发，自立武王，不遵天子之谕，收叛臣黄飞虎，情殊可恨！汝可速进城，禀你主公，早早把反臣献出，解往朝歌，免你一郡之殃。若待迟延，悔之何及！”南宫适笑曰：“晁雷，纣王罪恶深重，醢大臣，不思功绩；斩元铎，有失司天；造炮烙，不容谏言；治蚕盆，难及深宫；杀叔父，剖心疗疾；起鹿台，万姓遭殃；君欺臣妻，五伦尽灭；宠小人，大坏纲常。吾主坐守西

岐，奉法守仁，君尊臣敬，子孝父慈，三分天下，二分归西，民乐安康，军心顺悦。你今日敢将人马侵犯西岐，乃是自取辱身之祸。”晁雷大怒，纵马舞刀来取南宫适。南宫适举刀赴面相迎。两马相交，双刀并举，一场大战。南宫适与晁雷战有三十回合，把晁雷只杀得力尽筋舒，哪里是南宫适敌手！被南宫适卖一个破绽，生擒过马，望下一摔，绳缚二臂。得胜鼓响，推进西岐。南宫适至相府听令。左右报于子牙，命：“令来。”南宫适进殿，子牙问：“出战胜负？”南宫适曰：“晁雷来伐西岐，末将生擒，听令指挥。”子牙传令：“推来！”左右把晁雷推至滴水檐前，晁雷立而不跪。子牙曰：“晁雷既被吾将擒来，为何不屈膝求生？”晁雷竖目大喝曰：“汝不过编篱卖面一小人，吾乃天朝上国命臣，不幸被擒，有死而已，岂肯屈膝！”子牙命：“推出斩首！”众人将晁雷推出去了。两边大小众将听晁雷骂子牙之短，众将暗笑子牙出身浅薄。子牙乃何等人物，便知众将之意。子牙谓诸将曰：“晁雷说吾编篱卖面，非辱吾也。昔伊尹乃莘野匹夫，后辅成汤，为商股肱，只在遇之迟早耳。”传令：“将晁雷斩讫来报！”只见武成王黄飞虎出曰：“丞相在上：晁雷只知有纣，不知有周，末将敢说此人归降，后来伐纣，亦可得其一臂之力。”子牙许之。黄飞虎出相府，见晁雷跪候行刑。飞虎曰：“晁将军！”晁雷见武成王至，不语。飞虎曰：“你天时不识，地利不知，人和不明。三分天下，周土已得二分。东南西北，俱不属纣。纣虽强胜一时，乃老健春寒耳。纣之罪恶得罪于天下百姓，兵戈自无休息。况东南土马不宁，天下事可知矣。武王文足安邦，武可定国。想吾在纣官拜镇国武成王，到此只改一字——开国武成王。天下归心，悦而从周。武王之德，乃尧舜之德，不是过耳。吾今为你，力劝

丞相，准将军归降，可保簪纓万世。若是执迷，行刑令下，难保性命，悔之不及。”晁雷被黄飞虎一篇言语，心明意朗，口称：“黄将军，方才末将抵触了子牙，恐不肯赦免。”飞虎曰：“你有归降之心，吾当力保。”晁雷曰：“既蒙将军大恩保全，实是再生之德，末将敢不如命。”且说飞虎复进内见子牙，备言晁雷归降一事。子牙曰：“杀降诛服，是为不义。黄将军既言，传令放来。”晁雷至檐下，拜伏在地，“末将一时卤莽，冒犯尊颜，理当正法。荷蒙赦宥，感德如山。”子牙曰：“将军既真心为国，赤胆佐君，皆是一殿之臣，同是股肱之佐，何罪之有！将军今已归周，城外人马可调进城来。”晁雷曰：“城外营中，还有末将的兄晁田现在营里。待末将出城，招来同见丞相。”子牙许之。

不说晁雷归周，话说晁田在营，忽报：“二爷被擒。”晁田心下不乐，“闻太师令吾等来探虚实，今方出战，不料被擒，挫动锋锐。”言未了，又报：“二爷辕门下马。”晁雷进帐见兄。晁田曰：“言你被擒，为何而返？”晁雷曰：“弟被南宫适擒见子牙，吾当面深辱子牙一番，将吾斩首。有武成王一篇言语，说的我肝胆尽裂。吾今归周，请你进城。”晁田闻言，大骂曰：“该死匹夫！你信黄飞虎一片巧言，降了西土，你与反贼同党，有何面见闻太师也！”晁雷曰：“兄长不知，今不但吾等归周，天下尚且悦而归周。”晁田曰：“天下悦而归周，吾也知之；你我归降，独不思父、母、妻、子俱现在朝歌。吾等虽得安康，致令父母遭其诛戮，你我心里安乐否？”晁雷曰：“为今之计奈何？”晁田曰：“你快上马，须当……如此如此，以掩其功，方好回见太师。”晁雷依计上马，进城至相府，见子牙曰：“末将领令，招兄晁田归降，吾兄愿从麾下。只是一件：末将兄说：奉纣王旨意征讨西岐，此系钦命，

虽末将被擒归周，而吾兄如束手来见，恐诸将后来藉口。望丞相抬举，命一将至营，招请一番，可存体面。”子牙曰：“原来你令兄要请，方进西岐。”子牙问曰：“左右谁去请晁田走一遭？”左有黄飞虎言曰：“末将愿往。”子牙许之，二将出相府去了。子牙令辛甲、辛免领简帖速行，二将得令。子牙令南宫适领简帖速行，得令去讫。不表。

且说黄飞虎同晁雷出城，至营门，只见晁田辕门躬身欠背，迎迓武成王，口称：“千岁请！”飞虎进了三层围子手，晁田喝声：“拿了！”两边刀斧手一齐动手，挠钩搭住，卸袍服，绳缠索绑。飞虎大骂：“你负义逆贼！恩将仇报！”晁田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正要擒反叛解往朝歌，你今来的凑巧。”传令：“起兵速回五关！”有诗为证：

晁田设计擒周将，妙算何如相父明。

画虎不成类为犬，弟兄捆缚进都城。

话说晁田兄弟欣然而回，炮声不响，人无喊声，飞云掣电而走。行过三十五里，兵至龙山口，只见两杆旗摇，布开人马，应声大叫：“晁田！早早留下武成王！吾奉姜丞相命，在此久候多时了！”晁田怒曰：“吾不伤西岐将佐，焉敢中途拦截朝廷犯官！”纵马舞刀来战。辛甲使开斧，赴面交还。两马相交，刀斧并举，大战二十回合。辛免见辛甲的斧胜似晁田，自思：“既来救黄将军，须当上前。”催马使斧，杀进营来。晁雷见辛免马至，理屈词穷，举刀来战。战未数合，晁雷情知中计，拨马落荒便走。辛免杀官兵逃走，救了黄飞虎。飞虎感谢，走骑出来，看辛甲大战晁田。武成王大怒曰：“吾有义与晁田，这个贼狠心之徒！”纵骑持短兵来战。未及数合，早被黄将军擒下马来，拿绳缠二臂。武

成王指面大骂曰：“逆贼！你欺心定计擒我，岂能出姜丞相奇谋妙算！天命有在！”解回西岐。不表。

且说晁雷得命逃归，有路就走，路径生疏，迷踪失径，左串右串，只在西岐山内。走到二更时分，方上大路，只见前面有夜不收，灯笼高挑。晁雷的马走鸾铃响处，忽听得炮声呐喊，当头一将乃南宫适也。灯光影里，晁雷曰：“南将军，放一条生路，后日恩当重报。”南宫适曰：“不须多言，早早下马受缚！”晁雷大怒，舞刀来战，哪里是南将军敌手，大喝一声，生擒马下。两边将绳索绑缚，拿回西岐来。此时天色微明，黄飞虎在相府前伺候。南宫适也回来，飞虎称谢毕。少时间，听得鼓响，众将参谒。左右报：“辛甲回令。”令：“至殿前。”曰：“末将奉令，龙山口擒了晁田，救了黄将军，在府前听令。”令：“来。”飞虎感谢曰：“若非丞相救拔，几乎遭逆党毒手。”子牙曰：“来意可疑，吾故知此贼之诡诈矣，故令三将于二处伺候，果不出吾之所料。”又报：“南宫适听令。”令：“至殿前。”南宫适曰：“奉命岐山把守，二更时分，果擒晁雷，请令定夺。”子牙传令：“来！”把二将推至檐下。子牙大喝曰：“匹夫！用此诡计，怎么瞒得过我！此皆是儿曹之辈！”命：“推出斩了！”军政官得令，把二将簇拥推出相府。只听晁雷大叫：“冤枉！”子牙笑曰：“明明暗算害人，为何又称冤枉？”吩咐左右：“推回晁雷来。”子牙曰：“匹夫！弟兄谋害忠良，指望功高归国，不知老夫预已知之。今既被擒，理当斩首，何为冤枉？”晁雷曰：“丞相在上：天下归周，人皆尽知。吾兄言：父母俱在朝歌，子归真主，父母遭殃。自思无计可行，故设小计。今被丞相看破，擒归斩首，情实可矜。”子牙曰：“你既有父母在朝歌，与我共议，设计搬取家眷；为何起这等狼心？”

晁雷曰：“末将才庸智浅，并无远大之谋，早告明丞相，自无此厄也。”道罢，泪流满面。子牙曰：“你可是真情？”晁雷曰：“末将若无父母，故说此言，黄将军尽知。”子牙问：“黄将军，晁雷可有父母？”飞虎答曰：“有。”子牙曰：“既有父母，此情是实。”传令：“把晁田放回。”二将跪拜在地。子牙道：“将晁田为质，晁雷领简帖，……如此如此，往朝歌搬取家眷。”晁雷领令往朝歌。不知凶吉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张桂芳奉诏西征

诗曰：

奉诏西征剖玉符，幡幢飘飘映长途。

惊看画戟翻钱豹，更羨冰花拂剑舄。

张桂擒军称号异，风林打将仗殊殊。

纵然智巧皆亡败，无奈天心恶独夫。

话说晁雷离了西岐，星夜进五关，过渑池，渡黄河，往朝歌，非止一日，进了都城，先至闻太师府来。太师正在银安殿闲坐，忽报：“晁雷等令。”太师急令至帘前，忙问西岐光景。晁雷答曰：“末将兵至西岐，彼时有南宫适搦战。末将出马，大战三十合，未分胜败，两家鸣金。次日，晁田大战辛甲，辛甲败回。连战数日，胜败未分。奈因汜水关韩荣不肯应付粮草，三军慌乱。大抵粮草乃三军之性命，末将不得已，故此星夜来见太师。望乞速发粮草，再加添兵卒，以作应援。”闻太师沉吟半晌，曰：“前有火牌令箭，韩荣为何不发粮草应付？晁雷，你点三千人马，粮一千，星夜往西岐接济。等老夫再点大将，共破西岐，不得迟误。”晁雷领令，速点三千人马，粮草一千，暗暗来带家小，出了朝歌，星夜往西岐去了。有诗为证：

妙算神机世所稀，太公用计亦深微。

当时漫道欺闻仲，此后征诛事渐非。

话说闻太师发三千人马，粮草一千，命晁雷去了三四日。忽

然想起：“汜水关韩荣为何不肯支应？其中必有缘故！”太师焚香，将三个金钱搜求八卦妙理玄机，算出其中情由，太师拍案大呼曰：“吾失打点，反被此贼诓了家小去了！气杀吾也！”欲点兵追赶，去之已远。遂问徒弟吉立、余庆：“今令何人可伐西岐？”吉立曰：“老爷欲伐西岐，非青龙关张桂芳不可。”太师大悦；随发火牌、令箭，差官往青龙关去讫。一面又点神威大将军丘引，交代镇守关隘。

话说晁雷人马出了五关，至西岐，回见子牙，叩头在地：“丞相妙计，百发百中。今末将父母妻子俱进都城。丞相恩德，永矢不忘！”又把见闻太师的话说了一遍。子牙曰：“闻太师必点兵前来征伐，此处也要防御打点，有场大战。”按下不表。

且说闻太师的差官到了青龙关，张桂芳得了太师令箭、火牌，交代官乃神威大将军丘引。张桂芳把人马点十万，先行官姓风，名林，乃风后苗裔。等至数日，丘引来到，交代明白。张桂芳一声炮响，十万雄师尽发；过了些府、州、县、道，夜住晓行。怎见得，有诗为证：

浩浩旌旗滚，翩翩绣带飘。

枪缨红似火，刀刃白如镞。

斧列宣花样，幡摇豹尾脩。

鞭铜瓜槌棍，征云透九霄。

三军如猛虎，战马怪龙裒。

鼓擂春雷振，锣鸣地角遥。

桂芳为大将，西岐事更昭。

话说张桂芳大队人马非止一日。哨探马报入中军：“启总兵：人马已到西岐。”离城五里安营，放炮呐喊，设下宝帐，先行参

谒。桂芳按兵不动。

话说西岐报马报入相府：“张桂芳领十万人马，南门安营。”子牙升殿，聚将共议退兵之策。子牙曰：“黄将军，张桂芳用兵如何？”飞虎曰：“丞相下问，末将不得不以实陈。”子牙曰：“将军何故出此言？吾与你皆系大臣，为主心腹，何故说‘不得不实陈’者何也？”飞虎曰：“张桂芳乃左道旁门术士，有幻术伤人。”子牙曰：“有何幻术？”飞虎曰：“此术异常。但凡与人交兵会战，必先通名报姓。如末将叫黄某，正战之间，他就叫：‘黄飞虎不下马更待何时！’末将自然下马。故有此术，似难对战。丞相须吩咐众位将军，但遇桂芳交战，切不可通名。如有通名者，无不获去之理。”子牙听罢，面有忧色。旁有诸将不服此言的，道：“岂有此理！哪有叫名便下马的？若这等，我们百员官将只消叫的百十声，便都拿尽。”众将官俱各含笑而已。

且说张桂芳命先行官风林先往西岐见头阵。风林上马，往西岐城下请战。报马忙进相府：“启丞相：有将搦战。”子牙问：“谁见首阵走一遭？”内有一将，乃文王殿下姬叔乾也。此人性如烈火，因夜来听了黄将军的话，故此不服，要见头阵。上马拎枪出来。只见翠蓝幡下一将，面如蓝靛，发似朱砂，獠牙生上下。怎见得：

花冠分五角，蓝脸映须红。金甲袍如火，玉带扣玲珑。

手提狼牙棒，乌鸦猛似熊。胸中藏锦绣，到处定成功。封神为吊客，先锋自不同。大红幡上写，首将姓为风。

话说姬叔乾一马至军前，见来将甚是凶恶，问曰：“来将可是张桂芳？”风林曰：“非也，吾乃张总兵先行官风林是也，奉诏征讨反叛。今尔主无故背德，自立武王，又收反臣黄飞虎，助恶

成害。天兵到日，尚不引颈受戮，乃敢拒敌大兵！快早通名来，速投棒下！”姬叔乾大怒曰：“天下诸侯，人人悦而归周，天命已是有在；怎敢侵犯西土，自取死亡。今日饶你，只叫张桂芳出来！”风林大骂：“反贼焉敢欺吾！”纵马使两根狼牙棒飞来直取。姬叔乾摇枪急架相还。二马相交，枪棒并举，一场大战。怎见得：

二将阵前各逞，锣鸣鼓响人惊。该因世上动刀兵，不由心头发恨。枪来哪分上下，棒去两眼难睁。你拿我，诛身报国辅明君；我捉你，枭首辕门号令。

二将战有三十余合，未分胜败。姬叔乾枪法传授神妙，演习精奇，浑身罩定，毫无渗漏。风林是短家火，攻不进长枪去，被姬叔乾卖个破绽，叫声：“着打！”风林左脚上中了一枪。风林拨马逃回本营。姬叔乾纵马赶来。不知风林乃左道之士，逞势追赶。风林虽是带伤，法术无损；回头见叔乾赶来，口里念念有词，把口一吐，一道黑烟喷出，就化为一网；里边现一粒红珠，有碗口大小，望姬叔乾劈脸打来。可怜！姬叔乾下乃文王第十二子，被此珠打下马来。风林勒回马，复一棒打死，枭了首级，掌鼓回营，见张桂芳报功。桂芳令：“辕门号令。”

且说西岐败残人马进城，报于姜丞相。子牙知姬叔乾阵亡，郁郁不乐。武王知弟死，着实伤悼。诸将切齿。次日，张桂芳大队排开，坐名请子牙答话。子牙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随传令：“摆五方队伍。”两边摆列鞭龙降虎将，打阵众英豪。出城，只见对阵旗幡脚下有一将，银盔素铠，白马长枪，上下似一块寒冰，如一堆瑞雪。怎见得：

顶上银盔排凤翅，连环素铠似秋霜。白袍暗现团龙滚，腰束羊脂八宝厢。护心镜射光明显，四面铜北马鞍旁。银合

马走龙出海，倒提安邦白杵枪。胸中炼就无穷术，授秘玄功实异常。青龙关上声名远，纣王驾下紫金梁。素白旗上书大字：“奉敕西征张桂芳”。

话说张桂芳见子牙人马出城，队伍齐整，纪法森严，左右有雄壮之威，前后有进退之法。金盔者，英风赳赳；银盔者，气概昂昂。一对对出来，其实骁勇。又见子牙坐青骢马，一身道服，落腮银须，手提雌雄宝剑。怎见得，有《西江月》为证：

鱼尾金冠鹤氅，丝绦双结乾坤。雌雄宝剑手中拎，八卦仙衣内衬。善能移山倒海，惯能撒豆成兵。仙风道骨果神清，极乐神仙临阵。

张桂芳又见宝纛幡脚下，武成王黄飞虎坐骑提枪，心下大怒，一马闯至军前；见子牙而言曰：“姜尚，你原为纣臣，曾受恩禄，为何又背朝廷，而助姬发作恶。又纳叛臣黄飞虎，复施诡计，说晁田降周。恶大罪深，纵死莫赎。吾今奉诏亲征，速宜下马受缚，以正欺君叛国之罪。尚敢抗拒天兵，只待踏平西土，玉石俱焚，那时悔之晚矣。”子牙马上笑曰：“公言差矣！岂不闻‘贤臣择主而仕，良禽相木而栖’，天下尽反，岂在西岐！料公一忠臣，也不能辅纣王之稔恶。吾君臣守法奉公，谨修臣节。今日提兵，侵犯西土，乃是公来欺我，非我欺足下。倘或失利，遗笑他人，深为可惜。不如依吾拙谏，请公回兵，此为上策。毋得自取祸端，以遗伊戚。”桂芳曰：“闻你在昆仑学艺数年，你也不知天地间有无穷变化。据你所言，就如婴儿作笑，不识轻重。你非智者之言。”令先行官：“与吾把姜尚拿了！”风林走马出阵，冲杀过来。只见子牙旗门角下一将，连人带马，如映金赤日玛瑙一般，纵马舞刀，迎敌风林，乃大将军南宫适。也不答话，刀棒并

举，一场大战。怎见得：

二将阵前把脸变，催开战马心不善。这一个指望万载把名标；那一个声名留在金銮殿。这一个钢刀起去似寒冰；那一个棒举虹飞惊紫电。自来恶战果蹊跷，二虎相争心胆颤。

话说二将交兵，只杀的征云绕地，锣鼓喧天。且说张桂芳在马上又见武成王黄飞虎在子牙宝纛幡下，怒纳不住，纵马杀将过来。黄飞虎也把五色神牛催开，大骂：“逆贼！怎敢冲吾阵脚！”牛马相交，双枪并举，恶战龙潭。张桂芳仗胸中左道之术，一心要擒飞虎。二将酣战，未及十五合，张桂芳大叫：“黄飞虎不下骑更待何时！”飞虎不由自己，撞下鞍鞚。军士方欲上前擒获，只见对阵上一将，乃是周纪，飞马冲来，抡斧直取张桂芳；黄飞彪、飞豹二将齐出，把飞虎抢去。周纪大战桂芳，张桂芳掩一枪就走。周纪不知其故，随后赶来。张桂芳知道周纪，大叫一声：“周纪不下马更待何时！”周纪掉下马来。及至众将救时，已被众士卒生擒活捉，拿进辕门。且说风林战南宫适：风林拨马就走，南宫适也赶去，被风林如前，把口一张，黑烟喷出，烟内现碗口大小一粒珠，把南宫适打下马来，生擒去了。张桂芳大获全胜，掌鼓回营。子牙收兵进城，见折了二将，郁郁不乐。

且说张桂芳升帐，把周纪、南宫适推至中军，张桂芳曰：“立而不跪者何也？”南宫适大喝：“狂诈匹夫！将身许国，岂惜一死！既被妖术所获，但凭汝为，有甚闲说！”桂芳传令：“且将二人囚于陷车之内，待破了西岐，解往朝歌，听圣旨发落。”不题。次日，张桂芳亲往城下搦战。探马报入丞相府曰：“张桂芳搦战。”子牙因他开口叫名字便落马，故不敢传令，且将“免战牌”出去。张桂芳笑曰：“姜尚被吾一阵便杀得‘免战牌’高悬！”

故此按兵不动。

且说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坐碧游床运元神，忽然心血来潮，早知其故；命金霞童儿：“请你师兄来。”童儿领命，来桃园见哪吒，口称：“师兄，老爷有请。”哪吒至蒲团下拜。真人曰：“此处不是你久居之所，你速往西岐，去佐你师叔姜子牙，可立你功名事业。如今三十六路兵伐西岐，你可前去辅佐明君，以应上天垂象。”哪吒满心欢喜，即刻辞别下山；上了风火轮，提火尖枪，斜北豹皮囊，往西岐来。怎见得好快，有诗为证：

风火之声起在空，遍游天下任西东。

乾坤顷刻须臾到，妙理玄功自不同。

话说哪吒顷刻来到西岐，落了风火轮，找问相府。左右指引：“小金桥是相府。”哪吒至相府下轮。左右报入：“有一道童求见。”子牙不敢忘本，传令：“请来。”哪吒至殿前，倒身下拜，口称：“师叔。”子牙问曰：“你是哪里来的？”哪吒答曰：“弟子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徒弟，姓李，名哪吒；奉师命下山，听师叔左右驱使。”子牙大喜，未及温慰，只见武成王出班，称谢前救援之德。哪吒问：“有何人在此伐西岐？”黄飞虎答曰：“有青龙关张桂芳，左道惊人，连擒二将，姜丞相故悬‘免战牌’在外。”哪吒曰：“吾既下山来佐师叔，岂有袖手旁观之理。”哪吒来见子牙曰：“师叔在上：弟子奉师命下山，今悬‘免战’，此非长策；弟子愿去见阵，张桂芳可擒也。”子牙许之；传令：“去了‘免战牌’。”彼时探马报与张桂芳：“西岐摘了‘免战牌’。”桂芳谓先行风林曰：“姜子牙连日不出战，哪里取得救兵来了。今日摘去‘免战牌’，你可去搦战。”先行风林领令出营，城下搦战。探马报入相府，哪吒答言曰：“弟子愿往。”子牙曰：“是必小心。桂

芳左道，呼名落马。”哪吒答曰：“弟子见机而作。”即登风火轮，开门出城。见一将蓝靛脸，朱砂发，凶恶多端，用狼牙棒，走马出阵，见哪吒脚踏二轮，问曰：“汝是何人？”哪吒答曰：“吾乃姜丞相师侄李哪吒是也。尔可是张桂芳，专会呼名落马的？”风林曰：“非也，吾乃是先行官风林。”哪吒曰：“饶你不死，只唤出张桂芳来！”风林大怒，纵马使棒来取。哪吒手内枪两相架隔。轮马相交，枪棒并举，大战城下。有诗为证：

下山首战会风林，发手成功岂易寻。

不是武王洪福大，西岐城下事难禁。

话说二将大战二十回合，风林暗想：“观哪吒道骨稀奇，若不下手，恐受他累。”掩一棒，拨马便走，哪吒随后赶来。前走一似猛风吹败叶，后随恰如急雨打残花。风林回头一看，见哪吒赶来，把口一张，喷出一道黑烟，烟里现碗口大小一珠，劈面打来。哪吒笑曰：“此术非是正道。”哪吒用手一指，其烟自灭。风林见哪吒破了他的法术，厉声大叫：“气杀吾也！敢破吾法术！”勒马复战，被哪吒豹皮囊取出那乾坤圈，丢起，正打风林左肩甲，只打的筋断骨折，几乎落马，败回营去。哪吒打了风林，立在辕门，坐名要张桂芳。且说风林败回进营，见桂芳备言前事。又报：“哪吒坐名搦战。”张桂芳大怒，忙上马提枪出营，一见哪吒耀武扬威，张桂芳问曰：“踏风火轮者可是哪吒么？”哪吒答曰：“然。”张桂芳曰：“你打吾先行官，是尔？”哪吒大喝一声：“匹夫！说你善能呼名落马，特来会尔！”把枪一晃来取，桂芳急架相迎。轮马相交，双枪并举，好场杀：一个是莲花化身灵珠子；一个是“封神榜”上一丧门。有赋为证：

征云笼宇宙，杀气绕乾坤！这一个展钢枪，要安社稷；

那一个踏双轮，发手无存。这一个为江山以身报国；那一个争世界岂肯轻论？这个枪似金鳌搅海；那个枪似大蟒翻身。几时才罢干戈事，老少安康见太平。

话说张桂芳大战哪吒三四十回合。哪吒枪乃太乙仙传，使开如飞电绕长空，似风声吼玉树。张桂芳虽是枪法精传，也自雄威，力敌不能久战；遂用道术，要擒哪吒。桂芳大呼曰：“哪吒不下轮来更待何时！”哪吒也吃一惊，把脚登定二轮，却不得下来。桂芳见叫不下轮来，大惊：“老师秘授之吐语捉将，道名拿人，往常响应，今日为何不准！”只得再叫一声。哪吒只是不理。连叫三声，哪吒大骂：“失时匹夫！我不下来凭我，难道勉强叫我下来！”张桂芳大怒，努力死战。哪吒把枪紧一紧，似银龙翻海底，如瑞雪满空飞，只杀的张桂芳力尽筋舒，遍身汗流。哪吒把乾坤圈飞起来打张桂芳。不知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姜子牙一上昆仑

诗曰：

子牙初返玉京来，遥见琼楼香雾开。

绿水流残人世梦，青山消尽帝王才。

军民有难干戈动，将士多灾异术催。

无奈封神天意定，岐山方去筑新台。

话说哪吒一乾坤圈把张桂芳左臂打得筋断骨折，马上晃了三四晃，不曾闪下马来。哪吒得胜进城，探马报入相府。令：“哪吒来见。”子牙问曰：“与张桂芳见阵，胜负如何？”哪吒曰：“被弟子乾坤圈打伤左臂，败进营里去了。”子牙又问：“可曾叫你名字？”哪吒曰：“桂芳连叫三次，弟子不曾理他罢了。”众将不知其故。但凡精血成胎者，有三魂七魄，被桂芳叫一声，魂魄不居一体，散在各方，自然落马；哪吒乃莲花化身，浑身俱是莲花，哪里有三魂七魄，故此不得叫下轮来。

且说张桂芳打伤左臂，先行官风林又被打伤，不能动履，只得差官用告急文书，往朝歌见闻太师求援。不表。

且说子牙在府内自思：“哪吒虽则取胜，恐后面朝歌调动大队人马，有累西土。”子牙沐浴更衣，来见武王。朝见毕，武王曰：“相父见孤，有何紧事？”子牙曰：“臣辞主公，往昆仑山去一遭。”武王曰：“兵临城下，将至濠边，国内无人，相父不可逗留高山，使孤盼望。”子牙曰：“臣此去，多则三朝，少则两日，

即时就回。”武王许之。子牙出朝，回相府，对哪吒曰：“你与武吉好生守城，不必与张桂芳厮杀；待我回来，再作区划。”哪吒领命。子牙吩咐已毕，遂藉土遁往昆仑山来。怎见得，有诗为证：

玄里玄空玄内空，妙中妙法妙无穷。

五行道术非凡术，一阵清风至玉宫。

话说子牙从土遁到得麒麟崖，落下土遁，见昆仑光景，嗟叹不已。自想：“一离此山，不觉十年。如今又至，风景又觉一新。”子牙不胜眷恋。怎见得好山：

烟霞散彩，日月摇光。千株老柏，万节修篁。千株老柏，带雨满山青染染；万节修篁，含烟一径色苍苍。门外奇花布锦，桥边瑶草生香。岭上蟠桃红锦烂，洞门茸草翠丝长。时闻仙鹤唳，每见瑞鸾翔。仙鹤唳时，声震九皋霄汉远；瑞鸾翔处，毛辉五色彩云光。白鹿玄猿时隐现，青狮白象任行藏。细观灵福地，果乃胜天堂。

子牙上昆仑，过了麒麟崖，行至玉虚宫，不敢擅入，在宫前等候多时，只见白鹤童子出来。子牙曰：“白鹤童儿，与吾通报。”白鹤童子见是子牙，忙入宫至八卦台下，跪而启曰：“姜尚在外听候玉旨。”元始点首：“正要他来。”童儿出宫，口称：“师叔，老爷有请。”子牙台下倒身拜伏，“弟子姜尚愿老师父圣寿无疆！”元始曰：“你今上山正好，命南极仙翁取‘封神榜’与你，可往岐山造一封神台。台上张挂‘封神榜’，把你的一生事俱完毕了。”子牙跪而告曰：“今有张桂芳，以左道旁门之术，征伐西岐。弟子道理微末，不能制伏。望老爷大发慈悲，提拔弟子。”元始曰：“你为人间宰相，受享国祿，称为‘相父’。凡间之事，我贫道怎管得你的尽。西岐乃有德之人坐守，何怕左道旁门。事到危急之

处，自有高人相辅。此事不必问我，你去罢。”子牙不敢再问，只得出宫。才出宫门首，有白鹤童儿曰：“师叔，老爷请你。”子牙听得，急忙回至八卦台下跪了。元始曰：“此一去，但凡有叫你的，不可应他。若是应他，有三十六路征伐你。东海还有一人等你，务要小心。你去罢。”子牙出宫，有南极仙翁送子牙。子牙曰：“师兄，我上山参谒老师，恳求指点，以退张桂芳，老师不肯慈悲，奈何，奈何！”南极仙翁曰：“上天数定，终不能移。只是有人叫你，切不可应他，着实要紧！我不得远送你了。”子牙捧定“封神榜”，往前行至麒麟崖，才驾土遁，脑后有人叫：“姜子牙！”子牙曰：“当真有人叫，不可应他。”后边又叫：“子牙公！”也不应。又叫：“姜丞相！”也不应。连声叫三五次，见子牙不应，那人大叫曰：“姜尚！你忒薄情而忘旧也！你今就做丞相，位极人臣，独不思在玉虚宫与你学道四十年，今日连呼你数次，应也不应！”子牙听得如此言语，只得回头看时，见一道人。怎见得，有诗为证：

头上青巾一字飘，迎风大袖衬轻绡。

麻鞋足下生云雾，宝剑光华透九霄。

葫芦里面长生术，胸内玄机隐六韬。

跨虎登山随地是，三山五岳任逍遥。

话说子牙一看，原来是师弟申公豹。子牙曰：“兄弟，吾不知是你叫我。我只因师尊吩咐，但有人叫我，切不可应他。我故此不曾答应，得罪了！”申公豹问曰：“师兄手里拿着是什么东西？”子牙曰：“是‘封神榜’。”公豹曰：“哪里去？”子牙道：“往西岐造封神台，上面张北。”申公豹曰：“师兄，你如今保哪个？”子牙笑曰：“贤弟，你说混话！我在西岐，身居相位，文王

托孤，我立武王，三分天下，周土已得二分，八百诸侯，悦而归周，吾今保武王，灭纣王，正应上天垂象。岂不知凤鸣岐山，兆应真命之主。今武王德配尧、舜，仁合天心；况成汤旺气黯然，此一传而尽。贤弟反问，却是为何？”申公豹曰：“你说成汤旺气已尽，我如今下山，保成汤，扶纣王。子牙，你要扶周，我和你掣肘。”子牙曰：“贤弟，你说哪里话！师尊严命，怎敢有违？”申公豹曰：“子牙，我有一言奉禀，你听我说，有一全美之法，倒不如同我保纣灭周。一来你我弟兄同心合意，二来你我弟兄又不至参商，此不是两全之道。你意下如何？”子牙正色言曰：“兄弟言之差矣！今听贤弟之言，反违师尊之命。况天命人岂敢逆，决无此理。兄弟请了！”申公豹怒色曰：“姜子牙！料你保周，你有多大本领，道行不过四十年而已。你且听我道来。有诗为证：

炼就五行真妙诀，移山倒海更通玄。

降龙伏虎随吾意，跨鹤乘鸾入九天。

紫气飞升千万丈，喜时火内种金莲。

足踏霞光闲戏耍，逍遥也过几千年。”

话说子牙曰：“你的功夫是你的，我的功夫是我的，岂在年数之多寡。”申公豹曰：“姜子牙，你不过五行之术，倒海移山而已，你怎比得我。似我，将首级取将下来，往空中一掷，遍游千万里，红云托接，复入颈项上，依旧还元返本，又复能言。似此等道术，不枉学道一场。你有何能，敢保周灭纣！你依我烧了‘封神榜’，同吾往朝歌，亦不失丞相之位。”子牙被申公豹所惑，暗想：“人的头乃六阳之首，刎将下来，游千万里，复入颈项上，还能复旧，有这样的法术，自是稀罕。”乃曰：“兄弟，你把头取下来，果能如此起在空中，复能依旧，我便把‘封神榜’烧了，

同你往朝歌去。”申公豹曰：“不可失信！”子牙曰：“大丈夫一言既出，重若泰山，岂有失信之理。”申公豹去了道巾，执剑在手，左手提住青丝，右手将剑一刎，把头割将下来，其身不倒；复将头往空中一掷，那颗头盘盘旋旋，只管上去了。子牙乃忠厚君子，仰面呆看，其头旋得只见一些黑影。不说子牙受惑，且说南极仙翁送子牙不曾进宫去，在宫门前少憩片时。只见申公豹乘虎赶子牙，赶至麒麟崖前，指手画脚讲论，又见申公豹的头游在空中。仙翁曰：“子牙乃忠厚君子，险些儿被这孽障惑了！”忙唤：“白鹤童儿哪里？”童子答曰：“弟子在。”“你快化一只白鹤，把申公豹的头衔了，往南海走走来。”童子得法旨，便化鹤飞起，把申公豹的头衔着往南海去了。有诗为证：

左道旁门惑子牙，仙翁妙算更无差，

邀仙全在申公豹，四九兵来乱似麻。

话说子牙仰面观头，忽见白鹤衔去。子牙跌足大呼曰：“孽障！怎的把头衔去了？”不知南极仙翁从后来，把子牙后心一巴掌。子牙回头看时，乃是南极仙翁。子牙忙问曰：“道兄，你为何又来？”仙翁指子牙曰：“你原来是一个呆子！申公豹乃左道之人，此乃些小幻术，你也当真！只用一时三刻，其头不到颈上，自然冒血而死。师尊吩咐你，不要应人，你为何又应他！你应他不打紧，有三十六路兵马来伐你。方才我在玉虚宫门前，看着你和他讲话；他将此术惑你，你就要烧‘封神榜’；倘或烧了此榜，怎么了？我故叫白鹤童儿化一只仙鹤，衔了他的头往南海去，过了一时三刻，死了这孽障，你才无患。”子牙曰：“道兄，你既知道，可以饶了他罢。道心无处不慈悲，怜恤他多年道行，数载功夫，丹成九转，龙交虎成，真为可惜！”南极仙翁曰：“你饶了他，

他不饶你。那时三十六路兵来伐你，莫要懊悔！”子牙就说：“后面有兵来伐我，我怎肯忘了慈悲，先行不仁不义。”不言子牙哀求南极仙翁。且说申公豹被仙鹤衔去了头，不得还体，心内焦躁，过一时三刻，血出即死，左难右难。且说子牙恳求仙翁，仙翁把手一招，只见白鹤童子把嘴一张，放下申公豹的头落将下来。不意落忙了，把脸落的朝着脊背。申公豹忙把手端着耳朵一磨，才磨正了，把眼睁开看，见南极仙翁站立。仙翁大喝一声：“把你这该死孽障！你把左道惑弄姜子牙，使他烧毁‘封神榜’，令子牙保纣灭周，这是何说？该拿到玉虚宫，见掌教老师去才好！”叱了一声：“还不退去！姜子牙，你好生去罢。”申公豹惭愧，不敢回言，上了白额虎，指子牙道：“你去！我叫你西岐顷刻成血海，白骨积如山！”申公豹恨恨而去。不表。

话说子牙捧“封神榜”，驾土遁往东海来。正行之际，飘飘的落在一座山上。那山玲珑剔透，古怪崎岖；峰高岭峻，云雾相连，近于海岛。有诗为证：

海岛峰高生怪云，崖旁桧柏翠氤氲。

峦头风吼如猛虎，拍浪穿梭似破军。

异草奇花香馥馥，青松翠竹色纷纷。

灵芝结就清灵地，真是蓬莱迥不群。

话说子牙贪看此山景物，堪描堪画，“我怎能了却红尘，来到此间团瓢静坐，朗诵《黄庭》，方是吾心之愿。”话未了，只见海水翻波，旋风四起，风逞浪，浪翻雪练；水起波，波滚雷鸣。霎时间云雾相连，阴霾四合，笼罩山峰。子牙大惊曰：“怪哉！怪哉！”正看间，见巨浪分开，现一人赤条条的，大叫：“大仙！游魂埋没千载，未得脱体；前日清虚道德真君符命，言今日今时，

法师经过，使游魂伺候。望法师大展威光，普济游魂，超出烟波，拔离苦海。洪恩万载！”子牙仗着胆子问曰：“你是谁，在此兴波作浪？有甚沉冤？实实道来。”那物曰：“遊魂乃轩辕黄帝总兵官柏鉴也。因大破蚩尤，被火器打入海中，千年未能出劫。万望法师指超福地，恩同泰山。”子牙曰：“你乃柏鉴，听吾玉虚法牒，随往西岐山去候用。”把手一放，五雷响亮，震开迷关，速超神道。柏鉴现身拜谢。子牙大喜，遂驾土遁往西岐山来。霎时风响，来到山前，只听狂风大作。怎见得好风，有诗为证：

细细微微播土尘，无影过树透荆榛。

太公仔细观何物，却似朝歌五路神。

当时子牙看，原来是五路神来接。大呼曰：“昔在朝歌，蒙恩师发落，往西岐山伺候；今知恩师驾过，特来远接。”子牙曰：“吾择吉日，起造封神台，用柏鉴监造，若是造完，将榜张挂，吾自有妙用。”子牙吩咐柏鉴：“你就在此督造，待台完，吾来开榜。”五路神同柏鉴领法语，在岐山造台。

子牙回西岐，至相府。武吉、哪吒迎接，至殿中坐下，就问：“张桂芳可曾来搦战？”武吉回曰：“不曾。”子牙往朝中，见武王回旨。武王宣子牙至殿前，行礼毕。武王曰：“相父往昆仑，事体何如？”子牙只得模糊答应，把张桂芳事掩盖，不敢泄漏天机。武王曰：“相父为孤劳苦，孤心不安。”子牙曰：“老臣为国，当得如此，岂惮劳苦。”武王传旨：“设宴。”与子牙共饮数杯。子牙谢恩回府。次日，点鼓聚将，参谒毕。子牙传令：“众将官领简帖。”先令黄飞虎领令箭，哪吒领令箭，又令辛甲、辛免领令箭。子牙发放已毕。

且说张桂芳被哪吒打伤臂膊，正在营中保养伤痕，专候朝歌

援兵，不知子牙劫营。二更时分，只听得一声炮响，喊声齐起，震动山岳，慌忙披挂上马。风林也上了马。及至出营，遍地周兵，灯球火把，照耀天地通红，喊杀连声，山摇地动。只见辕门哪吒，登风火轮，摇火尖枪，冲杀而来，势如猛虎。张桂芳见是哪吒，不战自走。风林在左营，见黄飞虎骑五色神牛，使枪冲杀进来。风林大怒，“好反叛贼臣！焉敢夤夜劫营，自取死也！”纵青鬃马，使两根狼牙棒来取飞虎。牛马相逢，夜间混战。且说辛甲、辛免往右营冲杀，营内无将抵挡，任意纵横，只杀到后寨，见周纪、南宫适监在陷车中，忙杀开纣兵，打开陷车救出。二将步行，抢得利刃在手，只杀得天崩地裂，鬼哭神愁，里外夹攻，如何抵敌。张桂芳与风林见不是势头，只得带伤逃归。遍地尸横，满地血水成流。三军叫苦，弃鼓丢锣，自己践踏，死者不计其数。张桂芳连夜败走至西岐山，收拾败残人马。风林上帐，与主将议事。桂芳曰：“吾自来提兵，未尝有败。今日在西岐损折许多人马，心上甚是不乐。”忙修告急本章，打进朝歌，速发援兵，共破反叛。且说子牙收兵，得胜回营。众将欢腾，齐声唱凯。正是：

鞍上将军如猛虎，得胜小校似欢彪。

话说张桂芳遣官进朝歌，来至太师府下文书。闻太师升殿，聚将鼓响，众将参谒。堂候官将张桂芳申文呈上。太师拆开一看，大惊曰：“张桂芳征伐西岐，不能取胜，反损兵挫锐，老夫须得亲征，方克西土。奈因东南两路，屡战不宁；又见游魂关总兵冀荣不能取胜；方今贼盗乱生，如之奈何！吾欲去，家国空虚；吾不去，不能克服。”只见门人吉立上前言曰：“今国内无人，老师怎么亲征得，不若于三山五岳之中，可邀一二位师友，往西岐协助张桂芳，大事自然可定，何劳老师费心，有伤贵体。”只这一

句话，断送修行人两对，封神台上且标名。不知凶吉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四圣西岐会子牙

诗曰：

王道从来先是仁，妄加征伐自沉沦。

趋名战士如奔浪，逐劫神仙似断鳞。

异术奇珍谁个是，争强图霸孰为真。

不如闭目深山坐，乐守天真养自身。

话说闻太师听吉立之言，忽然想起海岛道友，拍掌大笑曰：“只因事冗杂，终日碌碌，为这些军民事务，不得宁暇，把这些道友都忘却了。不是你方才说起，几时得海宇清平。”吩咐吉立：“传众将知道：三日不必来见。你与余庆好生看守相府，吾去三两日就回。”太师骑了墨麒麟，挂两根金鞭，把麒麟顶上角一拍，麒麟四足自起风云，霎时间周游天下。有诗为证：

四足风云声响亮，麟生雾彩映金光。

周游天下须臾至，方显玄门道术昌。

话说闻太师来至西海九龙岛，见那些海浪滔滔，烟波滚滚。把坐骑落在崖前。只见那洞门外：异花奇草般般秀，桧柏青松色色新。正是：只有仙家来往处，哪许凡人到此间。正看玩时，见一童儿出，太师问曰：“你师父在洞否。”此童儿答曰：“家师在里面下棋。”太师曰：“你可通报：商都闻太师相访。”童儿进洞来，启老师曰：“商都闻太师相访。”只见四位道人听得此言，齐出洞来，大笑曰：“闻兄，哪一阵风儿吹你到此？”闻太师一见四

人出来，满面笑容相迎，竟邀至里面，行礼毕，在蒲团坐下。四位道人曰：“闻兄自哪里来？”太师答曰：“特来进谒。”道人曰：“吾等避迹荒岛之中，有何见谕，特至此地？”太师曰：“吾受国恩，与先王之托，官居相位，统领朝纲重务。今西岐武王驾下姜尚，乃昆仑门下，仗道欺公，助姬发作反。前差张桂芳领兵征伐，不能取胜。奈因东南又乱，诸侯猖獗，吾欲西征，恐家国空虚，自思无计，愧见道兄。若肯藉一臂之力，扶危拯弱，以锄强暴，实闻仲万千之幸。”头一位道人答曰：“闻兄既来，我贫道一往，救援桂芳，大事自然可定。”只见第二位道人曰：“要去四人齐去，难道说王兄为得闻兄，吾等便就不去？”闻太师听罢大喜。此乃是四圣，也是“封神榜”上之数：头一位姓王，名魔；二位姓杨，名森；三位姓高，名友乾；四位姓李，名兴霸。是灵霄殿四将。看官，大抵神道原是神仙做，只因根行浅薄，不能成正果朝元，故成神道。且说王魔曰：“闻兄先回，俺们随后即至。”闻太师曰：“承道兄大德，求即幸临，不可羁滞。”王魔曰：“吾把童儿先将坐骑送往岐山，我们即来。”闻太师上了墨麒麟回朝歌。不表。

且说王魔等四人，一齐驾水遁往朝歌来。怎见得，有诗为证：

五行之内水为先，不用乘舟不驾船。

大地乾坤顷刻至，碧游宫内圣人传。

话说四位道人到朝歌，收了水遁进城。朝歌军民一见，吓得魂不附体。王魔戴一字巾，穿水合服，面如满月；杨森莲子箍，似陀头打扮，穿皂服，面如锅底，须似朱砂，两道黄眉；高友乾挽双孤髻，穿大红服，面如蓝靛，发似朱砂，上下獠牙；李兴霸戴鱼尾金冠，穿淡黄服，面如重枣，一部长髯。俱有一丈五六尺长，晃晃荡荡。众民看见，伸舌咬指。王魔问百姓曰：“闻太师

府在哪里？”有大胆的答曰：“在正南二龙桥就是。”四道人来至相府，太师迎入，施礼毕，传令：“摆上酒来。”左道之内，俱用荤酒，持斋者少。五位传杯。次日，闻太师入朝见纣王，言：“臣请得九龙岛四位道者，往西岐破武王。”纣王曰：“太师为孤佐国，何不请来相见？”太师领旨。不一时，领四位道人进殿来。纣王一见，魂不附体，“好凶恶像貌！”道人见纣王曰：“衲子稽首了！”纣王曰：“道者平身。”传旨：“命太师与朕代礼，显庆殿陪宴。”太师领旨，纣王回宫。且说五位在殿欢饮，王魔曰：“闻兄，待吾等成了功来，再会酒罢。我们去也。”四位道人离了朝门，太师送出朝歌，太师自回府中。不表。

且说四位道人驾水遁往西岐山来，霎时到了，落下水光，到张桂芳辕门。探马报入：“有四位道长至辕门候见。”张桂芳闻报，出营接入中军。张桂芳、风林参谒。王魔见二将欠身不便，问曰：“闻太师请俺们来助你，你想必着伤？”风林把臂膊被哪吒打伤之事说了一遍。王魔曰：“与吾看一看。……呀！原来是乾坤圈打的。”葫芦中取一粒丹，口嚼碎了搽上，即时痊愈。桂芳也来求丹，王魔一样治度。又问：“西岐姜子牙在哪里？”张桂芳曰：“此处离西岐七十里，因兵败至此。”王魔曰：“快起兵往西岐城去！”彼时张桂芳传令，一声炮响，三军呐喊，杀奔西岐，东门下寨。

子牙在相府，正议连日张桂芳败兵之事。探事马报来：“张桂芳起兵在东门安营。”子牙与众将官言曰：“张桂芳此来，必求有援兵在营，各要小心。”众将得令。

且说王魔在帐中坐下，对张桂芳曰：“你明日出阵前，坐名要姜子牙出来。吾等俱隐在旗幡脚下；待他出来，我们好会他。”

杨森曰：“张桂芳、风林，你把这符贴在你的马鞍鞍上，各有话说。我们的坐骑乃是奇兽，战马见了，骨软筋酥，焉能站立。”二将领命。且说次日，张桂芳全妆甲冑，上马至城下，坐名只要姜子牙答话。报马进相府，报：“张桂芳请丞相答话。”子牙不把张桂芳放在心上，料只如此，传令：“摆五方队伍出城。”炮声响亮，城门大开。只见：

青幡招展，一池荷叶舞青风；素带施张，满苑梨花飞瑞雪。

红幡闪烁，烧山烈火一般同；皂盖飘摇，乌云盖住铁山顶。

杏黄旗磨动，护中军战将；英雄如猛虎，两边摆打阵众英。

话说宝纛幡下，子牙骑青鬃马，手提宝剑。桂芳一马当先。子牙曰：“败军之将，又有何面目至此？”张桂芳曰：“‘胜败军家常事’，何得为愧。今非昔比，不可欺敌！……”言还未毕，只听得后面鼓响，旗幡开处，走出四样异兽：王魔骑狻猊，杨森骑狻猊，高友乾骑的是花斑豹，李兴霸骑的是狰狰，四兽冲出阵来。子牙两边战将都跌翻下马，连子牙撞下鞍鞵。这些战马经不起那异兽恶气冲来，战马都骨软筋酥。内中只是哪吒风火轮，不能动摇；黄飞虎骑五色神牛，不曾挫锐；以下都跌下马来。四道人见子牙跌得冠斜袍绽，大笑不止，大呼曰：“不要慌！慢慢起来！”子牙忙整衣冠，再一看时，见四位道人好凶恶之相：脸分青、白、红、黑，各骑古怪异兽。子牙打稽首曰：“四位道兄，哪座名山？何处洞府？今到此间，有何吩咐？”子牙道罢，王魔曰：“姜子牙，吾乃九龙岛炼气士王魔、杨森、高友乾、李兴霸也。你我俱是道门，只因闻太师相招，特地到此。我等莫非与子牙解围，并无他意。不知子牙可依得贫道三件事情？”子牙曰：“道兄吩咐，莫说三件，便三十件可以依得，但说无妨。”王魔曰：“头一件：要武

王称臣。”子牙曰：“道兄差矣，吾主公武王，死是商臣，奉法守公，并无欺上，何不可之有？”王魔曰：“第二件：开了库藏，给散三军赏赐。第三件：将黄飞虎送出城，与张桂芳解回朝歌。你意下如何？”子牙曰：“道兄吩咐，极是明白；容尚回城，三日后作表，敢烦道兄带回朝歌谢恩，再无他议。”两边举手：“请了！”正是：

且说三事权依允，二上昆仑走一遭。

话说子牙同将进城，入相府，升殿坐下。只见武成王跪下曰：“请丞相将我父子解送桂芳行营，免累武王。”子牙忙忙扶起，曰：“黄将军，方才三件事，乃权宜暂允他，非有他意。彼骑的俱是怪兽，众将未战，先自落马，挫动锐气，故此将机就计，且进城再作他处。”黄将军谢了子牙，众将散讫。子牙乃香汤沐浴，吩咐武吉、哪吒防守。子牙驾土遁，二上昆仑，往玉虚宫而来。有诗为证：

道术传来按五行，不登雾彩最轻盈。

须臾直过扶桑径，咫尺行来至玉京。

且说子牙到了玉虚宫，不敢擅入。候白鹤童子出来，子牙曰：“白鹤童儿，通报一声。”白鹤童子至碧游床，跪而言曰：“启老爷：师叔姜尚在宫外候法旨。”元始吩咐：“命来。”子牙进宫，倒身下拜。元始曰：“九龙岛王魔等四人在西岐伐你。他骑的四兽，你未曾知道。此物乃万兽朝苍之时，种种各别，龙生九种，色相不同。白鹤童子，你往桃园里把我的坐骑牵来。”白鹤童儿往桃园内，牵了四不相来。怎见得，有诗为证：

麟头豸尾体如龙，足踏祥光至九重。

四海九洲随意遍，三山五岳霎时逢。

童儿把四不相牵至。元始曰：“姜尚，也是你四十年修行之功，与贫道代理封神，今把此兽与你骑往西岐，好会三山、五岳、四渎之中奇异之物。”又命南极仙翁取一木鞭，长三尺六寸五分，有二十一节，每一节有四道符印，共八十四道符印，名曰：“打神鞭”。子牙跪而接受。又拜恳曰：“望老师大发慈悲！”元始曰：“你此一去，往北海过，还有一人等你。贫道将此中央戊己之旗付你。旗内有简，临迫之际，当看此简，便知端的。”子牙叩首辞别，出玉虚宫。南极仙翁送子牙至麒麟崖。子牙上了四不相，把顶上角一拍，那兽一道红光起去，铃声响亮，往西岐来。正行之间，那四不相飘飘落在一座山上。山近连海岛。怎见得好山：

千峰排戟，万仞开屏。日映岚光轮岭外，雨收岱色冷含烟。藤缠老树，雀占危岩。奇花瑶草，修竹乔松。幽鸟啼声近，滔滔海浪鸣。重重谷壑芝兰绕，处处峻崖苔藓生。起伏峦头龙脉好，必有高人隐姓名。

话说子牙看罢山，只见山脚下一股怪云卷起。云过处生风，风响处见一物，好生跷蹊古怪。怎见得：

头似驼，狰狞凶恶。项似鹅，挺折梟雄。须似虾，或上或下。耳似牛，凸暴双睛。身似鱼，光辉灿烂。手似鹰，电灼钢钩。足似虎，钻山跳涧。龙分种，降下异形。采天地灵气，受日月之精。发手运石多玄妙，口吐人言盖世无。龙与豹交真可羨，来扶明主助皇图。

话说子牙一见，魂不附体，吓了一身冷汗。那物大叫一声曰：“但吃姜尚一块肉，延寿一千年！”子牙听罢，“原来是要吃我的。”那东西又一跳将来，叫：“姜尚，我要吃你！”子牙曰：“吾与你无隙无仇，为何要吃我？”妖怪答曰：“你休想逃脱今日之厄！”子

牙把杏黄旗轻轻展开，看里面简帖，“……原来如此。”子牙曰：“那孽障，我该你口里食，料应难免。你只把我杏黄旗儿拔起来，我就与你吃；拔不起来，怨命。”子牙把旗往地上一戳。那旗长有二丈有余，那妖怪伸手来拔，拔不起来；两只手拔，也拔不起；用阴阳手拔，也拔不起来；便将双手只到旗根底下，把头颈子挣的老长的，也拔不起来。子牙把手望空中一撒，五雷正法，雷火交加，一声响，吓的那东西要放手，不意把手长在旗上了。子牙喝一声：“好孽障！吃吾一剑！”那物叫曰：“上仙饶命！念吾不识上仙玄妙，此乃申公豹害了我！”子牙听说申公豹的名字，子牙问曰：“你要吃我，与申公豹何干？”妖怪答曰：“上仙，吾乃龙须虎也。自少昊时生我，采天地灵气，受阴阳精华，已成不死之身。前日甲公豹往此处过，说：‘今日今时姜子牙过时，若吃他一块肉，延年万载。’故此一时愚昧，大胆欺心，冒犯上仙。不知上仙道高德隆，自古是慈悲道德，可怜念我千年辛苦，修开十二重楼，若赦一生，万年感德！”子牙曰：“据你所言，你拜吾为师，我就饶你。”龙须虎曰：“愿拜老爷为师。”子牙曰：“既如此，你闭了目。”龙须虎闭目。只听得空中一声雷响，龙须虎也把手放了，倒身下拜，子牙北海收了龙须虎为门徒。子牙问曰：“你在此山，可曾学得些道术？”龙须虎答曰：“弟子善能发手有石。随手放开，便有磨盘大石头，飞蝗骤雨，打的满山灰土迷天，随发随应。”子牙大喜：“此人用之劫营，到处可以成功。”子牙收了杏黄旗，遂带龙须虎，上了四不相，径往西岐城；落下坐骑，来至相府。众将迎接，猛见龙须虎在子牙后边，众将吓的痴呆了：“姜丞相惹了邪气来了！”子牙见众将猜疑，笑曰：“此是北海龙须虎也，乃是我收来门徒。”众将进到府，参谒已毕。子牙问城

外消息，武吉曰：“城外不见动静。”子牙打点一场大战。

且说张桂芳在营五日，不见子牙出城来犒赏三军，把黄飞虎父子解到营里来，乃对四位道人曰：“老师，姜尚五日不见消息，其中莫非有诈？”王魔曰：“他既依允，难道失信与我等！西岐城管教他血满城池，尸成山岳。”又过三日，杨森对王魔曰：“道兄，姜子牙至八日还不出来，我们出去会他，问个端的。”张桂芳曰：“姜尚那日见势不好，将言俯就；姜外有忠诚，内怀奸诈。”杨森曰：“既如此，我等出去。若是诱哄我等，我们只消一阵成功，早与你班师回去。”风林传下令去，点炮，三军呐喊，杀至城下，请子牙答话。探事马报入相府。子牙带哪吒、龙须虎、武成王，骑四不相出城。王魔一见大怒：“好姜尚！你前日跌下马去，却原来往昆仑山借四不相，要与俺们见个雌雄！”把狻猊一磕，执剑来取子牙。旁有哪吒登开风火轮，摇火尖枪大叫：“王魔少待伤吾师叔！”冲杀过来。轮兽相交，枪剑并举，好场大战！怎见得：

两阵上幡摇擂战鼓，剑枪交加霞光吐。枪是乾元秘授来，剑法冰山多威武。哪吒发怒性刚强；王魔宝剑谁敢阻。哪吒是乾元山上宝和珍；王魔一心要把成汤辅。枪剑并举没遮拦，只杀的两边儿郎寻斗赌。

话说二将大战，哪吒使发了那一条枪与王魔力敌。正战间，杨森骑着狻猊，见哪吒枪来得厉害，剑乃短家伙，招架不开。杨森在豹皮囊中取一粒开天珠，劈面打来，正中哪吒，打翻下风火轮去。王魔急来取首级，早有武成王黄飞虎催开五色神牛，把枪一摆，冲将过来，救了哪吒。王魔复战飞虎。杨森二发奇珠，黄飞虎乃是马上将军，怎经得一珠，打下坐骑来。早被龙须虎大叫

曰：“莫伤吾大将，我来了！”王魔一见大惊，“是个什么妖精出来！”怎见得：

古怪跷蹊相，头大颈子长。独足只是跳，眼内吐金光。
身上鳞甲现，两手似钩枪。炼成奇异术，发手磨盘强。但逢
龙须虎，不死也着伤。

话说高友乾骑着花斑豹，见龙须虎凶恶，忙取混元宝珠，劈脸打来，正中龙须虎的脖子，打的扭着头跳。左右救回黄飞虎。王魔、杨森二骑来擒子牙。子牙只得将剑招架，来往冲杀。子牙左右无佐，三将着伤，救回去了。不防李兴霸把劈地珠照子牙打来，正中前心。子牙“哎呀”一声，几乎坠骑，带四不相往北海上逃走。王魔曰：“待吾去拿了姜尚。”来赶子牙，似飞云风卷，如弩箭离弦。子牙虽是伤了前心，听的后面赶来，把四不相的角一拍，起在空中。王魔笑曰：“总是道门之术！你欺我不会腾云。”把狻猊一拍，也起在空中，随后赶来。子牙在西岐有七死三灾，此是遇四圣头一死。王魔见赶不上子牙，复取开天珠望后心一下，把子牙打翻下骑来，骨碌碌滚下山坡，面朝天，打死了。四不相站在一旁，王魔下骑，来取子牙首级。忽然听的半山中作歌而来：

“野水清风拂柳，池中水面飘花。藉问安居何处，白云深处为家。”

话说王魔听歌，看时，乃五龙山云霄洞文殊广法天尊。王魔曰：“道兄来此何事？”广法天尊答曰：“王道友，姜子牙害不得！贫道奉玉虚宫符命在此，久等多时。只因五事相凑，故命子牙下山：一则成汤气数已尽；二则西岐真主降临；三则吾阐教犯了杀戒；四则姜子牙该享西地福禄，身膺将相之权；五则与玉虚宫代

理封神。道友，你截教中逍遥自在，无拘无束，为什么恶气纷纷，雄心赳赳。可知道你那碧游宫上有两句说的好：

紧闭洞门，静诵‘黄庭’三两卷；

身投西土，‘封神榜’上有名人。

你把姜尚打死，虽死还有回生时候。道友，依我，你好生回去，这还是一月未缺；若不听吾言，致生后悔。”王魔曰：“文殊广法天尊，你好大话！我和你一样规矩，怎言月缺难圆。难道你有名师，我无教主！”王魔动了无明之火，持剑在手，睁睛欲来取文殊广法天尊。只见天尊后面有一道童，挽抓髻，穿淡黄服，大叫：“王魔少待行凶，我来了！广法天尊门徒金吒是也”。拎剑直奔王魔。王魔手中剑对面交还。来往盘旋，恶神厮杀。有诗为证：

来往交还剑吐光，二神斗战五龙岗。

行深行浅皆由命，方知天意灭成汤。

话说王魔、金吒恶战山下，文殊广法天尊取一物，此宝在玄门为遁龙桩，久后在释门为七宝金莲。上有三个金圈，往上一举，落将下来。王魔急难逃脱，颈子上一圈，腰上一圈，足下一圈，直立的靠定此桩。金吒见宝缚了王魔，手起剑落。不知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姜子牙冰冻岐山

诗曰：

四圣无端欲逆天，仗他异术弄狂癫。

西来有分封神客，北伐方知证果仙。

几许雄才消此地，无边恶孽造前愆。

雪飞七月冰千尺，尤费颠连丧九泉。

话说金吒一剑，把王魔斩了，一道灵魂往封神台来，清福神柏鉴用百灵幡引进去了。广法天尊收了此宝，望昆仑下拜：“弟子开了杀戒。”命金吒把子牙背负上山，将丹药用水研开，灌入子牙口内。不一时，子牙醒回，看见广法天尊，曰：“道兄，我如何于此处相会？”天尊答曰：“原是天意，定该如此，不由人耳。”过了一二时辰，命金吒：“你同师叔下山，协助西土，我不久也要来。”遂扶子牙上了四不相，回西岐。广法天尊将土掩了王魔尸骸。不表。

且说西岐城不见姜丞相，众将慌张。武王亲至相府，差探马各处找寻。子牙同金吒至西岐，众将同武王齐出相府，子牙下骑。武王曰：“相父败兵何处？孤心甚是不安！”子牙曰：“老臣若非金吒师徒，决不能生还矣。”金吒参谒武王，会了哪吒，二人自在一处。子牙进府调理。

且说成汤营里杨森见王魔得胜，追赶子牙，至晚不见回来。杨森疑惑：“怎么不见回来？”忙忙袖中一算，大叫一声：“罢了！”

高友乾、李兴霸齐问原由。杨森怒曰：“可惜千年道行，一旦死于五龙山！”三位道人怒发冲冠，一夜不安。次日上骑，城下搦战，只要子牙出来答话。探马报入相府，子牙着伤未愈，只见金吒曰：“师叔，既有弟子在此保护，出城定要成功。”子牙从计上骑，开城，见三位道人咬牙大骂曰：“好姜尚！杀吾道兄，势不两立！”三骑齐出来战。子牙旁有金吒、哪吒二人。金吒两口宝剑，哪吒登开风火轮，使开火尖枪抵敌。五人交兵，只杀得霭霭红云笼宇宙，腾腾杀气照山河。子牙暗想：“吾师所赐打神鞭，何不祭起？”子牙将神鞭丢起，空中只听雷鸣火电，正中高友乾顶上，打得脑浆进出，死于非命，一魂已入封神台去了。杨森见高道兄已亡，吼一声来奔子牙；不防哪吒将乾坤圈丢起，杨森方欲收此宝，被金吒将遁龙桩祭起，遁住杨森，早被金吒一剑，挥为两段，一道灵魂也进封神台去了。张桂芳、风林见二位道长身亡，纵马使枪，风林使狼牙棒，冲杀过来。李兴霸骑狰狞，拎方楞铜杀来。金吒步战，哪吒使一根枪，两家混战。只听西岐城里一声炮响，走出一员小将，还是一个光头儿，银冠银甲，白马长枪，此乃黄飞虎第四子黄天祥。走马杀到军前，神武耀威，勇贯三军，枪法如骤雨。天祥刺斜里一枪，把风林挑下马来，一魂也进封神台去了。张桂芳料不能取胜，败进营。李兴霸上帐自思：“吾四人前来助你，不料今日失利，丧吾三位道兄。你可修文书，速报闻兄，可求救至此，以泄今日之恨。”张桂芳依言，忙作告急文书，差官星夜进朝歌。不表。

且说姜子牙得胜回西岐，升银安殿，众将报功。子牙羡黄天祥走马枪挑风林。金吒曰：“师叔，今日之胜，不可停留，明日会战，一阵成功，张桂芳可破也。”子牙曰：“善。”次日，子牙

点众将出城，三军呐喊，军威大振，坐名要张桂芳。桂芳听报大怒，“自来提兵未曾挫锐，今日反被小人欺侮，气杀我也！”忙上马布开阵势，到辕门，指子牙大喝曰：“反贼！怎敢欺侮天朝元帅！与你立见雌雄。”纵马持枪杀来。子牙后面黄天祥出马，与桂芳双枪并举，一场大战：

二将坐雕鞍，征夫马上欢。这一个怒发如雷吼；那一个心头火一攒。这一个丧门星要扶纣主；那一个天罡星欲保周元。这一个舍命而安社稷；那一个弃残生欲正江山。自来恶战不寻常，辕门几次鲜红溅。

话说黄天祥大战张桂芳，三十合未分上下。子牙传令：“点鼓。”军中之法：鼓进，金止。周营数十骑，左右抡出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弼、毛公遂、周公旦、召公奭、吕公望、南宫适、辛甲、辛免、太颠、闾夭、黄明、周纪等，围裹上来，把张桂芳围在垓心。好张桂芳，似弄风猛虎，酒醉斑彪，抵挡周将，全无惧怯。且说子牙命金吒：“你去战李兴霸，我用打神鞭助你今日成功。”金吒听命，拽步而来。李兴霸坐在猊猊上，见一道童忽抢来，催开猊猊，提铜就打。金吒举宝剑急架相迎。未及数合，只见哪吒登风火轮，摇枪直刺李兴霸，兴霸用铜急架忙还。子牙在四不相上，方祭打神鞭，李兴霸见势不能取胜，把猊猊一拍，那兽四足腾起风云，逃脱去了。哪吒见走了李兴霸，登轮直杀进桂芳垓心来。晁田弟兄二人在马上大呼曰：“张桂芳早下马归降，免尔一死，吾等共享太平！”张桂芳大骂：“叛逆匹夫！捐躯报国，尽命则忠，岂若尔辈贪生而损名节也！”从清晨只杀到午牌时分，桂芳料不能出，大叫：“纣王陛下！臣不能报国立功，一死以尽臣节！”自转枪一刺，桂芳撞下鞍鞦。

一点灵魂往封神台来，清福神引进去了。正是：

英雄半世成何用，留的芳名万载传。

桂芳已死，人马也有降西岐者，也有回关者。子牙得胜进城，入府上殿，各报其功。子牙见今日众将英雄可喜。

且说李兴霸逃脱重围，慌忙疾走。李兴霸乃四圣之数，怎脱得大数。狰狞正行，飘然落在一山，道人见坐骑落下，滚鞍下地，倚松靠石，少憩片时，寻思良久：“吾在九龙岛修炼多年，岂料西岐有失，愧回海岛，羞见道中朋友。如今且往朝歌城去，与闻兄共议，报今日之恨也。”方欲起身，只听得山上有人唱道情而来。道人回首一看，原来是一道童：

“天使还玄得作仙，作仙随处睹青天。此言勿谓吾狂妄，得意回时合自然。”

话言那道童唱着行来，见李兴霸打稽首：“道者请了！”兴霸答礼。道童曰：“老师哪一座名山？何处洞府？”兴霸曰：“吾乃九龙岛炼气士李兴霸；因助张桂芳西岐失利，在此少坐片时。道童，你往哪里来？”道童暗想道：“这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道童大喜：“我不是别人，我乃九宫山白鹤洞普贤真人徒弟木吒是也，奉师命往西岐去见师叔姜子牙门下，立功灭纣。我临行时，吾师尊说：‘你要遇着李兴霸，捉他去西岐见子牙为贄见。’岂知恰恰遇你。”李兴霸大笑曰：“好孽障！焉敢欺吾太甚！”拎铜劈头就打，木吒执剑急架忙迎，剑铜相交。怎见得九宫山大战：

这一个轻移道步；那一个急转麻鞋。轻移道步，撒玉靶纯钢出鞘；急转麻鞋，浅金装宝剑离匣。铜来剑架，剑锋斜刺一团花；剑去铜迎，脑后千块寒雾滚。一个是肉身成圣，

木吒多威武；一个是凌霄殿上，神将逞雄威。些儿眼慢，目下皮肉不完全；手若迟松，眼下尸骸分两块。

话说木吒大战李兴霸，木吒背上宝剑两口，名曰“吴钩”。此剑乃“干将”、“莫耶”之流，分有雌雄。木吒把左肩一摇，那雄剑起去，横在空中，磨了一磨，李兴霸可怜：

千年修炼全无用，血染衣襟在九宫。

木吒将兴霸尸骸掩了，藉土遁往西岐来，进城，至相府。门官通报：“有一道童求见。”子牙命：“请来。”木吒至殿前下拜。子牙问曰：“哪里来的？”金吒在旁言曰：“此是弟子兄弟木吒，在九宫山白鹤洞普贤真人学艺。”子牙曰：“兄弟三人齐佐明主，简篇万年，史册传扬不朽。”西岐日盛。

话说闻太师在朝歌执掌大小国事，其实有条有法。话说汜水关韩荣报入太师府，闻太师拆开一看，拍案大呼曰：“道兄你却为着何事，死于非命！吾乃位极人臣，受国恩如同泰山，只因国事艰难，使我不敢擅离此地，今见此报，使吾痛入骨髓！”忙传令：“点鼓聚将。”只见银安殿三咚鼓响，一千众将参谒太师。太师曰：“前日吾邀九龙岛四道友协助张桂芳，不料死了三位；风林阵亡。今与诸将共议，谁为国家辅张桂芳破西岐走一遭？”言未毕，左军上将军鲁雄年纪高大，上殿曰：“末将愿往。”闻太师看时，左军上将军鲁雄苍髯皓首上殿。太师曰：“老将军年纪高大，犹恐不足成功。”鲁雄笑曰：“太师在上：张桂芳虽是少年当道，用兵恃强，只知己能，显胸中秘授；风林乃匹夫之才，故此有失身之祸。为将行兵，先察天时，后观地利，中晓人和。用之以文，济之以武，守之以静，发之以动；亡而能存，死而能生，弱而能强，柔而能刚，危而能安，祸而能福；机变不测，决胜千

里，自天之上，由地之下，无所不知；十万之众，无有不力，范围曲成，各极其妙，定自然之理，决胜负之机，神运用之权，藏不穷之智，此乃为将之道也。未将一去，便要成功。再副一二参军，大事自可定矣。”太师闻言，“鲁雄虽老，似有将才，况是忠心。欲点参军，必得见机明辨的方去得。不若令费仲、尤浑前去亦可。”忙传令：“命费仲、尤浑为参军。”军政司将二臣令至殿前。费仲、尤浑见太师行礼毕。太师曰：“方今张桂芳失机，风林阵亡，鲁雄协助，少二名参军。老夫将二位大夫为参赞机务，征剿西岐，旋师之日，其功莫大。”费、尤听罢，魂魄潜消，“太师在上：职任文家，不谙武事，恐误国家重务。”太师曰：“二位有随机应变之才，通达时务之变，可以参赞军机，以襄鲁将军不逮，总是为朝廷出力。况如今国事艰难，当得辅君为国，岂可彼此推诿。左右，取参军印来！”费、尤二人落在圈套之中，只得北印。簪花，递酒，太师发铜符，点人马五万协助张桂芳。有诗为证：

鲁雄报国寸心丹，费仲尤浑心胆寒。

夏月行兵难住马，一笼火伞罩征鞍。

只因国祚生离乱，致有妖氛起祸端。

台造封神将已备，子牙冰冻二谗奸。

话说鲁雄择吉日，祭宝纛旗，杀牛，宰马，不日起兵。鲁雄辞过闻太师，放炮起兵。此时夏末秋初，天气酷暑，三军铁甲单衣好难走，马军雨汗长流，步卒人人喘息。好热天气！三军一路，怎见得好热：

万里乾坤，似一轮火伞当中。四野无云风尽息，八方有热气升空。高山顶上，大海波中。高山顶上，只晒得石烈灰

飞；大海波中，蒸熬得波翻浪滚。林中飞鸟，晒脱翎毛，莫想腾空展翅；水底游鱼，蒸翻鳞甲，怎能弄土钻泥。只晒得砖如烧红锅底热，便是铁石人身也汗流。三军一路上：盔滚滚撞天银磬，甲层层盖地兵山。军行如骤雨，马跳似欢龙。闪翻银叶甲，拨转皂雕弓。正是：喊声震动山川泽，大地乾坤似火笼。

话说鲁雄人马出五关，一路行来。有探马报与鲁雄曰：“张总兵失机阵亡，首级号令在西岐东门，请军令定夺。”鲁雄闻报大惊曰：“桂芳已死，吾师不必行，且安营。”问：“前面是什么所在？”探马回报：“是西岐山。”鲁雄传令：“茂林深处安营。”命军政司修告急文书报太师。不表。

且说子牙自从斩了张桂芳，见李姓兄弟三人都到西岐。一日子牙升相府，有报马报入府来：“西岐山有一枝人马扎营。”子牙已知其详。前日清福神来报，封神台已造完，张挂“封神榜”，如今正要祭台。传令：“命南宫适、武吉点五千人马，往岐山安营，阻塞路口，不放他人马过来。”二将领令，随即点人马出城。一声炮响，七十里望见岐山一枝人马，乃成汤号色。南宫适对阵安下营寨。天气炎热，三军站立不住，空中火伞施张。武吉对南宫适曰：“吾师令我二人出城，此处安营，难为三军枯渴，又无树木遮盖，恐三军心有怨言。”一宿已过。次日，有辛甲至营相见，“丞相有令：命把人马调上岐山顶上去安营。”二将听罢，甚是惊讶：“此时天气热不可当，还上山去，死之速矣！”辛甲曰：“军令怎违，只得如此。”二将点兵上山。三军怕热，张口喘息，着实难当；又要造饭，取水不便，军士俱埋怨。不题。且言鲁雄屯兵在茂林深处，见岐山上有人安营，诃兵大笑：“此时天气，山

上安营，不过三日，不战自死！”鲁雄只等救兵交战。至次日，子牙领三千人马出城，往西岐山来。南宫适、武吉下山迎接，上山合兵一处。八千人马在山上绞起了慢帐。子牙坐下。怎见得好热，有诗为证：

太阳真火炼尘埃，烈石煎湖实可哀。

绿柳青松催艳色，飞禽走兽尽罹灾。

凉亭上面如烟燎，水阁之中似火来。

万里乾坤只一照，行商旅客苦相挨。

话说子牙坐在帐中，令武吉：“营后筑一土台，高三尺，速去筑来！”武吉领令。西岐幸免催趲车辆许多饰物，报与子牙。子牙令搬进营，散饰物。众军看见，痴呆半晌。子牙点名给散，一名一个棉袄，一个斗笠，领将下去。众军笑曰：“吾等穿将起来，死的快了！”且说子牙至晚，武吉回令：“土台造完。”子牙上台，披发仗剑，望东昆仑下拜，布置斗，行玄术，念灵章，发符水。但见：

子牙作法，霎时狂风大作，吼树穿林。只刮的飒飒灰尘，雾迷世界，滑喇喇天摧地塌，骤沥沥海佛山崩，幡幢响如铜鼓震，众将校两眼难睁。一时把金风彻去无踪影，三军正好赌输赢。

诗曰：

念动玉虚玄妙诀，灵符秘授更无差。

驱邪伏魅随时应，唤雨呼风似滚沙。

且说鲁雄在帐内见狂风大作，热气全无，大喜曰：“若闻太师点兵出关，正好厮杀，温和天气。”费仲、尤浑曰：“天子洪福齐天，故有凉风相助。”那风一发胜了，如猛虎一般。怎见得好

风，有诗为证：

萧萧飒飒透深闺，无影无形最骇人。
旋起黄沙三万丈，飞来黑雾百千尘。
穿林倒木真无状，彻骨生寒岂易论。
纵火行凶尤猛烈，江湖作浪更迷津。

话说子牙在岐山布斗，刮三日大风，凛凛似朔风一样。三军叹曰：“天时不正，国家不祥，故有此异事。”过了一两个时辰，半空中飘飘荡荡落下雪花来。纣兵怨言：“吾等单衣铁甲，怎耐凛冽严威！”正在那里埋怨，不一时，鹅毛片片，乱舞梨花，好大雪！怎见得：

潇潇洒洒，密密层层。潇潇洒洒，一似豆秸灰；密密层层，犹如柳絮舞。初起时，一片，两片，似鹅毛风卷在空中；次后来，千团，万团，如梨花雨打落地下。高山堆叠，獐狐失穴怎能行；沟涧无踪，苦杀行人难进步。霎时间银妆世界，一会家粉砌乾坤。客子难沽酒，苍翁苦觅梅。飘飘荡荡裁蝶翅，叠叠层层道路迷。丰年祥瑞从天降，堪贺人间好事宜。

鲁雄在中军对费、尤曰：“七月秋天，降此大雪，世之罕见。”鲁雄年迈，怎禁得这等寒冷。费、尤二人亦无计可施，三军都冻坏了。且说子牙在岐山上，军士人人穿起棉袄，带起斗笠，感丞相恩德，无不称谢。子牙问：“雪深几尺？”武吉回话：“山顶上深二尺，山脚下风旋下去，深有四五尺。”子牙复上土台，披发仗剑，口中念念有词，把空中彤云散去，现出红日当空，一轮火伞，霎时雪都化水，往山下一声响，水去的急，聚在山凹里。子牙见日色且胜，有诗为证：

真火原来是太阳，初秋积雪化汪洋。

玉虚秘授无穷妙，欲冻商兵尽丧亡。

话说子牙见雪消水急，滚涌下山，忙发符印，又刮大风。只见阴云布合，把太阳掩了。风狂凛冽，不亚严冬，霎时间把岐山冻作一块汪洋。子牙出营来，看纣营幡幢尽倒。命南宫适、武吉二将：“带二十名刀斧手下山，进纣营，把首将拿来！”二将下山，径入营中。见三军冻在冰里，将死者且多。又见鲁雄、费仲、尤浑三将在中军。刀斧手上前擒捉，如同囊中取钞一般，把三人捉上山来见子牙。不知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四天王遇丙灵公

诗曰：

魔家四将号天王，惟有青云剑异常。

弹动琵琶人已绝，撑开珠伞日无光。

莫言烈焰能焚毙，且说花狐善食强。

纵有几多稀世宝，丙灵一遇命先亡。

话说南宫适、武吉将三人拿到辕门通报，子牙命：“推进来。”鲁雄站立，费、尤二贼跪下。子牙曰：“鲁雄，时务要知，天心要顺，大理要明，真假要辩。方今四方知纣稔恶，弃纣归周，三分有二，何苦逆天，自取杀身之祸。今已被擒，尚有何说？”鲁雄大喝曰：“姜尚！尔曾为纣臣，职任大掾；今背主求荣，非良杰也。吾今被擒，食君之禄，当死君之难，今日有死而已，又何必多言。”子牙命且监于后营。复到土台上，布起罡斗，遂把彤云散了，现出太阳，日色如火一般，把岐山脚下冰时刻化了。五万人马冻死三二千，余者逃进五关去了。子牙又命南宫适往西岐城，请武王至岐山。南宫适走马进城，来见武王，行礼毕。武王曰：“相父在岐山，天气炎热，陆地无阴，三军劳苦。卿今来见孤，有何事？”南宫适对曰：“臣奉丞相令，请大王驾幸岐山。”武王遂同众文武往岐山来。怎见得，有诗为证：

君正臣贤国日昌，武王仁德配陶唐。

漫言冰冻擒军死，且听台城斩将亡。

祭赛封神劳圣主，驱驰国事仗臣良。

自来多少英雄血，争利图名尽是伤。

话言武王同文武往西岐山来，行未及二十里，只见两边沟渠之中冰块漂浮来往。武王问南宫适，方知冰冻岐山。君臣又行七十里，至岐山。子牙迎武王。武王曰：“相父邀孤，有何事商议？”子牙曰：“请大王亲祭岐山。”武王曰：“山川享祭，此为正礼。”乃上山进帐。子牙设下祭文，武王不知今日祭封神台，子牙只言祭岐山。排下香案，武王拈香，子牙命将三人推来。武吉将鲁雄、费仲、尤浑推至。子牙传令：“斩讫报来！”霎时献三颗首级。武王大惊曰：“相父祭山，为何斩人？”子牙曰：“此二人乃成汤费仲、尤浑也。”武王曰：“奸臣，理当斩之。”子牙与武王回兵西岐。不表。且说清福神将三魂引入封神台去了。

话说鲁雄残兵败卒走进关，逃回朝歌。闻太师在府，看各处报章，看三山关邓九公报：“大败南伯侯。”忽报：“汜水关韩荣报到。”令：“接上来。”拆开看时，顿足叫曰：“不料西岐姜尚这等凶恶！杀死张桂芳，又捉鲁雄，号令岐山，大肆猖獗。吾欲亲征，奈东南二处，未息兵戈。”乃问吉立、余庆曰：“我如今再遣何人伐西岐？”吉立答曰：“太师在上：西岐足智多谋，兵精将勇，张桂芳况且失利，九龙岛四道者亦且不能取胜。如今可发令牌，命佳梦关魔家四将征伐，庶大功可成。”太师听言，喜曰：“非此四人不能克此大恶。”忙发令牌，又点左军大将胡升、胡雷交代守关。将令发出，使命领令前行。不觉一日，已至佳梦关，下马报曰：“闻太师有紧急公文。”魔家四将接了文书，拆开看罢，大笑曰：“太师用兵多年，如今为何颠倒！料西岐不过是姜尚、黄飞虎等，‘割鸡焉用牛刀’？”打发来使先回。弟兄四人点精兵十

万，即日兴师；与胡升、胡雷交代府库钱粮，一应完毕。魔家四将辞了胡升，一声炮响，大队人马起行，浩浩荡荡，军声大振，往西岐而来。怎见得好人马：

三军呐喊，幡立五方。刀如秋水迸寒光，枪似麻林初出土。开山斧如同秋月，画杆戟豹尾飘飘。鞭铜抓槌分左右，长刀短剑砌龙鳞。花腔鼓擂，催军趲将；响阵锣鸣，令出收兵。拐子马御防劫寨，金装弩准备冲营。中军帐钩镰护守，前后营刁斗分明。临兵全仗胸中策，用武还依纪法行。

话说魔家四将人马，晓行夜住，逢州过府，越岭登山，非止一日，又过了桃花岭。哨马报入中军：“启元帅：兵至西岐北门，请令定夺。”魔礼青传令：“安下团营，扎了大寨。”三军放静营炮，呐一声喊。

且说子牙自兵冻岐山，军威甚盛，将士英雄，天心效顺，四方归心，豪杰云集。子牙正商议军情，忽探马报入相府：“魔家四将领兵驻扎北门。”子牙聚将上殿，共议退兵之策。武成王黄飞虎上前启曰：“丞相在上：佳梦关魔家四将乃弟兄四人，皆系异人秘授奇术变幻，大是难敌。长曰魔礼青，长二丈四尺，面如活蟹，须如铜线，用一根长枪，步战无骑。有秘授宝剑，名曰‘青云剑’。上有符印，中分四字‘地、水、火、风’，这风乃黑风，风内有万千戈矛。若人逢着此刃，四肢成为齑粉；若论火，空中金蛇搅绕，遍地一块黑烟，烟掩人目，烈焰烧人，并无遮挡。还有魔礼红，秘授一把伞，名曰‘混元伞’。伞上有祖母禄、祖母印、祖母碧，有夜明珠、碧尘珠、碧火珠、碧水珠、消凉珠、九曲珠、定颜珠、定风珠，还有珍珠穿成四字‘装载乾坤’。这把伞不敢撑，撑开时，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转一转，乾坤晃动。

还有魔礼海，用一根枪，背上一面琵琶。上有四条弦，也按‘地、水、火、风’。拨动弦声，风火齐至，如青云剑一般。还有魔礼寿，用两根铜。囊里有一物，形如白鼠，名曰‘花狐貂’，放起空中，现身似白象，胁生飞翅，食尽世人。若此四将来伐西岐，吾兵恐不能取胜也。”子牙曰：“将军何以知之？”黄飞虎答曰：“此四将昔日在末将麾下，征伐东海，故此晓得。今对丞相，不得不以实告。”子牙听罢，郁郁不乐。

且言魔礼青对三弟曰：“今奉王命，征剿凶顽，兵至三日，必当为国立功，不负闻太师之所举也。”魔礼红曰：“明日俺们兄弟齐会姜尚，一阵成功，旋师奏凯。”其日，弟兄欢饮。次早，炮响鼓鸣，摆开队伍，立于辕门，请子牙答话。探马来报：“魔家四将请战。”子牙因黄飞虎所说厉害，恐将士失利，心下犹豫未决。金吒、木吒、哪吒在旁，口称：“师叔，难道依黄将军所说，我等便不战罢。所仗福德在周，天意相祐，随时应变，岂得看住。”子牙猛醒，传令：“摆五方旗号，整点诸将校，列成队伍，出城会战。”怎见得：

两扇门开：青幡招展，震中杀气透天庭；素白纷纭，兑地征云从地起。红幡荡荡，离宫猛火欲烧山；皂带飘飘，坎气乌云由上下。杏黄幡麾，中央正道出兵来。金盔将如同猛虎；银盔将一似欢狼。南宫适似摇头狮子；武吉似摆尾狻猊。四贤、八俊逞英豪；金木二吒持宝剑。龙须虎天生异像；武成王斜跨神牛。领首的哪吒英武，掠阵的众将轩昂。

魔家四将见子牙出兵有法，纪律森严，坐四不相，至军前。怎生打扮，有诗为证：

金冠分鱼尾，道服勒霞绡。

童颜并鹤发，项下长银苗。

身骑四不相，手挂剑锋泉。

玉虚门下客，封神立圣朝。

话说子牙出阵前，欠身曰：“四位乃魔元帅么？”魔礼青曰：“姜尚，你不守本土，甘心祸乱，而故纳叛亡，坏朝廷法纪，杀大臣号令西岐，深属不道，是自取灭亡。今天兵至日，尚不倒戈授首，犹自抗拒。直待践平城垣，俱为齑粉，那时悔之晚矣！”子牙曰：“元帅言之差矣。吾等守法奉公，原是商臣，受封西土，岂得称为反叛。今朝廷信大臣之言，屡伐西岐，胜败之事，乃朝廷大臣自取其辱，我等并无一军一卒冒犯五关。今汝等反加之罪名，我君臣岂肯虚服。”魔礼青大怒曰：“孰敢巧言，混称大臣取辱！独不思你目下有灭国之祸！”放开大步，使枪来取子牙。左哨上南宫适纵马舞刀，大喝曰：“不要冲吾阵脚！”用钢刀急架忙迎。步马交兵，刀戟并举。魔礼红绰步展方天戟冲杀而来。子牙队里辛甲举斧来战魔礼红。魔礼海摇枪直杀出来，哪吒登风火轮，摇火尖枪迎住，二将双枪共举。魔礼寿使两根铜似猛虎摇头，杀将过来，这壁厢武吉银盔素铠，白马长枪，接战阵前。这一场大战，怎见得：

满天杀气，遍地征云。这阵上三军威武；那阵上战将轩昂。

南宫适斩将刀半潭秋水；魔礼青虎头枪似一段寒冰。辛甲大斧犹如皓月光辉；魔礼红画戟一似金钱豹尾。哪吒发怒抖精神；魔礼海生嗔显武艺。武吉长枪，飕飕急雨洒残花；魔礼寿二铜，凛凛冰山飞白雪。四天王忠心佐成汤；众战将赤胆扶圣主。两阵上锣鼓频敲，四哨内三军呐喊。从辰至午，只杀的旭日无光；未末申初，霎时间天昏地暗。

有诗为证：

为国亡家欲尽忠，只徒千载把名封。

捐躯马革何曾惜，只愿皇家建大功。

话说哪吒战住了魔礼海，把枪架开，随手取出乾坤圈使在空中，要打魔礼海。魔礼红看见，忙忙跳出阵外，把混元珍珠伞撑开一晃，先收了哪吒的乾坤圈去了。金吒见收兄弟之宝，忙使遁龙桩，又被收将去了。子牙把打神鞭使在空中。此鞭只打的神，打不的仙，打不得人；四天王乃是释门中人，打不得，后一千年，才受香烟，因此上把打神鞭也被伞收去了。子牙大惊。魔礼青战住南宫适，把枪一掩，跳出阵来，把青云剑一晃，往来三次，黑风卷起，万刃戈矛。一声响亮，怎见得，有诗为证：

黑风卷起最难当，百万雄兵尽带伤。

此宝英锋真厉害，铜军铁将亦遭殃。

魔礼红见兄用青云剑，也把珍珠伞撑开，连转三四转，咫尺间黑暗了宇宙，崩塌了乾坤。只见烈烟黑雾，火发无情，金蛇搅绕半空，火光飞腾满地。好火！有诗为证：

万道金蛇空内滚，黑烟罩体命难存。

子牙道术全无用，今日西岐尽败奔。

话说魔礼海拨动了地水火风琵琶；魔礼寿把花狐貂放出在空中，现形如一只白象，任意食人，张牙舞爪。风火无情，西岐众将遭此一败，三军尽受其殃。子牙见黑风卷起，烈火飞来，人马一乱，往后败下去。魔家四将挥动人马，往前冲杀。可怜三军叫苦，战将着伤。怎见得：

赶上将，任从刀劈；乘着势，剿杀三军。逢刀的，连肩拽背；遭火的，烂额焦头。鞍上无人，战马拖缰，不管营前

和营后；地上尸横，折筋断骨，怎分南北与东西。人亡马死，只为扶王创业到如今；将躲军逃，只落叫苦连声无投处。子牙出城，齐齐整整，众将官顶盔贯甲，好似得智狐狸强似虎；到如今只落得：哀哀哭哭，歪盔卸甲，犹如退翎鸾凤不如鸡。死的尸骸暴露，生的逃窜难回。惊天动地将声悲，嚎山泣岭三军苦。愁云直上九重天，一派残兵奔陆地。

话说魔家四将一战，损周兵一万有余，战将损了九员，带伤者十有八九。子牙坐四不相平空去了，金、木二吒土遁逃回，哪吒风火轮走了，龙须虎藉水里逃生。众将无术，焉能得脱。子牙败进城，入相府点众将：着伤大半，阵亡者九名，杀死了文王六位殿下，三名副将。子牙伤悼不已。

且说魔家四将收兵，掌得胜鼓回营，三军踊跃。正是：

喜孜孜鞭敲金镫响，笑吟吟齐唱凯歌回。

话说魔家四将得胜回营，上帐议取西岐大事。魔礼红曰：“明日点人马困城，尽力攻打，指日可破，子牙成擒，武王授首。”魔礼青曰：“贤弟言之甚善。”次日进兵围城，喊声大震，杀奔城下，坐名请子牙临阵。探马报进帅府，子牙传令：“将‘免战牌’挂在城故楼上。”魔礼青传令：“四面架起云梯，用火炮攻打。”甚是危急。且说子牙失利，诸将带伤，忙领金、木二吒，龙须虎，哪吒，黄飞虎不曾带伤者上城，设灰瓶，炮石，火箭，火弓，硬弩，长枪，千方守御，日夜防备。魔家四将见四门攻打三日不下，反损有兵卒，魔礼红曰：“暂且退兵。”命军士鸣金，退兵回营。当晚兄弟四人商议：“姜尚乃昆仑教下，自善用兵。我们且不可用力攻打，只可紧困；困得他里无粮草，外无援兵，此城不攻自破矣。”礼青曰：“贤弟言之有理。”安心困城，不觉困了两月。四

将心下甚是焦躁：“闻太师命吾伐西岐，如今将近两三个月，未能破敌；十万之众，日费许多钱粮，倘太师嗔怪，体面何存。也罢，今晚初更，各将异宝祭于空中，就把西岐旋成渤海，早早奏凯还朝。”魔礼寿曰：“兄长之言妙甚。”各各欢喜。不言兄弟计较停当。且说子牙在相府有事，又见失机，与武成王黄飞虎议退兵之策。忽然猛风大作，把宝熏幡杆一折两段。子牙大惊，忙焚香，把金钱搜求八卦，只吓得面如土色。随即沐浴，更衣拈香，望昆仑下拜。子牙倒海救西岐。有诗为证：

玉虚秘授甚精奇，玄内玄中定坎离。

魔家四将施奇宝，子牙倒海救西岐。

话说子牙披发仗剑，倒海把西岐罩了。却说玉虚宫元始天尊知西岐事体，把琉璃瓶中静水望西岐一泼，乃三光神圣，浮在海水上。再说魔礼青把青云剑祭起地、水、火、风；魔礼红祭混元珍珠伞；魔礼海拨动琵琶；魔礼寿祭起花狐貂。只见四下里阴云布合，冷雾迷空，响若雷鸣，势如山倒，骨碌碌天崩，滑喇喇地塌。三军见而心惊，一个个魂迷意怕。兄弟四人各施异术，要成大功，奏凯回朝，则怕你一场空想。正是：

枉费心机空费力，雪消春水一场空。

且说魔家兄弟四人祭此各样异宝，只到三更尽，才收了回营，指望次日回兵。且说子牙藉北海水救了西岐，众将一夜不曾安枕。至次日，子牙把海水退回北海，依旧现出城来，分毫未动。且说纣营军校见西岐城上草也不曾动一根，忙报四位元帅：“西岐城全然不曾坏动一角。”四将大惊，齐出辕门看时，果然如此。四人无法可施，一策莫展，只得把人马紧困西岐。

且说子牙倒海救了此危，点将上城看守。非一日，乌飞兔走，

不觉又困两月。子牙被困，无法退兵。魔家四将英勇，仗倚宝贝，焉能取胜。忽有总督粮储官见子牙，具言：“三济仓缺粮，只可支用十日，请丞相定夺。”子牙惊曰：“兵困城事小，城中缺粮事大。如之奈何！”武成王黄飞虎曰：“丞相可发告示与居民，富厚者必积有稻谷，或借三四万，或五六万，待退兵之日，加利给还，亦是暂救燃眉之计。”子牙曰：“不可。吾若出示，民慌军乱，必有内变之祸。料还有十日之粮，再作区处。”子牙不行。不觉又过七八日。子牙算只得二日粮，心下十分着忙，大是忧郁。那日，来了两位道童，一个穿红，一个穿青，至相府门上，对门官曰：“烦你通报，要见姜师叔。”门官启老爷：“有二位道童求见。”子牙闻道者来，使命：“请来。”二位道童上殿下拜，口称“师叔”。子牙答礼曰：“二位是哪座名山？何处洞府？今到西岐，有何见谕？”二道童曰：“弟子乃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门下弟子，姓韩，双名毒龙；这位是姓薛，双名恶虎。今奉师命，送粮前来。”子牙曰：“粮在何所？”道童曰：“弟子随身带来。”锦囊中取一筒献与子牙。子牙看筒，大喜曰：“师尊圣谕，事在危急，自有高人相辅，今果如其言。”子牙命道童：“取粮。”道童将豹皮囊中取出碗口大一个斗儿，盛有一斗米，众将又不敢笑。子牙将斗命韩毒龙：“亲送三济仓去，来回话。”不一时，毒龙回来见子牙，“送去了。”不上两个时辰，管仓官来报：“启丞相：三济仓连气楼上，都淌出米来。”子牙大喜。今事到急处，自有高人来佐佑，此是武王福大。有诗赞曰：

武王仁德禄能昌，增福神祇来助粮。

紫阳洞里黄天化，西岐尽灭四天王。

话说子牙粮也足，将也多，兵也广，只没奈魔家四将奇宝伤

人，因此上固守西岐，不敢擅动。且说魔家兄弟又过了两个月，将近一年，不能成功。修文书报闻太师，言子牙虽则善战，今又能守。不表。

一日，子牙正在相府，商议军功大事。忽报：“有一道者来见。”子牙命：“请来。”这道人带扇云冠，穿水合服，腰束丝绦，脚登麻鞋，至帘前下拜，口称“师叔”。子牙曰：“哪里来的？”道人曰：“弟子乃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门下，姓杨，名戡；奉师命，特来师叔左右听用。”子牙大喜，见杨戡超群出类。杨戡与诸门人会了，见过武王，复来问：“城外屯兵者何人？”子牙把魔家四将用的“地、水、火、风”物件说了一遍，“……故此挂‘免战牌’。”杨戡曰：“弟子既来，师叔可去‘免战’二字。弟子会魔家四将，便知端的。若不见战，焉能随机应变。”子牙听言甚喜，遂传令：“摘了‘免战牌’。”彼时有探马报入大营：“启元戎：西岐去了‘免战牌’。”魔家四将大喜，即刻出营搦战。探马报入相府，子牙命杨戡出城，哪吒压阵。城门开处，杨戡出马，见四将威风凛凛冲霄汉，杀气腾腾逼斗星。四将见西岐城内一人，似道非道，似俗非俗，带扇云冠，道服丝绦，骑白马，执长枪。魔礼青曰：“来者何人？”杨戡答曰：“吾乃姜丞相师侄杨戡是也。你有什么能，敢来此行凶作怪，仗倚左道害人。眼前叫你知吾厉害，死无葬身之地！”纵马摇枪来取。却说魔家四将有半年不曾会战，如今一齐出来，步战杨戡。四将围将上来，把杨戡裹在垓心，酣战城下。且说楚州有解粮官，解粮往西岐，正要进城，见前面战场阻路。此人姓马，名成龙，用两口刀，坐赤兔马，心性英烈，见战场阻路，大喝一声：“吾来了！”那马攥在圈子内，力敌四将。魔礼寿又见一将冲将来，心中大怒，未及十合，取出

花狐貂祭在空中，化如一只白象，口似血盆，牙如利刃，乱抢人吃。其诗为证：

此兽修成隐显功，阴阳二气在其中。

随时大小皆能变，吃尽人心若野熊。

却说祭起花狐貂，一声响，把马成龙吃了半截去。杨戩在马上暗喜：“原来有这个孽障作怪！”魔家四将也不知道杨戩有九转炼就元功，魔礼寿又祭花狐貂，一声响，也把杨戩咬了半截去。哪吒见势头不好，进城来报姜丞相，说：“杨戩被花狐貂吃了。”子牙郁郁不乐，纳闷在府。

且说魔家四将得胜回营，治酒，兄弟共饮。吃到二更时分，魔礼寿曰：“长兄，如今把花狐貂放进城里去，若是吃了姜尚，吞了武王，大事定了。那时好班师归国，何必与他死守。”四人酒后，各发狂言。礼青曰：“贤弟之言有理。”礼寿豹皮囊取出花狐貂，叫曰：“宝贝，你若吃了姜尚回来，此功莫大。”遂祭在空中去了。花狐貂乃是一兽，只知吃人，哪知道吃了杨戩是个祸胎。杨戩曾炼过九转玄功，七十二变化，无穷妙道，肉身成圣，封清源妙道真君。花狐貂把他吃在腹里，杨戩听着四将计较，杨戩曰：“孽障，也不知我是谁！”把花狐貂的心一捏，那东西叫一声，跌将下来。杨戩现身，把花狐貂一撑两段。杨戩现原形，有三更时分，来相府门前，叫左右报丞相，守门军士击鼓。子牙三更时，还与哪吒共议魔家四将事，忽听鼓响，报：“杨戩回来。”子牙大惊：“人死岂能复生！”命哪吒探虚实。哪吒至大门首问曰：“杨道兄，你已死了，为何又至？”杨戩曰：“你我道门徒弟，各玄妙不同。快开门！我有要紧事报与叔父。”哪吒命开了门，杨戩同至殿前。子牙惊问：“早晨阵亡，为何又至？必有回生之术！”杨

戡把魔礼寿放花狐貂进城，“要伤武王、师叔，弟子在那孽障腹中听着，方才把花狐貂弄死了，特来报知师叔。”子牙闻言大喜：“吾有这等道术之客，何惧之有！”戡曰：“弟子如今还去。”哪吒曰：“道兄如何去得？”杨戡曰：“家师秘授，自有玄妙，随风变化，不可思议。有诗为证：

秘授仙传真妙诀，我与道中俱各别。

或山或水或巖崖，或金或宝或铜铁。

或鸾或凤或飞禽，或龙或虎或狮鸩。

随风有影即无形，赴得蟠桃添寿节。”

子牙听罢，“你有此奇术，可显一二。”杨戡随身一晃，变成花狐貂满地跳，把哪吒喜不自胜。杨戡曰：“弟子去也！”响一声，才要去。子牙曰：“杨戡，且住！你有大术，把魔家四将宝贝取来，使他束手不能成功。”杨戡即时飞出西岐城，落在魔家四将帐上。礼寿听的宝贝回来，忙用手接住，瞧了一瞧，见不曾吃了人来。将近四鼓时分，兄弟同进帐中睡去。正是酒酣睡倒，鼻息如雷，莫知高下。杨戡自豹皮囊中跳出来，将魔家四将帐上有四件宝贝，杨戡用手一端，端塌了，只拿得一把伞，那三件宝贝落地有声。魔礼红梦中听见有响声，急起来看时，“呀！却原来挂塌了钩子，掉将下来！”糊涂醉眼，不曾查得，就复挂在上面，依旧睡了。且说杨戡复到西岐城来见子牙，将混元珍珠伞献上。金木二吒、哪吒都来看伞。杨戡复又入营，还在豹皮囊中。不表。

且说次早中军帐鼓响，兄弟四人，各取宝贝，魔礼红不见混元伞，大惊：“为何不见了此伞！”急问巡内营将校。众将曰：“内营红尘也飞不进来，哪有好细得入。”魔礼红大叫：“吾立大功，只凭此宝；今一旦失了，怎生奈何！”四将见如此失利，郁

郁不乐，无心整理军情。……

且说青峰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忽然心血潮来，叫金霞童子：“请你师兄来。”童儿领命，少时间请师兄至。黄天化至碧游床前，倒身下拜：“老师父，叫弟子哪里使用？”真君曰：“你打点下山。你父子当立功为周主，随我来。”黄天化随师至桃园中，真君传二柄锤。天化见而即会，精熟停当，无不了然。真君曰：“将吾的玉麒麟与你骑；又将火龙标带去。徒弟，你不可忘本，必尊道德。”黄天化曰：“弟子怎敢？”辞了师父，出洞来，上了玉麒麟，把角一拍，四足起风云之声。此兽乃道德真君闲戏三山、闷游五岳之骑。黄天化即时来至西岐，落下麒麟，来到相府，令门官通报。“启丞相：有一道童求见。”子牙曰：“请来。”黄天化上殿下拜，口称：“师叔，弟子黄天化奉师命下山，听候左右。”子牙问：“哪一座山？”黄飞虎曰：“此童乃青峰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门下黄天化，乃末将长子。”子牙大喜：“将军有子出家修道，更当庆幸！”且说黄天化父子重逢，同回王府，置酒父子欢饮。黄天化在山吃斋，今日在王府吃荤，遂挽双抓髻，穿王服，带束发冠，金抹额，穿大红服，贯金锁甲，束玉带，次日上殿见子牙。子牙一见天化如此装束，便曰：“黄天化，你原是道门，为何一旦变服？我身居相位，不敢忘昆仑之德。你昨日下午下山，今日变服，还把丝绦束了。”黄天化领命，系了丝绦。天化曰：“弟子下山，退魔家四将，故此如将家装束耳。怎敢忘本！”子牙曰：“魔家四将乃左道之术也，须紧要提防。”天化曰：“师命指明，何足惧哉！”子牙许之。黄天化上了玉麒麟，拎两柄锤，开放城门，至辕门请战。四天王正遇丙灵公。不知胜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闻太师兵伐西岐

诗曰：

太师行兵出故商，西风飒飒送斜阳。

君因乱政民多难，臣为摠忠命尽伤。

惟知去日宁知返，只识兴时哪识亡。

四将亦随征进没，令人几度忆成汤。

且说魔礼红不见了珍珠伞，无心整理军情。忽报：“有将在辕门讨战。”四将听说，遂点人马出营会战：见一将骑玉麒麟而来。但见怎生打扮，有赞为证：

悟道高山十六春，仙传道术最通灵。潼关曾救生身父，
莫耶宝剑斩陈桐。束发金冠飞烈焰，大红袍上绣团龙。连环
砌就金锁铠，腰下绒绦左右分。两柄银锤生八楞，稳坐走阵
玉麒麟。奉命特来收四将，西岐城外立头功。旗开拱手黄天
化，“封神榜”上丙灵公。

魔礼青观看一员小将，身坐玉麒麟，到阵前曰：“来者何人？”
天化答曰：“吾非别人，乃开国武成王长男黄天化是也；今奉姜
丞相将令，特来擒你。”魔礼青大怒，摇枪拽步来取黄天化。天
化手中锤赴面交还。步骑交兵，一场大战。怎见得：

发鼓震天雷，锣鸣两阵催。红幡如烈火，将军八面威。
这一个舍命而安社稷；那一个拚残生欲正华夷。自来也见将
军战，不似今番枪对锤。

话说魔礼青大战黄天化，麟步相交，枪锤并举，来往未及二十回合，早被魔礼青随手带起白玉金刚镯，一道霞光，打将下来，正中后心，只打的金冠倒撞，跌下马来。魔礼青方欲取首级，早被哪吒大叫：“不要伤吾道兄！”登开风火轮，杀至阵前，救了黄天化。哪吒大战魔礼青，双枪共发，杀的天愁地暗。魔礼青二起金刚镯来打哪吒，哪吒也把乾坤圈丢起。乾坤圈是金的，金刚镯是玉的，金打玉，打的粉碎。魔礼青、魔礼红一齐大呼曰：“好哪吒！伤碎吾宝，此恨怎消！”齐来动手。哪吒见势不好，忙进西岐。魔礼海正待用琵琶时，哪吒已自进城去了。魔礼青进营，见失了金刚镯，闷闷不悦。

且说黄天化被金刚镯已自打死了，黄飞虎痛哭曰：“岂知才进西岐，未安枕席，竟被打死！”甚是伤情。只得把天化尸骸停在相府门前。子牙亦是不乐。忽有人报进府来：“启丞相：有一道童求见。”子牙传令：“请来。”道童至殿前下拜。子牙问曰：“哪里来的？”童子曰：“弟子是紫阳洞道德真君命弟子来背师兄黄天化回山。”子牙大喜。

白云童子将黄天化背回，至紫阳洞门前放下。道童进洞回复曰：“师兄已背至了。”真君出洞，看天化面黄不语，闭目无言。真君命童子取水来，将丹药化开，用剑撬开口，将药灌入，随入中黄。不一个时辰，黄天化已是回生，二目睁开，见师父在旁，天化曰：“弟子如何在此相见？”真君曰：“好畜生！下山吃荤，罪之一也；变服忘本，罪之二也。若不看你牙面上，决不救你！”黄天化倒身下拜。真人取出一物，递与天化，曰：“你速往西岐，再会魔家四将，可成大功。我不久也要下山。”黄天化辞了师父，借土遁前来，须臾便至西岐，落下遁光，来至相府。门官忙报，子

牙命至殿前。黄天化把师父言语说了一遍，飞虎大喜。次日，黄天化上了玉麒麟出城，坐名要魔家四将。军政司报进营：“黄天化请战。”魔家四将听报，忙出营。见天化精神赳赳，大叫曰：“今日定见雌雄！”魔礼青摇枪来刺，天化火速来迎。麒麟相交，一场大战。未及三五回合，天化便走，魔礼青随后赶来。黄天化回头一看，见魔礼青来赶，下双锤，取出一幅锦囊，打开看时，只见长有七寸五分，放出华光，火焰夺目，名曰“攒心钉”。黄天化掌在手中，回手一发，此钉如稀世奇珍，一道金光出掌。怎见得，有诗为证：

此宝今番出紫阳，炼成七寸五分管。

玄中妙法真奇异，收伏魔家四大王。

话说黄天化发出攒心钉，正中魔礼青前心，不觉穿心而过。只见魔礼青大叫一声，跌倒在地。魔礼红见兄长打倒在地，心中大怒，急忙跑出阵来，把方天戟一摆，紧紧赶来。黄天化收回钉，仍复打来。魔礼红躲不及，又中前心。此钉见心才过，响一声，跌在尘埃。魔礼海大呼曰：“小畜生！将何物伤吾二兄？”急出时，早被黄天化连发此钉，又将魔礼海打中。也是该四天王命绝，正遇丙灵公，此乃天数。只有魔礼寿见三兄死馀非命、心中甚是大怒，忙忙走出，用手往豹皮囊里拿花狐貂出来，欲伤黄天化。不知此花狐貂乃是杨戩变化的，隐在豹皮囊里，魔礼寿把手来拿此物，不知杨戩把口张着，等魔礼寿的手往花狐貂嘴里来，被花狐貂一口，把魔礼寿的手咬将下来，只得一个骨头，怎熬得这般疼痛！又被黄天化一钉打来，正中胸前。可怜！正是：

治世英雄成何济，封神台上把名标。

话说黄天化打死魔家四将，方才来取首级，忽见豹皮囊中一

阵风儿过处，只见花狐貂化为一人，乃是杨戩。黄天化认不得杨戩，天化问曰：“风化人形者是谁？”杨戩答曰：“吾乃杨戩是也。姜师叔有命在此，以为内应。今见兄长连克四将，正应上天之兆。”正说间，只见哪吒登轮赶来，对黄天化、杨戩言曰：“二兄今立大功，不胜喜悦！”三人彼此庆慰，同进城至相府内，来见子牙。三人将发钉打死四将，杨戩伤手之事，诉说一遍。子牙大喜，命把四将斩首号令城上。

且说魔家人马逃回进关，随路报馀汜水关韩荣。韩荣闻报大惊，曰：“姜尚在西周用兵如此厉害！”心上甚是着忙，乃作告急表章，星夜打上朝歌去讫。不题。

且说闻太师在相府闲坐，闻报：“游魂关冀荣屡胜东伯侯。”忽然又报：“三山关邓九公有女邓婵玉连胜南伯侯，今已退兵。”太师大喜，又报：“汜水关韩荣有报。”太师命：“令来。”来官将文书呈上。太师拆开一看，见魔家四将尽皆诛戮，号令城头，太师拍案大怒，叫曰：“谁知四将英勇，都也丧于西岐，姜尚有何本领，挫辱朝廷军将！”闻太师当中一目睁开，白光有二尺远近，只气得三尸神暴躁，七窍内生烟。自思自忖道：“也罢！如今东南二处，渐已平定，明日面君，必须亲征，方可克敌。”当日作表。次日朝贺，将出师表章来见纣王。纣王曰：“太师要伐西岐，为孤代理。”命左右：“速发黄旄、白钺，得专征伐。”太师择吉日，祭宝纛旗幡。纣王亲自饯别，满斟一杯，递与闻太师。太师接酒，躬身奏曰：“老臣此去，必克除反叛，清静边隅。愿陛下言听计从，百事详察而行，毋令君臣隔绝，上下不通。臣多不过半载，便自奏凯还朝。”纣王曰：“太师此行，朕自无虑，不久候太师佳音。”命排黄旄、白钺，令闻太师起行。太师饮过数杯，纣

王看闻太师上骑。那墨麒麟久不曾出战，今日闻太师方欲骑上，被墨麒麟叫一声，跳将起来，把闻太师跌将下来。百官大惊，左右扶起，太师忙整衣冠。时有下大夫王变，上前奏曰：“太师今日出兵落骑，实为不祥；可再点别将征伐可也。”太师曰：“大夫差矣！人臣将身许国而忘其家，上马抡兵而忘其命，将军上阵，不死带伤，此理之常，何足为异。大抵此骑久不曾出战，未曾演试，筋骨不能舒伸，故有此失。大掾幸勿再言。”遂传令：“点炮起兵。”太师复上骑。此一别，正不知何年再会君臣面，只落得默默英魂带血归。太师一点丹心，三年征伐，俱是为国为民。

用尽机谋扶帝业，上天垂象不能成。

话说闻太师提大兵三十万出了朝歌，渡黄河，兵至浍池县。总兵官张奎迎接，至帐前行礼毕。太师问：“往西岐哪一条路近？”张奎答曰：“往青龙关近二百里。”太师传令：“往青龙关去。”人马离了浍池县，往青龙关来。一路上旗幡招展，绣带飘飘，真好人马！怎见得，有赞为证：

飞龙幡红纓闪闪，飞凤幡紫雾盘旋。飞虎幡腾腾杀气，飞豹幡盖地遮天。挡牌滚滚，短剑辉辉。挡牌滚滚，扫万军之马足；短剑辉辉，破千重之狼铄。大杆刀、雁翎刀，排开队伍；鎗金枪、点钢枪，荡荡朱纓。太阿剑、昆吾剑，龙鳞砌就；金装铜、银镀铜，冷气森严。画杆戟、银尖戟，飘扬豹尾；开山斧、宣花斧，一似车轮。三军呐喊撼天关，五色旗摇遮映日。一声鼓响，诸营奋勇逞雄威；数棒锣鸣，众将委蛇随队伍。宝纛幡下，瑞气笼烟；金字令旗，来往穿梭。能报事拐子马紧挨鹿角；能冲锋连珠炮提防劫营。

诗曰：

腾腾杀气滚征埃，隐隐红云映绿苔。

十里只闻戈甲响，一座兵山出土来。

话说大兵离了青龙关，一路崎岖窄小，只容一二骑而行，人马甚是难走，跋涉更觉险峻。闻太师见如是艰难，悔之不及。早知如此，不若还走五关，方便许多，如今反耽误了程途。一日，来到黄花山，只见一座大山。怎见得，有赞为证：

远观山，山青叠翠；近观山，翠叠青山。山青叠翠，参天松婆娑弄影；翠叠青山，靠峻岭逼陡悬崖。逼陡涧，绿桧影摇玄豹尾；峻悬崖，青松折齿老龙腰。望上看，似梯似磴；望下看，如穴如坑。青山万丈接云霄，斗涧鹰愁侵地户。此山：到春来如火如荼，到夏来如蓝如翠，到秋天如金如锦，到冬来如玉如银。到春来，怎见得如火如荼：红灼灼夭桃喷火，绿依依弱柳含烟。到夏来，怎见得如蓝如翠：雨来苍烟欲滴，月过岚气氤氲。到秋来，怎见得如金如锦：一攒攒，一簇簇，俱是黄花吐瑞；一层层，一片片，尽是红叶摇风。到冬来，怎见得如玉如银：水晃晃冻成千块玉；雪闰闰堆叠一银山。山径崎岖，难进难出；水回曲折，流去流来。树梢上生生不已，鸟啼时韵致悠扬。正是：观之不舍，乐坐忘归。有诗为证：

一山未过一山迎，千里全无半里平。

莫道牧童遥指处，只看图画不堪行。

话说闻太师看此山险恶，传令安下人马，催开墨麒麟，自上山来观看。见有一程平坦之地，好似一个战场。太师叹曰：“好一座山！若是朝歌宁静，老夫来黄花山避静消闲，多少快乐！”又见依依翠竹，古木乔松，赏玩不尽。正看此山景致，忽听脑后一

声锣响，太师急勒转坐骑，原来是山下走阵。走的乃是长蛇阵，阵头一将，面如蓝靛，发似朱砂，上下獠牙，金甲红袍，坐下黑马，手使一柄开山斧。闻太师贪看走阵，不觉被山下士卒看见：闻太师身穿红袍，坐骑一兽，用两根金鞭，偷看阵势。士卒竟不走阵，来报主将：“启大王千岁：山上有一人探看吾等巢穴。”那人见说，抬头一看，大怒，速命退了阵，把马一磕，那马飞上山来。闻太师看见一将飞来，甚是英雄，十分勇猛，心中大喜：“收得此人，去伐西岐，乃是用人之际。”心上正自踌躇，不觉那马已到面前。只见来将大呼曰：“你是何人？好大胆！敢来探吾山穴！”闻太师曰：“贫道看此山幽静，欲化此结一茅庵，早晚诵一二卷‘黄庭’，不识将军肯否？”来人大怒，骂道：“好妖道！”催开马，摇手中斧，飞来直取。闻太师用金鞭急架忙迎。鞭斧交加，勇战在高山之上。闻太师征伐多年，不知见过多少豪杰，哪里把他放在眼里。见这将使的斧也有些本领，“待吾收了此人往西岐去，虽无大成，亦有小就。”太师把骑一拨，往东就走。那人赶来。闻太师听脑后铃声响亮，把金鞭一指，平地现出一座金墙，把这一员大将围裹在内，用金遁遁了。太师依旧还往这山上，下了战骑，倚松靠石坐下。太师看有几道杀气隐在山中，默然不题。

且说小校报上山来：“启二位千岁：有一穿红的道人，把大千岁引入一阵黄气之内，就不见了。”二将急问报事喽罗：“如今在哪里？”小校答曰：“如今现在山上坐着。”二人大怒，忙上马持兵，众喽罗齐声呐喊，杀上山来。闻太师看见，慢慢的上了墨麒麟，把金鞭一指，大呼曰：“二将慢来！”二将见闻太师是三啖眼的道人，也自惊讶，乃上前喝曰：“你是何人，敢在此行凶，将

吾兄长掇在哪里去了？好好送还，饶你一命！”闻太师曰：“方才那蓝脸的无知触我，被我一鞭打死了。你二人又来做什么？我非有别意，欲化此黄花山修炼。你二人肯麼？”二人大怒，把马催开，一个使枪便取，那一个使双铜打来。闻太师使开金鞭，冲杀上下，三骑交加。闻太师勒转墨麒麟，往南就走。二将赶来。太师把鞭一指，将水遁遁了张天君，木遁遁了陶天君。此一回乃闻太师收邓、辛、张、陶四天君。闻太师依旧还坐在山坡之上。且说喽罗来报辛天君。辛天君正在山后收粮，忽见小喽罗来报：“二千岁，祸事不小！”辛环问曰：“有何事？”小校曰：“三位千岁被一道人打死了。”辛环听说，大叫一声：“气杀我也！”忙提锤钻，将肋下双肉翅一夹，飞起空中，一阵风响，只听得半空中声似雷鸣，至山上，大呼曰：“好妖道！将吾兄弟打死，岂可让你独生乎！”闻太师当中眼睁开看时，好凶恶之像，二翅飞来。怎见得，赞曰：

二翅空中响，头戴虎头冠。面如红枣色，顶上宝光寒。

锤钻安天下，獠牙嘴上安。一怒无遮挡，飞来势若鸾。

话说闻太师见而大喜：“真奇异豪杰！”那人照闻太师顶上一锤打来，太师用鞭急架忙迎。锤鞭骁勇，杀法精奇。太师掩一鞭，往东便走。辛环大呼：“妖道哪里去？吾来了！”把双翅一夹，即到顶上。他不知闻太师有多大本领，任意行凶。闻太师自忖：“五遁之中，遁不得此人。”且将金鞭照路旁一块山，连指两三指，命黄巾力士：“将此山石把这人压了！”力士得法旨，忙将此山石平空飞起，把辛环挟腰压下来。怎知闻太师：

玄中道术多奇异，倒海移山谈笑中。

刚才把辛环压住了，闻太师勒转墨麒麟，举鞭照顶门上打

来。辛环大叫曰：“老师慈悲！弟子不识高明，冒犯天威，望老师赦宥。若得再生，感恩非浅！”太师把鞭放在辛环顶上曰：“你认不得我。吾非道者，我是朝歌闻太师是也。因征伐西岐，往此经过。你那蓝脸的人，无故来伤我。你还是欲生乎？欲死乎？”辛环大叫：“太师老爷！小的不知是太师驾过此山，早知，应当远迓。冒犯天颜，万望恕小人死罪。”太师曰：“你既欲生，吾便赦汝。只是要在吾门下，往征西岐。若是有功，不失腰玉之福。”辛环曰：“若是贵人肯提拔下士，未将愿从麾下指挥。”太师把鞭一指，黄巾力士将山石揭去。辛环站不起来，半晌方能站立，拜倒在地。闻太师扶起。太师收了辛环，方倚松靠石坐下。辛环立在一旁。闻太师问曰：“黄花山有多少人马？”辛环答曰：“此山方圆有六十里，啸聚喽罗一万有馀，粮草颇多。”太师不觉大喜。辛环跪下哀告曰：“前来三将，望太师老爷一例慈悲赦宥。若得回生，愿尽驽骀，以报知遇之恩。”闻太师道：“你还要他来？”辛环曰：“名虽各姓，情同手足。”闻太师曰：“既然如此，你等也是有义气的。站开了！”太师发手，一声雷鸣，震动山岳。且说遁的三将，一时揉眉擦眼：邓天君不见了金墙；张天君不见了大海；陶荣不见了大林。三将走马回山，只见辛环站在那穿红的道人旁边。邓忠大怒，声若巨雷，叫：“贤弟，与吾拿住那妖道！”话还未了，张、陶二将齐叫：“拿妖道！”也不知闻太师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黄花山收邓辛张陶

诗曰：

劫数相逢亦异常，诸天神部涉疆场。

任他奇术俱遭败，哪怕仙凡尽带伤。

周室兴隆时共泰，成汤丧乱日偕亡。

黄花山下收强将，总向岐山土内藏。

话说三将齐来发怒，辛环急上前忙止曰：“兄弟们不得妄为，快下马来参谒。此是朝歌闻太师老爷。”三将听说“闻太师”，滚鞍下马，拜伏在地，口称：“太师，久慕大名，未得亲睹尊颜；今幸天缘，大驾过此，末将等有失迎迓，致多冒渎，正谓误犯，望太师老爷恕罪，末将等不胜庆幸。”众将请太师上山。闻太师听说亦喜，遂同众将上山。众将请太师上坐，复行参谒。太师亦自温慰。因问四将：“尊姓？何名？今日幸逢，老夫亦与有荣焉。”邓忠曰：“此黄花山；俺弟兄四人，结义多年，末将姓邓，名忠；次名辛环；三名张节；四名陶荣。只因诸侯荒乱，暂借居此山，权且为安身之地，其实皆非末将等本心。”闻太师听罢，“你等肯随吾征伐西岐，候有功之日，俱是朝廷臣子。何苦为此绿林之事，埋没英雄，辜负生平本事。”辛环曰：“如太师不弃，忠等愿随鞭镫。”闻太师曰：“列位既肯出力王室，正是国家有庆。你们山上喽罗计有多少？”辛环答曰：“有一万有馀。”闻太师曰：“你可晓谕众人：愿随征者，去；不愿随征者，宁释还家，仍给赏财物，

也是他跟随你们一场。”辛环领命，传与众人，有愿去的，有不愿去的，俱将历年所积给与诸人，众人无不悦服。除不去的，尚馀七千多人马，粮草计有三万，俱打点停当，烧了牛皮宝帐。闻太师即日起兵，又得四将，不觉大喜。把人马过了黄花山，径往前进，浩浩荡荡，甚是军威雄猛。有诗为证：

烈烈旗幡飞杀气，纷纷战马似龙蛟。

西岐豪杰如云集，太师亲征若浪抛。

话言闻太师人马正行，忽抬头见一石碣，上书三字，名曰“绝龙岭”。太师在墨麒麟上，默默无言，半晌不语，邓忠见闻太师勒骑不行，面上有惊恐之色。邓忠问曰：“太师为何停骑不语？”闻太师曰：“吾当时悟道，在碧游宫拜金灵圣母为师之时，学艺五十年。吾师命我下山佐成汤，临行，问师曰：‘弟子归着如何？’吾师道：‘你一生逢不得“绝”字。’今日行兵，恰恰见此石碣，上书‘绝’字，心上迟疑，故此不决。”邓忠等四将笑曰：“太师差矣！大丈夫岂可以一字定终身祸福？况且‘吉人天相’，只以太师之才德，岂有不克西岐之理。从古云：‘不疑何卜？’”太师亦不笑不语。众将催人马速行。刀枪似水，甲士如云，一路无词。哨马报入中军：“启太师：人马至西岐南门，请令定夺。”太师传令：“安营。”一声炮响，三军呐一声喊，安下营，结下大寨。怎见得，有赞为证：

营安南北，阵摆东西。营安南北分龙虎，阵摆东西按木金。围子手平添杀气；虎狼威长起征云。拐子马齐齐整整；宝纛幡卷起威风。阵前小校披金甲；传枪儿郎北锦裙。先行官如同猛虎；佐军官恶似彪熊。定营炮天崩地裂；催阵鼓一似雷鸣。白日里出入有法，到晚间转箭支更。只因太师安营

寨，鸦鸟不敢望空行。

不说闻太师安营西岐。只见报马报进相府，报：“闻太师调三十万人马，在南门安营。”子牙曰：“当时吾在朝歌，不曾会闻太师；今日领兵到此，看他纪法何如。”遂带诸将上城，众门下相随，同到城敌楼上，观看闻太师行营；果然好人马！怎见得，有赞为证：

满空杀气，一川铁马兵戈；片片征云，五色旌旗缥缈。
千枝画戟，豹尾描金五彩幡；万口钢刀，诛龙斩虎青铜剑。
密密钺斧，幡旗大小水晶盘；对对长枪，盏口粗细银画杆。
幽幽画角，犹如东海老龙吟；灿灿银盔，滚滚冰霜如雪练。
锦衣绣袄，簇拥走马先行；玉带征夫，侍听中军元帅。鞭抓
将士尽英雄，打阵儿郎凶似虎。不亚轩辕黄帝破蚩尤，一座
兵山从地起。

话说子牙观看良久，叹曰：“闻太师平日有将才，今观如此整练，人言尚未尽其所学。”遂下城入府，同大小门下众将，商议退兵之策。有黄飞虎在侧曰：“丞相不必忧虑，况且魔家四将不过如此，正所谓国王洪福大，巨恶自然消散。”子牙曰：“虽是如此，民不安生，军逢恶战，将累鞍马，俱不是宁泰之象。”正议间，报：“闻太师差官下书。”子牙传令：“令来。”不一时，开城，放一员大将至相府，将书呈上。子牙拆书观看，上云：

成汤太师兼征西天保大元帅闻仲，书奉丞相姜子牙麾下：盖闻王臣作叛，大逆馀天。今天王在上，赫赫威灵。兹尔西土，敢行不道，不尊国法。自立为王，有伤国体。复纳叛逆，明欺宪典。天子累兴问罪之师，不为俯首伏辜，尚敢大肆猖獗，拒敌天吏，杀军覆将，辄敢号令张威，王法何在！

虽食肉寝皮，不足以尽厥罪；纵移尔宗祀，削尔疆土，犹不足以偿其失。今奉诏下征，你等若惜一城之生灵，速至辕门授首，候归期以正国典；如若拒抗，真火焰昆冈，俱为齑粉，噬脐何及？战书到日，速为自裁。不宣。

子牙看书毕。子牙曰：“来将何名？”邓忠答曰：“末将邓忠。”子牙曰：“邓将军回营，多拜上闻太师，原书批回，三日后会兵城下。”邓忠领命出城，进营回复了闻太师，将子牙回话说了一遍。不觉就是三日。只听得成汤营中炮响，喊杀之声震天。子牙传令：“把五方队伍调遣出城。”闻太师正在辕门，只见西岐南门开处，一声炮响，有四杆青幡招展，幡下四员战将按震宫方位：

青袍青马尽穿青，步将层层列马兵。手挽挡牌人似虎，短剑长枪若铁城。

二声炮响，四杆红幡招展，幡脚下四员战将，按离宫方位：

红袍红马绛红缨，收阵铜锣带角鸣。将士雄赳跨战骑，窝弓火炮列行营。

三声炮响，四杆素白幡招展，幡脚下有四员战将，按兑宫方位：

白袍白马烂银盔，宝剑昆吾耀日辉。火焰枪同金装铜，大刀犹似白龙飞。

四声炮响，四杆皂盖幡招展，幡脚下四员战将，按坎宫方位：

黑人黑马皂罗袍，斩将飞翎箭更豪。斧有宣花酸枣榑，虎头枪配雁翎刀。

五声炮响，四杆杏黄幡招展，幡脚下四员战将，按戊己宫方位：

金盛金甲杏黄幡，将坐中央守一元。杀气腾腾笼战骑，冲锋锐卒候辕门。

话说闻太师看见子牙把五方队伍调出，两边大小将官一对对整整齐齐：哪吒登风火轮，手提火尖枪，对着杨戩、金吒、木吒、韩毒龙、薛恶虎、黄天化、武吉等侍卫两旁。宝纛旗下，子牙骑四不相，右手下有武成王黄飞虎坐五色神牛而出。只见闻太师在龙凤幡下，左右有邓、辛、张、陶四将。太师面如淡金，五柳长髯，飘扬脑后，手提金鞭。怎见得闻太师威武：

九云冠金霞缭绕，绛绡衣鹤舞云飞，阴阳绦结束，朝履应玄机。坐下麒麟如墨染，金鞭摆动光辉。拜上通天教下，三除五遁施为。胸中包罗天地，运筹万斛珠玑。丹心贯乎白日，忠贞万载名题。龙凤幡下列旌旗，太师行兵自异。

话说子牙催骑向前，欠背打躬，口称：“太师，卑职姜尚不能全礼。”闻太师曰：“姜丞相，闻你乃昆仑名士，为何不谙事体，何也？”子牙答曰：“尚忝玉虚门下，周旋道德，何敢违背天常。上尊王命，下顺军民，奉法守公，一循馀道。敬诚缉熙，克勤天戒，分别贤愚，佐守本土，不敢虐民乱政。稚子无欺，民安物阜，万姓欢娱，有何不谙事体之处？”闻太师曰：“你只知巧馀立言，不知自己有过。今天王在上，你不尊君命，自立武王。欺君之罪，孰大于此！收纳叛臣黄飞虎，明知欺君，安心拒敌。叛君之罪，孰大于此！及至问罪之师一至，不行认罪，擅行拒敌，杀戮军士命官。大逆之罪，孰加于此！今吾自至此，犹恃己能，不行降服，犹自兴兵拒敌，巧言饰非，真可令人痛恨！”子牙笑而答曰：“太师差矣！自立武王，固是吾国未行请奏；然子袭父荫，何为不可。况天下诸侯尽反成汤，也是欺君不成！只是人君先自灭纲纪，不足为万姓之主，因此皆叛背不臣，此其过岂尽在臣也。收武成王，正是‘君不正，臣投外国’，亦是礼之当然。今为人君，尚不自

反，乃厚于责臣，不亦羞乎！若论杀朝廷命官士卒，是自到此取死讨辱，尚等并不曾领一军一卒，或助诸侯，或伐关隘。太师名震八方，今又到此，未免先有轻举妄动之意，在尚怎敢抗拒。不若依尚愚意：老太师请暂回鸾辂，各守疆界，还是好颜相看；若太师务任一己之私，逆天行事，然兵家胜负，未可知也。还请太师三思，毋损威重。”闻太师被此数语说得面皮通红；又见黄飞虎在宝纛之下，乃大叫曰：“逆臣黄某，出来见我！”飞虎睹面难回，只得向前欠身曰：“末将自别太师，不觉数载；今日又会，不才冤屈庶可伸明。”闻太师喝曰：“满朝富贵，尽在黄门，一旦负君，造反助恶，杀害命官，逆恶贯盈，还来强辩！”命：“哪一员将官先把反臣拿了！”左哨上邓忠大叫曰：“末将愿往。”走马摇斧，来取黄飞虎。飞虎纵五色神牛，手中枪赴面交还。张节使枪也来助邓忠。周营内有大将南宫适敌住。陶荣使铜，飞马前来助战。这壁厢武吉拨马摇枪，抵住陶荣。两阵上六员战将，三对交锋，来来往往，冲冲撞撞，翻腾上下交加，只杀得天愁地暗，日月无光。辛环见三将不能取胜，把肋下肉翅一夹，飞起半空，手持锤钻，望子牙打来。时有黄天化催开玉麒麟，两柄银锤，抵住辛环。周营众将见成汤营里飞起一人来，虎头冠，面如红枣，尖嘴獠牙，狰狞恶状，惟黄天化战住辛环。闻太师见黄天化坐玉麒麟，知是道德之士，急催开墨麒麟，使两条金鞭，冲杀过来，忙取子牙。子牙忙催动四不相，急架相迎。二兽交加，竟生云雾。这是闻太师头一场西岐大战。怎见得，赞曰：

两下里排门对伍，军政司擂鼓鸣锣。前后军安排赌斗，左右将准备相持。一等等有牙有爪，一等等能走能飞。狻猊、獬豸、狮子、麒麟、欢彪、怪兽、蛟龙、猛虎。狻猊斗，狂

风荡荡；獬豸斗，日色辉辉；狮子斗，寒风凛凛；麒麟斗，冷气森森；欢彪斗，来往撺跳；怪兽斗，遍地烟云；蛟龙斗，彩云布合；猛虎起，卷起狂风。大战一场怎肯休，英雄恶战逞雄起。若烦解的虫王恨，除是南山老比丘。

且说闻太师鞭法甚利，且有风雷之声，久惯兴师，四方响应，子牙如何敌得住，甚难招架。被闻太师举起雄鞭，飞在空中。此鞭原是两条蛟龙化成，双鞭按阴阳，分二气。那鞭在空中打将下来，正中子牙肩臂，翻鞍落骑。闻太师方欲来取首级，彼时哪吒登风火轮，摇枪大叫：“勿要伤吾师叔！”照闻太师面上一枪。太师急架枪时，早被辛甲将子牙救回。闻太师与哪吒战三五回合，又举鞭打哪吒。哪吒不曾防备，也被一鞭打下轮来。早有金吒跃步赶来，将宝剑架住金鞭，欲救哪吒。太师大怒，连发双鞭，雌雄不定，或起或落，连打金、木二吒，又打韩毒龙。幸有杨戩在侧，看见闻太师好鞭，只打得落花流水，才把银合马飞走出阵，使枪便刺。闻太师见杨戩相貌非俗，心下自忖：“西岐有这些奇人，安得不反！”便把鞭来迎战。数合之内，祭起双鞭，正打中杨戩顶门上，只打得火星迸出，全然不理，一若平常。太师大惊，骇然叹曰：“此等异人，真乃道德之士！”不说闻太师赞叹，且说陶荣战武吉，见诸将都未分胜负，忙把聚风幡取出，连摇数摇，霎时间飞砂走石，播土扬尘，天昏地暗。怎见得好风，只打得众军如风卷残云，丢旗弃鼓；将士尽盔歪甲斜，莫辨东西；败下阵来。有赞为证：

霎时间天昏地暗，一会儿雾起云迷。初起时尘砂荡荡，次后来卷石翻砖。黑风影里，三军乱窜；惨雾之中，战将心慌。会武的刀枪乱法；能文的颠倒慌张。闻太师金鞭龙摆尾；

邓忠阔斧似车轮；辛环肉翅世间稀；张节枪传天下少；陶荣奇异聚风旗。这才是雷部神祇施猛烈，西岐众将各逃生。弃鼓丢锣抛满地，尸横马倒不堪题。为国亡身遭剑劈，尽忠舍命定逢伤。闻太师西岐得胜，四天君掌鼓回营。

话说闻太师掌得胜鼓回营，升了帐，众将来贺：“太师头阵之初，挫动西岐锋锐，破此城只在指日矣。”

且说子牙收兵败进城，入府，众将上殿见子牙。子牙曰：“今日着伤诸将：李氏三人、韩毒龙等，尽被闻太师打了。”有杨戩在侧，曰：“丞相且歇息一二日，再与他会战，定胜闻仲。若得胜之时，乘机劫营，先挫其锋，后面势如破竹，闻仲可擒矣。”子牙曰：“善。”只至第三日，西岐炮响，众将出城，安排厮杀。报马报入营来。闻太师见报入营，随即出阵。左右四将分开，太师至阵前。子牙曰：“今日与太师定决一雌雄。”各不答话，二兽相交，鞭剑并举。子牙左有杨戩，右有哪吒，敌住太师。邓忠走马前来助战；有黄飞虎前来截住厮杀。张、陶二将来助，有武吉、南宫适敌住厮杀。辛环飞来，有黄天化阻住。闻太师酣战之际，又把雌雄鞭起在空中。子牙打神鞭也飞将起来。打神鞭乃玉虚宫元始所赐，此鞭有三七二十一节，一节上有四道符印，打八部正神。闻太师鞭往下打，子牙鞭往上迎，鞭打鞭，把闻太师雌鞭一打两断，落在尘埃。闻太师大叫一声：“好姜尚！今把吾宝贝伤其性命，吾与你势不两立！”子牙复祭打神鞭起去。闻太师难逃这一鞭之祸，一声响，把闻太师打下骑来。幸有门下吉立、余庆催马急救，太师借土遁去了。子牙与众将大杀一阵，方收兵进西岐城，入相府。只见杨戩进曰：“今日劫营之事，定是大胜。”子牙曰：“善。众将暂退，午后听令。”正是：

挖下战坑擒虎豹，满天张网等蛟龙。

且说闻太师败兵进营，升帐坐下，四将参谒。闻太师曰：“自来征伐，未尝有败，今被姜尚打断吾雌鞭，想吾师秘受蛟龙金鞭，今日已绝，有何面目再见吾师也！”四将曰：“胜负军家常事。”且说子牙掌鼓聚将上殿。子牙令黄飞虎、飞彪、黄明等冲闻太师左营；令南宫适、辛甲、辛免四贤冲右营；令哪吒、黄天化为头对，冲大辕门；木吒、金吒、韩毒龙、薛恶虎为二对，龙须虎、武吉保子牙作三对。令杨戩：“你去烧闻太师行粮，老将军黄滚守城垣。”调遣已定。且说闻太师败兵进营，坐馀帐下，郁郁不乐。忽然见杀气罩馀中军帐，太师焚香，将金钱一卜，早知其意，笑曰：“今劫吾营，非为奇计。”忙传令：“邓忠、张节在左营敌周将；辛环、陶荣在右营战周将；吉立、余庆守行粮；老夫守中营，自然无虞也。”闻太师安排迎敌。却说子牙把众将发落已毕，只等炮响，各人行事。当日将人马暗暗出城，四面八方，俱有号记，灯笼高挑，各按方位。时至初更，一声炮响，三军呐一声喊，大辕门哪吒、黄天化先杀进来；左营黄家父子，右营乃四贤众将，齐冲进来。这一阵不知胜败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闻太师西岐大战

诗曰：

黑夜交兵实可伤，抛盔弃甲未披裳。

冒烟突火寻归路，矢志丢魂觅去乡。

多少英雄茫昧死，几许壮士梦中亡。

谁知吉立多饶舌，又送天君入北邙。

话说子牙与众将来劫闻太师行营，势如风火。只见哪吒登风火轮，持火尖枪杀来。闻太师忙上了墨麒麟，拎鞭迎敌。黄天化自恃英勇，持两柄银锤，催动玉麒麟，前来接战，裹住闻太师不放。金木二吒挥宝剑，上前助战。韩毒龙、薛恶虎各持剑左右相攻。杀气纷纷，兵戈闪灼。怎见得一夜好战，有赞为证，赞曰：

黄昏兵到，黑夜军临。黄昏兵到，冲开队伍怎支持；黑夜军临，撞倒栅栏焉可立。马闻金鼓之声，惊驰乱走；军听喊杀喧哗，难辨你我。刀枪乱刺，哪知上下交锋；将士相迎，孰识东西南北。劫营将如同猛虎，踏营军一似欢龙。鸣金小校，擂鼓儿郎。鸣金小校，灰迷二目眼难睁；擂鼓儿郎，两手慌忙槌乱打。初起时，两下抖擞精神；次后来，胜败难分敌手：败了的，似伤弓之鸟，见曲木而高飞；得胜的，如猛虎登崖，闯群羊而弄猛；着刀的，连肩拽背；逢斧的，头断身开；挡剑的，劈开甲冑；中枪的，腹内流红。人撞人，自相践踏；马撞马，遍地尸横。伤残士军，哀哀叫苦；带箭儿

郎，感感之声。弃金鼓，幡幢满地；烧粮草，四野通红。只知道奉命征讨，谁知道片甲无存。愁云只上九重天，遍地尸骸真惨切。

话说子牙劫闻太师行营，哪吒等把闻太师围困垓心。黄飞虎父子冲左营，与邓忠、张节大战，杀的乾坤暗暗；南宫适、辛甲等冲右营，与辛环、陶荣接战，俱系夜间，只杀的惨惨悲风，愁云滚滚。正酣战之际，杨戩从闻太师后营杀进去，纵马摇枪，只杀至粮草堆上，放起火来。好火！怎见得，有诗为证：

烈焰冲霄势更凶，金蛇万道绕空中。

烟飞卷荡三千里，烧毁行粮天助功。

话说杨戩借胸中三昧真火，将粮草烧着，照彻天地。闻太师正战之间，忽见火起，心中大惊，自思：“粮草被烧，大营难立。”把金鞭架枪、挡剑，无心恋战。又见子牙骑到，把打神鞭祭于空中，闻太师难逃这一鞭之厄，只打的闻太师三昧火喷出三四尺远近。太师把墨麒麟纵出圈子，且战且走；黄飞虎等追袭。邓忠、张节见中军失守，只得保着闻太师夺路而走。南宫适等追赶辛环、陶荣。吉立、余庆见势头不好，护持不下，只得败走。辛环肉翅飞在空中，保着闻太师，退去往岐山。不表。

且说终南山玉柱洞云中子在碧游床，忽然想起闻太师征伐西岐，正是雷震子下山之时，忙命金霞童儿：“请你师兄来。”童子去不多时，将雷震子请至碧游床前，倒身下拜。云中子曰：“徒弟，你可往西岐，去见你兄武王姬发，便可谒见你师叔姜子牙，助他伐纣，你可立功，速去。倘或中途若遇有肉翅之人，便可立功，方不负贫道传你两翅玄功，以助周室。”正是：

两枚仙杏安天下，方保周家八百年。

且说雷震子出洞，把风雷翅一展，脚登天，头往下，二翅腾开，顷刻万里。怎见得，有赞为证：

大雨燕山曾出世，一声雷响现无生。终南秘授先天诀，八卦炉边师训成。七岁临潼曾会父，回山学艺更精明。二枚仙杏分离坎，两翅飞腾有昊盈。洞府传就黄金棍，展动舒开云雾生。奉师法旨离玉柱，方见岐山旧有名。

且说雷震子离了终南，把二翅一夹，有风雷之声；飞至西岐山，远远望见闻太师败兵而来。雷震子大喜：“幸遇败兵，正好用心杀他一阵！”且说太师正挫锋锐，慌忙疾走，猛然抬头，见空中飞有一人，面如蓝靛，发似朱砂，獠牙生馐上下，好凶恶之像。闻太师叫：“辛环！你看前面飞来一人，甚是凶恶，你可仔细小心！”说犹未了，雷震子大呼曰：“吾来了！”举棍就打。辛环锤钻迎面交还。空中四翅翻腾，锤棍交加响亮。雷震子乃仙传棍法，辛环生就英雄。怎见得，有赞为证：

四翅在空中，风雷响亮冲；这一个杀气三千丈；那一个灵光透九重；这一个肉身成正道；那一个凡体受神封；这一个棍起生烈焰；那一个锤钻逞英雄。平地征云起，空中火焰凶。金棍光辉分上下，锤钻精通最有功。自来也有将军战，不似空中类转蓬。

话说雷震子中途一战，只杀的辛环抵挡不住，抽身望岐山逃走。雷震子自思：“不可追赶。见了师叔、皇兄，料他还来，终久会我。”遂望西岐城相府中来。不题。

只见众人俱在子牙府里报功，劫营得胜，挫了闻太师的锋锐。子牙大喜，慰劳诸将曰：“今日之胜，皆出汝等之力，圣主社稷生民之福。”众将答曰：“武王洪福，丞相德政，故使闻仲不

识时务，失其利也。”正话间，忽报：“有一道童求见。”子牙传：“请。”少时，雷震子进府下拜，口称：“师叔。”子牙曰：“是哪座名山弟子，今至此地？”雷震子答曰：“弟子乃终南山玉柱洞云中子门下雷震子是也；今奉师命下山，一则谒师叔立功，二则见皇兄相会。”子牙曰：“你皇兄是谁？”雷震子曰：“皇兄乃是武王。”子牙问两边站立殿下：“你们可认得么？”众人曰：“认不得。”雷震子曰：“弟子七岁曾救文王出五关，弟子乃燕山雷震子。”子牙方悟，谓诸将曰：“此子先王曾言，出五关遇雷震子救护。今日进西岐，乃当今之洪福，得此异人。”遂引雷震子往见武王。子牙至皇城，有执殿官启武王：“丞相候旨。”武王传：“宣。”子牙进殿，行礼毕，奏曰：“大王御弟朝见。”武王曰：“孤弟何人？”子牙曰：“昔日先王在燕山收的雷震子，一向在终南山学艺，今日方归。”武王命：“请来。”雷震子进内廷，倒身下拜，口称：“皇兄。”武王称：“御弟，昔先王曾言贤弟之功，救危出关，复回终南；今日相逢，实为庆幸！”武王见雷震子形像凶恶，不敢命入内庭，恐惊太姬等。武王曰：“相父与孤代劳，相府宴弟。”子牙曰：“雷震子持斋，只随臣府宅，以便立功。”武王甚喜。雷震子彼时辞王回相府。不题。

且说闻太师兵败岐山七十里，收住败残人马，结下营寨查点，损折军兵二万有馀。太师升帐，长叹曰：“自来提兵征伐多年，未尝有挫锋锐；今日到此，失机丧师，殊为痛恨！”心下十分不乐。自思无门；欲调别将，各有镇守。太师乃丹心赤胆，恨不能一刻遂平西地，其心才快；岂意如今失机被辱，只急的当中神目睁开，长吁短叹。吉立近前启曰：“太师不必忧虑；况且三山五岳之中，道友颇多，或请一二位，大事自然可成。”太师听

说，“老夫着军务烦冗，紊乱心怀，一时忘却。”遂上帐，吩咐邓、辛二将：“好生看守大营，吾去来。”太师乘了墨麒麟，把风云角一拍，那兽起在空中。正是：

金鳌岛内邀仙友，“封神榜”上早标名。

话说闻太师的墨麒麟周游天下，霎时可至千里；其日行到东海金鳌岛。太师观看大海，青山幽静，因嗟叹曰：“吾因为国事烦琐，先王托孤之重，何日能脱却烦恼，静坐蒲团，参玄悟妙，闲看‘黄庭’一卷，任乌兔如梭，何有与我。”真个好海岛，有无穷奇景。怎见得，有赞为证：

势镇汪洋，威宁摇海。潮涌银山鱼入穴，波翻雪浪蜃离渊。木火方隅高积土，东西崖畔耸危巅。丹岩怪石，峭壁奇峰。丹崖上彩凤双鸣；峭壁前麒麟独卧。峰头时听锦鸾啼，石窟每观龙出入。林中有寿鹿、仙狐；树上有灵禽、玄鸟。瑶草奇花不谢；青松翠柏长春。仙桃常结果，修竹每留云。一条涧壑藤萝密，四面源堤草色新。正是：百川会处擎天柱，万劫无移大地根。

话说闻太师到了金鳌岛，下了墨麒麟，看了一回，各处洞门紧闭，并无一人，不知往哪里去了，静悄悄的。闻太师沉吟半晌，自思：“不如往别处去罢。”上了墨麒麟，方出岛来，后有人叫曰：“闻道兄！往哪里去？”闻太师回顾，见来者乃菡芝仙也。忙上前稽首曰：“道友往哪里去？”菡芝仙答曰：“特来会你。金鳌岛众道友为你往白鹿岛去练阵图。前日申公豹来请俺们往西岐助你。我如今在八卦炉中炼一物，功尚未成，若是完了，随即就至。众道友现在白鹿岛；道兄，你可速去。”闻太师听说大喜，遂辞了菡芝仙，径往白鹿岛来，霎时而至。只见众道人：或戴一字巾、

九扬巾，或鱼尾金冠、碧玉冠，或挽双抓髻，或陀头打扮，俱在山坡前闲说，不在一处。闻太师看见，大呼曰：“列位道友，好自在也！”众道人回头，见是闻太师，俱起身相迎。内有秦天君曰：“闻得道兄征伐西岐，前日申公豹在此相邀助你，吾等在此练十阵图，方得完备。适道兄到临，真是万千之幸！”闻太师问曰：“兄练的哪十阵？”秦天君曰：“吾等这十阵，各有妙用。明日至西岐摆下，其中变化无穷。”闻太师看罢，曰：“为何只有九位，却少一位？”秦天君曰：“金光圣母往白云岛去练他的金光阵，其玄妙大不相同，因此少他一位。”董天君曰：“列位阵图可曾完么？”众道人曰：“俱完了。”“既完了，我们先往西岐。闻兄在此等金光圣母同来。你意下如何？”闻太师曰：“既蒙列位道兄雅爱，闻仲感戴荣光万万矣。此是极妙之事。”九位道人辞了闻太师，借水遁先往西岐而来。怎见得，有诗为证：

天下嬉游半月功，倏来倏去任西东。

仙家妙用无穷际，岂似凡天驾彩虹。

不说九位道者往西岐山，到了营里。且说闻太师坐在山坡，倚松靠石，未及片时，只见正南上五点斑豹驹上坐一人，戴鱼尾金冠，身穿大红八卦衣，腰束丝绦，脚登云履，背一包袱，两口宝剑，如飞云掣电而来。至白鹿岛前不见众人，只见一位穿红、三只眼、黄脸长髯的道者，却原来是闻太师。金光圣母急下坐骑，曰：“闻兄何来？”二人施礼。问：“九位道友往哪里去了？”太师曰：“他们先往岐山去，留吾在此等候同行。”二人大喜，齐上坐骑，驾起云光，往岐山而来，霎时便至。到了行营，吉立领众将迎接，上中军帐，与众道人相见。秦天君曰：“西岐城在哪里？”闻太师曰：“因吾前夜败兵，退至七十里安营，此处乃是岐山。”

众人曰：“我们连夜起兵前去。”闻太师令邓忠前队起兵，整点人马，一声炮响，杀奔西岐城来，安了行营，三军放定营大炮，呐喊传更。

子牙在相府自因得胜，与众将逐日议论天下大事，忽听喊声，子牙曰：“闻太师想必取得援兵至矣。”旁有杨戩答曰：“闻太师新败，去了半月，弟子闻此人乃截教门下，必定别请左道旁门之客，也要仔细防护。”子牙听罢，心下疑惑，乃同哪吒、杨戩等都上城来观看，闻太师行营今番大不相同。子牙见营中愁云惨惨，冷雾飘飘，杀光闪闪，悲风切切；又有十数道黑气，冲馀霄汉，笼罩中军帐内。子牙看罢，惊讶不已。诸弟子默默不言，只得下城入府，共议破敌，实是无策。

且说闻太师安了营，与十天君共议破西岐之策。袁天君曰：“吾闻姜子牙昆仑门下。想二教皈依，总是一理，如红尘杀伐，吾等不必动此念头；既练有十阵，我们先与他斗智，方显两教中玄妙。若要倚勇斗力，皆非我等道门所为。”闻太师曰：“道兄之言甚善。”次日，成汤营里炮声一响，布开阵势。闻太师乘墨麒麟，坐名请子牙答话。报进相府。子牙随调三军，摆出城来，幡分五色，众将轩昂。子牙坐四不相上，看成汤营里布成阵势。只见闻太师坐麒麟，执金鞭在前，后面有十位道者，好凶恶！脸分五色：青、黄、赤、白、红，俱皆骑鹿而来。怎见得，有诗为证：

青丝上搭一纶巾，腹内玄机动万人。

无福成仙称道德，“封神榜”上列其身。

话说秦天君乘鹿上前，见子牙打稽首，曰：“姜子牙请了！”子牙欠背躬身答曰：“道兄请了。不知列位道兄是哪座名山？何处洞府？”秦天君答曰：“吾乃金鳌岛炼气士秦完是也。汝乃昆仑

门客，吾是截教门人，为何你倚道术欺侮贵教？甚非你我家体面。”子牙答曰：“道友何以见得我欺侮吾教？”秦完曰：“你将九龙岛魔家四人诛戮，还深侮吾教。我等今下山，与你见个雌雄。非是倚勇，吾等各以秘授略见功夫。吾等又不是凡夫俗子，恃强斗勇，皆非仙体。”秦完说罢，子牙曰：“道兄通明达显，普照四方，复始巡终，周流上下，原无二致。纣王无道，绝灭纪纲，王气黯然。西土仁君已现，当顺天时，莫迷己性。冲鸣凤在岐山，应生圣贤之兆。从来有道克无道，有福催无福，正能克邪，邪不能犯正。道兄幼访名师，深悟大道，岂可不明道理！”秦完曰：“据你所言，周为真命之主，纣王乃无道之君。吾等此来，助纣灭周，难道便是不应天时？这也不在口中讲。姜子牙！吾在岛中曾练有十阵，摆与子牙过目。不必倚强，恐伤上帝好生之仁，累此无辜黎庶，勇悍儿郎，智勇将士，遭此劫运，而糜烂其肌体也。不识子牙意下如何？”子牙曰：“道兄既有此意，姜尚岂敢违命。”只见十道人俱回骑进营，一两个时辰，把十阵俱摆将出来。秦完复至阵前曰：“子牙，贫道十阵图已完，请公细玩。”子牙曰：“领教了。”遂带哪吒、黄天化、雷震子、杨戩四位门人来看阵。闻太师在辕门与十道人细看，子牙领来四人：一个站在风火轮上，提火尖枪，是哪吒；玉麒麟上是黄天化；雷震子狰狞异相；杨戩道气昂然。只见杨戩向前对秦天君曰：“吾等看阵，不可以暗兵、暗宝暗算吾师叔，非大丈掞之所为也。”秦完笑曰：“叫你等早晨死，不敢午时亡。岂有将暗宝伤你等之理！”哪吒曰：“口说无凭，发手可见。道者休得夸口！”四人保定子牙看阵。见头一阵，挑起一牌，上书“天绝阵”；第二上书“地烈阵”；第三上书“风吼阵”；第四上书“寒冰阵”；第五上书“金光阵”；第六

上书“化血阵”；第七上书“烈焰阵”；第八上书“落魂阵”；第九上书“红水阵”；第十上书“红沙阵”。子牙看毕，复至阵前。秦天君曰：“子牙识此阵否？”子牙曰：“十阵俱明，吾已知之。”袁天君曰：“可能破否？”子牙曰：“既在道中，怎不能破？”袁天君曰：“几时来破？”子牙曰：“此阵尚未完全。待你完日，用书知会，方破此阵。请了！”闻太师同诸道友回营。子牙进城，入相府，好愁！真是双锁眉尖，无筹可展。杨戩在侧曰：“师叔方才言能破此阵，其实可能破得否？”子牙曰：“此阵乃截教传来，皆稀奇之幻法，阵名罕见，焉能破得？”不言子牙烦恼。且说闻太师同十位道者入营，治酒款待。饮酒之间，闻太师曰：“道友，此十阵有何妙用可破西岐？”秦天君开讲十绝大阵。不知有何奥妙，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子牙魂游昆仑山

诗曰：

左道妖魔事更偏，咒诅魇魅古今传。

伤人不用飞神剑，索魄何须取命笺。

多少英雄皆弃世，任他豪杰尽归泉。

谁知天意俱前定，一脉游魂去复连。

话说秦天君讲“天绝阵”，对闻太师曰：“此阵乃吾师曾演先天之数，得先天清气，内藏混沌之几，中有三首幡，按天、地、人三才，共合为一气。若人入此阵内，有雷鸣之处，化作灰尘；仙道若逢此处，肢体震为粉碎。故曰‘天绝阵’也。有诗为证：

天地三才颠倒推，玄中玄妙更难猜。

神仙若遇‘天绝阵’，顷刻肢体化成灰。”

闻太师听罢大喜。又问：“‘地烈阵’如何？”赵天君曰：“吾‘地烈阵’亦按地道之数，中藏凝厚之体，外现隐跃之妙，变化多端，内隐一首红幡，招动处，上有雷鸣，下有火起。凡人、仙进此阵，再无复生之理；纵有五行妙术，怎逃此厄！有诗为证：

‘地烈’炼成分浊厚，上雷下火太无情。

就是五行乾健体，难逃骨化与形倾。”

闻太师又问：“‘风吼阵’如何？”董天君曰：“吾‘风吼阵’，中藏玄妙，按地、水、火、风之数，内有风、火。此风、火乃先天之气，三昧真火，百万兵刃，从中而出。若人、仙进此阵，

风、火交作，万刃齐攒，四肢立成齑粉。怕他有倒海移山之异术，难逃身体化成脓。有诗为证：

‘风吼阵’中兵刃窝，暗藏玄妙若天罗。

伤人不怕神仙体，消尽浑身血肉多。”

闻太师又问：“‘寒冰阵’内有何妙用？”袁天君曰：“此阵非一日功行乃能炼就，名为‘寒冰’，实为刀山。内藏玄妙，中有风雷，上有冰山如狼牙，下有冰块如刀剑。若人、仙入此阵，风雷动处，上下一磕，四肢立成齑粉。纵有异术，难免此难。有诗为证：

玄功炼就号‘寒冰’，一座刀山上下凝。

若是人仙逢此阵，连皮带骨尽无凭。”

闻太师又问：“‘金光阵’妙处如何？”金光圣母曰：“贫道‘金光阵’，内夺日月之精，藏天地之气，中有二十一面宝镜，用二十一根高杆，每一面悬在高杆顶上，一镜上有一套。若人、仙入阵，将此套拽起，雷声震动镜子，只一二转，金光射出，照住其身，立刻化为脓血。纵会飞腾，难越此阵。有诗为证：

宝镜非铜又非金，不向炉中火内寻。

纵有天仙逢此阵，须臾形化更难禁。”

闻太师又问：“‘化血阵’如何用度？”孙天君曰：“吾此阵法，用先天灵气，中有风雷，内藏数片黑砂。但人、仙入阵，雷响处，风卷黑砂，些须着处，立化血水。纵是神仙，难逃厉害。有诗为证：

黄风卷起黑砂飞，天地无光动杀威。

任你神仙闻此气，涓涓血水溅征衣。”

闻太师又问：“‘烈焰阵’又是如何？”白天君曰：“吾‘烈

焰阵’妙用无穷，非同凡品：内藏三火，有三昧火、空中火、石中火。三火并为一气，中有三首红幡。若人、仙进此阵内，三幡展动，三火齐飞，须臾成为灰烬。纵有避火真言，难躲三昧真火。有诗为证：

燧人方有空中火，炼养丹砂炉内藏。

坐守离宫为首领，红幡招动化空亡。”

太师问：“‘落魂阵’奇妙如何？”姚天君曰：“吾此阵非同小可，乃闭生门，开死户，中藏天地厉气，结聚而成。内有白纸幡一首，上存符印。若人、仙入阵内，白幡展动，魄消魂散，顷刻而灭；不论神仙，随入随灭。有诗为证：

白纸幡摇黑气生，炼成妙术透虚盈。

从来不信神仙体，入阵魂消魄自倾。”

太师又问：“如何为‘红水阵’？其中妙用如何？”王天君曰：“吾‘红水阵’内夺壬癸之精，藏天乙之妙，变幻莫测。中有一八卦台，台上有三个葫芦，任随人、仙入阵，将葫芦往下一掷，倾出红水，汪洋无际，若其水溅出一点粘在身上，顷刻化为血水。纵是神仙，无术可逃。有诗为证：

炉内阴阳真奥妙，炼成壬癸里边藏。

饶君就是金钢体，遇水粘身顷刻亡。”

闻太师又问：“‘红沙阵’毕竟愈出愈奇，更烦请教，以快愚意。”张天君曰：“吾‘红沙阵’果然奇妙，作法更精。内按天、地、人三才，中分三气，内藏红沙三斗。看似红沙，着身利刃，上不知天，下不知地，中不知人。若人、仙冲入此阵，风雷运处，飞沙伤人，立刻骸骨俱成齑粉。纵有神仙佛祖，遭此再不能逃。有诗为证：

红沙一撮道无穷，八卦炉中玄妙功。

万象包罗为一处，方知截教有鸿蒙。”

闻太师听罢，不觉大喜：“今得众道友到此，西岐指日可破。纵有百万甲兵，千员猛将，无能为矣。实乃社稷之福也！”内有姚天君曰：“列位道兄，据贫道论起来，西岐城不过弹丸之地，姜子牙不过浅行之夫，怎经得十绝阵起！只小弟略施小术，把姜子牙处死，军中无主，西岐自然瓦解。常言‘蛇无头而不行，军无主而则乱’，又何必区区与之较胜负哉？”闻太师曰：“道兄若有奇功妙术，使姜尚自死，又不张弓持矢，不致军士涂炭，此幸之幸也。敢问如何治法？”姚天君曰：“不动声色，二十一日自然命绝。子牙纵是脱骨神仙，超凡佛祖，也难逃躲。”闻太师大喜，更问详细。姚斌附太师耳曰：“须……如此如此，自然命绝。又何劳众道兄费心。”闻太师喜不自胜，对众道友曰：“今日姚兄施大法力，为我闻仲治死姜尚，尚死，诸将自然瓦解，功成至易。真所谓樽俎折肱，谈笑而下西岐。大抵今皇上洪福齐天，致感动列位道兄扶助。”众人曰：“此功让姚贤弟行之，总为闻兄，何言劳逸。”姚天君让过众人，遂入“落魂阵”内，筑一土台，设一香案，台上扎一草人；草人身上写“姜尚”的名字；草人头上点三盏灯，足下点七盏灯，上三盏名为催魂灯，下七盏名为促魄灯。姚天君在其中，披发仗剑，步罡念咒馀台前，发符用印馀空中，一日拜三次。连拜了三四日，就把子牙拜的颠三倒四，坐卧不安。

不说姚天君行法，且说子牙坐在相府与诸将商议破阵之策，默默不言，半筹无划。杨戩在侧，见姜丞相或惊或怪，无策无谋，容貌比前大不相同，心下便自疑惑：“难道丞相曾在玉虚门下出身，今膺重寄，况上天垂象，应运而兴，岂是小可；难道就无计

破此十阵，便自颠倒如此！其实不解。”杨戩甚是忧虑。又过七八日，姚天君在阵中把子牙拜掉了一魄二魄。子牙在相府，心烦意躁，进退不宁，十分不爽利，整日不理军情，慵懒常眠。众将、门徒俱不解是何缘故，也有疑无策破阵者，也有疑深思静摄者。不说相府众人猜疑不一。又过了十四五日，姚天君将子牙精魂气魄，又拜去了二魂四魄。子牙在府，不时憨睡，鼻息如雷。且说哪吒、杨戩与众大弟子商议曰：“方今兵临城下，阵摆多时，师叔全不以军情为重，只是憨睡，此中必有缘故。”杨戩曰：“据愚下观丞相所为，恁般颠倒，连日如在醉梦之间；似此动作，不像前番，似有人暗算之意。不然，丞相学道昆仑，能知五行之术，善察阴阳祸福之机，安有昏迷如是，置大事若不理者！其中定有说话。”众人齐曰：“必有缘故。我等同入卧室，请上殿来，商议破敌之事，看是如何。”众人至内室前，问内侍人等：“丞相何在？”左右侍儿应曰：“丞相浓睡未醒。”众人命侍儿请丞相至殿上议事。侍儿忙入室请子牙，出得内室，门外武吉上前告曰：“老师每日安寝，不顾军国重务，关系甚大，将士忧心，恳求老师速理军情，以安周土。”子牙只得勉强出来，升了殿。众将上前，议论军前等事。子牙只是不言不语，如痴如醉。忽然一阵风响，哪吒没奈何，来试试子牙阴阳如何。哪吒曰：“师叔在上：此风甚是凶恶，不知主何凶吉？”子牙掐指一算，答曰：“今日正该刮风，原无别事。”众人不敢抵触。看官：此时子牙被姚天君拜去了魂魄，心中模糊，阴阳差错了，故曰“该刮风”，如何知道祸福。当日众人也无可奈何，只得各散。言休烦絮，不觉又过了二十日。姚天君把子牙二魂六魄俱已拜去了，只有得一魂一魄，其日竟拜出泥丸宫，子牙已死在相府。众弟子与门下诸将官，连武王驾至

相府，俱环立而泣。武王亦泣而言曰：“相父为国勤劳，不曾受享安康，一旦致此，馀心何忍，言之痛心！”众将听武王之言，不觉大痛。杨戩含泪，将子牙身上摸一摸，只见心口还热，忙来启武王曰：“不要忙，丞相胸前还热，料不能就死。且停在卧榻。”

不言众将在府中慌乱。单言子牙之魂、一魄，飘飘荡荡，杳杳冥冥，竟往封神台来。时有清福神迎迓，见子牙是魂魄，清福神柏鉴知道天意，忙将子牙魂魄轻轻的推出封神台来。但子牙原是有根行的人，一心不忘昆仑，那魂魄出了封神台，随风飘飘荡荡，如絮飞腾，径至昆仑山来。适有南极仙翁闲游山下，采芝炼药，猛见子牙魂魄渺渺而来，南极仙翁仔细观看，方知是子牙的魂魄。仙翁大惊曰：“子牙绝矣！”慌忙赶上前，一把绰住了魂魄，装在葫芦里面，塞住了葫芦口，径进玉虚宫，启掌教老师。才进得宫门，后面有人叫曰：“南极仙翁不要走！”仙翁及至回头看时，原来是太华山云霄洞赤精子。仙翁曰：“道友哪里来？”赤精子曰：“闲居无事，特来会你游海岛，适山岳，访仙境之高明野士，看其着棋闲耍，如何？”仙翁曰：“今日不得闲。”赤精子曰：“如今止了讲，你我正得闲。他日若还开讲，你我俱不得闲矣。今日反说是不得闲，兄乃欺我。”仙翁曰：“我有要紧事，不得陪兄，岂为不得闲之说。”赤精子曰：“吾知你的事：姜子牙魂魄不能入窍之说，再无他意。”仙翁曰：“你何以知之？”赤精子曰：“适来言语，原是戏你。我正为子牙魂魄赶来，我因先到西岐山，封神台上见清福神柏鉴，说：‘子牙魂魄方才至此，被我推出，今游昆仑山去了。’故此特地赶来。方才见你进宫，故意问你。今子牙魂魄果在何处？”仙翁曰：“适间闲游崖前，只见子牙魂魄飘荡而至，及仔细观看方知；今已被吾装在葫芦内，要启老师知之，不

意兄至。”赤精子曰：“多大事情，惊动教主。你将葫芦拿来与我，待吾去救子牙走一番。”仙翁把葫芦付与赤精子。赤精子心慌意急，借土遁离了昆仑，霎时来至西岐，到了相府前，有杨戩接住，拜倒在地，口称：“师伯今日驾临，想是为师叔而来。”赤精子答曰：“然也。快为通报！”杨戩入内，报与武王。武王亲自出迎。赤精子至银安殿，对武王打个稽首，武王竟以师礼待之，尊馔上坐。赤精子曰：“贫道此来，特为子牙下山。如今子牙死在哪里？”武王同众将士引赤精子进了内榻。赤精子见子牙合目不言，仰面而卧。赤精子曰：“贤王不必悲啼，毋得惊慌，只令他魂魄还体，自然无事。”赤精子同武王复至殿上。武王请问曰：“道长，相父不绝，还是用何药饵？”赤精子曰：“不必用药，自有妙用。”杨戩在旁问曰：“几时救得？”赤精子曰：“只消至三更时，子牙自然回生。”众人俱各欢喜。不觉至晚，已到三更。杨戩来请，赤精子整顿衣袍，起身出城。只见十阵内黑气迷天，阴云布合，悲风飒飒，冷雾飘飘，有无限鬼哭神嚎，竟无底止。赤精子见此阵十分险恶，用手一指，足下先现两朵白莲花，为护身根本，后将麻鞋踏定莲花，轻轻起在空中。正是仙家妙用。怎见得，有诗为证：

道人足下白莲花，顶上祥光五色呈。

只为神仙犯杀戒，“落魂阵”内去留名。

话说赤精子站在空中，见十阵好生凶恶，杀气贯于天界，黑雾罩于岐山。赤精子正看，只见“落魂阵”内姚斌在那里披发仗剑，步罡踏斗于雷门；又见草人顶上一盏灯，昏昏惨惨，足下一盏灯，半灭半明。姚斌把令牌一击，那灯往下一灭，一魂一魄在葫芦中一进；幸葫芦口儿塞住，焉能进得出来。姚天君连拜数拜，

其灯不灭。大抵灯不灭，魂不绝。姚斌不觉心中焦躁，把令牌一拍，大呼曰：“二魂六魄已至，一魂一魄为何不归！”不言姚天君发怒连拜。且说赤精子在空中，见姚斌方拜下去，把足下二莲花往下一坐，来抢草人。不意姚斌拜起抬头，看见有人落将下来，乃是赤精子。姚斌曰：“赤精子，原来你敢入吾‘落魂阵’抢姜尚之魂！”忙将一把黑砂望上一撒，赤精子慌忙疾走。饶着走的快，把足下二朵莲花落在阵里。赤精子几乎失陷落魂阵中，急忙驾遁，进了西岐。杨戩接住，见赤精子面色恍惚，喘息不定。杨戩曰：“老师可曾救回魂魄！”赤精子摇头连曰：“好厉害！好厉害！‘落魂阵’几乎连我陷于里面！饶我走得快，犹把我足下两朵白莲花打落在阵中。”武王闻说，大哭曰：“若如此言，相父不能回生矣！”赤精子曰：“贤王不必忧虑，料是无妨。此不过系子牙灾殃，如此迟滞，贫道如今往个所在去来。”武王曰：“老师往哪里去？”赤精子曰：“吾去就来。你们不可走动，好生看待子牙。”吩咐已毕，赤精子离了西岐，脚踏祥光，借土遁来至昆仑山。不一时，有南极仙翁出玉虚宫而来，见赤精子至，忙问：“子牙魂魄可曾回？”赤精子把前事说了一遍，“……借重道兄，启师尊，问个端的：怎生救得子牙？”仙翁听说，入宫至宝座下，行礼毕，把子牙事细细陈说一番。元始曰：“吾虽掌此大教，事体尚有疑难。你叫赤精子去八景宫见大老爷，便知始末。”仙翁领命出宫来，对赤精子曰：“老师吩咐：你可往八景宫去参谒大老爷，便知端的。”赤精子辞了南极仙翁，驾祥云往玄都而来。不一时已到仙山。此处乃大罗宫玄都洞，是老子所居之地；内有八景宫，仙境异常，令人把玩不暇。有诗为证，诗曰：

仙峰巅险，峻岭崔嵬。坡生瑞草，地长灵芝。

根连地秀，顶接天齐。青松绿柳，紫菊红梅。
碧桃银杏，火枣交梨。仙翁判画，隐者围棋。
群仙谈道，静讲玄机。闻经怪兽，听法狐狸。
彪熊剪尾，豹舞猿啼。龙吟虎啸，翠落莺飞。
犀牛望月，海马声嘶。
异禽多变化，仙鸟世间稀。孔雀谈经句，仙童玉笛吹。
怪松盘古顶，宝树映沙堤。
山高红日近，涧阔水流低。清幽仙境院，风景胜瑶池。
此间无限景，世上少人知。

话说赤精子至玄都洞，见上面一联云：

道判混元，曾见太极两仪生四象；
鸿蒙传法，又将胡人西度出函关。

赤精子在玄都洞外，不敢擅入。等候一会，只见玄都大法师出宫外，看见赤精子，问曰：“道友到此，有什么大事？”赤精子打稽首，口称：“道兄，今无甚事，也不敢擅入。只因姜子牙魂魄游荡的事……”细说一番，“特奉师命，来见老爷。敢烦通报。”玄都大法师听说，忙入宫，至蒲团前行礼，启曰：“赤精子宫门外听候法旨。”老子曰：“招他进来。”赤精子入宫，倒身下拜：“弟子愿老师万寿无疆！”老子曰：“你等犯了此劫，‘落魂阵’姜尚有愆，吾之宝‘落魂阵’亦遭此厄，都是天数。汝等谨受法戒。”叫玄都大法师：“取太极图来。”付与赤精子。“将吾此图……如此行去，自然可救姜尚。你速去罢。”赤精子得了太极图，离了大罗宫，一时来至西岐。武王闻说赤精子回来，与众将迎迓至殿前。武王忙问曰：“老师哪里去来？”赤精子曰：“今日方救得子牙。”众将听说，不觉大喜。杨戩曰：“老师，还到甚时候？”赤

精子曰：“也到三更时分。”诸弟子专专等至三更来请，赤精子随即起身。出城行至十阵门前，捏土成遁，驾在空中，只见姚天君还在那里拜伏。赤精子将老君太极图打散抖开，此图乃老君劈地开天，分清理浊，定地、水、火、风，包罗万象之宝。化了一座金桥，五色毫光，照耀山河大地，护持着赤精子往下一坠，一手正抓住草人，望空就走。姚天君忽见赤精子二进“落魂阵”来，大叫曰：“好赤精子！你又来抢我草人！甚是可恶！”忙将一斗黑砂望上一泼。赤精子叫一声：“不好！”把左手一放，将太极图落在阵里，被姚天君所得。且说赤精子虽是把草人抓出阵来，反把太极图失了，吓得魂不附体，面如金纸，喘息不定，在土遁内，几乎失利。落下遁光，将草人放下，把葫芦取出，收了子牙二魂六魄，装在葫芦里面，往相府前而来。只见众弟子正在此等候。远远望见赤精子欣然而来，杨戩上前请问曰：“老师！师叔魂魄可曾取得来麽？”赤精子曰：“子牙事虽完了，吾将掌教大老爷的奇宝失在‘落魂阵’，吾未免有陷身之祸！”众将同进相府。武王闻得取子牙魂魄已至，不觉大喜。赤精子至子牙卧榻，将子牙头发分开，用葫芦口合住子牙泥丸宫，连把葫芦敲了三四下，其魂魄依旧入窍。少时，子牙睁开眼，口称：“好睡！”急至看时，卧榻前武王、赤精子、众门人。子牙跃身而起。武王曰：“若非此位老师费心，焉得相父今生再面！”这会子牙方才醒悟，便问：“道兄何以知之，而救不才也？”赤精子把“十绝阵内有一‘落魂阵’，姚斌将你魂魄拜入草人，腹内只得一魂一魄，天不绝你，魂游昆仑，我为你赶入玉虚宫，讨你魂魄；复入大罗宫，蒙掌教大老爷赐太极图救你；不意失在‘落魂阵’中。”子牙听毕，自悔根行甚浅，不能俱知始末。“太极图乃玄妙之珍，今已误陷，奈

何？”赤精子曰：“子牙且调养身体，待平复后，共议破阵之策。”武王回驾。子牙调养数日，方才痊愈。

翌日升殿，赤精子与诸人共议破阵之法。赤精子曰：“此阵乃左道旁门，不知深奥。既有真命，自然安妥。”言未毕，杨戩启子牙：“二仙山麻姑洞黄龙真人到此。”子牙迎接至银安殿，行礼毕，分宾主坐下。子牙曰：“道兄今到此，有何事见谕？”黄龙真人曰：“特来西岐，共破十绝阵。方今吾等犯了杀戒，轻重有分，众道友咫尺即来。此处凡俗不便，贫道先至，与子牙议论。可在西门外，搭一芦篷席殿，结彩悬花，以便三山五岳道友齐来，可以安歇。不然，有亵众圣，甚非尊贤之理。”子牙传令：“着南宫适、武吉起造芦篷，安放席殿。”又命杨戩：“在相府门首，但有众老师至，随即通报。”赤精子对子牙曰：“吾等不必在此商议，候造篷工完，篷上议事可也。”话非一日，武吉来报工完。子牙同二位道友、众门人，都出城来听用，只留武成王掌府事。话说子牙上了芦篷，铺毡佃地，悬花结彩，专候诸道友来至。大抵武王为应天顺人，仙圣自不绝而来。先来的是。

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
太华山云霄洞赤精子，
二仙山麻姑洞黄龙真人，
夹龙山飞龙洞惧留孙——后入释成佛，
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
崆峒山元阳洞灵宝大法师，
五龙山云霄洞文殊广法天尊——后成文殊菩萨，
九宫山白鹤洞普贤真人——后成普贤菩萨，
普陀山落伽洞慈航道人——后成观世音大士，

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
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
青峰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

子牙径往迎接，上篷坐下。内有广成子曰：“众位道友，今日前来，兴废可知，真假自辨。子牙公几时破十绝阵？吾等听从指教。”子牙听得此言，魂不附体，欠身言曰：“列位道兄，料不才不过四十年毫末之功，岂能破得此十绝阵！乞列位道兄怜姜尚才疏学浅，生民涂炭，将土水火，敢烦哪一位道兄，与吾代理，解君臣之忧烦，黎庶之倒悬，真社稷生民之福矣。姜尚不胜幸甚！”广成子曰：“吾等自身难保无虞，虽有所学，不能克敌此左道之术。”彼此互相推让。正说间，只见半空中有鹿鸣，异香满地，遍处氤氲。不知是谁来至，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燃灯议破十绝阵

诗曰：

“天绝阵”中多猛烈，若逢“地烈”更难堪。

秦完凑数皆天定，袁角遭诛是性贪。

雷火烧残今已两，捆仙缚去不成三。

区区十阵成何济，赢得“封神榜”上谈。

话说众人正议破阵主将，彼此推让，只见空中来了一位道人，跨鹿乘云，香风袭袭。怎见得他相貌稀奇，形容古怪？真是仙人班首，佛祖源流。有诗为证：

一天瑞彩光摇曳，五色祥云飞不彻。

鹿鸣空内九皋声，紫芝色秀千层叶。

中间现出真人相，古怪容颜原自别。

神舞虹霓透汉霄，腰悬宝录无生灭。

灵鹫山下号燃灯，时赴蟠桃添寿域。

众仙知是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齐下篷来，迎接上篷，行礼坐下。燃灯曰：“众道友先至，贫道来迟，幸勿以此介意。方今十绝阵甚是凶恶，不知以何人为主？”子牙欠身打躬曰：“专候老师指教。”燃灯曰：“吾此来，实与子牙代劳，执掌符印；二则众友有厄，特来解释；三则了吾念头。子牙公请了！可将符印交与我。”子牙与众人俱大喜曰：“道长之言，甚是不谬。”遂将符印拜送燃灯。燃灯受符印，谢过众道友，方打点议破十阵之事。

正是：

雷部正神施猛力，神仙杀戒也难逃。

话说燃灯道人安排破阵之策，不觉心上谏嗟：“此一劫必损吾十友。”

且说闻太师在营中请十天君上帐，坐而问曰：“十阵可曾完全？”秦完曰：“完已多时。可着人下战书，知会早早成功，以便班师。”闻太师忙修书，命邓忠往子牙处来下战书。有哪吒见邓忠来至，便问曰：“有何事至此？”邓忠答曰：“来下战书。”哪吒报与子牙：“邓忠下书。”子牙命：“接上来。”书曰：

征西大元戎太师闻仲书奉丞相姜子牙麾下：古云：‘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今无故造反，是得罪馀天下，为天下所共弃者也。屡奉天讨，不行悔罪，反恣肆强暴，杀害王师，致辱朝廷，罪亦罔赦。今摆此十绝阵已完，与尔共决胜负。特着邓忠将书通会，可准定日期，候尔破敌。战书到日，即此批宣。

子牙看罢书，原书批回：“三日后会战。”邓忠回见太师，“三日后会阵。”闻太师乃在大营中设席，款待十天君，大吹大擂饮酒。饮至三更，出中军帐，猛见周家芦篷里众道人顶上现出庆云瑞彩，或金灯贝叶，璎珞垂珠，似檐前滴水，涓涓不断。十天君惊曰：“昆仑山诸人到了！”众皆骇异，各归本阵，自去留心。不觉便是三日。那日早晨，成汤营里炮响，喊声齐起，闻太师出营，在辕门口，左右分开队伍，乃邓、辛、张、陶四将；十阵主各按方向而立。只见西岐芦篷里，隐隐幡飘，霭霭瑞气，两边摆三山五岳门人。只见头一对是哪吒、黄天化出来；二对是杨戬、雷震子；三对是韩毒龙、薛恶虎；四对是金吒、木吒。怎见得，有诗

为证：

玉磬金钟声两分，西岐城下吐祥云。

从今大破十绝阵，雷祖英名万载闻。

话说燃灯掌握元戎，领众仙下篷，步行排班，缓缓而行。只见赤精子对广成子；太乙真人对灵宝大法师；道德真君对惧留孙；文殊广法天尊对普贤真人；慈航道人 against 黄龙真人；玉鼎真人对道行天尊；十二代上仙，齐齐整整摆出；当中梅花鹿上坐燃灯道人；赤精子击金钟；广成子击玉磬。只见“天绝阵”内一声钟响，阵门开处，两杆幡摇，见一道人，怎生模样：面如蓝靛，发似朱砂，骑黄斑鹿出阵。但见：

莲子箍，头上着；绛绡衣，绣白鹤。手持四楞黄金铜，暗带擒仙玄妙索。荡三山，游五岳，金鳌岛内烧丹药。只因烦恼共嗔痴，不在高山受快乐。

且说“天绝阵”内秦天君飞出阵来。燃灯道人看左右，暗思：“并无一个在劫先破此阵之人……”正话说未了，忽然空中一阵风声飘飘，落下一位仙家，乃玉虚宫第五位门人邓华是也。拎一根方天画戟，见众道人，打个稽首，曰：“吾奉师命，特来破‘无绝阵’。”燃灯点首自思曰：“数定在先，怎逃此厄！”尚未回言，只见秦天君大呼曰：“玉虚教下谁来见吾此阵？”邓华向前言曰：“秦完慢来，不必恃强，自肆猖獗！”秦完曰：“你是何人，敢出大言？”邓华曰：“孽障！你连我也认不得了！吾乃玉虚门下邓华是也。”秦完曰：“你敢来会我此阵否？”邓华曰：“既奉敕下山，怎肯空回！”提画戟就刺。秦完催鹿相还，步鹿交加，杀在“天绝阵”前，怎见得：

这一个轻移道步；那一个兜转黄斑。轻移道步，展动描

金五色幡；兜转黄斑，金铜使开龙摆尾。这一个道心退后恶心生，那一个哪顾长生真妙诀。这一个蓝脸上杀光直透三千丈，那一个粉脸上恶气冲破五云端。一个是雷部天君施威仗勇，一个是日宫神圣气概轩昂。

正是：封神台上标名客，怎免诛身戮体灾。

话说秦天君与邓华战未及三五回合，空丢一铜，往阵内就走。邓华随后赶来，见秦完走进阵门去了，邓华也赶入阵内。秦天君见邓华赶急，上了板台，台上有几案，案上有三首幡。秦天君将幡执在手，左右连转数转，将幡往下一掷，雷声交作，只见邓华昏昏惨惨，不知南北西东，倒在地下。秦完下板台，将邓华取了首级，拎出阵来，大呼曰：“昆仑教下，谁敢再观吾‘天绝阵’也！”燃灯看见邓华首级，不觉谏嗟：“可怜数年道行，今日结果！”又见秦完复来叫阵，乃命文殊广法天尊先破此阵，燃灯吩咐：“务要小心！”文殊曰：“知道。领法牒。”作歌出曰：

“欲试锋芒敢惮劳，凌霄宝匣玉龙号。手中紫气三千丈，顶上凌云百尺高。金阙晓临谈道德，玉京时去种蟠桃。奉师法旨离仙府，也到红尘走一遭。”

文殊广法天尊问曰：“秦完，你截教无拘无束，原自快乐，为何摆此‘天绝阵’陷害生灵。我今既来破阵，必开杀戒。非是我等灭却慈悲，无非了此前因。你等勿自后悔！”秦完大笑曰：“你等是闲乐神仙，怎的也来受此苦恼。你也不知吾所练阵中无尽无穷之妙。非我逼你，是你等自取大厄！”文殊广法天尊笑曰：“也不知是谁取绝命之愆！”秦完大怒，执铜就打。天尊道：“善哉！”将剑挡架招隔。未及数合，秦完败走进阵。天尊赶到“天绝阵”门首，见面里飒飒寒雾，萧萧悲风，也自迟疑不敢擅入；只听得

后面金钟响处，只得要进阵去。天尊把手往下一指，平地有两朵白莲而出。天尊足踏二莲，飘飘而进。秦天君大叫曰：“文殊广法天尊！纵你开口有金莲，垂手有白光，也出不得吾‘天绝阵’也！”天尊笑曰：“此何难哉！”把口一张，有斗大一朵金莲喷出；左手五指里有五道白光垂地倒往上卷；白光顶上有一朵莲花；花上有五盏金灯引路。且说秦完将三首幡，如前施展，只见文殊广法天尊顶上有庆云升起，五色毫光内有绶络垂珠挂将下来，手托七宝金莲，现了化身。怎见得：

悟得灵台体自殊，自由自在法难拘。三花久已朝元海，
绶络垂丝顶上珠。

话说秦天君把幡摇了数十摇，也摇不动广法天尊。天尊在光里言曰：“秦完！贫道今日放不得你，要完吾杀戒！”把遁龙桩望空中一撒，将秦天君遁住了。此桩按三才，上下有三圈，将秦完缚得逼直。广法天尊对昆仑打个稽首曰：“弟子今日开此杀戒！”将宝剑一劈，取了秦完首级，拎将出“灭绝阵”来。闻太师在墨麒麟上，一见秦完被斩，大叫一声：“气杀老夫！”催动坐骑，大叫：“文殊休走！吾来也！”天尊不理。麒麟来得甚急，似一阵黑烟滚来。怎见得，后人诗赞曰：

怒气凌空怎按摩，一心只要动干戈。

休言此阵无赢日，纵有奇谋俱自讹。

且说燃灯后面黄龙真人乘鹤飞来，阻住闻太师，曰：“秦完‘天绝阵’坏吾邓华师弟，想秦完身亡，足以相敌。今十阵方才破一，还有九阵未见雌雄；原是斗法，不必恃强。你且暂退！”

只听得“地烈阵”一声钟响，赵江在梅花鹿上作歌而出：

“妙妙妙中妙，玄玄玄更玄。动言俱演道，默语是神仙。

在掌如珠异，当空似月圆。功成归物外，直入大罗天。”

赵天君大呼曰：“广法天尊既破了‘天绝阵’，谁敢会我‘地烈阵’么？”冲杀而来。燃灯道人命韩毒龙：“破‘地烈阵’走一遭。”韩毒龙跃身而出，大呼曰：“不可乱行！吾来也！”赵天君问曰：“你是何人，敢来见我？”韩毒龙曰：“道行天尊门下，奉燃灯师父法旨，特来破你‘地烈阵’。”赵江笑曰：“你不过毫末道行，怎敢来破吾阵，空丧性命！”提手中剑飞来直取。韩毒龙手中剑赴面交还。剑来剑架，犹如紫电飞空，一似寒冰出谷。战有五六回合，赵江挥一剑，往阵内败走，韩毒龙随后跟来。赶至阵中，赵天君上了板台，将五方幡摇动，四下里怪云卷起，一声雷鸣，上有火罩，上下交攻，雷火齐发。可怜韩毒龙，不一时身体成为齑粉。一道灵魂往封神台来，有清福神祇引进去了。且说赵天君复上梅花鹿，出阵大呼：“阐教道友，别着个有道行的来见此阵，毋得使根行浅薄之人至此枉丧性命！谁敢再会吾此阵？”燃灯道人曰：“惧留孙去走一番。”惧留孙领命，作歌而来：

“交光日月炼金英，二粒灵珠透室明。摆动乾坤知道力，
逃移生死见功成。逍遥四海留踪迹，归在玄都立姓名。直上
五云云路稳，紫鸾朱鹤自来迎。”

惧留孙跃步而出，见赵天君纵鹿而来。怎生妆束，但见：

碧玉冠，一点红；翡翠袍，花一丛。丝绦结就乾坤样，
足下常登两朵云。太阿剑，现七星，诛龙虎，斩妖精。九龙
岛内真灵土，要与成汤立大功。

惧留孙曰：“赵江，你乃截教之仙，与吾辈大不相同，立心险恶，如何摆此恶阵，逆天行事！休言你胸中道术，只怕你封神台上难逃目下之灾！”赵天君大怒，提剑飞来直取。惧留孙执剑

赴面交还。未及数合，依前走入阵内。惧留孙随后赶至阵前，不敢轻进；只听得后有钟声催响，只得入阵。赵天君已上板台，将五方幡如前运用。惧留孙见势不好，先把天门开了，现出庆云保护其身，然后取捆仙绳，命黄巾力士将赵江拿在芦篷，听候指挥。但见：

金光出手万仙惊，一道英风透体生。“地烈阵”中施妙法，平空拎去上芦篷。

话说惧留孙将捆仙绳命黄巾力士拎往芦篷下一摔，把赵江跌的三昧火七窍中喷出，遂破了“地烈阵”。惧留孙徐徐而回。闻太师又见破了“地烈阵”，赵江被擒，在墨麒麟背上，声若巨雷，大叫曰：“惧留孙莫走！吾来也！”时有玉鼎真人曰：“闻兄不必这等。我辈奉玉虚宫符命下世，身惹红尘，来破十阵；才破两阵，尚有八阵未见明白。况原言过斗法，何劳声色，非道中之高明也。”把闻太师说得默默无言。燃灯道人命：“暂且回去。”闻太师亦进老营，请八阵主帅，议曰：“今方破二阵，反伤二位道友，使我闻仲心下实是不忍！”董天君曰：“事有定数。既到其间，亦不容收拾。如今把吾‘风吼阵’定成大功。”与闻太师共议。不题。

且说燃灯道人回至篷上，惧留孙将赵江提在篷下，来启燃灯。燃灯曰：“将赵江吊在芦篷上。”众仙启燃灯道人：“‘风吼阵’明日可破么？”燃灯道：“破不得。这‘风吼阵’非世间风也。此风乃地、水、火之风。若一运动之时，风内有万刀齐至，何以抵挡？须得先借得定风珠，治住了风，然后此阵方能得破。”众位道友曰：“哪里去借定风珠？”内有灵宝大法师曰：“吾有一道友，在九鼎铁叉山八宝云光洞，度厄真人有定风珠。弟子修书，

可以借得。子牙差文官一员，武将一员，速去借珠；‘风吼阵’自然可破。”子牙忙差散宜生、晁田——文武二名，星夜往九鼎铁叉山八宝云光洞来取定风珠。二人离了西岐，径往大道。非止一日，渡了黄河。又过数日，行到九鼎铁叉山。怎见得：

嵯峨矗矗，峻险巍巍。嵯峨矗矗冲霄汉，峻险巍巍碧碍空。怪石乱堆如坐虎，苍松斜似飞龙。岭上鸟啼娇韵美，崖前梅放异香浓。涧水潺潺流出冷，巅云黯黯过来凶。又见飘飘雾，凜凜风，咆哮饿虎吼山中。寒鸦拣树无栖处，野鹿寻窝没定踪。可叹行人难进步，皱眉愁脸把头蒙。

话说宜生、晁田二骑上山，至洞门下马，只见有一童子出洞。宜生曰：“师兄，请烦通报老师：西周差官散宜生求见。”童子进里面去，少时出来道：“请。”宜生进洞，见一道人坐馀蒲团之上。宜生行礼，将书呈上。道人看书毕，对宜生曰：“先生此来，为借定风珠。此时群仙聚集，会破十绝阵，皆是定数，我也不得不允。况有灵宝师兄华札。只是一路去须要小心，不可失误！”遂将一颗定风珠付与宜生。宜生谢了道人，慌忙下山，同晁田上马，扬鞭急走，不顾巅危跋涉。沿黄河走了两日，却无渡船。宜生对晁田曰：“前日来，到处有渡船；如今却无渡船者何也？”只见前面有一人来，晁田问曰：“过路的汉子，此处如何竟无渡口？”行人答曰：“官人不知：近日新来两个恶人，力大无穷，把黄河渡口俱被他赶个罄尽。离此五里，留个渡口，都要从他那里过，尽他捎勒渡河钱。人不敢拗他，要多少就是多少。”宜生听说，“有如此事，数日就有变更！”速马前行，果见两个大汉，也不撑船，只用木筏，将两条绳子，左边上筏，右边拽过去；右边上筏，左边拽过来。宜生心下也甚是惊骇：“果然力大，且是爽利。”心

忙意急，等晁田来同渡。只见晁田马至面前，他认得是方弼、方相兄弟二人，在此盘河。晁田曰：“方将军！”方弼看时，认得是晁田。方弼曰：“晁兄，你往哪里去来？”晁田曰：“烦你渡吾过河。”方弼遂将筏排同宜生、晁田渡过黄河上岸。方相、方弼相见，叙其旧日之好。方弼问曰：“晁兄往哪里去来？”晁田将取定风珠之事说了一遍。方弼又问：“此位是何人？”晁田曰：“此是西岐上大掾散宜生。”方弼曰：“你乃纣臣，为甚事同他走？”晁田曰：“纣王失政，吾已归顺武王。如今闻太师征伐西岐，摆下十绝阵。今要破‘风吼阵’，借此定风珠来。今日有幸得遇你昆玉。”方弼自思：“昔日反了朝歌，得罪纣王，一向流落；今日得定风珠抢去，将功赎罪，却不是好，我兄弟还可复职。”因问曰：“散大夫，怎么样的就叫作定风珠？借吾一看，以长见识。”宜生见方弼渡他过河，况是晁田认得，忙忙取出来递与方弼。方弼打开看过了，把包儿往腰里面一塞，“此珠当作过河船资。”遂不答语，径往正南大路去了。晁田不敢拦阻。方弼、方相身高三丈有馀，力大无穷，怎敢惹他！把宜生吓的魂飞魄散，大哭曰：“此来跋涉数千里途程，今一旦被抢去，怎生是好！将何面见姜丞相诸人！”抽身往黄河中要跳。晁田把宜生抱住，曰：“大夫不要性急。吾等死不足惜，但姜丞相命我二人取此珠破‘风吼阵’，急如风火；不幸被他劫去。吾等死于黄河，姜丞相不知信音，有误国家大事，是不忠也；中途被劫，是不智也。我和你慨然见姜丞相，报知所以，令他别作良图。宁死刀下，庶几少减此不忠、不智之罪。你我如今不明不白死了，两下耽误，其罪更甚。”宜生叹曰：“谁知此处遭殃！”二人上马往前，加鞭急走。行不过十五里，只见前面两杆旗幡，飞出山口，后听粮车之声。宜生马至跟

前，看见是武成王黄飞虎催粮过此。宜生下马。武成王下骑，曰：“大夫往哪里来？”宜生哭拜在地。黄飞虎答礼，问晁田曰：“散大夫有甚事，这等悲泣？”宜生把取定风珠，渡黄河遇方弼抢去的事说了一番。黄飞虎曰：“几时劫去？”宜生曰：“去而不远。”飞虎曰：“不妨。吾与大夫取来，你们在此略等片时。”飞虎上了神牛，此骑两头见日，走八百里。撒开辔头，赶不多时，已自赶上。只见兄弟二人在前面晃晃荡荡而行。黄千岁大叫曰：“方弼、方相慢行！”方弼回头，见是武成王黄飞虎，多年不见，忙在道旁跪下，问武成王曰：“千岁哪里去？”飞虎大喝曰：“你为何把散宜生定风珠都抢了来？”方弼曰：“他与我作过渡钱，推抢他的。”飞虎曰：“快拿来与我！”方相双手献与黄飞虎。飞虎曰：“你二人一向在哪里？”方弼曰：“自别大王，我弟兄盘河过日子，苦不堪言。”飞虎曰：“我弃了成汤，今归周国。武王真乃圣主，仁德如尧、舜；三分天下，已有二分。会闻太师在西岐征伐，屡战不能取胜。你既无所归，不若同我归顺武王御前，亦不失封侯之位。不然，辜负你弟兄本领。”方弼曰：“大王若肯提拔，乃愚兄弟再生之恩矣，有何不可。”飞虎曰：“既如此，随吾来。”二人随着武成王，飞骑而来，霎时即至。宜生、晁田见方家弟兄跟着而来，吓的魂不附体。武成王下骑，将定风珠付与宜生，“你二位先行，吾带方弼、方相后来。”且说宜生、晁田星夜赶至西岐篷下，来见子牙。子牙问：“取定风珠的事如何？”宜生把渡黄河被劫之事说了一遍。子牙大喝：“宜生！倘然是此珠，若是国玺，也被中途抢去了！且带罪暂退！”子牙将定风珠上篷，献与燃灯道人。众仙曰：“既有此珠，明日可破‘风吼阵’。”不知胜负若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广成子破金光阵

诗曰：

仙佛从来少怨尤，只因烦恼惹闲愁。

恃强自弃千年业，用暴须拚万劫修。

几度看来悲往事，从前思省为谁仇。

可怜羽化封神日，俱作南柯梦里游。

话说燃灯道人次日与十二弟子排班下篷，将金钟、玉磬频敲，一齐出阵。只见成汤营里一声炮响，闻太师乘骑早至辕门，看子牙破“风吼阵”。董天君作歌而来，骑八叉鹿，提两口太阿剑。歌曰：

“得到清平有甚忧，丹炉乾马配神牛。从来看破纷纷乱，一点灵台只自由。”

话说董天君鹿走如飞，阵前高叫。燃灯观左右无人可先入“风吼阵”，忽然见黄飞虎领方弼、方相来见子牙，禀曰：“末将催粮，收此二将，乃纣王驾下镇殿大将军方弼、方相兄弟二人。”子牙大喜。猛然间，燃灯道人看见两个大汉，问子牙曰：“此是何人？”子牙曰：“黄飞虎新收二将，乃是方弼、方相。”燃灯叹曰：“天数已定，万物难逃！就命方弼破‘风吼阵’走一遭。”子牙遂令方弼破“风吼阵”。可怜！方弼不过是俗子凡夫，哪里知道其中幻术，便应声：“愿往！”持戟拽步如飞，走至阵前。董天君见一大汉，高三丈有馀，面如重枣，一部落腮髭髯，四瞠眼睛，

甚是凶恶。董天君看罢，着实骇然，怎见得，有赞为证。赞曰：

三叉冠，乌云荡漾；铁掩心，砌就龙鳞。翠蓝袍，团花灿烂；画杆戟，烈烈征云。四目生光真显耀，脸如重枣像虾红。一步落腮飘脑后，平生正直最英雄。曾反朝歌保太子，盘河渡口遇宜生。归周末受封官爵，“风吼阵”上见奇功。只因前定垂天象，显道神封久注名。

话说方弼见董天君大呼曰：“妖道慢来！”就是一戟。董天君哪里招架的住，只是一合，便往阵里走了。子牙命左右擂鼓。方弼耳闻鼓声响，拖戟赶来，至“风吼阵”门前，径冲将进去。他哪里知道阵内无穷奥妙。只见董天君上了板台，将黑幡摇动，黑风卷起，有万千兵刃，杀将下来。只听得一声响，方弼四肢已为数段，跌倒在地。一道灵魂往封神台，清福神柏鉴引进去了。董天君命士卒将方弼尸首拖出阵来。董全催鹿，复至阵前，大呼曰：“玉虚道友！尔等把一凡夫误送性命，汝心安乎！既是高明道德之士，来会吾此阵，便见玉石也。”燃灯乃命慈航道人：“你将定风珠拿去，破此‘风吼阵’。”慈航道人领法旨。乃作歌曰：

“自隐玄都不记春，几回苍海变成尘。玉京金阙朝元始，紫府丹霞悟妙真。喜集成千岁鹤，闲来高卧万年身。吾今已得长生术，未肯轻传与世人。”

话说慈航道人谓董全曰：“道友，吾辈逢此杀戒，尔等最是逍遥，何苦摆此阵势，自取灭亡！当时金押‘封神榜’，你可曾在碧游宫，听你掌教师尊曾说有两句偈言，贴在宫门：‘净诵《黄庭》紧闭洞，如染西土受灾殃！’”董天君曰：“你阐教门下，自倚道术精奇，屡屡将吾辈藐视，我等方才下山。道友，你是为善好乐之客，速回去，再着别个来，休惹苦恼！”慈航曰：“连你

一身也顾不来，还要顾我！”董全大怒，执宝剑望慈航直取。慈航架剑，口称：“善哉！”方才用剑相还。来往有三五回合，董天君往阵中便走。慈航道人随后赶来，到得阵门前，亦不敢擅入里面去。只听得脑后钟声频催，乃徐徐而入。只见董天君上了板台，将黑幡摇动，黑风卷起，犹如坏方弼一般。慈航道人顶上有定风珠，此风焉能得至。不知此风不至，刀刃怎么得来。慈航将清净琉璃瓶祭于空中，命黄巾力士将瓶底朝天，瓶口朝地。只见瓶中一道黑气，一声响，将董全吸在瓶中去了。慈航命力士将瓶口转上，带出“风吼阵”来。只见闻太师坐在墨麒麟身上，专听阵中消息。只见慈航道人出来，对闻太师曰：“‘风吼阵’已被吾破矣。”命黄巾力士将瓶倾下来。怎见得，只见：

丝绦道服麻鞋在，浑身皮肉化成脓。

董全一道灵魂往封神台来，清福神柏鉴引进去了。闻太师见而大呼曰：“气杀吾也！”将麒麟磕开，提金鞭冲杀过来。有黄龙真人乘鹤急止之曰：“闻太师，你十阵方破三阵，何必又动无名，来乱吾班次！”只听得“寒冰阵”主大叫：“闻太师，且不要争先，待吾来也！”乃信口作歌曰：

“玄中奥妙少人知，变化随机事事奇。九转功成炉内宝，从来应笑世人痴。”

话说闻太师只得立住。那“寒冰阵”内袁天君歌罢，大叫：“阐教门下，谁来会吾此阵？”燃灯道人命道行天尊门徒薛恶虎：“你破‘寒冰阵’走一遭。”薛恶虎领命，提剑蜂拥而来。袁天君见是一个道童，乃曰：“那道童速自退去，着你师父来！”薛恶虎怒曰：“奉命而来，岂有善回之理！”执剑砍来。袁天君大怒，将剑来迎。战有数合，便走入阵内去了。薛恶虎随后赶入阵来。只

见袁天君上了板台，用手将黑幡摇动，上有冰山即似刀山一样，往下磕来；下有冰块，如狼牙一般，往上凑合。任你是什么人，挡之即为齑粉。薛恶虎一入其中，只听得一声响，磕成肉泥。一道灵魂径往封神台去了。阵中黑气上升，道行天尊叹曰：“门人两个，今绝馀二阵之中！”又见袁天君跨鹿而来，便叫：“你们十二位之内，乃是上仙名士，谁来会吾此阵？乃令此无甚道术之人来送性命！”燃灯道人命普贤真人走一遭。普贤真人作歌而来。歌曰：

“道德根源不敢忘，寒冰看破火消霜。尘心不解遭魔障，堪伤！眼前咫尺失天堂。”

普贤真人歌罢。袁天君怒气纷纷，持剑而至。普贤真人曰：“袁角，你何苦作孽，摆此恶阵！贫道此来入阵时，一则开吾杀戒，二则你道行功夫一旦失却，后悔何及！”袁天君大怒，仗剑直取。普贤真人将手中剑架住，口称：“善哉！”二人战有三五合，袁角便走入阵中去了，普贤真人随即走进阵来。袁天君上了板台，将黑幡招动，上有冰山一座打将下来。普贤真人用指上放一道白光如线，长出一朵庆云，高有数丈；上有八角；角上乃金灯，纓络垂珠，护持顶上；其冰见金灯自然消化，毫不能伤。有一个时辰，袁天君见其阵已破，方欲抽身；普贤真人用吴钩剑飞来，将袁天君斩馀台下。袁角一道灵魂被清福神引进封神台去了。普贤收了云光，大袖迎风，飘飘而出。闻太师又见破了“寒冰阵”，欲为袁角报仇；只见“金光阵”主，乃金光圣母，撒开五点斑豹驹，厉声作歌而来。歌曰：

“真大道，不多言，运用之间恒自然。放开二目见天元，此即是神仙。”

话说金光圣母骑五点斑豹驹，提飞金剑，大呼曰：“阐教门人谁来破吾‘金光阵’？”燃灯道人看左右无人先破此阵，正设计较，只见空中飘然坠下一位道人，面如傅粉，唇似丹朱。怎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道服先天气盖昂，竹冠麻履异寻常。
丝绦腰下飞鸾尾，宝剑锋中起烨光。
全气全神真道士，伏龙伏虎仗仙方。
袖藏奇宝钦神鬼，“封神榜”上把名扬。

话说众道人看时，乃是玉虚宫门下萧臻。萧臻对众仙稽首，曰：“吾奉师命下山，特来破‘金光阵’。”只见金光圣母大呼曰：“阐教门下谁来会吾此阵？”言未毕，萧臻转身曰：“吾来也！”金光圣母认不得萧臻，问曰：“来者是谁？”萧臻笑曰：“你连我也认不得了！吾乃玉虚门下萧臻的便是。”金光圣母曰：“尔有何道行，敢来会吾此阵？”执剑来取。萧臻撤步，赴面交还。二人战未及三五合，金光圣母拨驹往阵中飞走。萧臻大叫：“不要去！吾来了！”径赶入金光阵内，至一台下。金光圣母下驹上台，将二十一根杆上吊着镜子，镜子上每面有一套，套住镜子。圣母将绳子拽起，其镜现出，把手一放，明雷响处，震动镜子，连转数次，放出金光，射着萧臻，大叫一声。可怜！正是：

百年道行从今灭，衣袍身体影无踪。

萧臻一道灵魂，清福神柏鉴引进封神台去。金光圣母复上了斑豹驹，走至阵前曰：“萧臻已绝，谁敢会吾此阵？”燃灯道人命广成子：“你去走一遭。”广成子领命，作歌曰：

“有缘得悟本来真，曾在终南遇圣人。指出长生千古秀，生成玉蕊万年新。浑身是口难为道，大地飞尘别有春。吾道

了然成一贯，不明一字最艰辛。”

话说金光圣母见广成子飘然而来，大呼曰：“广成子，你也敢会吾此阵？”广成子曰：“此陈有何难破，聊为儿戏耳！”金光圣母大怒，仗剑来取，广成子执剑相迎。战未及三五合，金光圣母转身往阵中走了。广成子随后赶入“金光阵”内，见台前有幡杆二十一根，上有物件北着。金光圣母上台，将绳子揽住，拽起套来，现出镜子，发雷震动，金光射将下来。广成子忙将八卦仙衣打开，连头裹定，不见其身。金光总有精奇奥妙，侵不得八卦紫寿衣。有一个时辰，金光不能透入其身，雷声不能震动其形。广成子暗将番天印往八卦仙衣底下打将下来，一声响，把镜子打碎了十九面。金光圣母着慌，忙拿两面镜子在手，方欲摇动，急发金光来照广成子，早被广成子复祭番天宝印打来。金光圣母躲不及，正中顶门，脑浆进出。一道灵魂早进封神台去了。广成子破了“金光阵”，方出阵门。闻太师得知金光圣母已死，大叫曰：“广成子休走！吾与金光圣母报仇！”麒麟走动如飞。只见“化血阵”内孙天君大叫曰：“闻兄不必动怒，待吾擒他与金光圣母报仇。”孙天君面如重枣，一部短髯，戴虎头冠，乘黄斑鹿，飞滚而来。燃灯道人顾左右，并无一人去得，偶然见一道人，慌忙而至，与众人打稽首，曰：“众位道兄请了！”燃灯曰：“道者何来？高姓大名？”道人曰：“衲子乃五夷山白云洞散人乔坤是也。闻十绝阵有‘化血阵’，吾当协助子牙。”言未了，孙天君叫曰：“谁来会吾此阵？”乔坤抖擞精神曰：“吾来了！”仗剑在手，向前问曰：“尔等虽是截教，总是出家人，为何起心不良，摆此恶阵？”孙天君曰：“尔是何人，敢来破我‘化血阵’？快快回去，免遭枉死！”乔坤大怒，骂曰：“孙良，你休滉海口，吾定破尔阵，拿你

梟首，号令西岐。”孙天君大怒，纵鹿仗剑来取，乔坤赴面交还。未及数合，孙天君败入阵。乔坤随后赶入阵中。孙天君上台，将一片黑砂往下打来，正中乔坤。正是：

砂沾袍服身为血，化作津津遍地红。

乔坤一道灵魂已进封神台去了。孙天君复出阵前，大呼曰：“燃灯道友，你着无名下士来破吾阵，枉丧其身！”燃灯命太乙真人：“你去走一遭。”太乙真人作歌而来。歌曰：

“当年有志学长生，今日方知道行精：运动乾坤颠倒理，转移月日互为明。苍龙有意归离卧，白虎多情觅坎行。欲炼九还何处是，震宫雷动望西成。”

太乙真人歌罢，孙天君曰：“道兄，你非是见吾此阵之士。”太乙真人笑曰：“道友休夸大口，吾进此阵如入无人之境耳。”孙天君大怒，催鹿仗剑直取。太乙真人用剑相还。未及三五合，孙天君便往阵中去了。太乙真人听脑后金钟催响，至阵门，将手往下一指；地现两朵青莲。真人脚踏二花，腾腾而入。真人用左手一指，指上放出一道白光，高有一二丈；顶上现一朵庆云，旋在空中，护馀顶上。孙天君在台上抓一把黑砂打将下来。其砂方至顶云，如雪见烈焰一般，自灭无踪。孙天君大怒，将一斗黑砂往下一泼。其砂飞扬而去，自灭自消。孙天君见此术不应，抽身逃遁。太乙真人忙将九龙神火罩祭馀空中，孙天君合该如此，将身罩住。真人双手一拍，只见现出九条火龙，将罩盘绕，顷刻烧成灰烬，一道灵魂往封神台去了。闻太师在老营外，见太乙真人又破了“化血阵”，大叫曰：“太乙真人休回去！吾来了！”只见黄龙真人乘鹤而至，立阻闻太师曰：“大人之语，岂得失信！十阵方才破六，尔且暂回，明日再会。如今不必这等恃强，雌雄自有

分定。”闻太师气冲牛，神目光辉，须发皆竖。回进老营，忙请四阵主入帐。太师泣对四天君曰：“吾受国恩，官居极品，以身报国，理之当然。今日六友遭殃，吾心何忍！四位请回海岛，待吾与姜尚决一死战，誓不俱生！”太师道罢，泪如雨下。四天君曰：“闻兄且自宽慰，此是天数，吾等各有主张。”俱回本阵去了。

且说燃灯与太乙真人回至芦篷，默坐不言。子牙打点前后。

话说闻太师独自寻思，无计可施，忽然想起峨眉山罗浮洞赵公明，心下踌躇：“若得此人来，大事庶几可定。”忙唤吉立、余庆：“好生守营，我往峨眉山去来。”二人领命。太师遂上墨麒麟，挂金鞭，借风云，往罗浮洞来。正是：

神风一阵行千里，方显玄门道术高。

霎时到了峨眉山罗浮洞，下了麒麟，太师观看其山，真清幽僻净：鹤鹿纷纭，猿猴来往，洞门前悬挂藤萝。太师问：“有人否？”少时有一童子出来，见太师三只眼，问曰：“老爷哪里来的？”太师曰：“你师父可在麽？”童儿答曰：“在洞里静坐。”太师曰：“你说商都闻太师来访。”童儿进来，见师父报曰：“有闻太师来拜访。”赵公明听说，忙出洞迎接，见闻太师大笑曰：“闻道兄，哪一阵风儿吹你到此？你享人间富贵，受用金屋繁华，全不念道门光景，清淡家风！”二人携手进洞，行礼坐下。闻太师长吁一声，未及开言，赵公明问曰：“道兄为何长吁？”闻太师曰：“我闻仲奉诏征西，讨伐叛逆。不意昆仑教下姜尚，善能谋谟，助恶者众，朋党作奸。屡屡失机，无计可施。不得已，往金鳌岛，邀秦完等十友协助，乃摆十绝阵，指望擒获姜尚，孰知今破其六，反损六位道友，无故遭殃，实为可恨！今日自思，无门可投，忝愧到此，烦兄一往。不知道兄尊意如何？”公明曰：“你当时怎不

早来？今日之败，乃自取之也。既然如此，兄且先回，吾随后即至。”太师大喜，辞了公明，上骑，借风云回营。不表。

且说赵公明唤门徒陈九公、姚少司：“随我往西岐去。”两个门徒领命。公明打点起身，唤童儿：“好生看守洞府，吾去就来。”带两个门人，借土遁往西岐。正行之间，忽然落下来，是一座高山上。正是：

异景奇花观不尽，分明生就小蓬莱。

赵公明正看山中景致，猛然山脚下一阵狂风大作，卷起灰尘。公明看时，只见一只猛虎来了。笑曰：“此去也无坐骑，跨虎登山，正是好事。”只见那虎剪尾摇头而来。怎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咆哮踊跃出深山，几点英雄汗血斑。

利爪如钩心胆壮，钢牙似剑势凶顽。

未曾行处风先动，才作奔腾草自扳。

任是兽群应畏服，敢撓威猛等闲间。

话说赵公明见一黑虎而来，喜不自胜：“正用得着你！”掉步向前，将二指伏虎在地，用丝绦套住虎项，跨在虎背上，把虎头一拍，用符印一道画在虎项上。那虎四足就起风云，霎时间来到成汤营，辕门下虎。众军大叫：“虎来了！”陈九公曰：“不妨！乃是家虎。快报与闻太师：赵老爷已至辕门。”太师闻报，忙出营迎迓。二人至中军帐坐下，有四阵主来相见，共谈军务之事。赵公明曰：“四位道兄，如何摆十绝阵，反损了六位道友？此情真是可恨！”正说间，猛然抬头，只见子牙芦篷上吊着赵江。公明问曰：“那篷上吊的是谁？”白天君曰：“道兄，那就是‘地烈

阵’主赵江。”公明大怒：“岂有此理！三教原来总一般，彼将赵江如此之辱，吾辈体面何存！待吾也将他的人拿一个来吊着，看他意下如何！”遂上虎提鞭。闻太师同四阵主出营，看赵公明来会姜子牙。不知胜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公明辅佐闻太师

诗曰：

异宝虽多莫炫奇，须知盈满有参差。

西山此际多夸胜，狭路应思失意悲。

跨虎有威终属幻，降龙无术转当时。

堪嗟纣日西山近，无奈匡君欠所思。

话说赵公明乘虎提鞭，出营来大呼曰：“着姜尚快来见我！”哪吒听说，报上篷来：“有一跨虎道者，请师叔答话。”燃灯谓子牙曰：“来者乃峨眉山罗浮洞赵公明是也，你可见机而作。”子牙领命下篷，乘四不相，左右有哪吒、雷震子、黄天化、杨戩、金、木二吒拥护。只见杏黄旗招展，黑虎上坐一道人。怎见得：

天地玄黄修道德，洪荒宇宙炼元神。虎龙啸聚风云鼎，
乌兔周旋卯酉晨。五遁三除闲戏耍，移山倒海等闲论。掌上
曾安天地诀，一双草履任游巡。五气朝元真罕事，三花聚顶
自长春。峨眉山下声名远，得到罗浮有几人。

话说子牙见公明，向前施礼，口称：“道友是哪一座名山？何处洞府？”公明曰：“吾乃峨眉山罗浮洞赵公明是也。你破吾道友六阵，倚仗你等道术，坏吾六友，心实痛切！又把赵江高吊芦篷，情俱可恨！姜尚，我知你是玉虚宫门下，我今日下山，必定与你见个高低！”提鞭纵虎来取子牙，子牙仗剑急架忙还。二兽相交，未及数合，公明祭鞭在空中，神光闪烁如电，其实惊人。子牙躲

不及，被一鞭打下鞍鞵。哪吒急来，使火尖枪敌住公明。金吒救回姜子牙。子牙被鞭打伤后心，死了。哪吒使开枪法，战未数合，又被公明一鞭打下风火轮来。黄天化看见，催开玉麒麟，使两柄锤抵住公明。又飞起雷震子，展开黄金棍，往下打来。杨戩纵马摇枪，将赵公明裹在垓心。好杀！只杀得：

天昏地惨无光彩，宇宙浑然黑雾迷。

赵公明被三人裹住了。雷震子是上三路，黄天化是中三路，杨戩暗将哮天犬放起，形如白象。怎见得好犬：

仙犬修成号细腰，形如白象势如枭。

铜头铁颈难招架，遭遇凶锋骨亦消。

话说杨戩暗放哮天犬，赵公明不防备，早被哮天犬一口把颈项咬伤，将袍服扯碎，只得拨虎逃归进辕门。闻太师见公明失利，慌忙上前慰劳。赵公明曰：“不妨。”忙将葫芦中仙药取出搽上，即时痊愈。不表。

且说子牙被赵公明一鞭打死，抬进相府。武王知子牙打死，忙同文武众官至相府来看子牙；只见子牙面如白纸，合目不言，不觉点首叹曰：“名利”二字，俱成画饼！”着实伤悼。正叹之间，报：“广成子进相府来看子牙。”武王迎接至殿前。武王曰：“道兄，相父已亡，如之奈何？”广成子曰：“不妨，子牙该有此厄。”叫取水一盞，道人取一粒丹，用手捻开，口撬开，将药灌下十二重楼。有一个时辰，子牙大叫一声：“痛杀吾也！”二目睁开，只见武王、广成子俱站馀卧榻之前，子牙方知中伤已死。正欲挣起身来致谢，广成子摇手曰：“你好生调理，不要妄动。吾去芦篷照顾，恐赵公明猖獗。”广成子至篷上，回了燃灯的话：“已救回子牙还生，且在城内调养。”不表。

话说赵公明次日上虎，提鞭出营，至篷下，坐名要燃灯答话，哪吒报上篷来，燃灯遂与众道友排班而出。见公明威风凛凛，眼露凶光，非道者气像。燃灯打稽首，对赵公明曰：“道兄请了！”公明回答曰：“道兄，你等欺吾教太甚！吾道你知，你道吾见。你听我道来：

混沌从来不记年，各将妙道补真全。当时未有星河斗，先有吾党后有天。

道兄，你乃阐教玉虚门下之士；我乃截教门人。你师，我师，总是一师秘授，了道成仙，共为教主。你们把赵江吊在篷上，将吾道藐如灰土。吊他一绳，有你半绳，道理不公。岂不知：

翠竹黄须白笋芽，儒冠道履白莲花。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总一家。”

燃灯答曰：“赵道兄，当时金押‘封神榜’，你可曾在碧游宫？”赵公明曰：“吾岂不知！”燃灯曰：“你既知道，你师曾说神中之姓名，三教内俱有弥封无影，死后见明。尔师言得明明白白，道兄今日至此，乃自昧己心，逆天行事，是道兄自取。吾辈逢此劫数，吉凶未知。吾自天皇修成正果，至今难脱红尘。道兄无束无拘，却要强争名利。你且听我道来：

盘古修来不记年，阴阳二气在先天。煞中生气肌肤换，精里含精性命团。玉液丹成真道士，六根清净产胎仙。扭天拗地心难正，徒费工夫落堑渊。”

赵公明大怒曰：“难道吾不如你，且听我道来：

能使须弥翻转过，又将日月逆周旋。后来天地生吾后，有甚玄门道德仙！”

赵公明道罢，黄龙真人跨鹤至前，大呼曰：“赵公明，你今

日至此，也是‘封神榜’上有名的，合该此处尽绝！”公明大怒，举鞭来取，真人忙将宝剑来迎。鞭剑交加，未及数合，赵公明将缚龙索祭起，把黄龙真人平空拿去。赤精子见拿了黄龙真人，大呼：“赵公明少得无礼！听吾道来：

会得阳仙物外玄，了然得意自忘筌。应知物外长生路，自是逍遥不老仙。铅与汞，产先天，颠倒日月配坤乾。明明指出无生妙，无奈凡心不自捐。”

话说赤精子执剑来取公明，公明鞭法飞腾。来往有三五合，公明取出一物，名曰定海珠，珠有二十四颗。此珠后来兴于释门，化为二十四诸天。公明将此宝祭于空中，有五色毫光。纵然神仙，观之不明，瞧之不见，一刷下来，将赤精子打了一交。赵公明正欲用鞭复打赤精子顶上，有广成子岔步大叫：“少待伤吾道兄！吾来了！”公明见广成子来得凶恶，急忙迎架广成子。两家交兵，未及一合，又祭此珠，将广成子打倒尘埃。道行天尊急来抵住公明。公明连发此宝，打伤五位上仙……玉鼎真人，灵宝大法师五位败回芦篷。赵公明连胜回营。至中军，闻太师见公明得胜大喜。公明命将黄龙真人也吊在幡杆上，把黄龙真人泥丸宫上用符印压住元神，轻容易不得脱逃。营中闻太师一面吩咐设酒，四阵主陪饮。且说燃灯回上芦篷坐下，五位上仙俱着了伤，面面相觑，默默不语。燃灯问众道友曰：“今日赵公明用的是何物件打伤众位？”灵宝大法师曰：“只知着人甚重，不知是何宝物，看不明切。”五人齐曰：“只见红光闪烁，不知是何物件。”燃灯闻言，甚是不乐；忽然抬头，见黄龙真人吊在幡杆上面，心下越觉不安。众道者叹曰：“是吾辈逢此劫厄不能摆脱。今黄龙真人被如此厄难，我等此心何忍！谁能解他愆尤方好。”玉鼎真人曰：“不妨。至晚间再

作处治。”众道友不言。不觉红轮西坠，玉鼎真人唤杨戩曰：“你今夜去把黄龙真人放来。”杨戩听命。至一更时分，化作飞蚁，飞在黄龙真人耳边，悄悄言曰：“师叔，弟子杨戩奉命，特来放老爷。怎么样阳神便出？”真人曰：“你将吾顶上符印去了，吾自得脱。”杨戩将符印揭去。正是：

天门大开阳神出，去了昆仑正果仙。

真人来至芦篷稽首，谢了玉鼎真人。众道人大喜。且说赵公明饮酒半酣，正欢呼大悦，忽邓忠来报：“启老爷：幡上不见了道人了！”赵公明掐指一算，知道是杨戩救去了。公明笑曰：“你今日去了，明日怎逃！”彼时二更席散，各归寝榻。

次日，升中军，赵公明上虎提鞭，早到篷下，坐名要燃灯答话。燃灯在篷上见公明跨虎而来，谓众道友曰：“你们不必出去，待吾出去会他。”燃灯乘鹿，数门人相随，至于阵前。赵公明曰：“杨戩救了黄龙真人来了，他有变化之功，叫他来见我。”燃灯笑曰：“道友乃匭笥之器，此事非是他能，乃仗武王洪福，姜尚之德耳。”公明大怒曰：“你将此言惑乱军心，甚是可恨！”提鞭就打。燃灯口称：“善哉！”急忙用剑招架。未及数合，公明将定海珠祭起，燃灯借慧眼看时，一派五色毫光，瞧不见是何宝物。看看落将下来，燃灯拨鹿便走；不进芦篷，望西南上去了。公明追将下来，往前赶有多时，至一山坡。松下有二人下棋，一位穿青，一位穿红，正在分局之时，忽听鹿蹄响亮，二人回顾，见是燃灯道人，二人忙问其故，燃灯把赵公明伐西岐事说了一遍。二人曰：“不妨。老师站在一边，待我二人问他。”且说赵公明虎走如飞驰电骤，倏忽而至。二人作歌曰：

“可怜四大属虚名，认破方能脱死生。慧性犹如天际月，

幻身却似水中冰。拨回关捩头头着，看破虚空物物明。缺行亏功俱是假，丹炉火起道难成。”

且说赵公明正赶燃灯，听得歌声古怪，定目观之，见二人各穿青、红二色衣袍，脸分黑、白。公明问曰：“尔是何人？”二人笑曰：“你连我也认不得，还称你是神仙！听我道来：

堪笑公明问我家，我家原住在烟霞。眉藏火电非闲说，手种金莲岂自夸。三尺焦桐为活计，一壶美酒是生涯。骑龙运出游苍海，夜久无人玩物华。

吾乃五夷山散人萧升、曹宝是也。俺弟兄闲对一局，以遣日月。今见燃灯老师被你欺逼太甚，强逆天道，扶假灭真，自不知己罪，反恃强追袭，吾故问你端的。”赵公明大怒：“你好大本领，焉敢如此！”发鞭来打，二道人急以宝剑来迎。鞭来剑去，宛转抽身。未及数合，公明把缚龙索祭起来拿两个道人。萧升一见此索，笑曰：“来得好！”急忙向豹皮囊取出一个金钱，有翅，名曰“落宝金钱”，也祭起空中。只见缚龙索跟着金钱落在地上。曹宝忙将索收了。赵公明见收了此宝，大呼一声：“好妖孽！敢收吾宝！”又取定海珠祭起于空中，只见瑞彩千团打将下来。萧升又发金钱，定海珠随钱而下，曹宝忙忙抢了宝海珠。公明见失了定海珠，气得三尸神暴跳，急祭起神鞭。萧升又发金钱，不知鞭是兵器，不是宝，如何落得！正中萧升顶门，打得脑浆迸出，做一场散淡闲人，只落得封神台上去了。曹宝见道兄已死，欲为萧升报仇。燃灯在高阜处观之，叹曰：“二友棋局欢笑，岂知为我遭如此之苦！待吾暗助他一臂之力。”忙将乾坤尺祭起去。公明不曾提防，被一尺打得公明几乎坠虎，大呼一声，拨虎往南去了。燃灯近前，下鹿施礼，“深感道兄施术之德。堪怜那一位穿红的

道人遭此，吾心不忍！二位是哪座名山？何处洞府？高姓？大名？”道者答曰：“贫道乃五夷山散人萧升、曹宝是也；因闲无事，假此一局遣兴。今遇老师，实为不平之忿；不期萧兄绝于公明毒手，实为可叹！”燃灯曰：“方才公明祭起二物欲伤二位，贫道见一金钱起去，那物随钱而落，道友忙忙收起，果是何物？”曹宝曰：“吾宝名为‘落宝金钱’，连落公明二物，不知何名。”取出来与燃灯观看。燃灯一见定海珠，鼓掌大呼曰：“今日方见此奇珍，吾道成矣！”曹宝忙问其故。燃灯曰：“此宝名‘定海珠’，自元始以来，此珠曾出现光辉，照耀玄都；后来杳然无闻，不知落于何人之手。今日幸逢道友，收得此宝，贫道不觉心爽神快。”曹宝曰：“老师既欲见此宝，必是有可用之处，老师自当收去。”燃灯曰：“贫道无功，焉敢受此？”曹宝曰：“一物自有一主，既老师可以助道，理当受得。弟子收之无用。”燃灯打稽首，谢了曹宝，二人同往西岐，至芦篷。众道人起身相见，燃灯把遇萧升一事说了一遍。燃灯又对众人曰：“列位道友被赵公明打伤扑跌在地者，乃是‘定海珠’。”众道人方悟。燃灯取出，众人观看，一个个嗟叹不已。

不说燃灯得宝，话说赵公明被打了一乾坤尺，又失了定海珠、缚龙索，回进大营。闻太师接住，问其追燃灯一事，公明长吁一声。闻太师曰：“道兄为何这等？”公明大叫曰：“吾自修行以来，今日失利。正赶燃灯，偶遇二子，名曰萧升、曹宝，将吾缚龙索、定海珠收去。吾自得道，仗此奇珠。今被无名小辈收去，吾心碎矣！”公明曰：“陈九公、姚少司，你好生在此，吾往三仙岛去来。”闻太师曰：“道兄此去速回，免吾翘首。”公明曰：“吾去速回。”遂乘虎驾风云而起，不一时来至三仙岛下虎，至洞府

前，咳嗽一声。少时，一童儿出来，“原来是大老爷来了。”忙报与三位娘娘：“大老爷至此。”三位娘娘起身，齐出洞门迎接，口称：“兄长请入里面。”打稽首坐下。云霄娘娘曰：“大兄至此，是往哪里去来？”公明曰：“闻太师伐西岐不能取胜，请我下山，会阐教门人，连胜他几番；后是燃灯道人会我，口出大言，吾将定海珠祭起，燃灯逃遁，吾便追袭。不意赶至中途，偶遇散人萧升、曹宝两个无名下士，把吾二物收去。自思：扞地开天，成了道果，得此二宝，方欲炼性修真，在罗浮洞中以证元始；今一旦落馀儿曹之手，心甚不平。特到此间，借金蛟剪也罢，或混元金斗也罢，拿下山去，务要复回此二宝，吾心方安。”云霄娘娘听罢，只是摇头，说道：“大兄，此事不可行。昔日三教共议，金押‘封神榜’，吾等俱在碧游宫。我们截教门人，‘封神榜’上颇多，因此禁止不出洞府，只为此也。吾师有言，‘弥封名姓，当宜谨慎’。宫门又有两句贴在宫外：

紧闭洞门，静诵‘黄庭’三两卷；

身投西土，‘封神榜’上有名人。

如今阐教道友犯了杀戒，吾截教实是逍遥。昔日凤鸣岐山，今生圣主，何必与他争论闲非。大兄，你不该下山。你我只等子牙封过神，才见神仙玉石。大兄请回峨眉山，待平定封神之日，吾亲自往灵鹫山，问燃灯讨珠还你。若是此时要借金蛟剪、混元金斗，妹子不敢从命。”公明曰：“难道我来借，你也不肯？”云霄娘娘曰：“非是不肯，恐怕一时失了，追悔何及！总来兄请回山，不久封神在迩，何必太急。”公明叹曰：“一家如此，何况他人！”遂起身作辞，欲出洞门，十分怒色。正是：

他人有宝他人用，果然开口告人难。

三位娘娘听公明之言，内有碧霄娘娘要借，奈姐姐云霄不从。且说公明跨虎离洞，行不上一二里，在海面上行，脑后有人叫曰：“赵道兄！”公明回头看时，一位道姑，脚踏风云而至。怎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髻挽青丝杀气浮，修真炼性隐山丘。

炉中玄妙超三界，掌上风雷震九州。

十里金城驱黑雾，三仙瑶岛运神飚。

若还触恼仙姑怒，翻倒乾坤不肯休。

赵公明看时，原来是菡芝仙。公明曰：“道友为何相招？”道姑曰：“道兄哪里去？”赵公明把伐西岐失了定海珠的事说了一遍，“……方才问俺妹子借金蛟剪，去复夺定海珠，她坚执不允，故此往别处借些宝贝，再作区处。”菡芝仙曰：“岂有此理！我同道兄回去。一家不借，何况外人！”菡芝仙把公明请将回来，复至洞门下虎。童儿禀三位娘娘：“大老爷又来了。”三位娘娘复出洞来迎接。只见菡芝仙同来入内，行礼坐下。菡芝仙曰：“三位姐姐，道兄乃你三位一脉，为何不立纲纪。难道玉虚宫有道术，吾等就无道术。他既收了道兄二宝，理当为道兄出力。三位姐姐为何不允！这是何故？倘或道兄往别处借了奇珍，复得西岐燃灯之宝，你姊妹面上不好看了。况且至亲一脉，又非别人。今亲妹子不借，何况他人哉！连我八卦炉中炼的一物，也要协助闻兄去，怎的你倒不肯！”碧霄娘娘在旁，一力赞助：“姐姐，也罢，把金蛟剪借与长兄去罢。”云霄娘娘听罢，沉吟半晌，无法可处，不得已，取出金蛟剪来。云霄娘娘曰：“大兄，你把金蛟剪拿去，对燃灯说：‘你可把定海珠还我，我便不放金蛟剪；你若不还我宝珠，我便放金蛟剪，那时月缺难圆。’他自然把宝珠还你。大兄，

千万不可造次行事！我是实言。”公明应诺，接了金蛟剪，离却三仙岛。菡芝仙送公明曰：“吾炉中炼成奇珍，不久亦至。”彼此作谢而别。公明别了菡芝仙，随风云而至成汤大营。旗牌报进营中：“启太师爷：赵老爷到了。”闻太师接入中军坐下。正是：入门休问荣枯事，观见容颜便得知。

太师问曰：“道兄往哪里借宝而来？”公明曰：“往三仙岛吾妹子处那里，借她的金蛟剪来，明日务要复夺吾定海珠。”闻太师大喜，设酒款待，四阵主相陪，当日席散。次早，成汤营中炮响，闻太师上了墨麒麟，左右是邓、辛、张、陶。赵公明跨虎临阵，专请燃灯答话。哪吒报上芦篷。燃灯早知其意：“今公明已借金蛟剪来。”谓众道友曰：“赵公明已有金蛟剪，你们不可出去，吾自去见他。”遂上了仙鹿，自临阵前。公明一见燃灯，大呼曰：“你将定海珠还我，万事干休；若不还我，定与你见个雌雄！”燃灯曰：“此珠乃佛门之宝，今见主必定要取。你那左道旁门，岂有福慧压得住他！此珠还是我等了道证果之珍，你也不必妄想。”公明大叫曰：“今日你既无情，我与你月缺难圆！”燃灯道人见公明纵虎冲来，只得催鹿抵架。不觉鹿虎交加，往来数合。赵公明将金蛟剪祭起。不知燃灯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陆压献计射公明

诗曰：

周家开国应天符，何怕区区定海珠。

陆压有书能射影，公明无计庇头颅。

应知幻化多奇士，谁信凶残活独夫。

闻仲扭天原为主，忠肝留向在龙图。

话说公明祭起金蛟剪——此剪乃是两条蛟龙，采天地灵气，受日月精华，起在空中，挺折上下，祥云护体，头交头如剪，尾交尾如股，不怕你得道神仙，一闸两段。那时起在空中，往下闸来。燃灯忙弃了梅花鹿，借水遁去了，把梅花鹿一闸两段。公明怒气不息，暂回老营。不题。且说燃灯逃回芦篷，众仙接着，问金蛟剪的缘故。燃灯摇头曰：“好厉害！起在空中，如二龙绞结；落下来，利刃一般。我见势不好，预先借水遁走了。可惜把我的梅花鹿一闸两段！”众道人听说，俱各心寒，共议将何法可施。正议间，哪吒上篷来：“启老师：有一道者求见。”燃灯道：“请来。”哪吒下篷对道人曰：“老师有请。”这道人上得篷来，打稽首曰：“列位道兄请了！”燃灯与众道人俱认不得此人。燃灯笑容问曰：“道友是哪座名山？何处洞府？”道人曰：“贫道闲游五岳，闷戏四海，吾乃野人也。吾有歌为证，歌曰：

贫道乃是昆仑客，石桥南畔有旧宅。修行得道混元初，才了长生知顺逆。休夸炉内紫金丹，须知火里焚玉液。跨青

鸾，骑白鹤，不去蟠桃飧寿药，不去玄都拜老君，不去玉虚门上诺。三山五岳任我游，海岛蓬莱随意乐。人人称我为仙癖，腹内盈虚自有情。陆压散人亲到此，西岐要伏赵公明。

贫道乃西昆仑闲人，姓陆，名压。因为赵公明保假灭真，又借金蛟剪下山，有伤众位道兄。他只知道术无穷，岂晓得玄中更妙？故此贫道特来会他一会，管教他金蛟剪也用不成，他自然休矣。”当日道人默坐无言。

次日，赵公明乘虎，篷前大呼曰：“燃灯，你既有无穷妙道，如何昨日逃回？可速来早决雌雄！”哪吒报上篷来。陆压曰：“贫道自去。”道人下得篷来，径至军前。赵公明忽见一矮道人，戴鱼尾冠，大红袍，异相长须，作歌而来，歌曰：

“烟霞深处访玄真，坐向沙头洗幻尘。七情六欲消磨尽，把功名，付水流，任逍遥自在闲身。寻野叟，同垂钓，觅骚人共赋吟。乐陶陶别是乾坤。”

赵公明认不得，问曰：“来的道者何人？”陆压曰：“吾有名，是你也认不得我。我也非仙，也非圣，你听我道来。歌曰：

性似浮云意似风，飘流四海不停踪。或在东海观皓月，或临南海又乘龙。三山虎豹俱骑尽，五岳青鸾足下从。不富贵，不簪纓，玉虚宫里亦无名。玄都观内桃子树，自酌三杯任我行。喜将棋局邀玄友，闷坐山岩听鹿鸣。闲吟诗句惊天地，静里瑶琴乐性情。不识高名空费力，吾今到此绝公明。

贫道乃西昆仑闲人陆压是也。”赵公明大怒：“好妖道！焉敢如此出口伤人，欺吾太甚！”催虎提鞭来取。陆压持剑赴面交还。未及三五合，公明将金蛟剪祭在空中。陆压观之，大呼曰：“来的好！”化一道长虹而去。公明见走了陆压，怒气不息，又见芦

篷上燃灯等昂然端坐，公明切齿而回。且说陆压逃归，此非是会公明战，实看公明形容，今日观之罢了。

千年道行随流水，绝在钉头七箭书。

且说陆压回篷，与诸道友相见。燃灯问：“会公明一事如何？”陆压曰：“衲子自有处治，此事请子牙公自行。”子牙欠身，陆压揭开花篮，取出一幅书，书写明白，上有符印口诀，“……依此而用，可往岐山立一营，营内筑一台，扎一草人，人身上书‘赵公明’三字，头上一盏灯，足下一盏灯。自步罡斗，书符结印焚化，一日三次拜礼，至二十一日之时，贫道自来午时助你，公明自然绝也。”

子牙领命，前往岐山，暗出三千人马，又令南宫适、武吉前去安置。子牙后随军至岐山，南宫适筑起将台，安排停当，扎一草人，依方制度。子牙披发仗剑，脚步罡斗，书符给印，连拜三五日，把赵公明只拜的心如火发，意似油煎，走投无路，帐前走到帐后，抓耳挠腮。闻太师见公明如此不安，心中甚是不乐，亦无心理论军情。且说“烈焰阵”主白天君进营来，见闻太师，曰：“赵道兄这等无情无绪，恍惚不安，不如且留在营中。吾将‘烈焰阵’去会阐教门人。”闻太师欲阻白天君，白天君大呼曰：“十阵之内无一阵成功，如今若坐视不理，何日成功！”遂不听太师之言，转身出营，走入“烈焰阵”内。钟声响处，白天君乘鹿大呼于篷下。燃灯同众道人下篷排班，方才出来，未曾站定，只见白天君大叫：“玉虚教下，谁来会吾此阵？”燃灯顾左右，无一人答应。陆压在旁问曰：“此阵何名？”燃灯曰：“此是‘烈焰阵’。”陆压笑曰：“吾去会他一番。”道人笑谈作歌，歌曰：

“烟霞深处运元功，睡醒茅庐日已红。翻身跳出尘埃境，

把功名，付转蓬，受用些明月清风。人世间，逃名士；云水中，自在翁；跨青鸾游遍山峰。”

陆压歌罢，白天君曰：“尔是何人？”陆压曰：“你既设此阵，阵内必有玄妙处。我贫道乃是陆压，特来会你。”天君大怒，仗剑来取，陆压用剑相还。未及数合，白天君往阵内便走。陆压不听钟声，随即赶来。白天君下鹿，上台，将三首红幡招展。陆压进阵，见空中火，地下火，三昧火，三火将陆压围裹居中。他不知陆压乃火内之珍，离地之精，三昧之灵。三火攒绕，共在一家，焉能坏得此人。陆压被三火烧有两个时辰，在火内作歌，歌曰：

“燧人曾炼火中阴，三昧攒来用意深。烈焰空烧吾秘授，何劳白礼费其心？”

白天君听得此言，着心看火内，见陆压精神百倍，手中托着一个葫芦。葫芦内有一线毫光，高三丈有余；上边现出一物，长有七寸，有眉有目；眼中两道白光反罩将下来，钉住了白天君泥丸宫。白天君不觉昏迷，莫知左右。陆压在火内一躬：“请宝贝转身！”那宝物在白光头上一转，白礼首级早已落下尘埃。一道灵魂往封神台上去了。陆压收了葫芦，破了“烈焰阵”，方出阵时，只见后面大呼曰：“陆压休走！吾来也！”“落魄阵”主姚天君跨鹿持铜，面如黄金，海下红髯，巨口獠牙，声如霹雳，如飞电而至。燃灯命子牙曰：“你去唤方相破‘落魄阵’走一遭。”子牙急令方相：“你去破‘落魄阵’，其功不小。”方相应声而出，提方天画戟，飞步出阵曰：“那道人，吾奉将令，特来破你‘落魄阵’！”更不答语，一戟就刺。方相身长力大，姚天君招架不住，掩一铜，往阵内便走。方相耳闻鼓声，随后追来。赶进“落魄阵”内，见姚天君已上板台，把黑砂一把洒将下来。可怜方相哪

知其中奥妙，大叫一声，顷刻而绝，一道灵魂往封神台去了。姚天君复上鹿出阵，大叫曰：“燃灯道人，你乃名士，为何把一俗子凡夫枉受杀戮？你们可着道德清高之士来会吾此阵。”燃灯命赤精子：“你当去矣。”赤精子领命，提宝剑作歌而来。歌曰：

“何幸今为物外人，都因夙世脱凡尘。了知生死无差别，开了天门妙莫论。事件事通非事事，神神神彻不神神。目前总是常生理，海角天涯都是春。”

赤精子歌罢，曰：“姚斌，你前番将姜子牙魂魄拜来，吾二次进你阵中，虽然救出子牙魂魄，今日你又伤方相，殊为可恨。”姚天君曰：“太极图玄妙也只如此，未免落在吾囊中之物。你玉虚门下神通纵高不妙。”赤精子曰：“此是天意，该是如此。你今逢绝地，性命难逃，悔之无及。”姚天君大怒，执铜就打。赤精子口称：“善哉！”招架闪躲，未及数合，姚斌便进“落魂阵”去了。赤精子闻后面钟声，随进阵中。这一次乃三次了，岂不知阵中厉害，赤精子将顶上用庆云一朵现出，先护其身；将八卦紫寿仙衣明现其身，光华显耀，使黑砂不粘其身，自然安妥。姚天君上台，见赤精子进阵，忙将一斗黑砂往下一泼。赤精子上有庆云，下有仙衣，黑砂不能侵犯。姚天君大怒，见此术不应，遂欲下台，复来战争。不防赤精子暗将阴阳镜望姚斌劈面一晃，姚天君便撞下台来。赤精子对东昆仑打稽首曰：“弟子开了杀戒！”提剑取了首级，姚斌一道灵魂往封神台去了。赤精子破了“落魂阵”，取回太极图，送还玄都洞。

且言闻太师因赵公明如此，心下不乐，懒理军情，不知二阵主又失了机。太师闻报，破了两阵，只急得三尸神暴跳，七窍内生烟，顿足叹曰：“不期今日吾累诸友遭此灾厄！”忙请二阵主张、

王两位天君。太师泣而言曰：“不幸奉命征讨，累诸位道兄受此无辜之灾。吾受国恩，理当如此；众道友却是为何遭此惨毒，使闻仲心中如何得安！”又见赵公明昏乱，不知军务，只是睡卧，尝闻鼻息之声。古云“神仙不寝”，乃是清净六根，如何今日六七日只是昏睡！且不说汤营乱纷纷计议不一。且说子牙拜掉了赵公明元神，散而不归，但神仙以元神为主，游八极，任逍遥，今一旦被子牙拜去，不觉昏沉，只是要睡。闻太师心下甚是着忙。自思：“赵道兄为何只是睡而不醒，必有凶兆！”闻太师愈觉郁郁不乐。且说子牙在岐山拜了半月，赵公明越觉昏沉，睡而不醒人事。太师入内帐，见公明鼻息如雷，用手推而问曰：“道兄，你乃仙体，为何只是酣睡？”公明答曰：“我并不曾睡。”二阵主见公明颠倒，谓太师曰：“闻兄，据我等观赵道兄光景，不是好事，想有人暗算他的，取金钱一卦，便知何故。”闻太师曰：“此言有理。”便忙排香案，亲自拈香，搜求八卦。闻太师大惊曰：“术士陆压将钉头七箭书，在西岐山要射杀赵道兄，这事如何处？”王天君曰：“既是陆压如此，吾辈须往西岐山，抢了他的书来，方能解得此厄。”太师曰：“不可。他既有此意，必有准备，只可暗行，不可明取。若是明取，反为不利。”闻太师入后营，见赵公明，曰：“道兄，你有何说？”公明曰：“闻兄，你有何说？”太师曰：“原来术士陆压将钉头七箭书射你。”公明闻得此言，大惊曰：“道兄，我为你下山，你当如何解救我？”

闻太师这一会神魂飘荡，心乱如麻，一时间走投无路。张天君曰：“不必闻兄着急，今晚命陈九公、姚少司二人借土遁暗往岐山，抢了此书来，大事方可定。”太师大喜。正是：

天意已归真命主，何劳太师暗安排。

话说陈九公二位徒弟去抢箭书。不表。

且说燃灯与众门人静坐，各运元神。陆压忽然心血来潮，道人不语，掐指一算，早解其意。陆压曰：“众位道兄，闻仲已察出原由，今着他二门人去岐山，抢此箭书。箭书抢去，吾等无生。快遣能士报知子牙，须加防备，方保无虞。”燃灯遂遣杨戩、哪吒二人：“速往岐山去报子牙。”哪吒登风火轮先行，杨戩在后。风火轮去而且快，杨戩的马慢便迟。且说闻太师着赵公明二位徒弟陈九公、姚少司去岐山，抢钉头七箭书。二人领命，速往岐山来。时已是二更，二人驾着土遁，在空中果见子牙披发仗剑，步罡踏斗于台前，书符念咒而发遣，正一拜下去，早被二人往下一坐，抓了箭书，似风云而去。子牙听见响，急抬头看时，案上早不见了箭书。子牙不知何故，自己沉吟。正忧虑之间，忽见哪吒来至，南宫适报入中军。子牙急令进来，问其缘故。哪吒曰：“奉陆压道者命，说有闻太师遣人来抢箭书。此书若是抢去，一概无生。今着弟子来报，令师叔预先防御。”子牙听罢，大惊曰：“方才吾正行法术，只见一声响，便不见了箭书，原来如此。你快去抢回来！”哪吒领令，出得营来，登风火轮便起，来赶此书。不表。且说杨戩马徐徐行至，未及数里，只见一阵风来，甚是古怪。怎见得好风：

𩇑与与如同虎吼，滑喇喇猛兽咆哮。扬尘播土逞英豪，搅海翻江华岳倒。损林木如同劈砍，响时节花草齐凋。催云卷雾岂相饶，无影无形真个巧。

杨戩见其风来得异怪，想必是抢了箭书来。杨戩下马，忙将土草抓一把，往空中一洒，喝一声：“疾！”坐在一边。正是先天秘术，道妙无穷，保真命之主，而随时响应。且说陈九公、姚少

司二人抢了书来大喜，见前面是老营，落下土遁来。见邓忠巡外营，忙然报入。二人进营，见闻太师在中军帐坐定，二人上前回话。太师问曰：“你等抢书一事如何？”二人回曰：“奉命去抢书，姜子牙正行法术，等他拜下去，被弟子坐遁，将书抢回。”太师大喜，问二人：“将书拿上来。”二人将书献上。太师接书一看，放于袖内，便曰：“你们后边去回复你师父。”二人转身往后营正走，只听得脑后一声雷响，急回头不见大营，二人站在空地之上。二人如痴如醉，正疑之间，见一人白马长枪，大呼曰：“还吾书来！”陈九公、姚少司大怒，四口剑来取，杨戩枪大蟒一般，夤夜交兵，只杀的天惨地昏，枪剑之声，不能断绝。正战之际，只见空中风火轮响，哪吒听得兵器交加，落下轮来，摇枪来战。陈九公、姚少司哪里是杨戩敌手，况又有接战之人。哪吒奋勇，一枪把姚少司刺死；杨戩把陈九公胁下一枪，二人灵魂俱往封神台去了。杨戩问哪吒曰：“岐山一事如何？”哪吒曰：“师叔已被抢了书去，着吾来赶。”杨戩曰：“方才见二人驾土遁，风声古怪，吾想必是抢了书来；吾遂设一谋，仗武王洪福，把书诳设过来；又得道兄协助，可喜二人俱死。”杨戩与哪吒复往岐山，来见子牙。二人行至岐山，天色已明。有武吉报入营中，子牙正纳闷时，只见来报：“杨戩、哪吒来见。”子牙命入中军，问其抢书一节，杨戩把诳设一事说与子牙，子牙奖谕杨戩曰：“智勇双全，奇功万古！”又谕哪吒：“协助英雄，赤心辅国。”杨戩将书献与子牙，二人回芦篷。不表。且说子牙日夜用意提防，惊心提胆，又恐来抢。

且说闻太师等抢书回来报喜，等得第二日巳时，不见二人回来；又令辛环去打听消息。少时辛环来报：“启太师：陈九公、姚

少司不知何故，死在中途。”太师拍案大叫曰：“二人已死，其书必不能返！”捶胸跌足，大哭于中军。只见二阵主进营，来见太师，见如此悲痛，忙问其故。太师把前事说了一遍，二天君不语，同进后营，来见赵公明，公明鼻息之声如雷。三位来至榻前，太师垂泪叫曰：“赵道兄，”公明睁目见闻太师来至，就问抢书一事。太师实对公明说曰：“陈九公、姚少司俱死。”赵公明将身坐起，二目圆睁，大呼曰：“罢了！悔吾早不听吾妹之言，果有丧身之祸！”公明只吓的浑身汗出，无计可施。公明叹曰：“想吾在天皇时得道，修成玉肌仙体，岂知今日遭殃，反被陆压而死。真是可怜！闻兄，料吾不能再生，今追悔莫及！但我死之后，你将金蛟剪连吾袍服包住，用丝绦缚定。我死，必定云霄诸妹来看吾之尸骸。你把金蛟剪连袍服递与她。吾三位妹妹见吾袍服，如见亲兄！”道罢，泪流满面，猛然一声大叫曰：“云霄妹子！悔不用你之言，致有今日之祸！”言罢，不觉哽咽，不能言语。闻太师见赵公明这等苦切，心如刀绞，只气的怒发冲冠，钢牙挫碎。当有“红水阵”主王变见如此伤心，忙出老营，将“红水阵”排开，径至篷下，大呼曰：“玉虚门下谁来会吾‘红水阵’也？”哪吒、杨戩才在篷上，回燃灯、陆压的话，又听得“红水阵”开了。燃灯只得领班下篷，众弟子分开左右。只见王天君乘鹿而来。好凶恶！怎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一字青纱头上盖，腹内玄机无比赛。

“红水阵”内显其能。修炼惹下诛身债。

话说燃灯命：“曹道友，你去破阵走一遭。”曹宝曰：“既为真命之主，安得推辞。”忙提宝剑出阵，大叫：“王变慢来！”王天君认得是曹宝散人，王变曰：“曹兄，你乃闲人，此处与你无

干，为何也来受此杀戮？”曹宝曰：“察情断事，你们扶假灭真，不知天意有在，何必执拗。想赵公明不顺天时，今一旦自讨其死。十阵之间已破八九，可见天心有数。”王天君大怒，仗剑来取。曹宝剑架忙迎。步鹿相交，未及数合，王变往阵中就走。曹宝随后跟来，赶入阵中。王天君上台，将一葫芦水往下一摔。葫芦震破，红水平地拥来。一点粘身，四肢化为血水。曹宝被水黏身，可怜！只剩道服丝绦在，四肢皮肉化为津。一道灵魂往封神台去了。王天君复乘鹿出阵，大呼曰：“燃灯甚无道理！无辜断送闲人！玉虚门下高名者甚多，谁敢来会吾此阵？”燃灯命道德真君：“你去破此阵。”不知胜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武王失陷红沙阵

诗曰：

一煞真元万事休，无为无作更无忧。

心中白璧人难会，世上黄金我不求。

石畔溪声谈梵语，涧边山色咽寒流。

有时七里滩头坐，新月垂江作钓钩。

话说道德真君领燃灯命，作罢歌，提剑而来。真君曰：“王变，你等不谙天时，指望扭转乾坤，逆天行事，只待丧身，噬脐何及。今尔等十阵已破八九，尚不悔悟，犹然恃强狂逞！”王天君听得道德真君如此之语，大怒，仗剑来取，道德真君剑架忙还。来往数合，王变进本阵去了。道德真君闻金钟击响，随后赶进阵中。王变上台，也将葫芦如前一样打将下来，只见红水满地。真君把袖一抖，落下一瓣莲花，道德真君双脚踏在莲花瓣上。任凭红水上下翻腾，道德真君只是不理。王天君又拿一葫芦打下来，真君顶上现出庆云，遮盖上面，无水粘身；下面红水不能粘土其步履，如一片莲舟相似。正是：

一片莲舟能解厄，方知阐教有高人。

道德真君脚踏莲舟，有一个时辰。王变情知此阵不能成功，方欲抽身逃走；道德真君忙取五火七禽扇一扇。此扇有空中火、石中火、木中火、三昧火、人间火，五火合成此宝；扇有凤凰翅，有青鸾翅，有大鹏翅，有孔雀翅，有白鹤翅，有鸿鹄翅，有枭鸟

翅；七禽翎上有符印，有秘诀。后人诗单道此扇好处，有诗为证：

五火奇珍号七翎，授人初出乘离荧。

逢山怪石成灰烬，遇海煎乾少露冷。

克木克金为第一，焚梁焚栋暂无停。

王变纵有神仙体，遇扇扇时即灭形。

道德真君把七禽扇照王变一扇。王变大叫一声，化一阵红灰，径进封神台去了。道德真君破了“红水阵”，燃灯回芦篷静坐。且说张天君报入中军：“启太师：‘红水阵’又被西周破了。”闻太师因赵公明有钉头七箭书事，郁郁不乐，纳闷心头，不曾理论军情，又听得破了一阵，更添愁闷。

且说子牙在岐山拜了二十日，七篇书已拜完，明日二十一日，要绝公明，心下甚欢喜。再说赵公明卧于后营，闻太师坐于榻前看守。公明曰：“闻兄，吾与你止会今日。明日午时，吾命已休！”太师听罢，泣而言曰：“吾累道兄遭此不测之殃，使我心如刀割！”张天君进营来看赵公明，正是有力无处使，只恨钉头七箭书。把一个大罗神仙只拜得如俗子病夫一般，可怜讲什么五行遁术，说不起倒海移山，只落得一场虚话！大家相看流泪。且说子牙至二十一日巳牌时分，武吉来报：“陆压老爷来了。”子牙出营迎接，入帐行礼。序坐毕，陆压曰：“恭喜！恭喜！赵公明定绝今日！且又破了‘红水阵’，可谓十分之喜！”子牙深谢陆压：“若非道兄法力无边，焉得公明绝命。”陆压笑吟吟揭开花篮，取出小小一张桑枝弓，三只桃枝箭，递与子牙，“今日午时初刻，用此箭射之。”子牙曰：“领命。”二人在帐中等至午时，不觉阴阳官来报：“午时牌！”子牙净手，拈弓，搭箭。陆压曰：“先中左

目。”子牙依命，先中左目。这西岐山发箭射草人，成汤营里赵公明大叫一声，把左眼闭了。闻太师心如刀割，一把抱住公明，泪流满面，哭声甚惨。子牙在岐山，二箭射右目，三箭劈心一箭，三箭射了草人。公明死于成汤营里。有诗为证：

悟道原须灭去尘，尘心不了怎成真。

至今空却罗浮洞，封受金龙如意神。

闻太师见公明死于非命，放声大哭，用棺椁盛殓，停于后营。邓、辛、张、陶四将心惊胆战，“周营有这样高人，如何与他对敌！”营内只因死了公明，彼此惊乱，行伍不整。且言子牙同陆压回篷，与众道友相见，俱说：“若不是陆压兄之术，焉能使公明如此命绝！”燃灯甚是称羨。

且说张天君开了“红沙阵”，里面连催钟响，燃灯听见，谓子牙曰：“此‘红沙阵’乃一大恶阵，必须要一福人方保无虞。若无福人去破此阵，必须大损。”子牙曰：“老师用谁为福人？”燃灯曰：“若破‘红沙阵’，须是当今圣主方可。若是别人，凶多吉少。”子牙曰：“当今天子体先王仁德，不善武事，怎破得此阵？”燃灯曰：“事不宜迟，速请武王，吾自有处。”子牙着武吉请武王。少时，武王至篷下。子牙迎迓上篷，武王见众道人下拜，众道人答礼相还。武王曰：“列位老师相招，有何吩咐？”燃灯曰：“方今十阵已破九阵，只得一‘红沙阵’，须得至尊亲破，方保无虞。但不知贤王可肯去否？”武王曰：“列位道长此来，俱为西土祸乱不安，而发此惻隐。今日用孤，安敢不去。”燃灯大喜，“请王解带，宽袍。”武王依其言，摘带，脱袍。燃灯用中指在武王前后胸中用符印一道，完毕，请武王穿袍，又将一符印塞在武王蟠龙冠内。燃灯又命哪吒、雷震子保武王下篷。只见“红沙阵”内有

位道人，戴鱼尾冠，面如冻绿，颌下赤髯，提两口剑，作歌而来。歌曰：

“截教传来悟者稀，玄中大妙有天机。先成炉内黄金粉，后炼无穷白玉霏。红沙数片人心落，黑雾弥漫胆骨飞。今朝若会龙虎地，便是神仙绝魄归。”

“红沙阵”主张绍大呼曰：“玉虚门下谁来会吾此阵？”只见风火轮上哪吒提火尖枪而来。又见雷震子保有一人，戴蟠龙冠，身穿黄服。张绍曰：“来者是谁？”哪吒答曰：“此吾之真主武王是也。”武王见张天君狰狞恶状，凶暴猖獗，吓得战兢兢，坐不住马鞍鞦上。张天君纵开梅花鹿，仗剑来取。哪吒登开风火轮，摇枪赴面交还。未及数合，张天君往本阵便走。哪吒、雷震子保定武王径入“红沙阵”中。张天君见三人赶来，忙上台，抓一片红沙往下劈面打来，武王被红沙打中前胸，连人带马撞下坑去。哪吒踏住风火轮就升起空中。张绍又发三片沙打将下来，也把哪吒连轮打下坑内。雷震子见事不好，欲起风雷翅，又被红沙数片打翻下坑。故此“红沙阵”困住了武王三人。且说燃灯同子牙见“红沙阵”内一股黑气往上冲来，燃灯曰：“武王虽是有厄，然百日可解。”子牙问其详细：“武王怎不见出阵来？”燃灯曰：“武王、雷震子、哪吒三人俱该受困此阵。”子牙慌问：“老师，几时回来？”燃灯曰：“百日方能出得此厄。”子牙听罢，顿足叹曰：“武王乃仁德之君，如何受得百日之苦，那时若有差讹，奈何？”燃灯曰：“不妨。天命有在，周主洪福，自保无事，子牙何必着忙。暂且回篷，自有道理。”子牙进城，报入宫中。太姬、太妊二后忙令众兄弟进相府来问。子牙曰：“当今不妨，只有百日灾难，自保无虞。”子牙出城，复上篷见众道友，闲谈道法。不题。话表张

天君进营对闻太师曰：“武王、雷震子、哪吒俱陷‘红沙阵’内。”闻太师口虽庆喜，心中只是不乐，只为公明混闷而死。张天君在阵内，每日常把红沙洒在武王身上，如同刀刃一般。多亏前后符印护持其体，真命福人，焉能得绝。

且不说张绍困住武王，只说申公豹跨虎往三仙岛来报信与云霄娘娘姊妹三人。及至洞门，光景与别处大不相同。怎见得：

烟霞月月，松柏森森。烟霞月月瑞盈门，松柏森森青绕户。桥踏枯槎木，峰巅绕薜萝，鸟衔红蕊来云壑，鹿践芳丛上石苔。那门前时催花发，风送香浮，临堤绿柳转黄鹂，傍岸夭桃翻粉蝶。虽然别是洞天景，胜似蓬莱阆苑佳。

话说申公豹行至洞中下虎，问：“里面有人否？”少时，一女童出来，认得申公豹，便问：“老师往哪里来？”公豹曰：“报你师父，说我来访。”童儿进洞，“启娘娘：申老爷来访。”娘娘道：“请来。”申公豹入内相见，稽首坐下。云霄娘娘问曰：“道兄何来？”公豹曰：“特为令兄的事来。”云霄娘娘曰：“吾兄有什么事敢烦道兄？”申公豹笑曰：“赵道兄被姜尚钉头七箭书射死岐山，你们还不知道？”只见琼霄、碧霄听罢，顿足曰：“不料吾兄死于姜尚之手，实为痛心！”放声大哭。申公豹在旁又曰：“令兄把你金蛟剪借下山，一功未成，反被他人所害。临危对闻太师说：‘我死之后，吾妹必定来取金蛟剪。你多拜上三位妹子：吾悔不听云霄之言，反入罗网之厄。见吾道服、丝绦，如见我亲身一般！’言之痛心，说之酸鼻！可怜千年勤劳修炼一场，岂知死于无赖之手！真是切骨之仇！”云霄娘娘曰：“吾师有言：‘截教门中不许下山，如下山者，‘封神榜’上定是有名。’故此天数已定。吾兄不听师言，故此难脱此厄。”琼霄曰：“姐姐，你实是无情！不为

吾兄出力，故有此言。我姊妹三人就是‘封神榜’上有名也罢，吾定去看吾兄骸骨，不负同胞。”琼霄、碧霄娘娘怒气冲冲，不由分说，琼霄忙乘鸿鹄，碧霄乘花翎鸟出洞。云霄娘娘暗思：“吾妹妹此去，必定用混元金斗乱拿玉虚门人，反为不美。惹出事来，怎生是好！吾当亲去执掌，还可在我。”娘娘吩咐女童：“好生看守洞府，我去就来。”娘娘跨青鸾，也出洞府；见碧霄、琼霄飘飘跨异鸟而来。云霄娘娘大叫曰：“妹妹慢行！吾也来了！”二位娘娘道：“姐姐，你往哪里去？”云霄曰：“我见你们不谙事礼，恐怕多事，同你去，见机而作，不可造次。”三人同行，只见后面有人呼曰：“三位姐姐慢行！吾也来了！”云霄回头看时，“原来是菡芝仙妹子。”问道：“你从哪里来？”菡芝仙曰：“同你往西岐去。”娘娘大喜。才待前行，又有人来叫曰：“少待！吾来也！”及看时，乃彩云仙子，打稽首曰：“四位姐姐往西岐去；方才遇着申公豹约我同行，正要往闻道兄那里去，恰好遇着大家同行。”五位女仙往西岐来，顷刻，驾遁光即时而至。正是：

群仙顶上天门闭，九曲黄河大难来。

话说五位仙姑来至营门，命旗门官通报。旗门官报入中军，闻太师出营迎请至帐内，打稽首坐下。云霄曰：“前日吾兄被太师请下罗浮洞来，不料被姜尚射死，我姊妹特来收吾兄骸骨。如今却在哪儿？烦太师指示。”闻太师悲咽泣诉，泪雨如珠，曰：“道兄赵公明不幸遭萧升、曹宝收了定海珠去。他往道友洞府借了金蛟剪来，就会燃灯；交战时便祭此剪。燃灯逃遁，其坐下一鹿闸为两段。次日有一野人陆压会令兄，又祭此剪，陆压化作长虹而走。然后两下不曾会战。数日来，西岐山姜尚立坛行术，咒诅令兄，被吾算出。彼时令兄有二门人——陈九公、姚少司，令

他去抢钉头七箭书，又被哪吒杀死。令兄对吾说：‘悔不听吾妹云霄之言，果有今日之苦。’他将金蛟剪用道服包定，留与三位道友，见服如见公明。”闻太师道罢，放声掩面大哭。五位道姑齐动悲声。太师起身，忙取袍服所包金蛟剪放于案上。三位娘娘展开，睹物伤情，泪不能干。琼霄切齿，碧霄面发通红，动了无明三昧。碧霄曰：“吾兄棺槨在哪里？”太师曰：“在后营。”琼霄曰：“吾去看来。”云霄娘娘止曰：“吾兄既死，何必又看？”碧霄曰：“既来了，看看何妨？”二位娘娘就走，云霄只得同行。来到后营，三位娘娘见了棺木，揭开一看，见公明二目血水流津，心窝里流血，不得不怒。琼霄大叫一声，几乎气倒。碧霄含怒曰：“姐姐不必着急，我们拿住他，也射他三箭，报此仇恨！”云霄曰：“不管姜尚事，是野人陆压，弄这样邪术！一则也是吾兄数尽，二则邪术倾生，吾等只拿陆压，也射他三箭，就完此恨。”又见“红沙阵”主张天君进营，与五位仙姑相见。太师设席与众位共饮数杯。次日，五位道姑出营，闻太师掠阵，又命邓、辛、张、陶护卫前后。云霄乘鸾来至篷下，大呼曰：“传与陆压，早来会吾！”左右忙报上篷来：“有五位道姑欲请陆老爷答话。”陆压起身曰：“贫道一往。”提剑在手，迎风大袖飘扬而来。云霄娘娘观看，陆压虽是野人，真有些仙风道骨。怎见得：

双抓髻，云分瑞彩；水合袍，紧束丝绦。仙风道骨气逍遥，腹内无穷玄妙。四海野人陆压，五岳到处名高。学成异术广，懒去赴蟠桃。

云霄对二妹曰：“此人名为闲士，腹内必有胸襟。看他到了面前怎样言语，便知他学识浅深。”陆压徐徐而至，念几句歌词而来：

“白云深处诵《黄庭》，洞口清风足下生。无为世界清虚境，脱尘缘万事轻。叹无极，天地也无名。袍袖展，乾坤大；杖头挑，日月明。只在一粒丹成。”

陆压歌罢，见云霄打个稽首。琼霄曰：“你是散人陆压否？”陆压答曰：“然也。”琼霄曰：“你为何射死吾兄赵公明？”陆压答曰：“三位道友肯容吾一言，吾便当说；不容吾言，任你所为。”云霄曰：“你且道来！”陆压曰：“修道之士，皆从理悟，岂仗逆行。故正者成仙，邪者堕落。吾自从天皇悟道，见过了多少逆顺。历代以来，从善归宗，自成正果。岂意赵公明不守顺，专行逆，助灭纲败纪之君，杀戮无辜百姓，天怒民怨。且仗自己道术，不顾别人修持。此是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便是逆天。从古来逆天者亡，吾今即是天差杀此逆士，又何怨于我！吾观道友，此地居不久，此处乃兵山火海，怎立其身？若久居之，恐失长生之路。吾不失忌讳，冒昧上陈。”云霄沉吟，良久不语。琼霄大喝曰：“好孽障！焉敢将此虚谬之言，簧惑众听！射死吾兄，反将利口强辩！料你毫末之道，有何能处。”琼霄娘娘想冲霄汉，仗剑来取。陆压剑架忙迎。未及数合，碧霄将混元金斗望空祭起，陆压怎逃此斗之厄！有诗为证：

此斗开天长出来，内藏天地按三才。

碧游宫里亲传授，阐教门人尽受灾。

碧霄娘娘把混元金斗祭于空中，陆压看见，却待逃走，岂知此宝厉害，只听得一声响，将陆压拿去，往成汤老营一摔。陆压总有玄妙之功，也摔得昏昏默默。碧霄娘娘亲自动手，绑缚起来，把陆压泥丸宫用符印镇住，绑在幡杆上。与闻太师曰：“他会射吾兄，今番我也射他！”传长箭手，令五百名军来射。箭发如雨，

那箭射在陆压身上。一会儿，那箭连箭杆与箭头都成灰末，众军卒大惊。闻太师观之，无不骇异。云霄娘娘看见如此，碧霄曰：“这妖道将何异术来惑我等！”忙祭金蛟剪。陆压看见，叫声：“吾去也！”化道长虹，径自走了。来到篷下，见众位道友。燃灯问曰：“混元金斗把道友拿去，如何得返？”陆压曰：“她将箭来射吾，欲与其兄报仇。她不知我根脚，那箭射在我身上，箭咫尺成为灰末。复放金蛟剪时，吾自来矣。”燃灯曰：“公道术精奇，真个可羡！”陆压曰：“贫道今日暂别，不日再会。”不表。

且说次日，云霄共五位道姑齐出来会子牙，子牙遂带领诸门人，乘了四不相，众弟子分左右。子牙定睛，看云霄跨青鸾而至。怎见得：

云髻双蟠道德清，红袍白鹤顶朱缨。丝绦束定乾坤结，足下麻鞋瑞彩生。劈地开天成道行，三仙岛内炼真形。六气三尸俱抛尽，咫尺青鸾离玉京。

话说子牙乘骑向前，打稽首曰：“五位道友请了！”云霄曰：“姜子牙，吾居三仙岛，是清闲之士，不管人间是非。只因你将吾兄赵公明用钉头七箭书射死。他有何罪，你下此绝情，实为可恶！你虽是陆压所使，但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我等不得不问罪与你。况你乃毫末道行，何足为论。就是燃灯道人知吾姊妹三人，他也不敢欺侮我。”子牙曰：“道友此言差矣！非是我等寻事作非，乃是令兄自取惹事，此是天数如此，终不可逃。既逢绝地，怎免灾殃！令兄师命不遵，要往西岐，是自取死。”琼霄大怒曰：“既杀吾亲兄，还借言天数，吾与你杀兄之仇，如何以巧言遮饰！不要走，吃吾一剑！”把鸿鹄鸟催开双翅，将宝剑飞来直取，子牙手中剑急架相还。只见黄天化纵玉麒麟，使两柄银锤冲杀过

来。杨戩走马摇枪，飞来截杀。这壁厢碧霄怒发如雷，“气杀我也！”把花翎鸟二翅飞腾。云霄把青鸾飞开，也来助战。彩云仙子把葫芦中戮目珠抓在手中，要打黄天化下麒麟。不知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三姑计摆黄河阵

诗曰：

黄河恶阵按三才，此劫神仙尽受灾。

九九曲中藏造化，三三湾内隐风雷。

漫言阆苑修真客，谁道灵台结圣胎。

遇此总教重换骨，方知左道不堪媒。

话说彩云仙子把戮目珠望黄天化劈面打来，此珠专伤人目。黄天化不及提防，被打伤二目，翻下玉麒麟。有金吒速救回去。子牙把打神鞭祭起，正中云霄，掉下青鸾。有碧霄急来救时，杨戩又放起哮天犬，把碧霄肩膀上一口，连皮带服扯了一块下来。且言菡芝仙见势不好，把风袋打开，好风！怎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能吹天地暗，善刮宇宙昏。

裂石崩山倒，人逢命不存。

菡芝仙放出黑风。子牙急睁眼看时，又被彩云仙子一戮目珠打伤眼目，几乎落骑。琼霄发剑冲杀，幸得杨戩前后救护，方保无虞。子牙走回芦篷，闭目不睁。燃灯下篷看时，乃知戮目珠伤了，忙取丹药疗治，一时而愈。子牙与黄天化眼目好了，黄天化切齿咬牙，终是怀恨，欲报此珠之仇。

且说云霄被打神鞭打重了，碧霄被哮天犬咬了。三位娘娘曰：“吾倒不肯伤你，你今番坏吾！罢，罢，罢！妹子，莫言他

玉虚门下人，你就是我师伯，也顾不得了！”正是：

不施奥妙无穷术，哪显仙传秘授功。

话说云霄服了丹药，谓闻太师曰：“把你营中大汉子选六百名来与吾，有用处。”太师令吉立去，即时选了六百大汉前来听用。云霄三位娘娘同二位道姑往后营，用白土画成图式：何处起，何处止。内藏先天秘密，生死机关；外按九宫八卦，出入门户，连环进退，井井有条。人虽不过六百，其中玄妙不啻百万之师。纵是神仙入此，则神消魄散。其阵，众人也演习半月有期，方才走熟。那一日，云霄进营来见闻太师，曰：“今日吾阵已成，请道兄看吾会玉虚门下弟子。”太师问曰：“不识此阵有何玄妙？”云霄曰：“此阵内按三才，包藏天地之妙；中有惑仙丹，闭仙诀，能失仙之神，消仙之魄，陷仙之形，损仙之气，丧神仙之原本，损神仙之肢体。神仙入此而成凡，凡人入此而即绝。九曲曲中无直，曲尽造化之奇，抉尽神仙之秘。任他三教圣人，遭此亦难逃脱。”太师闻说大喜，传令：“左右，起兵出营！”闻太师上了墨麒麟，四将分于左右。五位道姑齐至篷前，大呼曰：“左右探事的！传与姜子牙，着他亲自出来答话。”探事的报上篷来：“汤营有众女将讨战。”子牙传令，命众门人排班出来。云霄曰：“姜子牙，若论二教门下，俱会五行之术。倒海移山，你我俱会。今我有一阵，请你看。你若破得此阵，我等尽归西岐，不敢与你拒敌。你若破不得此阵，吾定为我兄报仇。”杨戩曰：“道兄，我等同师叔看阵，你不可乘机暗放奇宝暗器伤我等。”云霄曰：“你是何人？”杨戩答曰：“我是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门下杨戩是也。”碧霄曰：“我闻得你有八九元功，变化莫测。我只看你今日也用变化来破此阵，我断不像你等暗用哮天犬而伤人也。快去看阵来，再赌

胜负！”杨戩等各忍怒气，保着子牙来看阵图。及至到了一阵，门上悬有小小一牌，上书“九曲黄河阵”。士卒不多，只有五六百名。旗幡五色。怎见得，有赞为证，赞曰：

阵排天地，势摆黄河。阴风飒飒气侵人，黑雾弥漫迷日月。悠悠荡荡，杳杳冥冥。惨气冲霄，阴霾彻地。消魂灭魄，任你千载修持成画饼；损神丧气，虽逃万劫艰辛俱失脚。正所谓：神仙难到，尽削去顶上三花；哪怕你佛祖厄来，也消了胸中五气。逢此阵劫数难逃；遇他时真人怎躲？

话言姜子牙看罢此阵，回见云霄。云霄曰：“子牙，你识此阵么？”子牙曰：“道友，明明书写在上，何必又言识与不识也。”碧霄大喝杨戩曰：“你今日再放哮天犬来！”杨戩倚了胸襟，仗了道术，催马摇枪来取，琼霄在鸿鹄鸟上执剑来迎。未及数合，云霄娘娘祭起混元金斗，杨戩不知此斗厉害，只见一道金光，把杨戩吸在里面，往“黄河阵”里一摔。不怕你：

七十二变俱无用，怎脱“黄河阵”内灾！

却说金吒见拿了杨戩，大喝曰：“将何左道拿吾道兄！”仗剑来取，琼霄持宝剑来迎。金吒祭起捆龙桩，云霄笑曰：“此小物也！”托金斗在手，用中指一指，捆龙桩落在斗中。二起金斗，把金吒拿去，摔入“黄河阵”中。正是此斗：

装尽乾坤并四海，任他宝物尽收藏。

话说木吒见拿了兄长去，大呼曰：“那妖妇将何妖术敢欺吾兄！”这道童狼行虎跳，仗剑且凶，望琼霄一剑劈来，琼霄急架忙迎。未及三合，木吒把肩膀一摇，吴钩剑起在空中。琼霄一见，笑曰：“莫道吴钩不是宝，吴钩是宝也难伤吾！”云霄用手一招，宝剑落在斗中。云霄再祭金斗，木吒躲不及，一道金光，装将去

了，也摔在“黄河阵”中。云霄大怒，把青鸾一纵二翅飞来，直取子牙。子牙见拿了三位门人去，心下惊恐，急架云霄剑时，未及数合，云霄把混元金斗祭起来拿子牙，子牙忙将杏黄旗招展。旗现金花，把金斗敌住在空中，只是乱翻，不得落将下来。子牙败回芦篷，来见燃灯等。燃灯曰：“此宝乃是混元金斗。这一番方是众位道友逢此一场劫数。你们神仙之体有些不祥，入此阵内，根深者不妨，根浅者只怕有些失利。”

且说云霄娘娘回进中营。闻太师见一日擒了三人入阵，太师问云霄曰：“此阵内拿去的玉虚门人怎生发落？”云霄曰：“等我会了燃灯之面，自有道理。”闻太师营中设席款待。张天君“红沙阵”困着三人，又见云霄这等异阵成功，闻太师爽怀乐意。正是：

屡胜西岐重重喜，只怕苍天不顺情。

且说闻太师欢饮而散。次日，五位道姑齐至篷前，坐名请燃灯答话，燃灯同众道人排班而出。云霄见燃灯坐鹿而出。怎见得，有赞为证，赞曰：

双抓髻，乾坤二色；皂道服，白鹤飞云。仙风并道骨，霞彩现当身。顶上灵光千丈远，包罗万象胸襟。九返金丹全不讲，修成至体彻灵明。灵鹫山上客，元觉道燃灯。

且说燃灯见云霄，打稽首，曰：“道友请了！”云霄曰：“燃灯道人，今日你我会战，决定是非。吾摆此阵，请你来看阵。只因你教下门人将吾道污蔑太甚，吾故此才有念头。如今月缺难圆。你门下有甚高明之士，谁来会吾此阵？”燃灯笑曰：“道友此言差矣！金押‘封神榜’，你亲自在宫中，岂不知循环之理？从来造化，复始周流。赵公明定就如此，本无仙体之缘，该有如此

之劫。”琼霄曰：“姐姐既设此阵，又何必与他讲什么道德。待吾拿他，看他有何术相抵！”琼霄娘娘在鸿鹄鸟上仗剑飞来，这壁厢恼了众门下。内有一道人作歌曰：

“高卧白云山下，明月清风无价。壶中玄奥，静里乾坤大。夕阳看破霞，树头数晚鸦。花阴柳下，笑笑逢人话；剩水残山，行行到处家。凭咱茅屋任生涯，从他金阶玉露滑。”

赤精子歌罢，大呼曰：“少出大言！琼霄道友，你今日到此，也免不得‘封神榜’上有名。”轻移道步，执剑而来。琼霄听说，脸上变了两朵桃花，仗剑直取。步鸟飞腾，未及数合，云霄把混元金斗望上祭起，一道金光，如电射目，将赤精子拿住，往“黄河阵”内一摔，跌在里面，如醉如痴，即时把顶上泥丸宫闭塞了。可怜千年功行，坐中辛苦，只因一千五百年逢此大劫，乃遇此斗，装入阵中，总是神仙也没用了。广成子见琼霄如此逞凶，大叫：“云霄休小看吾辈，有辱阐道之仙，自恃碧游宫左道！”云霄见广成子来，忙催青鸾，上前问曰：“广成子，莫说你是玉虚宫头一位击金钟首仙，若逢吾宝，也难脱厄。”广成子笑曰：“吾已犯戒，怎说脱厄？定就前因，怎违天命。今临杀戒，虽悔何及！”仗剑来取。云霄执剑相迎，碧霄又祭金斗。只见金斗显耀，目观不明，也将广成子拿入“黄河阵”内。如赤精子一样相同，不必烦叙。此混元金斗，正应玉虚门下徒众该削去顶上三花；天数如此，自然随时而至，总把玉虚门人俱拿入“黄河阵”，闭了天门，失了道果。只等子牙封过神，再修正果，返本还元。此是天数。话说云霄将混元金斗拿文殊广法天尊，拿普贤真人，拿慈航道人、道德真君，拿清微教主太乙真人，拿灵宝大法师，拿惧留孙，拿黄龙真人：把十二弟子仅拿入阵中，只剩的燃灯与子牙。且说云霄

娘娘又倚金斗之功，无穷妙法，大呼曰：“月缺今已难圆，作恶到底！燃灯道人，今番也难逃！”又祭混元金斗来擒燃灯。燃灯见事不好，借土遁化清风而去。三位娘娘见燃灯走了，暂归老营。闻太师见“黄河阵”内拿了玉虚许多门人，十分喜悦，设席贺功。云霄娘娘虽是饮酒而散，默坐自思：“事已做成，怎把玉虚门下许多门人困于阵中，……此事不好处，使吾今日进退两难。”

且说燃灯逃回篷上，只见子牙上篷相见，坐下。子牙曰：“不料众道兄俱被困于‘黄河阵’中，凶吉不知如何？”燃灯曰：“虽是不妨，可惜了一场功夫虚用了，如今我贫道只得往玉虚宫走一遭。子牙，你在此好生看守，料众道友不得损身。”燃灯彼时离了西岐，驾土遁而行，霎时来至昆仑山麒麟崖，落下遁光，行至宫前，又见白鹤童儿看守九龙沉香辇。燃灯向前问童儿曰：“掌教师尊往哪里去？”白鹤童儿口称：“老师，老爷驾往西岐，你速回去焚香静室，迎鸾接驾。”燃灯听罢，火速忙回至篷前，见子牙独坐，燃灯曰：“子牙公，快焚香结彩，老爷驾临！”子牙忙净洁其身，秉香道旁，迎迓鸾舆。只见霏霏香烟，氤氲遍地。怎见得，有歌为证，歌曰：

混沌从来道德奇，全凭玄理立玄机。太极两仪并四象，天开于子任为之。地丑人寅吾掌教，“黄庭”两卷度群迷。玉京金阙传徒众，火种金莲是我为。六根清静除烦恼，玄中妙法少人知。二指降龙能伏虎，目运祥光天地移。顶上庆云三万丈，遍身霞绕彩云飞。闲骑逍遥四不相，默坐沉檀九龙车。飞来异兽为扶手，喜托三宝玉如意。白鹤青鸾前引道，后随丹凤舞仙衣。羽扇分开云雾隐，左右仙童玉笛吹。黄巾力士听敕命，香烟滚滚众仙随。阐道法扬真教主，元始天尊离玉

池。

话说燃灯、子牙听见半空中仙乐，一派嘹亮之音，燃灯秉香，轺道伏地曰：“弟子不知大驾来临，有失远迎，望乞恕罪。”元始天尊落了沉香辇，南极仙翁执羽扇随后而行。燃灯、子牙请天尊上芦篷，倒身下拜。天尊开言曰：“尔等平身。”子牙复俯伏启曰：“三仙岛摆‘黄河阵’，众弟子俱有陷身之厄，求老师大发慈悲，普行救拔。”元始曰：“无数已定，自莫能解，何必你言。”元始默言静坐。燃灯、子牙侍馀左右。至子时分，天尊顶上现庆云，有一亩田大，上放五色毫光，金灯万盏，点点落下，如檐前滴水不断。且说云霄在阵中，猛见庆云现出，云霄谓二妹子曰：“师伯至矣！妹子，我当初不肯下山，你二人坚执不从。我一时动了无明，偶设此阵，把玉虚门人俱陷在里面，使我又不好放他，又不好坏他。今番师伯又来，怎好相见，真为掣肘！”琼霄曰：“姐姐此言差矣！他又不是吾师，尊他为上，不过看吾师之面。我不是他教下门人，任凭我为，如何怕他？”碧霄曰：“我们见他，尊他，他无声色，以礼相待；他如有自尊之念，我们哪认他什么师伯！既为敌国，如何逊礼。今此阵既已摆了，说不得了，如何怕得许多！”话说元始天尊次日清晨命南极仙翁：“将沉香辇收拾，吾既来此，须进‘黄河阵’走一遭。”燃灯引道，子牙随后，下篷行至阵前。白鹤童儿大呼曰：“三仙岛云霄快来接驾！”只见云霄等三人出阵，道旁欠身，口称：“师伯，弟子甚是无礼，望乞恕罪！”元始曰：“三位设此阵，乃我门下该当如此。只是一件，你师尚不敢妄为，尔等何苦不守清规，逆天行事，自取违教之律！尔等且进阵去，我自进来。”三位娘娘先自进阵，上了八卦台，看元始进来如何。且说天尊拍着飞来椅，径进阵来；沉香辇下四脚

离地二尺许高，祥云托定，瑞彩飞腾。天尊进得阵来，慧眼垂光，见十二弟子横睡直躺，闭目不睁。天尊叹曰：“只因三尸不斩，六气未吞，空用工夫千载！”天尊道心慈悲，看罢方欲出阵。八卦台上彩云仙子见天尊回身，抓一把戮目珠打来。怎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奇珠出手焰光生，灿烂飞腾太没情。

只说暗伤元始祖，谁知此宝一时倾。

话说元始天尊看罢“黄河阵”方欲出阵，彩云仙子将戮目珠从后面打来。那珠未到天尊跟前，已化作灰尘飞去，云霄见而失色。且说元始出阵，上篷坐下。燃灯曰：“老师进阵内，众道友如何？”元始曰：“三花削去，闭了天门，已成俗体，即是凡夫。”燃灯又曰：“方才老师入阵，如何不破此阵，将众道友提援出来，大发慈悲。”元始笑曰：“此教虽是贫道掌，尚有师长，必当请问过道兄，方才可行。”言未毕，听空中鹿鸣之声，元始曰：“八景宫道兄来矣。”忙下篷迎迓。怎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鸿濛剖破玄黄景，又在人间治五行。

度得轩辕升白昼，函关施法道常明。

话说老子乘牛从空而降，元始远迓，大笑曰：“为周家八百年事业，有劳道兄驾临！”老子曰：“不得不来。”燃灯明香引道上篷，玄都大法师随后。燃灯参拜，子牙叩首毕，二位天尊坐下。老子曰：“三仙童子设一‘黄河阵’，吾教下门下俱厄于此，你可曾去看？”元始曰：“贫道先进去看过，正应垂象，故候道兄。”老子曰：“你就破了罢，又何必等我？”二位天尊默坐不言。且说三位娘娘在阵，又见老子顶上现一座玲珑塔于空中，毫光五色，隐现于上。云霄谓二妹曰：“玄都大老爷也来了，怎生是好？”碧霄

娘娘道：“姐姐，各教所授，哪里管他！今日他再来，吾不是昨日那样待他，哪里怕他？”云霄摇头，“此事不好。”琼霄曰：“但他进此阵，就放金蛟剪，再祭混元金斗，何必惧他？”且说次日，老子谓元始曰：“今日破了‘黄河阵’早回，红尘不可久居。”元始曰：“道兄之言是矣。”命南极仙翁收拾香辇，老子上板角青牛，燃灯引道，遍地氤氲，异香馥道，满散红霞。行至“黄河阵”前，玄都大法师大呼曰：“三仙姑快来接驾！”里面一声钟响，三位娘娘出阵，立而不拜。老子曰：“你等不守清规，敢行忤慢！尔师见吾且躬身稽首，你焉敢无状！”碧霄曰：“吾拜截教主，不知有玄都。上不尊，下不敬，礼之常耳。”玄都大法师大喝曰：“这畜生好胆大，出言触犯天颜！快进阵！”三位娘娘转身入阵。老子把牛领进阵来，元始沉香辇也进了阵，白鹤童儿在后，齐进“黄河阵”来。不知三位娘娘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